

(晋) 韩康伯
(魏) 王弼

注

(唐) 孔颖达

疏

余培德

点校

上

周易注疏

周

易

正

义

象者，言乎象者也。
爻者，言乎变者也。
吉凶者，言乎其得失也。
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
无咎者，善补过也。



九州出版社



周

易

正

义

ISBN 7-80195-036-4



9 787801 950369 >

ISBN 7-80195-036-4/B·71

定价：58.00元（全二册）

(晋) 韩康伯
(魏) 王弼

注

(唐) 孔颖达

疏

余培德

点校

周易正义

附《周易略例》
《周易音义》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周易正义 / (唐) 孔颖达撰; 余培德点校. 周易注疏 /
(魏) 王弼, (晋) 韩康伯注; (唐) 颖达疏. —北
京: 九州出版社. 2004. 4

附《周易略例》、《周易音义》

ISBN 7-80195-036-4

I. ①周... ②周... II. ①孔... ②余... ③王...
④韩... ⑤孔... III. 周易—注释 IV. B22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08681 号

周易正义

作 者 / (唐) 孔颖达 (著) 点 校 / 余培德

出 版 / 九州出版社
出 版 人 / 徐尚定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邮政编码 / 100037
电 话 / (010)68992192/3/5/6
电子信箱 / jiuzhoupress@vip.sina.com

总 经 销 / 九州出版社发行部
经 销 / 各地书店
法律顾问 / 北京法大律师事务所
印 刷 / 三河东方印刷厂

开 本 /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 30
字 数 / 500 千字
版 次 / 2004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7-80195-036-4/B·71
定 价 / 58.00 元 (全二册)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孔颖达和《周易正义》

孔颖达(公元 574—648),唐经学家。字冲远。冀州衡水(今属河北省)人。生于北朝,少时曾从刘焯问学。隋大业(公元 605—616)初,选为“明经”,授河内郡博士。到唐代,历任国子博士、国子司业、国子祭酒诸职。曾奉唐太宗命主编《五经正义》,根据南学约简、以玄学治经和北派深芜、引用讖纬的特点,融合南北经学的见解,形成唐代义疏派。唐代以其《五经正义》作为科举取士的标准用书。

《周易正义》作为《五经正义》之首,长期立于学官,是中国易学由学派分立阶段进入学派融合并统一阶段的标志,是易学史上除经传之外最重要的典籍。《周易正义》一书的作者,依次为孔颖达、颜师古、司马才章、王恭、马嘉运、赵乾叶、王谈、于志宁等,复审者有苏德融、赵弘智等人。

《周易正义》的编撰,有一个很长的过程。唐初学制

分为六学，隶属于国子监，一时学派分立，义出多门，章句繁杂。唐太宗于是诏使国子监祭酒孔颖达与众多儒者，共同为五经编撰义疏。书成，共一百七十卷，即题名为《五经正义》。孔颖达去世后，博士马嘉运公开指摘书中的错误，议论颇具雅量高致，得到诸儒的赞服。于是，朝廷诏使诸儒加以修改，但迟迟未能完成。唐高宗永徽二年（公元 651 年），又诏使诸儒对《五经正义》重加修订，至永徽四年（公元 653 年）定稿，公开颁行，作为科举考试的用书。

《周易正义》这部书是在王弼、韩康伯注的基础上编撰而成的。王弼注《易》，只注解了上、下《经》及《彖传》、《象传》、《文言传》；韩康伯则对王弼未注的《系辞传》、《说卦传》、《序卦传》、《杂卦传》作了注释。孔颖达等人将王、韩二人之注合并，组成了一部完整的《周易注》。然后，孔颖达等学者对其中的经文、传文、注文加以疏解，形成了一部规模宏大的《周易正义》（或《周易注疏》）。书中经传的编次，和唐以前多有不同。《周易正义》完全依照王、韩注本，将坤卦以下的《彖传》、《象传》文字分附于相应的经文之下，将《文言传》分附于乾坤两卦之后，将《系辞传》、《说卦传》、《序卦传》、《杂卦传》附于上下经之后。书前，有孔颖达等人所作的《周易正义序》和《周易正义卷首》。《周易正义序》阐述了疏解王弼易注的理由，简述了此书

的编撰经过。《周易正义卷首》则包括八篇论文，依次为《论易之三名》、《论重卦之人》、《论三代易名》、《论卦爻辞谁作》、《论分上下二篇》、《论夫子十翼》、《论传〈易〉之人》、《论谁加经字》，对于王弼与其他各家见解不同的问题，一律遵从王弼。对于易学史上长期争论的一些问题，作了简明扼要的回答。

《周易正义》的后世传本甚多，或题为《周易注疏》，或题为《周易兼义》。但根据书前作者自序及《旧唐书》、《新唐书》，可知《周易正义》应是最初的书名。《周易正义》竭力排除了南北朝时期以佛、道等玄学思想解《易》的各种学说，对北朝象数学派易学所取亦不多。《周易正义》主要是对王、韩的注释进行了疏解，并根据汉唐之间的义理派易学对王、韩二人的易学加以补充和订正。对于王、韩二人未论述的问题，或采用汉魏以来象数学派的理论，或进行创造性的解释和发挥。

《周易正义》的卷数，历代图书目录说法不一。《旧唐书》、《崇文总目》、《郡斋读书志》等均著录为十四卷，《新唐书》著录为十六卷，陈振孙《郡斋读书志》著录为十三卷。根据《周易正义序》，可以肯定，十四卷是《周易正义》一书原本的卷数。现存的《周易正义》传本多为九卷本，或附《周易音义》一卷，或附《周易略例》一卷。

《周易正义》的传本，大致上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仅

籍中书名与篇名并列时，一律在中间加中圆点以别之。如《乾·九二》、《乾·九二·彖》等。

五、文字处理。汉字简化字以国家文字工作委员会发布的《文字使用规范条例》、《简化字总表》、《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为基准，以《辞海》和《汉语大字典》为依据。未尽之处，依古籍整理通例处理。所有文字，凡能简化者，一律简化。古体字、不规范字，一律改为规范简化字。但《周易音义》中，为避免歧义，部分繁体字、异体字予以保留，不作简化处理。凡阮元校刻本及历代学者已有定论的研究成果，本书均予以吸收。其它悉从原本，不作改动。

提 要

钦定四库全书总目

《周易正义》十卷

魏王弼、晋韩康伯注，唐孔颖达疏。《易》本卜筮之书，故末派浸流于谶纬。王弼乘其极敝而攻之，遂能排击汉儒，自标新学。然《隋书·经籍志》载晋扬州刺史顾夸等有《周易难王辅嗣义》一卷，《册府元龟》又载顾悦之^①难王弼《易》义四十余条，京口闵康之又申王难顾，是在当日已有异同。王俭、颜延年以后，此扬彼抑，互诘不休。至颖达等奉诏作《疏》，始专崇王《注》，而众说皆废，故《隋志·易类》称“郑学浸微，今殆绝矣”。盖长孙无忌等作《志》之时，在《正义》既行之后也。今观其书如《复·彖》“七日来复”，王偶用“六日七分”之说，则推明郑义之善；《乾·九二》

^① 案：“悦之”即“顾夸”之字。

“利见大人”，王不用“利见九五”之说，则驳诘郑义之非。于“见龙在田时舍也”，则曰“经唯云时舍，注云必以时之通舍者，则辅嗣以‘通’解‘舍’，‘舍’是‘通’义也”，而不疏“舍”之何以训“通”。于“天玄而地黄”，则曰“恐庄氏之言，非王本意，今所不取”，而不言庄说之何以未允。如斯之类，皆显然偏袒。至《说卦传》之分阴分阳，韩注二、四为阴，三、五为阳，则曰“辅嗣以为初、上无阴阳定位，此《注》用王之说”。“帝出乎震”，韩氏无注，则曰“《益卦》六二，王用享于帝吉。辅嗣注云：帝者生物之主，兴益之宗，出震而齐巽者也”，“则辅嗣之意，以此帝为天帝也”。是虽弼所未注者，亦委曲旁引以就之。然疏家之体，主于诠解《注》文，不欲有所出入，故皇侃《礼疏》，或乖郑义，颖达至斥为“狐不首丘，叶不归根”，其墨守专门，固通例然也。至于诠释文句，多用空言，不能如诸经《正义》，根据典籍，源委粲然，则由王《注》扫弃旧文，无古义之可引，亦非考证之疏矣。此书初名“义赞”，后诏改“正义”，然卷端又题曰“兼义”，未喻其故。《序》称十四卷，《唐志》作十八卷，《书录解题》作十三卷，此本十卷，乃与王、韩注本同，殆后人从注本合并欤？

周易正义序

国子祭酒、上护军、曲阜县开国子臣孔颖达奉敕撰定

夫易者，象也。爻者，效也。圣人有以仰观俯察，象天地而育群品；云行雨施，效四时以生万物。若用之以顺，则两仪序而百物和；若行之以逆，则六位倾而五行乱。故王者动必则天地之道，不使一物失其性；行必协阴阳之宜，不使一物受其害。故能弥纶宇宙，酬酢神明。宗社所以无穷，风声所以不朽，非夫道极玄妙，孰能与于此乎？斯乃乾坤之大造，生灵之所益也。若夫龙出于河，则八卦宣其象；麟伤于泽，则《十翼》彰其用。业资凡圣，时历三古。及秦亡金镜，未坠斯文；汉理珠囊，重兴儒雅。其传《易》者，西都则有丁、孟、京、田，东都则有荀、刘、马、郑，大体更相祖述，非有绝伦。唯魏世王辅嗣之《注》独冠古今。所以江左诸儒，并传其学；河北学者，罕能及之。其江南义疏，十有余家，皆辞尚虚玄，义多浮诞。

原夫易理难穷，虽复“玄之又玄”，至于垂范作则，便是有而教有。若论住内住外之空、就能就所之说，斯乃义涉于释氏，非为教于孔门也。既背其本，又违于《注》。至若《复卦》云：“七日来复。”并解云：“七日当为七月，谓阳气从五月建午而消，至十一月建子始复，所历七辰，故云‘七月’。”今案：辅嗣注云：“阳气始剥尽，至来复时，凡七日。”则是阳气剥尽之后，几经七日始复，但阳气虽建午始消，至建戌之月，阳气犹在，何得称七月来复？故郑康成引《易纬》之说，建戌之月，以阳气既尽，建亥之月，纯阴用事，至建子之月，阳气始生，隔此纯阴一卦，卦主六日七分，举其成数言之，而云“七日来复”。仲尼之《纬》分明，辅嗣之《注》若此。康成之说，遗迹可寻。辅嗣注之于前，诸儒背之于后，考其义理，其可通乎？又《蛊卦》云：“先甲三日，后甲三日。”辅嗣注云“甲者创制之令”，又若汉世之时甲令、乙令也。辅嗣又云“令治”“乃诛”，故后之三日。又《巽卦》云：“先庚三日，后庚三日。”辅嗣注云：“申命令谓之庚。”辅嗣又云：“甲庚皆申命之谓也。”诸儒同于郑氏之说，以为甲者宣令之日，先之三日而用辛也，欲取改新之义；后之三日而用丁也，取其丁宁之义。王氏《注》意，本不如此，而又不顾其《注》，妄作异端。

今既奉敕删定，考察其事，必以仲尼为宗；义理可
诠，先以辅嗣为本；去其华而取其实，欲使信而有征。
其文简，其理约，寡而制众，变而能通，仍恐鄙才短
见，意未周尽。谨与朝散大夫行大学博士臣马嘉运，守
大学助教臣赵乾叶等对共参议，详其可否。至十六年，
又奉敕与前修疏人及给事郎守四门博士上骑都尉臣苏德
融等，对敕使赵弘智覆更详审，为之正义，凡十有四
卷。庶望上裨圣道，下益将来，故序其大略，附之卷首
尔。

目 录

孔颖达和《周易正义》

点校凡例

提要

周易正义序

周易正义卷首

- 第一 论“易”之三名 (2)
- 第二 论重卦之人 (6)
- 第三 论三代《易》名 (9)
- 第四 论卦辞爻辞谁作 (11)
- 第五 论分上下二篇 (13)
- 第六 论夫子《十翼》 (14)
- 第七 论传《易》之人 (15)
- 第八 论谁加“经”字 (16)

周易正义卷一

- 乾 (17)
- 坤 (67)

屯 (86)

蒙 (96)

周易正义卷二

需 (105)

讼 (113)

师 (124)

比 (132)

小畜 (141)

履 (152)

泰 (159)

否 (168)

同人 (174)

大有 (183)

谦 (190)

豫 (198)

周易正义卷三

随 (207)

蛊 (216)

临 (222)

观 (228)

噬嗑 (235)

贲 (243)

剥	(251)
复	(257)
无妄	(266)
大畜	(274)
颐	(282)
大过	(289)
坎	(298)
离	(307)

周易正义卷四

咸	(315)
恒	(324)
遁	(333)
大壮	(339)
晋	(346)
明夷	(353)
家人	(360)
睽	(367)
蹇	(376)
解	(383)
损	(391)
益	(400)

周易正义卷五

夬	(409)
姤	(418)
萃	(426)
升	(434)
困	(440)
井	(450)
革	(458)
鼎	(466)
震	(474)
艮	(483)
渐	(491)
归妹	(499)

周易正义卷六

丰	(507)
旅	(516)
巽	(522)
兑	(529)
涣	(535)
节	(542)
中孚	(548)
小过	(555)

既济	(564)
未济	(571)
周易正义卷七	
周易系辞上传	(579)
周易正义卷八	
周易系辞下传	(657)
周易正义卷九	
周易说卦传	(717)
周易序卦传	(738)
周易杂卦传	(747)
附 录	
周易略例	
周易略例序	(751)
总目	(753)
周易略例	(754)
明象	(755)
明爻通变	(760)
明爻适变通爻	(767)
明象	(773)
辩位	(777)
略例下	(780)
卦略	(784)

周易音义

周易上经乾传第一	(789)
周易上经泰传第二	(807)
周易上经噬嗑传第三	(819)
周易下经咸传第四	(835)
周易下经夬传第五	(850)
周易下经丰传第六	(868)
周易系辞上第七	(881)
周易系辞下第八	(892)
周易说卦第九	(903)
周易序卦第十	(909)
周易杂卦第十一	(911)

周易正义卷首

自此下分为八段

- | | | | |
|----|---------|----|---------|
| 第一 | 论“易”之三名 | 第二 | 论重卦之人 |
| 第三 | 论三代《易》名 | 第四 | 论卦辞爻辞谁作 |
| 第五 | 论分上下二篇 | 第六 | 论夫子《十翼》 |
| 第七 | 论传《易》之人 | 第八 | 论谁加“经”字 |

第一 论“易”之三名

正义曰：夫“易”者，变化之总名，改换之殊称，自天地开辟，阴阳运行，寒暑迭来，日月更出，孚萌庶类，亭毒群品，新新不停，生生相续，莫非资变化之力，换代之功。然变化运行，在阴阳二气，故圣人初画八卦，设刚柔两画，象二气也；布以三位，象三才也。谓之为“易”，取变化之义。

既义总变化，而独以“易”为名者，《易纬乾凿度》云：“易一名而含三义，所谓易也，变易也，不易也。”又云：“‘易’者，其德也。光明四通，简易立节，天以烂明，日月星辰，布设张列，通精无门，藏神无穴，不烦不扰，淡泊不失，此其‘易也’。‘变易’者，其气也。天地不变，不能通气，五行迭终，四时更废，君臣取象，变节相移，能消者息，必专者败，此其‘变易’也。‘不易’者，其位也。天在上，地在下，君南面，臣北面，父坐子伏，此其‘不易’也。”

郑玄依此义，作《易赞》及《易论》云：“易一名而含三义：易简，一也；变易，二也；不易，三也。”

故《系辞》云：“乾、坤其易之蕴邪？”又云：“易之门户邪？”又云：“夫乾，确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简矣。”“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此言其“易简”之法也。又云：“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则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此言顺时变易，出入移动者也。又云：“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此言其张设布列“不易”者也。崔覲、刘贞简^①等并用此义，云：“易者谓生生之德，有易简之义。不易者，言天地定位，不可相易。变易者，谓生生之道，变而相续，皆以《纬》称‘不烦不扰，淡泊不失’。”此明是“易简”之义，无为之道。故“易”者，易也，作“难易”之音。而周简子云：“‘易’者，易（音亦）也，不易者，变易也。‘易’者易代之名。凡有无相代，彼此相易，皆是‘易’义。‘不易’者，常体之名，有常有体，无常无体，是‘不易’之义。‘变易’者，相变改之名，两有相变，此为‘变易’。”

张氏、何氏并用此义，云：“易者，换代之名，待夺之义。”因于《乾凿度》云：易者其德也，或没而不论，或云德者得也。万法相形，皆得相易。不顾《纬》

① 即刘璣，字贞简。

文“不烦不扰”之言，所谓用其文而背其义，何不思之甚？故今之所用，同郑康成等。“易”者，易也，音为“难易”之音，义为“简易”之义，得《纬》文之本实也。盖“易”之三义，唯在于有。然有从无出，理则包无，故《乾凿度》云：“夫有形者生于无形，则乾坤安从而生？故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见气也。太初者，气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质之始也。气、形、质具而未相离谓之浑沌。浑沌者，言万物相浑沌而未相离也。视之不见，听之不闻，循之不得，故曰易也。”

是知易理备包有无，而易象唯在于有者，盖以圣人作《易》，本以垂教，教之所备，本备于有。故《系辞》云“形而上者谓之道”，道即无也；“形而下者谓之器”，器即有也。故以无言之，存乎道体；以有言之，存乎器用；以变化言之，存乎其神；以生成言之，存乎其易；以真言之，存乎其性；以邪言之，存乎其情；以气言之，存乎阴阳；以质言之，存乎爻象；以教言之，存乎精义；以人言之，存乎景行。此等是也。且易者象也，物无不可象也。作《易》所以垂教者，即《乾凿度》云：“孔子曰：上古之时，人民无别，群物未殊，未有衣食器用之利，伏羲乃仰观象于天，俯观法于地，中观万物之宜。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

情。故易者所以断天地，理人伦，而明王道。是以画八卦，建五气，以立五常之行；象法乾坤，顺阴阳，以正君臣、父子、夫妇之义；度时制宜，作为罔罟，以佃以渔，以贍民用。于是人民乃治，君亲以尊，臣子以顺，群生和洽，各安其性。”此其作《易》垂教之本意也。

第二 论重卦之人

《系辞》云：“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又《礼纬含文嘉》曰：“伏牺德合上下，天应以鸟兽文章，地应以《河图》、《洛书》，伏牺则而象之，乃作八卦。”故孔安国、马融、王肃、姚信等并云：伏牺得《河图》而作《易》。是则伏羲虽得《河图》，复须仰观俯察，以相参正，然后画卦。伏牺初画八卦，万物之象，皆在其中。故《系辞》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是也。虽有万物之象，其万物变通之理，犹自未备，故因其八卦而更重之。卦有六爻，遂重为六十四卦也。《系辞》曰“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是也。然重卦之人，诸儒不同，凡有四说。王辅嗣等以为伏牺重卦，郑玄之徒以为神农重卦，孙盛以为夏禹重卦，史迁等以为文王重卦。其言夏禹及文王重卦者，案《系辞》，神农之时已有，盖取益与噬嗑。以此论之，不攻自破。其言神农重卦，亦未为得。

今以诸文验之。案《说卦》云：“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于神明而生蓍。”凡言“作”者，创造之

谓也。神农以后，便是述修，不可谓之“作”也。则幽赞用蓍，谓伏牺矣。故《乾凿度》云：“垂皇策者牺。”《上系》论用蓍云：“四营而成易，十有八变而成卦。”既言圣人作《易》，十八变成卦，明用蓍在六爻之后，非三画之时。伏牺用蓍，即伏牺已重卦矣。《说卦》又云：“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既言圣人作《易》，“兼三才而两之”，又非神农始重卦矣。

又《上系》云：“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此之四事，皆在六爻之后。何者？三画之时，未有《彖》、《繇》，不得有“尚其辞”。因而重之，始有变动，三画不动，不得有“尚其变”。揲蓍布爻，方用之卜筮，蓍起六爻之后，三画不得有“尚其占”。自然中间以制器者“尚其象”，亦非三画之时。今伏牺结绳而为罔罟，则是制器，明伏牺已重卦矣。又《周礼·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明三皇已有书也。《下系》云：“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盖取诸夬。”既象夬卦而造书契，伏牺有书契则有夬卦矣。故孔安国《书序》云：“古者伏牺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又曰“伏牺、神农、黄

帝之书谓之《三坟》”是也。又八卦小成，爻象未备，重三成六，能事毕矣。若言重卦起自神农，其为功也，岂比《系辞》而已哉！何因《易纬》等数所历三圣，但云伏牺、文王、孔子，竟不及神农，明神农但有盖取诸益，不重卦矣。故今依王辅嗣以伏牺既画八卦，即自重为六十四卦，为得其实。其重卦之意，备在《说卦》，此不具叙。伏牺之时，道尚质素，画卦重爻，足以垂法。后代浇讹，德不如古，爻象不足以为教，故作《系辞》以明之。

第三 论三代《易》名

案《周礼·大卜》“三易”云：“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杜子春云：“《连山》，伏羲。《归藏》，黄帝。”郑玄《易赞》及《易论》云：“夏曰《连山》，殷曰《归藏》，周曰《周易》。”郑玄又释云：“《连山》者，象山之出云，连连不绝；《归藏》者，万物莫不归藏于其中；《周易》者，言易道周普，无所不备。”郑玄虽有此释，更无所据之文。先儒因此遂为文质之义，皆烦而无用，今所不取。案《世谱》等群书，神农一曰连山氏，亦曰列山氏；黄帝一曰归藏氏。既连山、归藏并是代号，则《周易》称周，取岐阳地名，《毛诗》云“周原赳赳”是也。又文王作《易》之时，正在羑里，周德未兴，犹是殷世也，故题周，别于殷。以此文王所演，故谓之《周易》，其犹《周书》、《周礼》，题“周”以别余代。故《易纬》云“因代以题周”是也。先儒又兼取郑说云：“既指周代之名，亦是

普遍之义。”虽欲无所遐弃，亦恐未可尽通。其《易》题周，因代以称周，是先儒更不别解，唯皇甫谧云：“文王在羑里演六十四卦，著七八九六之爻，谓之《周易》。”以此文王安“周”字。其《系辞》之文，《连山》、《归藏》无以言也。

第四 论卦辞爻辞谁作

其《周易·系辞》凡有二说，一说所以卦辞爻辞并是文王所作。知者，案《系辞》云：“《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又曰：“《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又《乾凿度》云：“垂皇策者牺，卦道演德者文，成命者孔。”《通卦验》又云：“苍牙通灵昌之成，孔演命明道经。”准此诸文，伏牺制卦，文王系辞，孔子作《十翼》，《易》历三圣，只谓此也。故史迁云“文王囚而演《易》”，即是“作《易》者其有忧患乎”。郑学之徒，并依此说也。二以为验爻辞多是文王后事。案《升卦·六四》：“王用亨于岐山。”武王克殷之后，始追号文王为王。若爻辞是文王所制，不应云“王用亨于岐山”。又《明夷·六五》：“箕子之明夷。”武王观兵之后，箕子始被囚奴；文王不宜豫言“箕子之明夷”。又《既济·九五》：“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禴祭。”说者皆云：“西邻”谓文王，“东邻”谓纣。文王之时，纣尚南

面，岂容自言己德受福胜殷，又欲抗君之国，遂言东西相邻而已。又《左传》：韩宣子适鲁，见《易象》云：“吾乃知周公之德。”周公被流言之谤，亦得为忧患也。验此诸说，以为卦辞文王，爻辞周公。马融、陆绩等并同此说，今依而用之。所以只言三圣，不数周公者，以父统子业故也。案《礼稽命征》曰：“文王见礼坏乐崩，道孤无主，故设礼经三百，威仪三千。”其三百、三千，即周公所制《周官》、《仪礼》。明文王本有此意，周公述而成之，故系之文王。然则《易》之爻辞，盖亦是文王本意，故《易纬》但言“文王”也。

第五 论分上下二篇

案《乾凿度》云：“孔子曰：阳三阴四，位之正也。”故《易》卦六十四，分为上下而象阴阳也。夫阳道纯而奇，故上篇三十，所以象阳也。阴道不纯而偶，故下篇三十四，所以法阴也。乾、坤者，阴阳之本始，万物之祖宗，故为上篇之始而尊之也。离为日，坎为月，日月之道，阴阳之经，所以始终万物，故以坎、离为上篇之终也。咸、恒者，男女之始，夫妇之道也。人道之兴，必由夫妇，所以奉承祖宗，为天地之主，故为下篇之始而贵之也。既济、未济为最终者，所以明戒慎而全王道也。以此言之，则上下二篇，文王所定，夫子作《纬》以释其义也。

第六 论夫子《十翼》

其《彖》、《象》等《十翼》之辞，以为孔子所作，先儒更无异论，但数《十翼》亦有多家。既文王《易经》本分为上下二篇，则区域各别，《彖》、《象》释卦，亦当随《经》而分。故一家数《十翼》云：《上彖》一，《下彖》二，《上象》三，《下象》四，《上系》五，《下系》六，《文言》七，《说卦》八，《序卦》九，《杂卦》十。郑学之徒，并同此说，故今亦依之。

第七 论传《易》之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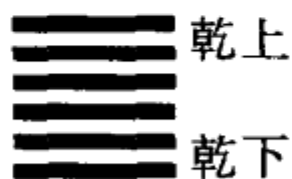
孔子既作《十翼》，《易》道大明，自商瞿已后，传授不绝。案《儒林传》云：“商瞿子木本受《易》于孔子，以授鲁桥庇子庸，子庸授江东馯臂子弓，子弓授燕周醜子家，子家授东武孙虞子乘，子乘授齐田何子庄。及秦燔书，《易》为卜筮之书，独得不禁，故传授者不绝。汉兴，田何授东武王同子中及雒阳周王孙、梁人丁宽、齐服生，皆著《易传》数篇。同授菑川杨何字叔元，叔元传京房，京房传梁丘贺，贺授子临，临授御史大夫王骏。其后丁宽又别授田王孙，孙授施雠，雠授张禹，禹授彭宣。”此前汉大略传授之人也。其后汉则有马融、荀爽、郑玄、刘表、虞翻、陆绩等及王辅嗣也。

第八 论谁加“经”字

但《子夏传》云：虽分为上下二篇，未有“经”字。“经”字是后人所加，不知起自谁始。案：前汉孟喜《易本》云“分上下二《经》”，是孟喜之前，已题“经”字。其篇题“经”字，虽起于后，其称“经”之理则久在于前。故《礼记·经解》云：“洁静精微，《易》教也。”既在《经解》之篇，是《易》有称“经”之理。案《经解》之篇，备论六艺，则《诗》、《书》、《礼》、《乐》并合称“经”。而《孝经纬》称《易》建八卦，序六十四卦，转成三百八十四爻，运机布度，其气转易，故称“经”也。但《纬》文鄙伪，不可全信。其八卦方位之所，六爻上下之次，七八九六之数，内外承乘之象，入《经》别释，此未具论也。

周易兼义上经乾传卷第一

(乾)^①



乾，元、亨、利、贞。

〔疏〕正义曰：“乾”者，此卦之名。谓之卦者，《易纬》云：“卦者挂也，言县挂物象，以示于人，故谓之卦。”但二画之体，虽象阴阳之气，未成万物之象，未得成卦，必三画以象三才，写天、地、雷、风、水、

① 括号及括号中卦名均为编者方便读者阅读所加，下同。

火、山、泽之象，乃谓之卦也。故《系辞》云“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是也。但初有三画，虽有万物之象，于万物变通之理，犹有未尽，故更重之而有六画，备万物之形象，穷天下之能事，故六画成卦也。此乾卦本以象天，天乃积诸阳气而成天，故此卦六爻皆阳画成卦也。此既象天，何不谓之天，而谓之“乾”者？天者定体之名，“乾”者体用之称。故《说卦》云：“乾，健也。”言天之体，以健为用。圣人作《易》本以教人，欲使人法天之用，不法天之体，故名“乾”，不名天也。天以健为用者，运行不息，应化无穷，此天之自然之理，故圣人当法此自然之象而施人事，亦当应物成务，云为不已，“终日乾乾”，无时懈倦，所以因天象以教人事。于物象言之，则纯阳也，天也。于人事言之，则君也，父也。以其居尊，故在诸卦之首，为《易》理之初。但圣人名卦，体例不同，或则以物象而为卦名者，若否、泰、剥、颐、鼎之属是也，或以象之所用而为卦名者，即乾、坤之属是也。如此之类多矣。虽取物象，乃以人事而为卦名者，即家人、归妹、谦、履之属是也。所以如此不同者，但物有万象，人有万事，若执一事，不可包万物之象；若限局一象，不可总万有之事。故名有隐显，辞有踳驳，不可一例求之，不可一类取

之。故《系辞》云：“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韩康伯注云“不可立定准”是也。“元、亨、利、贞”者，是乾之四德也。《子夏传》云：“元，始也。亨，通也。利，和也。贞，正也。”言此卦之德，有纯阳之性，自然能以阳气始生万物而得元始亨通，能使物性和谐，各有其利，又能使物坚固贞正得终。此卦自然令物有此四种使得其所，故谓之四德：言圣人亦当法此卦而行善道，以长万物，物得生存而为“元”也。又当以嘉美之事，会合万物，令使开通而为“亨”也。又当以义协和万物，使物各得其理而为“利”也。又当以贞固干事，使物各得其正而为“贞”也。是以圣人法乾而行此四德，故曰“元、亨、利、贞”。其委曲条例，备在《文言》。

初九：潜龙勿用。

《文言》备矣。

疏 正义曰：居第一之位，故称“初”；以其阳爻，故称“九”。潜者，隐伏之名；龙者，变化之物。言天之自然之气起于建子之月，阴气始盛，阳气潜在地下，故言“初九潜龙”也。此自然之象，圣人作法，言于此潜龙之时，小人道盛，圣人虽有龙德，于此时唯宜潜藏，勿可施用，故言“勿用”。张氏云：“以道未可行，

故称‘勿用’以诫之。”于此小人道盛之时，若其施用，则为小人所害。寡不敌众，弱不胜强，祸害斯及，故诫“勿用”。若汉高祖生于暴秦之世，唯隐居为泗水亭长，是勿用也。诸儒皆以为舜始渔于雷泽。舜之时，当尧之世，尧君在上，不得为小人道盛。此“潜龙”始起，在建子之月，于义恐非也。第一位言“初”，第六位当言“终”；第六位言“上”，第一位当言“下”。所以文不同者，庄氏云：“下言初则上有末义。”故《大过·彖》云：“栋桡，本末弱。”是上有末义。“六”言“上”，则“初”当言“下”。故《小象》云：“潜龙勿用，阳在下也。”则是初有下义。互文相通，义或然也。且第一言“初”者，欲明万物积渐，从无人有，所以言初，不言一与下也。六言“上”者，欲见位居卦上，故不言六与末也。此初九之等，是乾之六爻之辞，但乾卦是阳生之世，故六爻所述，皆以圣人出处托之，其余卦六爻，各因象明义，随义而发，不必皆论圣人。他皆仿此。谓之“爻”者，《系辞》云：“爻也者，效此者也。”圣人画爻，以仿效万物之象。先儒云，后代圣人以《易》占事之时，先用蓍以求数，得数以定爻，累爻而成卦，因卦以生辞，则蓍为爻卦之本，爻卦为蓍之末。今案：《说卦》云：“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于神明而生蓍，三

天两地而倚数，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发挥于刚柔而生爻。”《系辞》云：“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龟。是故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又《易乾凿度》云：“垂皇策者牺。”据此诸文，皆是用蓍以求卦。先儒之说，理当然矣。然阳爻称“九”，阴爻称“六”，其说有二：一者乾体有三画，坤体有六画，阳得兼阴，故其数九，阴不得兼阳，故其数六。二者老阳数九，老阴数六，老阴老阳皆变，《周易》以变者为占，故杜元凯注襄九年《传》遇艮之八，及郑康成注《易》，皆称《周易》以变者为占，故称九、称六。所以老阳数九，老阴数六者，以揲蓍之数，九遇揲则得老阳，六遇揲则得老阴。其少阳称七，少阴称八，义亦准此。张氏以为阳数有七有九，阴数有八有六，但七为少阳，八为少阴，质而不变，为爻之本体。九为老阳，六为老阴，文而从变，故为爻之别名。且七既为阳爻，其画已长。今有九之老阳，不可复画为阳，所以重钱^①，避少阳七数，故称九也。八为阴数而画阴爻，今六为老阴，不可复画阴爻。故交其钱，避八而称六。但《易》含万象，所托多涂，义或然也。

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

① 案：“重钱”与下文所提到的“交其钱”均为筮法。

出潜离隐，故曰“见龙”，处于地上，故曰“在田”。德施周普，居中不偏，虽非君位，君之德也。初则不彰，三则“乾乾”，四则“或跃”，上则过亢。“利见大人”，唯二、五焉。

●“九二”至“利见大人。”

○正义曰：阳处二位，故曰“九二”。阳气发见，故曰“见龙”。田是地上可营为有益之处，阳气发在地上，故曰“在田”。且一之与二，俱为地道，二在一上，所以称“田”。“见龙在田”，是自然之象。“利见大人”，以人事托之，言龙见在田之时，犹似圣人久潜稍出，虽非君位而有君德，故天下众庶利见九二之“大人”。故先儒云：若夫子教于洙泗，利益天下，有人君之德，故称“大人”。案：《文言》云：“九二德博而化。”又云：“君德也。”王辅嗣注云：“虽非君位，君之德也。”是九二有人君之德，所以称“大人”也。辅嗣又云：“利见大人，唯二五焉。”是二之与五，俱是“大人”，为天下所“利见”也。而褚氏、张氏同郑康成之说，皆以为九二利见九五之大人，其义非也。且“大人”之云，不专在九五与九二，故《讼卦》云：“利见大人。”又《蹇卦》：“利见大人。”此“大人”之文，施处广矣，故辅嗣注谓九二也。是“大人”非专九五。

●注“处于地上”至“唯二五焉”。

○正义曰：“处于地上，故曰在田”者，先儒以为重卦之时，重于上下两体，故初与四相应，二与五相应，三与上相应。是上下两体，论天地人各别，但《易》含万象，为例非一。及其六位，则一、二为地道，三、四为人道，五、上为天道。二在一上，是九二处其地上，所田食之处，唯在地上，所以称“田”也。观辅嗣之注意，唯取地上称田，诸儒更广而称之，言田之耕稼利益，及于万物，盈满有益于人，犹若圣人益于万物，故称“田”也。“德施周普”者，下《小象》文，谓周而普遍。“居中不偏”者，九二居在下卦之中，而于上于下，其心一等，是“居中不偏”也。不偏则周普也。“虽非君位”者，二为大人，已居二位，是非君位也。“君之德”者，以德施周普也。《文言》云：“德博而化。”又云：“君德也。”是九二有人君之德也。“初则不彰”者，谓潜隐不彰显也。“三则乾乾”者，危惧不安也。“四则或跃”者，谓进退怀疑也。“上则过亢”，过谓过甚，亢谓亢极。“利见大人，唯二五焉”者，言范模乾之一卦，故云“唯二五焉”。于别卦言之，非唯二、五而已。故讼卦、蹇卦并云“利见大人”，所以施处广，非唯二、五也。诸儒以为九二当太族之月，阳气

发见，则九三为建辰之月，九四为建午之月，九五为建申之月，为阴气始杀，不宜称“飞龙在天”。上九为建戌之月，群阴既盛，上九不得言“与时偕极”。于此时阳气仅存，何极之有？诸儒此说，于理稍乖。此乾之阳气渐生，似圣人渐出，宜据十一月之后。至建巳之月已来，此九二当据建丑、建寅之间，于时地之萌芽初有出者，即是阳气发见之义。乾卦之象，其应然也。但阴阳二气，共成岁功，故阴兴之时，仍有阳在，阳生之月，尚有阴存。所以六律六吕，阴阳相间，取象论义，与此不殊。乾之初九，则与复卦不殊。乾之九二，又与临卦无别。何以复、临二卦与此不同者，但《易》论象，复、临二卦，既有群阴见象于上，即须论卦之象义，各自为文。此乾卦初九、九二，只论居位一爻，无群阴见象，故但自明当爻之地，为此与临、复不同。

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

处下体之极，居上体之下，在不中之位，履重刚之险。上不在天，未可以安其尊也。下不在田，未可以宁其居也。纯修下道，则居上之德废；纯修上道，则处下之礼旷。故“终日乾乾”，至于夕惕犹若厉也。居上不骄，在下不忧，因时而惕，不失其几，虽危而劳，可以“无咎”。处下卦之极，愈于上九之亢，故竭知力而后免。

于咎也。乾三以处下卦之上，故免亢龙之悔。坤三以处下卦之上，故免龙战之灾。

疏 “九三君子”至“夕惕若厉无咎”。

○正义曰：以阳居三位，故称“九三”；以居不得中，故不称“大人”；阳而得位，故称君子。在忧危之地，故“终日乾乾”，言每恒终竟此日，健健自强，勉力不有止息。“夕惕”者，谓终竟此日后，至向夕之时，犹怀忧惕。“若厉”者，若，如也；厉，危也。言寻常忧惧，恒如倾危，乃得无咎。谓既能如此戒慎，则无罪咎，如其不然，则有咎。故《系辞》云：“无咎者，善补过也。”此一爻，因阳居九三之位，皆以人事明其象。

●注“处下体之极”至“免龙战之灾”。

○正义曰：“处下体之极”者，极，终也。三是上卦之下，下体之极，故云“极”也。又云“居上体之下”者，四、五与上是上体，三居四下，未入上体，但居上体之下，四则已入上体，但居其上体之下，故九四注云“居上体之下”，与此别也。云“履重刚之险”者，上下皆有阳爻，刚强好为险难，故云“履重刚之险”。云“上不在天，未可以安其尊”者，若在天位，其尊自然安处，在上卦之下，虽在下卦之上，其尊未安，故云“未可以安其尊”也。“下不在田，未可以宁其居”者，

田是所居之处，又是中和之所，既不在田，故不得安其居。“纯修下道，则居上之德废”者，言若纯修下道以事上卦，则已居下卦之上，其德废坏，言其太卑柔也。“纯修上道，则处下之礼旷”者，旷谓空旷，言已纯修居下卦之上道以自骄矜，则处上卦之下，其礼终竟空旷。“夕惕犹若厉也”者，言虽至于夕，恒怀惕惧，犹如未夕之前，常若厉也。案：此卦九三所居之处，实有危厉。又《文言》云：“虽危无咎。”是实有危也。据其上下文势，“若”字宜为语辞，但诸儒并以“若”为“如”，如似有厉，是实无厉也，理恐未尽。今且依“如”解之。“因时而惕，不失其几”者，“因时”谓因可忧之时，故《文言》云“因时而惕”，又云“知至至之，可与几也”。是“因时而惕，不失其几”也。“虽危而劳”者，“若厉”是“虽危”，“终日乾乾”是“而劳”也。“故竭知力而后免于咎”者，正以九三与上九相并，九三处下卦之极，其位犹卑，故竭知力而得免咎也。上九在上卦之上，其位极尊，虽竭知力，不免亢极，言下胜于上，卑胜于尊。

九四：或跃在渊，无咎。

去下体之极，居上体之下，乾道革之时也。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履重刚之险，而无定位所

处，斯诚进退无常之时也。近乎尊位，欲进其道，迫乎在下，非跃所及。欲静其居，居非所安，持疑犹豫，未敢决志。用心存公，进不在私，疑以为虑，不谬于果，故“无咎”也。

●疏 “九四：或跃在渊，无咎”。

○正义曰：或，疑也。跃，跳跃也。言九四阳气渐进，似若龙体欲飞，犹“疑或”也。跃于在渊，未即飞也。此自然之象，犹若圣人位渐尊高，欲进于王位，犹豫持疑，在于故位，未即进也。云“无咎”者，以其迟疑进退，不即果敢以取尊位，故“无咎”也。若其贪利务进，时未可行而行，则物所不与，故有咎也。若周西伯内执王心，外率诸侯以事纣也。

●注 “去下体之极”至“无咎也”。

○正义曰：“去下体之极”者，离下体入上体，但在下体之上，故云“去下体之极”。注九三云“处下体之极”，彼仍处九三，与此别也。云“乾道革之时”者，革，变也。九四去下体入上体，是乾道革之时。云“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者，《易》之为体，三与四为人道，人近在下，不近于上，故九四云“中不在人”，异于九三也。云“而无定位所处”者，九四以阳居阴上，既不在于天，下复不在于地，中又不当于人，

上下皆无定位所处也。“斯诚进退无常之时”者，《文言》云“上下无常”、“进退无恒”是也。“欲进其道，迫乎在下，非跃所及”者，谓欲进己圣道而居王位，但逼迫于下，群众未许，非己独跃所能进及也。“欲静其居，居非所安，持疑犹豫，未敢决志”者，谓志欲静其居处，百姓既未离祸患，须当拯救，所以不得安居，故迟疑犹豫，未敢决断其志而苟进也。“用心存公，进不在私”者，本为救乱除患，不为于己，是进不在私也。“疑以为虑，不谬于果”者，谬谓谬错，果谓果敢；若不思虑，苟欲求进，当错谬于果敢之事，而致败亡；若疑惑以为思虑，则不错谬于果敢之事。其错谬者，若宋襄公与楚人战而致败亡是也。

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

不行不跃而在乎天，非飞而何？故曰“飞龙”也。龙德在天，则大人之路亨也。夫位以德兴，德以位叙，以至德而处盛位，万物之睹，不亦宜乎？

●“九五”至“利见大人”。

○正义曰：言九五阳气盛至于天，故云“飞龙在天”。此自然之象，犹若圣人有龙德飞腾而居天位，德备天下，为万物所瞻睹，故天下利见此居王位之大人。

●注“龙德在天”。

○正义曰：“龙德在天，则大人之路亨”，谓若圣人有龙德居在天位，则大人道路得亨通。犹若文王拘在羑里，是大人道路未亨也。“夫位以德兴”者，位谓王位，以圣德之人能兴王位也。“德以位叙”者，谓有圣德之人，得居王位，乃能叙其圣德。若孔子虽有圣德，而无其位，是德不能以位叙也。

上九：亢龙有悔。

疏 正义曰：上九亢阳之至，大而极盛，故曰“亢龙”。此自然之象。以人事言之，似圣人有龙德，上居天位，久而亢极，物极则反，故“有悔”也。纯阳虽极，未至大凶，但有悔吝而已。《系辞》云：“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故郑引尧之末年，四凶在朝，是以有悔未大凶也。凡悔之为文，既是小疵，不单称悔也，必以余字配之。其悔若在，则言“有悔”，谓当有此悔，则此经是也。其悔若无，则言“悔亡”，言其悔已亡也，若《恒卦·九二》“悔亡”是也。其悔虽亡，或是更取他文结之，若《复卦·初九》“不远复无祇悔”之类是也。但圣人至极，终始无亏，故《文言》云：“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圣人乎？”是知大圣之人，本无此悔。但九五天位，有大圣而居者，亦有非大圣而居者，不能不有骄亢，故圣人设法以戒之也。

用九：见群龙，无首，吉。

九，天之德也。能用天德，乃见“群龙”之义焉。夫以刚健而居人之首，则物之所不与也。以柔顺而为不正，则佞邪之道也。故乾吉在“无首”，坤利在“永贞”。

●“用九：见群龙，无首，吉”。

○正义曰：“用九见群龙”者，此一句说“乾元”能用天德也。九，天德也。若体“乾元”，圣人能用天德，则见“群龙”之义。“群龙”之义，以无首为吉，故曰“用九，见群龙，无首，吉”也。

●注“九，天之德”。

○正义曰：“九，天之德”者，言六爻俱九，乃共成天德，非是一爻之九，则为天德也。

《象》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

天也者，形之名也。健也者，用形者也。夫形也者，物之累也。有天之形而能永保无亏，为物之首，统之者岂非至健哉！大明乎终始之道，故六位不失其时而成，升降无常，随时而用，处则乘潜龙，出则乘飞龙，故曰“时乘六龙”也。乘变化而御大器，静专动直，不

失大和，岂非正性命之情者邪？

●“彖曰大哉乾元”至“各正性命”。

○正义曰：夫子所作《彖》辞，统论一卦之义，或说其卦之德，或说其卦之义，或说其卦之名，故《略例》云：“彖者何也？统论一卦之体，明其所由之主。”案：褚氏、庄氏并云：“彖，断也，断定一卦之义，所以名为彖也。”但此《彖》释乾与元、亨、利、贞之德。但诸儒所说此《彖》分解四德，意各不同。今案：庄氏之说，于理稍密，依而用之。“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者，此三句总释乾与元也。“乾”是卦名，“元”是乾德之首，故以元德配乾释之。“大哉乾元”者，阳气昊大，乾体广远，又以元大始生万物，故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者，释其“乾元”称“大”之义，以万象之物，皆资取“乾元”，而各得始生，不失其宜，所以称“大”也。“乃统天”者，以其至健而为物始，以此乃能统领于天，天是有形之物，以其至健，能总统有形，是“乾元”之德也。“云行雨施，品物流形”者，此二句释“亨”之德也，言乾能用天之德，使云气流行，雨泽施布，故品类之物，流布成形，各得亨通，无所壅蔽，是其“亨”也。“大明终始，六位时成”者，此二句总结乾卦之德也。以乾之为德，大

明晓乎万物终始之道，始则潜伏，终则飞跃，可潜则潜，可飞则飞，是明达乎始终之道，故六爻之位，依时而成。若其不明终始之道，应潜而飞，应飞而潜，应生而杀，应杀而生，六位不以时而成也。“时乘六龙，以御天”者，此二句申明“乾元”“乃统天”之义，言乾之为德，以依时乘驾六爻之阳气，以控御于天体。六龙，即六位之龙也，以所居上下言之，谓之六位也；阳气升降，谓之六龙也。上文以至健元始总明乾德，故云“乃统天”也。此名乘驾六龙，各分其事，故云“以御天”也。“乾道变化，各正性命”者，此二句更申明乾元资始之义。道体无形，自然使物开通，谓之为“道”。言乾卦之德，自然通物，故云“乾道”也。“变”谓后来改前，以渐移改，谓之变也。“化”谓一有一无，忽然而改，谓之为化。言乾之为道，使物渐变者，使物卒化者，各能正定物之性命。性者天生之质，若刚柔迟速之别；命者人所禀受，若贵贱夭寿之属是也。

●注“天也者形之名也”至“岂非正性命之情者邪”。

○正义曰：夫形也者，物之累也。凡有形之物，以形为累，是含生之属，各忧性命。而天地虽复有形，常能永保无亏，为物之首，岂非统用之者至极健哉！若非

至健，何能使天形无累？见其无累，则知“至健”也。“乘变化而御大器”者，乘变化，则乘潜龙、飞龙之属是也。“而御大器”，大器谓天也。乘此潜龙、飞龙而控御天体，所以运动不息，故云“而御大器”也。“静专动直，不失大和”者，谓乾之为体，其静住之时，则专一不转移也，其运动之时，正直不倾邪也。故《上系辞》云：“夫乾，其静也专，其动也直，是以大生焉。”韩康伯注云：“专，专一也。直，刚正也。”“不失大和”，则下文“保合大和”是也。“岂非正性命之情者邪”，以乾能正定物之性命，故云“岂非正性命之情者邪”？谓物之性命各有情，非天之情也。天本无情，何情之有？而物之性命，各有情也。所禀生者谓之性，随时念虑谓之情，无识无情，今据有识而言，故称曰“情”也。夫子为《彖》之体，断明一卦之义，体例不同。庄氏以为凡有一十二体，今则略举大纲，不可事事繁说。庄氏云“《彖》者发首则叹美卦”者，则此《乾·彖》云“大哉乾元”，《坤卦·彖》云“至哉坤元”。以乾、坤德大，故先叹美之，乃后详说其义。或有先叠文解义而后叹者，则《豫卦·彖》云：“豫之时义大矣哉”之类是也。或有先释卦名之义，后以卦名结之者，则《同人·彖》云“柔得位得中而应乎乾，曰同人”，

《大有·彖》云“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应之，曰大有”之例是也。或有特叠卦名而称其卦者，则《同人·彖》云：“同人曰：同人于野，亨。”注云：“‘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非二之所能也。是乾之所行，故特曰‘同人曰’。”此等之属，为文不同，唯同人之《彖》特称“同人曰”，注又别释。其余诸卦之《彖》，或详或略，或先或后，故上下参差，体例不同，或难具解，或易略解。若一一比并，曲生节例，非圣人之本趣，恐学者之徒劳，心不晓也。今皆略而不言，必有其义，于卦下而具说。

保合大和，乃利贞。

不和而刚暴。

疏 正义曰：此二句释“利贞”也。纯阳刚暴，若无和顺，则物不得利，又失其正。以能保安合会大和之道，乃能利贞于万物，言万物得利而贞正也。

首出庶物，万国咸宁。

万国所以宁，各以有君也。

疏 正义曰：自上已来，皆论乾德自然养万物之道。此二句论圣人上法乾德，生养万物，言圣人为君在众物之上，最尊高于物，以头首出于众物之上，各置君长以领万国，故万国皆得宁也。人君位实尊高，故于此

云首出于庶物者也。志须卑下，故前经云“无首，吉”也。但前文说乾用天德，其事既详，故此文圣人以人事象乾，于文略也。以此言之，圣人亦当令万物资始，统领于天位，而“云行雨施”，布散恩泽，使兆庶众物，各流布其形。又大明乎盛衰终始之道，使天地四时贵贱高下，各以时而成。又任用群贤，以奉行圣化，使物各正性命。此圣人所以象乾而立化。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疏 “《象》曰天行健”至“自强不息”。

○正义曰：此《大象》也。《十翼》之中第三翼，总象一卦，故谓之“大象”。但万物之体，自然各有形象，圣人设卦以写万物之象。今夫子释此卦之所象，故言“《象》曰”。天有纯刚，故有健用。今画纯阳之卦以比拟之，故谓之“象”。《象》在《彖》后者，《彖》详而《象》略也。是以过半之义，思在《彖》而不在《象》，有由而然也。“天行健”者，行者运动之称，健者强壮之名，“乾”是众健之训。今《大象》不取余健为释，偏说“天”者，万物壮健，皆有衰怠，唯天运动日过一度，盖运转混没，未曾休息，故云“天行健”。健是“乾”之训也，顺者“坤”之训也。坤则云“地势坤”。此不言“天行乾”而言“健”者，刘表云：“详其

名也。”然则“天”是体名，“乾”则用名，“健”是其训，三者并见，最为详悉，所以尊乾异于他卦。凡六十四卦，说象不同：或总举象之所由，不论象之实体，又总包六爻，不显上体下体，则乾、坤二卦是也。或直举上下二体者，若“云雷，屯”也，“天地交，泰”也，“天地不交，否”也，“雷电，噬嗑”也，“雷风，恒”也，“雷雨作，解”也，“风雷，益”也，“雷电皆至，丰”也，“洊雷，震”也，“随风，巽”也，“习坎，坎”也，“明两作，离”也，“兼山，艮”也，“丽泽，兑”也。凡此一十四卦，皆总举两体而结义也。取两体俱成，或有直举两体上下相对者，“天与水违行，讼”也，“上天下泽，履”也，“天与火，同人”也，“上火下泽，睽”也。凡此四卦，或取两体相违，或取两体相合，或取两体上下相承而为卦也，故两体相对而俱言也。虽上下二体，共成一卦，或直指上体而为文者。若“云上于天，需”也，“风行天上，小畜”也，“火在天上，大有”也，“雷出地奋，豫”也，“风行地上，观”也，“山附于地，剥”也，“泽灭木，大过”也，“雷在天上，大壮”也，“明出地上，晋”也，“风自火出，家人”也，“泽上于天，夬”也，“泽上天地，萃”也，“风行水上，涣”也，“水在火上，既济”也，“火在水上，未

济”也。凡此十五卦，皆先举上象而连于下，亦意取上象以立卦名也。亦有虽意在上象，而先举下象，以出上象者，“地上有水，比”也，“泽上有地，临”也，“山上有泽，咸”也，“山上有火，旅”也，“木上有水，井”也，“木上有火，鼎”也，“山上有木，渐”也，“泽上有雷，归妹”也，“山上有水，蹇”也，“泽上有水，节”也，“泽上有风，中孚”也，“山上有雷，小过”也。凡此十二卦，皆先举下象以出上象，亦意取上象，共下象而成卦也。或先举上象而出下象，义取下象以成卦义者，“山下出泉，蒙”也，“地中有水，师”也，“山下有风，蛊”也，“山下有火，贲”也，“天下雷行，无妄”也，“山下有雷，颐”也，“天下有山，遁”也，“山下有泽，损”也，“天下有风，姤”也，“地中有山，谦”也，“泽中有雷，随”也，“地中生木，升”也，“泽中有火，革”也。凡此十三卦，皆先举上体，后明下体也。其上体是天，天与山则称“下”也。若上体是地，地与泽则称“中”也。或有虽先举下象，称在上象之下者，若“雷在地中，复”也，“天在山中，大畜”也，“明入地中，明夷”也，“泽无水，困”也。是先举下象而称在上象之下，亦义取下象以立卦也。所论之例者，皆大判而言之，其间委曲，各于卦下别更详之。先

儒所云此等象辞，或有实象，或有假象。实象者，若“地上有水，比”也，“地中生木，升”也，皆非虚，故言实也。假象者，若“天在山中”，“风自火出”，如此之类，实无此象，假而为义，故谓之假也。虽有实象、假象，皆以义示人，总谓之“象”也。“天行健”者，谓天体之行，昼夜不息，周而复始，无时亏退，故云“天行健”。此谓天之自然之象。“君子以自强不息”，此以人事法天所行，言君子之人，用此卦象，自强勉力，不有止息。言“君子”者，谓君临上位，子爱下民，通天子诸侯，兼公卿大夫有地者。凡言“君子”，义皆然也。但位尊者象卦之义多也，位卑者象卦之义少也。但须量力而行，各法其卦也，所以诸卦并称“君子”。若卦体之义，唯施于天子，不兼包在下者，则言“先王”也。若《比卦》称“先王以建万国”，《豫卦》称“先王以作乐崇德”，《观卦》称“先王以省方观民设教”，噬嗑称“先王以明罚敕法”，《复卦》称“先王以至日闭关”，无妄称“先王以茂对时育万物”，《涣卦》称“先王以享于帝立庙”，《泰卦》称“后以财成天地之道”，《姤卦》称“后以施命诰四方”。称“后”兼诸侯也，自外卦并称“君子”。

“潜龙勿用”，阳在下也。“见龙在田”，德施

普也。“终日乾乾”，反覆道也。

以上言之则不骄，以下言之则不忧，反覆皆道也。

疏 “潜龙勿用”至“反覆道也”。

○正义曰：自此以下至“盈不可久”，是夫子释六爻之《象》辞，谓之“小象”。以初九阳潜地中，故云“阳在下也”。经言“龙”而《象》言“阳”者，明经之称“龙”，则阳气也。此一爻之象，专明天之自然之气也。“见龙在田，德施普”者，此以人事言之，用龙德在田，似圣人已出在世，道德恩施，能普遍也。比“初九勿用”，是其周普也。若比九五，则犹狭也。“终日乾乾，反覆道”者，此亦以人事言之。君子“终日乾乾”，自强不息，故反之与覆，皆合其道。反谓进反在上也，处下卦之上，能不骄逸，是反能合道也。覆谓从上倒覆而下，居上卦之下，能不忧惧，是覆能合道也。

“或跃在渊”，进无咎也。“飞龙在天”，大人造也。“亢龙有悔”，盈不可久也。

疏 “或跃在渊”至“盈不可久也”。

○正义曰：“或跃在渊，进无咎”者，此亦人事言之。进则跳跃在上，退在潜处在渊，犹圣人疑或，而在于贵位也。心所欲进，意在于公，非是为私，故“进无咎”也。“飞龙在天，大人造”者，此亦人事言之。“飞

龙在天”，犹圣人之在王位。造，为也。唯大人能为之而成就也。姚信、陆绩之属，皆以“造”为造至之“造”。今案：《象》辞皆上下为韵，则姚信之义，其读非也。“亢龙有悔，盈不可久”者，此亦人事言之。九五是盈也，盈而不已则至上九，地致亢极，有悔恨也，故云“盈不可久也”。但此六爻《象》辞，第一爻言“阳在下”，是举自然之象，明其余五爻皆有自然之象，举初以见末。五爻并论人事，则知初爻亦有人事，互文相通也。

用九，天德不可为首也。

疏 正义曰：此一节释经之“用九”之《象》辞。经称“用九”，故《象》更叠云“用九”。云“天德不可为首”者，此夫子释辞也。九是天之德也，天德刚健，当以柔和接待于下，不可更怀尊刚为物之首，故云“天德不可为首也”。

《文言》曰：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贞。”

疏 “《文言》曰”至“乾元亨利贞”。

○正义曰：《文言》者，是夫子第七翼也。以乾、坤其《易》之门户邪，其余诸卦及爻，皆从乾、坤而出，义理深奥，故特作《文言》以开释之。庄氏云：“文谓文饰，以乾、坤德大，故特文饰，以为《文言》。”今谓夫子但赞明易道，申说义理，非是文饰华彩，当谓释二卦之经文，故称《文言》。从此至“元亨利贞”，明乾之四德，为第一节；从“初九曰潜龙勿用”至“动而有悔”，明六爻之义，为第二节；自“潜龙勿用”下至“天下治也”，论六爻之人事，为第三节；自“潜龙勿用，阳气潜藏”至“乃见天则”，论六爻自然之气，为第四节；自“乾元者”至“天下平也”，此一节复说“乾元”之“四德”之义，为第五节；自“君子以成德为行”至“其唯圣人乎”，此一节更广明六爻之义，为第六节。今各依文解之。此第一节论乾之四德也。“元者善之长也”，此已下论乾之“四德”，但乾之为体，是天之用。凡天地运化，自然而尔，因无而生有也，无为而自为。天本无心，岂造“元亨利贞”之德也？天本无名，岂造“元亨利贞”之名也？但圣人以人事托之，谓此自然之功，为天之四德，垂教于下，使后代圣人法天之所为，故立天“四德”以设教也。庄氏云：“第一节‘元者善之长’者，谓天之体性，生养万物，善之大者，

莫善施生，元为施生之宗，故言‘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者，嘉，美也。言天能通畅万物，使物嘉美之会聚，故云‘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者，言天能利益庶物，使物各得其宜而和同也。‘贞者事之干’者，言天能以中正之气，成就万物，使物皆得干济。”庄氏之意，以此四句明天之德也，而配四时。“元”是物始，于时配春，春为发生，故下云“体仁”，仁则春也。“亨”是通畅万物，于时配夏，故下云“合礼”，礼则夏也。“利”为和义，于时配秋，秋既物成，各合其宜。“贞”为事干，于时配冬，冬既收藏，事皆干了也。于五行之气，唯少土也。土则分王四季，四气之行，非土不载，故不言也。“君子体仁足以长人”者，自此已下，明人法天之行此“四德”，言君子之人，体包仁道，泛爱施生，足以尊长于人也。仁则善也，谓行仁德，法天之“元”德也。“嘉会足以合礼”者，言君子能使万物嘉美集会，足以配合于礼，谓法天之“亨”也。“利物足以和义”者，言君子利益万物，使物各得其宜，足以和合于义，法天之“利”也。“贞固足以干事”者，言君子能坚固贞正，令物得成，使事皆干济，此法天之“贞”也。施于王事言之，元则仁也，亨则礼也，利则义也，贞则信也。不论智者，行此四事，并须

资于知。且《乾凿度》云：“水土二行，兼信与知也。”故略而不言也。“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贞”，以君子之人，当行此四种之德。是以文王作《易》，称“元亨利贞”之德，欲使君子法之。但行此“四德”，则与天同功，非圣人不可。唯云“君子”者，但易之为道，广为垂法，若限局圣人，恐不逮余下，故总云“君子”，使诸侯公卿之等，悉皆行之。但圣人行此“四德”，能尽其极也。君子行此“四德”，各量力而为，多少各有其分。但乾卦象天，故以此“四德”皆为天德。但阴阳合会，二象相成，皆能有德，非独乾之一卦。是以诸卦之中亦有“四德”，但余卦“四德”有劣于乾。故乾卦直云“四德”，更无所言，欲见乾之“四德”，无所不包。其余卦“四德”之下，则更有余事，以“四德”狭劣，故以余事系之，即《坤卦》之类是也。亦有“四德”之上，即论余事，若《革卦》云“巳日乃孚，元亨利贞，悔亡”也。由“乃孚”之后有“元亨利贞”，乃得“悔亡”也。有“四德”者，即乾、坤、屯、临、随、无妄、革七卦是也。亦有其卦非善，而有“四德”者，以其卦凶，故有“四德”乃可也。故《随卦》有“元亨利贞，乃得无咎”是也。“四德”具者，其卦未必善也。亦有三德者，即离、咸、萃、兑、涣、

小过。凡六卦就三德之中，为文不一，或总称三德于上，更别陈余事于下，若离、咸之属是也。就三德之中，上下不一，离则云“利贞亨”。由利贞乃得亨也。亦有先云“亨”，更陈余事，乃始云“利贞”者，以有余事，乃得利贞故也。有二德者，大有、蛊、渐、大畜、升、困、中孚凡七卦。此二德或在事上言之，或在事后言之，由后有事，乃致此二德故也。亦有一德者，若蒙、师、小畜、履、泰、谦、噬嗑、贲、复、大过、震、丰、节、既济、未济，凡十五卦，皆一德也，并是“亨”也。或多在事上言之，或在事后言。《履卦》云：“履虎尾，不咥人，亨。”由有事乃得亨。以前所论德者，皆于经文挺然特明德者乃言之也。其有因事相连而言德者，则不数之也。若《需卦》云：“需，有孚，光亨贞吉。”虽有亨、贞二德，连事起文，故不数也。《遁卦》云：“亨，小利贞。”虽有三德，亦不数也。《旅卦》云：“旅，小亨。旅，贞吉。”虽有亨、贞二德，亦连他事，不数也。《比卦》云：“原筮，元永贞，无咎。”《否卦》云：“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贞。”虽有“贞”字，亦连他文言之，又非本卦德，亦不数之。同人云：“同人于野，亨。”《坎卦》云：“有孚，维心亨。”《损卦》云：“无咎可贞。”此等虽有一德，皆连事而言之，故亦不

数。所以然者，但易含万象，事义非一，随时曲变，不可为典要故也。其有意义，各于卦下详之。亦有卦善而德少者，若泰与谦、复之类，虽善，唯一德也。亦有全无德者，若豫、观、剥、晋、蹇、解、夬、姤、井、艮、归妹凡十一卦也。大略唯有凶卦无德者，若剥、蹇、夬、姤之属是也。亦有卦善而无德者，晋、解之属是也。各于卦下详之。凡“四德”者，亨之与贞，其德特行，若元之与利，则配连他事。其意以元配亨，以利配贞，虽配他事为文，元是元大也，始首也；利是利益也，合和也。以当分言之，各是其一德也。唯配亨、贞，俱为四德。元虽配亨，亦配他事，故此卦云“元永贞”，《坤·六五》“黄裳元吉”是也。利亦非独利贞，亦所利余事多矣，若“利涉大川”，“利建侯”，“利见大人”，“利君子贞”。如此之属，是利字所施处广，故诸卦谓他事之利，不数以为德也。此“四德”非唯卦下有之，亦于爻下言之，但爻下其事稍少。故“黄裳元吉”及“何天之衢亨，小贞吉，大贞凶”，此皆于爻下言之，其利则诸爻皆有。

初九曰“潜龙勿用”，何谓也？子曰：“龙德而隐者也。不易乎世，

不为世俗所移易也。

疏 “初九曰”至“不易乎世”。

○正义曰：此第二节释初九爻辞也。“初九曰潜龙勿用，何谓也”者，此夫子叠经初九爻辞，故言“初九曰”。方释其义，假设问辞，故言“潜龙勿用何谓也”。“子曰龙德而隐者也”，此夫子以人事释“潜龙”之义，圣人有龙德隐居者也。“不易乎世”者，不移易其心在于世俗，虽逢险难，不易本志也。

不成乎名，遁世无闷，不见是而无闷，乐则行之，忧则违之，确乎其不可拔，‘潜龙’也。”

疏 “不成乎名”至“潜龙也”。

○正义曰：“不成乎名”者，言自隐默，不成就于令名，使人知也。“遁世无闷”者，谓逃遁避世，虽逢无道，心无所闷。“不见是而无闷”者，言举世皆非，虽不见善，而心亦无闷。上云“遁世无闷”，心处僻陋，不见是而无闷，此因见世俗行恶，是亦“无闷”，故再起“无闷”之文。“乐则行之，忧则违之”者，心以为乐，已则行之，心以为忧，已则违之。“确乎其不可拔”者，身虽逐物推移，隐潜避世，心志守道，确乎坚实其不可拔，此是“潜龙”之义也。

九二曰“见龙在田，利见大人”，何谓也？子曰：“龙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谨，

闲邪存其诚，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见龙在田，利见大人。’君德也。”

疏 “九二曰”至“君德也”。

○正义曰：此释九二爻辞。“子曰：龙德而正中”者，九二居中不偏，然不如九五居尊得位，故但云“龙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谨”者，庸谓中庸，庸，常也。从始至末，常言之信实，常行之谨慎。“闲邪存其诚”者，言防闲邪恶，当自存其诚实也。“善世而不伐”者，谓为善于世，而不自伐其功。“德博而化”者，言德能广博，而变化于世俗。初爻则全隐遁避世，二爻则渐见德行以化于俗也。若舜渔于雷泽，陶于河滨，以器不羸，民渐化之是也。“《易》曰：见龙在田，利见大人。君德”者，以其异于诸爻，故特称“《易》曰”。“见龙在田”，未是君位，但云“君德”也。

九三曰“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何谓也？子曰：“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知至至之，可与几也。知终终之，可与存义也。”

处一体之极，是“至”也。居一卦之尽，是“终”也。处事之至而不犯咎，“知至”者也，故可与成务矣。处终而能全其终，“知终”者也。夫进物之速者，义不

若利。存物之终者，利不及义。故“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夫“可与存义”者，其唯“知终”者乎？

疏：“九三曰”至“可与存义也”。

○正义曰：此释九三爻辞也。“子曰：君子进德修业”者，德谓德行，业谓功业。九三所以“终日乾乾”者，欲进益道德，修营功业，故“终日乾乾”匪懈也。“进德”则“知至”，将进也；“修业”则“知终”，存义也。“忠信所以进德”者，复解进德之事，推忠于人，以信待物，人则亲而尊之，其德日进，是“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者，辞谓文教，诚谓诚实也。外则修理文教，内则立其诚实，内外相成，则有功业可居，故云“居业”也。上云“进德”，下复云“进德”；上云“修业”，下变云“居业”者，以其间有修辞之文，故避其修文而云“居业”。且功业宜云“居”也。“知至至之，可与几”者，九三处一体之极，方至上卦之下，是“至”也。既居上卦之下，而不凶咎，是“知至”也。既能知是将至，则是识几知理，可与共论几事。几者，去无入有，有理而未形之时。此九三既知时节将至，知理欲到，可与共营几也。“知终终之，可与存义”者，居一体之尽，而全其终竟，是“知终”也。既能知此终竟，是终尽之时，可与保存其义。义者宜

也，保全其位，不有丧失，于事得宜。九三即能知其自全，故可存义。然九三唯是一爻，或使之欲进知几也，或使之欲退存义也。一进一退，其意不同，以九三处进退之时，若可进则进，可退则退，两意并行。

●注：处一体之极”至“其唯知终者乎”。

○正义曰：“处一体之极，是至也”者，庄氏云：“极即至也。三在下卦之上，是至极。”褚氏云：“一体之极是至者，是下卦已极，将至上卦之下，至谓至上卦也。”下云“在下位而不忧”，注云“知夫至至，故不忧”，此以人事言之。既云“下位”，明知在上卦之下，欲至上卦，故不忧，是知将至上卦。若庄氏之说，直云“下卦”上极是至极，僥无上卦之体，何可至也？何须与几也？是知至者，据上卦为文。庄说非也。“处事之至而不犯咎”，是“知至”者，谓三近上卦，事之将至，能以礼知屈，而不触犯上卦之咎，则是知事之将至。“故可与成务”者，务谓事务。既识事之先几，可与以成其事务。“与”犹许也，言可许之事，不谓此人共彼相与也。“进物之速者，义不若利”者，利则随几而发，见利则行也。义者依分而动，不妄求进。故进物速疾，义不如利，由义静而利动故也。“存物之终者，利不及义”者，保全已成之物，不妄兴动，故“利不及义”

也。“故靡不有初，鲜克有终”者，见利则行，不顾在后，是“靡不有初”；不能守成其业，是“鲜克有终”。

是故居上位而不骄，在下位而不忧。

居下体之上，在上体之下，明夫终敝，故“不骄”也。知夫至至，故“不忧”也。

疏 “是故居上位而不骄，在下位而不忧”。

○正义曰：“是故居上位而不骄”者，谓居下体之上位而不骄也，以其“知终”，故不敢怀骄慢。“在下位而不忧”者，处上卦之下，故称“下位”，以其知事将至，务几欲进，故不可忧也。

●注“明夫终敝，故不骄也”至“故不忧也”。

○正义曰：“明夫终敝，故不骄”者，解“知终”也。“知夫至至，故不忧”者，解“知至”也。前经“知至”在前，“知终”在后，此经先解“知终”，后解“知至”者，随文便而言之也。

故乾乾因其时而惕，虽危无咎矣。”

惕，休惕之谓也。处事之极，失时则废，懈怠则旷，故“因其时而惕，虽危无咎”。

疏 “故乾乾”至“无咎矣”。

○正义曰：九三以此之故，恒“乾乾”也。因其已终、已至之时，而心怀惕惧，虽危不宁，以其知终、知

至，故“无咎”。

●注“处事之极”至“解怠则旷”。

○正义曰：“处事之极，失时则废”者，谓三在下卦之上体，是处事之极至也。若失时不进，则几务废阙，所以“乾乾”须进也。“解怠则旷”者，既处事极，极则终也，当保守已终之业；若解怠骄逸，则功业空旷，所以“乾乾”也。“失时则废”，解“知至”也。“解怠则旷”，解“知终”也。

九四曰“或跃在渊，无咎”，何谓也？子曰：“上下无常，非为邪也。进退无恒，非离群也。君子进德修业，欲及时也，故无咎。”

●“九四曰”至“故无咎”。

○正义曰：此明九四爻辞也。“子曰：上下无常，非为邪”者，上而欲跃，下而欲退，是无常也。意在于公，非是为邪也。“进退无恒，非离群”者，何氏云：“所以‘进退无恒’者，时使之然，非苟欲离群也。”何氏又云：“言上下者，据位也。进退者，据爻也。”所谓“非离群”者，言虽“进退无恒”，犹依群众而行，和光俯仰，并同于众，非是卓绝独离群也。“君子进德修业，欲及时”者，“进德”则欲上、欲进也，“修业”则欲下、欲退也。进者弃位欲跃，是“进德”之谓也。退者

仍退在渊，是“修业”之谓也。其意与九三同，但九四欲前进多于九三，故云“欲及时”也。九三则不云“及时”，但“可与言几”而已。

九五曰“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何谓也？子曰：“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则各从其类也。”

●“九五曰”至“各从其类也”。

○正义曰：此明九五爻之义。“飞龙在天”者，言天能广感众物，众物应之，所以“利见大人”。因大人与众物感应，故广陈众物相感应，以明圣人之作而万物瞻睹以结之也。“同声相应”者，若弹宫而宫应，弹角而角动是也。“同气相求”者，若天欲雨而柱础润是也。此二者声气相感也。“水流湿，火就燥”者，此二者以形象相感，水流于地，先就湿处；火焚其薪，先就燥处。此同气水火，皆无识而相感，先明自然之物，故发初言之也。“云从龙，风从虎”者，龙是水畜，云是水气。故龙吟则景云出，是“云从龙”也。虎是威猛之兽，风是震动之气，此亦是同类相感。故虎啸则谷风生，是“风从虎”也。此二句明有识之物感无识，故以次言之，渐就有识而言也。“圣人作而万物睹”者，此

二句正释“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之义。“圣人作”则“飞龙在天”也，“万物睹”则“利见大人”也。陈上数事之名，本明于此，是有识感有识也。此亦同类相感，圣人有生养之德，万物有生养之情，故相感应也。“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者，在上虽陈感应，唯明数事而已。此则广解天地之间共相感应之义。庄氏云：“天地絪縕，和合二气，共生万物。”然万物之体，有感于天气偏多者，有感于地气偏多者。故《周礼·大宗伯》有“天产”、“地产”，《大司徒》云“动物”、“植物”，本受气于天者，是动物含灵之属，天体运动，含灵之物亦运动，是亲附于上也。本受气于地者，是植物无识之属，地体凝滞，植物亦不移动，是亲附于下也。“则各从其类者”，言天地之间，共相感应，各从其气类。此类因圣人感万物以同类，故以同类言之。其造化之性，陶甄之器，非唯同类相感，亦有异类相感者。若磁石引针，琥珀拾芥，蚕吐丝而商弦绝，铜山崩而洛钟应，其类烦多，难一一言也。皆冥理自然，不知其所以然也。感者动也，应者报也，皆先者为感，后者为应。非唯近事则相感，亦有远事遥相感者。若周时获麟，乃为汉高之应；汉时黄星，后为曹公之兆。感应之事广，非片言可悉，今意在释理，故略举大纲而已。

上九曰“亢龙有悔”，何谓也？子曰：“贵而无位，高而无民。”

下无阴也。

正义曰：此明上九爻辞也。“子曰贵而无位”者，以上九非位而上九居之，是无位也。“高而无民”者，六爻皆无阴，是无民也。

贤人在下位而无辅，

贤人虽在下而当位，不为之助。

正义曰：贤人虽在下位，不为之辅助也。

是以动而有悔也。”

处上卦之极而不当位，故尽陈其阙也。独立而动物莫之与矣。《乾·文言》首不论“乾”而先说“元”，下乃曰“乾”，何也？夫“乾”者统行四事者也。君子以自强不息，行此四者，故首不论“乾”而下曰“乾，元、亨、利、贞”。余爻皆说龙，至于九三独以“君子”为目，何也？夫易者象也。象之所生，生于义也。有斯义，然后明之以其物，故以龙叙“乾”，以马明“坤”，随其事义而取象焉。是故初九、九二，龙德皆应其义，故可论龙以明之也。至于九三“乾乾夕惕”，非龙德也，明以君子当其象矣。统而举之，“乾”体皆龙，别而叙之，各随其义。

䷀ “是以动而有悔也”。

○正义曰：圣人设戒，居此之时不可动作也。

●注“夫乾者统行四事者也”。

○正义曰：“夫乾者统行四事者也，君子以自强不息，行此四者”，注意以“乾”为四德之主，《文言》之首，不先说“乾”而先说四德者，故自发问而释之，以“乾”体当分无功，唯统行此四德之事。行此四德，乃是“乾”之功。故《文言》先说君子以自强不息行此四德者，故先言之，发首不论“乾”也。但能四德既备，“乾”功自成，故下始云“乾元亨利贞”。

“潜龙勿用”，下也。“见龙在田”，时舍也。“终日乾乾”，行事也。“或跃在渊”，自试也。“飞龙在天”，上治也。“亢龙有悔”，穷之灾也。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此一章全以人事明之也。九，阳也。阳，刚直之物也。夫能全用刚直，放远善柔，非天下至理，未之能也。故“乾元用九”，则“天下治”也。夫识物之动，则其所以然之理，皆可知也。龙之为德，不为妄者也。潜而勿用，何乎？必穷处于下也。见而在田，必以时之通舍也。以爻为人，以位为时，人不妄动，则时皆可知也。文王明夷，则主可知矣。仲尼旅人，则国可知矣。

●“潜龙勿用”至“天下治也”。

○正义曰：此一节是《文言》第三节，说六爻人事所治之义。“潜龙勿用，下也”者，言圣人于此潜龙之时，在卑下也。“见龙在田，时舍”者，舍谓通舍。九二以见龙在田，是时之通舍也。“终日乾乾，行事”者，言行此知至、知终之事也。“或跃在渊，自试”者，言圣人逼近五位，不敢果决而进，唯渐渐自试，意欲前进，迟疑不定，故云“自试”也。“飞龙在天，上治”者，言圣人居上位而治理也。“亢龙有悔，穷之灾”者，言位穷而致灾，灾则悔也，非为大祸灾也。“乾元用九，天下治”者，《易经》上称“用九”，“用九”之文，总是“乾”德。又“乾”字不可独言，故举“元”德以配“乾”也。言此“乾元”用九德而天下治。九五止是一爻，观见事狭，但云“上治”。“乾元”总包六爻，观见事阔，故云“天下治”也。

●注“此一章全以人事”至“国可知矣”。

○正义曰：“此一章全以人事明之”者，下云“阳气潜藏”，又云“乃位乎天德”，又云“乃见天则”，此一章但云“天下治”，是皆以人事说之也。“夫能全用刚直，放远善柔，非天下至理，未之能也”者，以“乾元用九”，六爻皆阳，是“全用刚直”。“放远善柔”，谓放

弃善柔之人。善能柔谄，貌恭心狠，使人不知其恶，识之为难。此用九纯阳者，是全用刚直，更无余阴。柔善之人，尧尚病之，故云“非天下之至理，未之能也”。“夫识物之动，则其所以然之理，皆可知”者，此欲明在下龙潜见之义。故张氏云：“识物之动，谓龙之动也。则其所以然之理，皆可知者，谓识龙之所以潜所以见，然此之理皆可知也。”“龙之为德，不为妄者”，言龙灵异于他兽，不妄举动，可潜则潜，可见则见，是不虚妄也。“见而在田，必以时之通舍”者，经唯云“时舍”也。注云“必以时之通舍”者，则辅嗣以通解舍，“舍”是通义也。初九潜藏不见，九二既见而在田，是时之通舍之义也。“以爻为人，以位为时”者，爻居其位，犹若人遇其时，故“文王明夷，则主可知矣”。主则时也，谓当时无道，故明伤也。“仲尼旅人，则国可知矣”，国亦时也，若见仲尼羁旅于人，则知国君无道，令其羁旅出外。引文王、仲尼者，明龙潜、龙见之义。

“潜龙勿用”，阳气潜藏。“见龙在田”，天下文明。“终日乾乾”，与时偕行。

与天时俱不息。

●疏 “潜龙勿用”至“与时偕行”。

○正义曰：此一节是《文言》第四节，明六爻天气

之义。“天下文明”者，阳气在田，始生万物，故天下有文章而光明也。“与时偕行”者，此以天道释爻象也。所以九三乾乾不息，终日自戒者，同于天时，生物不息，言“与时偕行”也。偕，俱也。诸儒以为建辰之月，万物生长，不有止息，与天时而俱行。若以不息言之，是建寅之月，三阳用事，三当生物之初，生物不息。同于天时生物不息，故言“与时偕行”也。

“或跃在渊”，乾道乃革。“飞龙在天”，乃位乎天德。“亢龙有悔”，与时偕极。

与时运俱终极。

●“或跃在渊”至“与时偕极”。

○正义曰：“乾道乃革”者，去下体，入上体，故云“乃革”也。“乃位乎天德”者，位当天德之位，言九五阳居于天，照临广大，故云“天德”也。

“乾元用九”，乃见天则。

此一章全说天气以明之也。九，刚直之物，唯“乾”体能用之，用纯刚以观天，天则可见矣。

●正义曰：“乃见天则”者，阳是刚亢之物，能用此纯刚，唯天乃然，故云“乃见天则”。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贞”者，性情也。

不为“乾元”，何能通物之始？不性其情，何能久行其正？是故“始而亨者”，必“乾元”也。利而正者，必“性情”也。

●疏“乾元者”至“性情也”。

○正义曰：此一节是第五节，复明上初章及“乾”四德之义也。“乾元者，始而亨者也”，以“乾”非自当分有德，以元、亨、利、贞为德。“元”是四德之首，故夫子恒以“元”配“乾”而言之，欲见乾、元相将之义也。以有“乾”之元德，故能为物之始而亨通也。此解元、亨二德也。“利贞者，性情也”者，所以能利益于物而得正者，由性制于情也。

●注“不为乾元”至“必性情也”。

○正义曰：“乾”之元气，其德广大，故能遍通诸物之始。若余卦元德，虽能始生万物，德不周普，故云“不为乾元，何能通物之始”？其实“坤元”亦能通诸物之始，以此《文言》论“乾元”之德，故注连言“乾元”也。“不性其情，何能久行其正”者，性者天生之质，正而不邪；情者性之欲也。言若不能以性制情，使其情如性，则不能久行其正。其六爻发挥之义，案：《略例》云“爻者，言乎变者也”，故合散屈伸，与体相乖，形躁好静，质柔爱刚，体与情反，质与愿违。是爻

者所以明情，故六爻发散，旁通万物之情。辅嗣之意，以初为无用之地，上为尽末之境。其居位者唯二、三、四、五，故《系辞》唯论此四爻。初、上虽无正位，统而论之，爻亦始末之位，故《乾·彖》云“六位时成”。二、四为阴位，阴居为得位，阳居为失位；三、五为阳位，阳居为得位，阴居为失位。《略例》云：“阳之所求者阴也，阴之所求者阳也。”一与四，二与五，三与上，若一阴一阳为有应，若俱阴俱阳为无应。此其六爻之大略，其义具于《系辞》，于此略言之。

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大哉乾乎，刚健中正，纯粹精也！六爻发挥，旁通情也。“时乘六龙”，以御天也。“云行雨施”，天下平也。

疏 “乾始，能以美利”至“天下平也”。

○正义曰：“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者，此复说始而亨、利、贞之义。“乾始”，谓乾能始生万物，解“元”也。“能以美利利天下”，解“利”也。谓能以生长美善之道，利益天下也。不复说亨、贞者，前文“亨”既连始，“贞”又连利，举始举利，则通包亨、贞也。“不言所利，大矣哉”者，若《坤卦》云“利牝马之贞”，及“利建侯”，“利涉大川”，

皆言所利之事。此直云“利贞”，不言所利之事，欲见无不利也，非唯止一事而已，故云“不言所利，大矣哉”！其实此利为无所不利，此贞亦无所不贞，是乾德大也。“大哉乾乎，刚健中正，纯粹精”者，此正论乾德，不兼通“元”也。故直云“大哉乾乎，刚健中正”，谓纯阳刚健，其性刚强，其行劲健。“中”谓二与五也，“正”谓五与二也，故云“刚健中正”。六爻俱阳，是纯粹也。纯粹不杂，是精灵，故云“纯粹精也”。“六爻发挥，旁通情”者，发谓发越也，挥谓挥散也，言六爻发越挥散，旁通万物之情也。“时乘六龙，以御天”者，重取《乾·彖》之文，以赞美此乾之义。“云行雨施，天下平”者，言天下普得其利而均平不偏陂。

君子以成德为行，日可见之行也。潜之为言也，隐而未见，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

●“君子以成德为行”至“君子弗用也”。

○正义曰：此一节是《文言》第六节，更复明六爻之义。此节明初九爻辞。周氏云：“上第六节‘乾元者始而亨者也’，是广明‘乾’与‘四德’之义，此‘君子以成德为行’，亦是第六节，明六爻之义，总属第六节，不更为第七节。”义或当然也。“君子以成德为行”者，明初九“潜龙”之义，故先开此语也。言君子之

人，当以成就道德为行，令其德行彰显，使人日可见其德行之事，此君子之常也，不应潜隐。所以今日潜者，以时未可见，故须潜也。“潜之为言也，隐而未见，行而未成”，此夫子解“潜龙”之义。此经中“潜龙”之言，是德之幽隐而未宣见，所行之行未可成就。“是以君子弗用”者，德既幽隐，行又未成，是君子于时不用，以逢众阴，未可用也。周氏云：“德出于己，在身内之物，故云‘成’；行被于人，在外之事，故云为‘行’。”下又即云“行而未成”，是行亦称成。周氏之说，恐义非也。“成德为行”者，言君子成就道德以为其行。其“成德为行”，未必文相对。

君子学以聚之，问以辩之，

以君德而处下体，资纳于物者也。

正义曰：此复明九二之德。“君子学以聚之”者，九二从微而进，未在君位，故且习学以畜其德。“问以辩之”者，学有未了，更详问其事，以辩决于疑也。

宽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见龙在田，利见大人”，君德也。

正义曰：“宽以居之”者，当用宽裕之道，居处其位也。“仁以行之”者，以仁恩之心，行之被物。

“《易》曰‘见龙在田，利见大人’，君德”者，既陈其德于上，然后引《易》本文以结之。《易》之所云是君德，“宽以居之，仁以行之”是也。但有君德，未是君位。

九三，重刚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时而惕，虽危无咎矣。

疏 “九三”至“无咎矣”。

○正义曰：此明九三爻辞。上之初九、九二皆豫陈其德于上，不发首云初九、九二，此九三、九四，则发首先言九三、九四；其九五全不引《易》文，上九则发首云“亢之为言也”。上下不为例者，夫子意在释经，义便则言，以潜见须言其始，故豫张本于上。三、四俱言“重刚不中”，恐其义同，故并先云爻位并重刚不中之事。九五前章已备，故不复引《易》，但云“大人”也。上九亦前章备显，故此直言“亢之为言”也。案：初九云“潜之为言”，上爻云“亢之为言”，独二爻云“言”者，褚氏以初、上居无位之地，故称“言”也；其余四爻是有位，故不云“言”，义或然也。“重刚”者，上下俱阳，故“重刚”也。“不中”者，不在二、五之位，故“不中”也。“上不在天”，谓非五位；“下不在田”，谓非二位也。“故乾乾因其时而惕，虽危无咎

矣”者，居危之地，以“乾乾夕惕”，戒惧不息，得“无咎”也。

九四，重刚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

●“九四”至“故无咎”。

○正义曰：此明九四爻辞也。其“重刚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并与九三同也。“中不在人”者，三之与四，俱为人道。但人道之中，人下近于地，上远于天，九三近二，是下近于地，正是人道，故九三不云“中不在人”。九四则上近于天，下远于地，非人所处，故特云“中不在人”。“故或之”者，以其上下无定，故心或之也。“或之者，疑之也”者，此夫子释经“或”字。经称“或”是疑惑之辞，欲进欲退，犹豫不定，故疑之也。九三中虽在人，但位卑近下，向上为难，故危惕，其忧深也。九四则阳德渐盛，去五弥近，前进称易，故但疑惑，忧则浅也。

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

●“夫大人者”至“况于鬼神乎”。

○正义曰：此明九五爻辞。但上节明大人与万物相感，此论大人之德，无所不合，广言所合之事。“与天地合其德”者，庄氏云：“谓覆载也。”“与日月合其明”者，谓照临也。“与四时合其序”者，若赏以春夏，刑以秋冬之类也。“与鬼神合其吉凶”者，若福善祸淫也。“先天而天弗违”者，若在天时之先行事，天乃在后不违，是天合大人也。“后天而奉天时”者，若在天时之后行事，能奉顺上天，是大人合天也。“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者，夫子以天且不违，遂明大人之德，言尊而远者尚不违，况小而近者可有违乎？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

“亢”之为言也，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丧。其唯圣人乎！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圣人乎！

疏 “亢之为言也”至“其唯圣人乎”。

○正义曰：此明上九之义也。“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丧”者，言此上九所以亢极有悔者，正由有此三事。若能三事备知，虽居上位，不至于“亢”也。此设诫辞。庄氏云：“进退据心，存亡据身，得丧据位。”“其唯圣人乎，知进退存亡”者，言唯圣人乃能“知进退存亡”也。何不云得丧者，得丧轻于

存亡，举重略轻也。“而不失其正者，其唯圣人乎”者，圣人非但只知进退存亡，又能不失其正道，其唯圣人乎！此经再称“其唯圣人乎”者，上称“圣人”为“知进退存亡”发文，下称“其唯圣人乎”者，为“不失其正”发文，言“圣人”非但“知进退存亡”，又能“不失其正”，故再发“圣人”之文也。

(坤)



坤，元、亨，利牝马之贞。

坤，贞之所利，利于牝马也。马在下而行者也，而又牝焉，顺之至也。至顺而后乃“亨”，故唯利于“牝马之贞”。

疏 “坤，元、亨，利牝马之贞”。

○正义曰：此一节是文王于坤卦之下陈坤德之辞。但乾、坤合体之物，故乾后次坤，言地之为体，亦能始生万物，各得亨通，故云“元亨”，与乾同也。“利牝马之贞”者，此与乾异。乾之所贞，利于万事为贞，此唯云“利牝马之贞”，“坤”是阴道，当以柔顺为贞正，借柔顺之象，以明柔顺之德也。牝对牡为柔，马对龙为顺，还借此柔顺以明柔道，故云“利牝马之贞”。“牝马”，外物自然之象，此亦圣人因“坤元亨，利牝马之贞”自然之德以垂教也。不云牛而云马者，牛虽柔顺，

不能行地无疆，无以见“坤”广生之德，马虽比龙为劣，所行亦能广远，象地之广育。

●注“至顺而后乃亨”至“唯利于牝马之贞”。

○正义曰：“至顺而后乃亨，故唯利于牝马之贞”者，案：牝马是至顺，“牝马”在“元亨”之下，在“贞”之上，应云至顺而后乃贞。今云“至顺而后乃亨”，倒取上文者，辅嗣之意，下句既云“牝马之贞”，避此“贞”文，故云“乃亨”。但亨、贞相将之物，故云至顺之“贞”，亦是至顺之“亨”。此“坤”德以牝马至顺乃得贞也。下文又云“东北丧朋”，去阴就阳，乃得贞吉。上下义反者，但易含万象，一屈一伸。此句与“乾”相对，不可纯刚敌“乾”，故“利牝马”。下句论凡所交接，不可纯阴，当须刚柔交错，故“丧朋吉”也。

君子有攸往，先迷后得，主利。西南得朋，东北丧朋，安贞吉。

西南致养之地，与“坤”同道者也，故曰“得朋”。东北反西南者也，故曰“丧朋”。阴之为物，必离其党，之于反类，而后获安贞吉。

疏“君子有攸往”至“安贞吉”。

○正义曰：“君子有攸往”者，以其柔顺利贞，故

君子利有所往。“先迷后得，主利”者，以其至柔，当待唱而后和。凡有所为，若在物之先即迷惑，若在物之后即得主利，以阴不可先唱，犹臣不可先君，卑不可先尊故也。“西南得朋”者，此假象以明人事。西南坤位，是阴也，今以阴诣阴乃得朋，俱是阴类，不获吉也。犹人既怀阴柔之行，又向阴柔之方，是纯阴柔弱，故非吉也。“东北丧朋，安贞吉”者，西南既为阴，东北反西南，即为阳也。以柔顺之道，往诣于阳，是丧失阴朋，故得安静贞正之吉，以阴而兼有阳故也。若以人事言之，象人臣离其党而入君之朝，女子离其家而入夫之室。庄氏云：“‘先迷后得主利’者，唯据臣事君也。得朋、丧朋，唯据妇适夫也。”其褊狭，非复弘通之道。

●注“西南致养之地”至“后获安贞吉”。

○正义曰：坤位居西南。《说卦》云：“坤也者，地也，万物皆致养焉。”“坤”既养物，若向西南，“与坤同道”也。“阴之为物，必离其党，之于反类，而后获安贞吉”者，若二女同居，其志不同，必之于阳，是之于反类，乃得吉也。凡言朋者，非唯人为其党，性行相同，亦为其党。假令人是阴柔而之刚正，亦是离其党。

《象》曰：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坤厚载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牝

马地类，行地无疆。

地之所以得“无疆”者，以卑顺行之故也。乾以龙御天，坤以马行地。

疏 “《彖》曰”至“行地无疆”。

○正义曰：“至哉坤元”至“德合无疆”，此五句总明坤义及二德之首也。但“元”是坤德之首，故连言之，犹乾之“元”德，与乾相连共文也。“至哉坤元”者，叹美坤德，故云“至哉”。“至”谓至极也，言地能生养至极，与天同也。但天亦至极，包笼于地，非但至极，又大于地。故乾言“大哉”，坤言“至哉”。“万物资生”者，言万物资地而生。初稟其气谓之始，成形谓之生。“乾”本气初，故云“资始”，“坤”据成形，故云“资生”。“乃顺承天”者，“乾”是刚健能统领于天，“坤”是阴柔以和顺承奉于天。“坤厚载物，德合无疆”者，以其广厚，故能载物，有此生长之德，合会无疆。凡言“无疆”者，其有二义，一是广博无疆，二是长久无疆也。自此已上，论“坤元”之气也。“含弘光大，品物咸亨”者，包含宏厚，光著盛大，故品类之物，皆得亨通。但“坤”比“元”，即不得大名，若比众物，其实大也，故曰“含弘光大”者也。此二句释“亨”也。“牝马地类，行地无疆”者，以其柔顺，故云“地

类”，以柔顺为体，终无祸患，故“行地无疆”不复穷已。此二句释“利贞”也。故上文云“利牝马之贞”是也。

柔顺利贞，君子攸行，先迷失道，后顺得常。“西南得朋”，乃与类行。“东北丧朋”，乃终有庆。“安贞”之吉，应地无疆。

地也者，形之名也。“坤”也者，用地者也。夫两雄必争，二主必危，有地之形，与刚健为耦，而以永保无疆，用之者不亦至顺乎？若夫行之不以“牝马”，利之不以“永贞”，方而又刚，柔而又圆，求安难矣。

疏 “柔顺利贞”至“应地无疆”。

○正义曰：“柔顺利贞，君子攸行”者，重释“利贞”之义，是君子之所行，兼释前文“君子有攸往”。“先迷失道”者，以阴在物之先，失其为阴之道。“后顺得常”者，以阴在物之后，阳唱而阴和，人得“主利”，是“后顺得常”。“西南得朋，乃与类行”者，以阴而造坤位，是乃与类俱行。“东北丧朋，乃终有庆”者，以阴而诣阳，初虽离群，乃终久有庆善也。“安贞之吉，应地无疆”者，安谓安静，贞谓贞正，地体安静而贞正，人若得静而能正，即得其吉，应合地之无疆，是庆善之事也。

●注“行之不以牝马”至“求安难矣”。

○正义曰：“行之不以牝马”，牝马谓柔顺也。“利之不以永贞”，永贞谓贞固刚正也，言坤既至柔顺，而利之即不兼刚正也。“方而又刚”者，言体既方正，而性又刚强，即太刚也，所以须“牝马”也。“柔而又圆”者，谓性既柔顺，体又圆曲，谓太柔也，故须“永贞”也。若其坤无牝马，又无永贞，求安难矣。云“永贞”者，是下“用六”爻辞也。“东北丧朋”，去阴就阳，是利之永贞。

《象》曰：地势坤。

地形不顺，其势顺。

●正义曰：地势方直，是不顺也。其势承天，是其顺也。

君子以厚德载物。

●正义曰：君子用此地之厚德容载万物。言“君子”者亦包公卿诸侯之等，但“厚德载物”，随分多少，非如至圣载物之极也。

初六：履霜，坚冰至。

始于履霜，至于坚冰，所谓至柔而动也刚。阴之为道，本于卑弱而后积著者也，故取“履霜”以明其始。阳之为物，非基于始以至于著者也，故以出处明之，则

以初为潜。

●疏“初六：履霜，坚冰至”。

○正义曰：初六阴气之微，似若初寒之始，但履践其霜，微而积渐，故坚冰乃至。义取所谓阴道，初虽柔顺，渐渐积著，乃至坚刚。凡易者象也，以物象而明人事，若《诗》之比喻也。或取天地阴阳之象以明义者，若乾之“潜龙”，“见龙”坤之“履霜坚冰”，“龙战”之属是也。或取万物杂象以明义者，若屯之六三“即鹿无虞”，六四“乘马班如”之属是也。如此之类，《易》中多矣。或直以人事，不取物象以明义者，若乾之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坤之六三“含章可贞”之例是也。圣人之意，可以取象者则取象也，可以取人事者则取人事也。故《文言》注云：“至于九三，独以君子为目者何也？”“乾乾夕惕，非龙德也。”故以人事明之，是其义也。

《象》曰：“履霜坚冰”，阴始凝也。驯致其道，至“坚冰”也。

●疏“《象》曰履霜坚冰”至“至坚冰也”。

○正义曰：夫子所作《象》辞，元在六爻经辞之后，以自卑退，不敢干乱先圣正经之辞。及至辅嗣之意，以为“象”者本释经文，宜相附近，其义易了，故

分爻之《象》辞，各附其当爻下言之，犹如元凯注《左传》分经之年，与传相附。“阴始凝也”者，释“履霜”之义，言阴气始凝，结而为霜也。“驯致其道，至坚冰也”者，驯犹狎顺也，若鸟兽驯狎然。言顺其阴柔之道，习而不已，乃至“坚冰”也。褚氏云：“履霜者，从初六至六三。坚冰者，从六四至上六。”阴阳之气无为，故积驯履霜，必至于坚冰。以明人事有为，不可不制其节度，故于履霜而逆以坚冰为戒，所以防渐虑微，慎终于始也。

六二：直方大，不习无不利。

居中得正，极于地质，任其自然而物自生，不假修营而功自成，故“不习”焉而“无不利”。

疏 “六二”至“无不利”。

○正义曰：《文言》云：“直其正也。”二得其位，极地之质，故亦同地也。俱包三德，生物不邪，谓之直也。地体安静，是其方也。无物不载，是其大也。既有三德，极地之美，自然而生，不假修营，故云“不习无不利”。物皆自成，无所不利，以此爻居中得位，极于地体，故尽极地之义。此因自然之性，以明人事，居在此位，亦当如地之所为。

●注“居中得正”。

○正义曰：“居中得正，极于地质”者，质谓形质，地之形质直方又大，此六二“居中得正”，是尽极地之体质也。所以“直”者，言气至即生物，由是体正直之性。其运动生物之时，又能任其质性，直而且方，故《象》云：“六二之动，直以方也。”

《象》曰：六二之动，直以方也。

动而直方，任其质也。

●疏 “《象》曰”至“直以方也”。

○正义曰：言六二之体，所有兴动，任其自然之性，故云“直以方”也。

●注 “动而直方”。

○正义曰：是质以直方，动又直方，是质之与行，内外相副。物有内外不相副者，故《略例》云“形躁好静，质柔爱刚”，此之类是也。

不习无不利，地道光也。

●疏 正义曰：言所以不假修习，物无不利，犹地道光大故也。

六三：含章可贞，或从王事，无成有终。

三处下卦之极，而不疑于阳，应斯义者也。不为事始，须唱乃应，待命乃发，含美而可正者也，故曰“含章可贞”也。有事则从，不敢为首，故曰“或从王事”

也。不为事主，顺命而终，故曰“无成有终”也。

●疏“六三”至“无成有终”。

○正义曰“含章可贞”者，六三处下卦之极，而能不被疑于阳。章，美也。既居阴极，能自降退，不为事始，唯内含章美之道，待命乃行，可以得正，故曰“含章可贞”。“或从王事，无成有终”者，言六三为臣，或顺从于王事，故不敢为事之首，主成于物，故云“无成”。唯上唱下和，奉行其终，故云“有终”。

●注“三处下卦之极”。

○正义曰：“三处下卦之极”者，欲见三虽阴爻，其位尊也。“不疑于阳”者，阴之尊极，将与阳敌，体必被阳所忌。今不被疑于阳，言阳不害也。“应斯义”者，斯，此也，若能应此义，唯行“含章可贞”已下之事，乃应斯义。此爻全以人事明之。

《象》曰：“含章可贞”，以时发也，“或从王事”，知光大也。

知虑光大，故不擅其美。

●疏“《象》曰”至“知光大也”。

○正义曰：“含章可贞，以时发”者，夫子释“含章”之义，以身居阴极，不敢为物之首，但内含章美之道，待时而发，是“以时发也”。“或从王事，知光大”

者，释“无成有终”也。既随从王事，不敢主成物始，但奉终而行，是知虑光大，不自擅其美，唯奉于上。

六四：括囊，无咎无誉。

处阴之卦，以阴居阴，履非中位，无“直方”之质，不造阳事，无“含章”之美，括结否闭，贤人乃隐。施慎则可，非泰之道。

疏 “六四”至“无誉”。

○正义曰：括，结也。囊所以贮物，以譬心藏知也。闭其知而不用，故曰“括囊”。功不显物，故曰“无誉”。不与物忤，故曰“无咎”。

●注“不造阳事”至“非泰之道”。

○正义曰：“不造阳事，无含章之美”者，六三以阴居阳位，是造为阳事，但不为事始，待唱乃行，是阳事犹在，故云“含章”，章即阳之美也。今六四以阴处阴，内无阳事，是“不造阳事，无含章之美”，当“括结否闭”之时，是“贤人乃隐”，唯施谨慎则可，非通泰之道也。

《象》曰：“括囊无咎”，慎不害也。

疏 正义曰：“慎不害”者，释所以“括囊无咎”之义。曰其谨慎，不与物竞，故不被害也。

六五：黄裳元吉。

黄，中之色也，裳，下之饰也。“坤”为臣道，美尽于下。夫体无刚健而能极物之情，通理者也。以柔顺之德，处于盛位，任夫文理者也。垂黄裳以获元吉，非用武者也。极阴之盛，不至疑阳，以“文在中”，美之至也。

疏 “六五黄裳元吉”。

○正义曰：黄是中之色，裳是下之饰，“坤”为臣道，五居君位，是臣之极贵者也。能以中和通于物理，居于臣职，故云“黄裳元吉”。元，大也，以其德能如此，故得大吉也。

●注“黄中之色”。

○正义曰：“黄，中之色，裳，下之饰”者，《左氏昭十二年传》文也。裳，下之饰，则上衣比君，下裳法臣也。“垂黄裳以获元吉，非用武”者，以体无刚健，是非用威武也。以内有文德，通达物理，故象云“文在中”也。

《象》曰：“黄裳元吉”，文在中也。

用黄裳而获元吉，以“文在中也”。

疏 正义曰：释所以“黄裳元吉”之义，以其文德在中故也。既有中和，又奉臣职，通达文理，故云文在其中，言不用威武也。

上六：龙战于野，其血玄黄。

阴之为道，卑顺不盈，乃全其美。盛而不已，固阳之地，阳所不堪，故“战于野”。

疏 “上六”至“其血玄黄”。

○正义曰：以阳谓之龙，上六是阴之至极，阴盛似阳，故称“龙”焉。“盛而不已，固阳之地，阳所不堪”，故阳气之龙与之交战，即《说卦》云“战乎乾”是也。战于卦外，故曰“于野”。阴阳相伤，故“其血玄黄”。

●注“盛而不已”。

○正义曰：“盛而不已，固阳之地”者，固为占固，阴去则阳来，阴乃盛而不去，占固此阳所生之地，故阳气之龙与之交战。

《象》曰：“龙战于野”，其道穷也。

用六：利永贞。

用六之利，“利永贞”也。

疏 正义曰：“用六，利永贞”者，此坤之六爻总辞也。言坤之所用，用此众爻之六，六是柔顺，不可纯柔，故利在永贞。永，长也。贞，正也，言长能贞正也。

《象》曰：用六，“永贞”，以大终也。

能以永贞大终者也。

疏 正义曰：“以大终”者，释“永贞”之义，既能用此柔顺，长守贞正，所以广大而终也。若不用永贞，则是柔而又圆，即前注云“求安难”矣。此“永贞”即坤卦之下“安贞吉”是也。

《文言》曰：坤至柔而动也刚，至静而德方。

动之方直，不为邪也。柔而又圆，消之道也。其德至静，德必方也。

疏 正义曰：此一节是第一节，明坤之德也。自“积善之家”以下是第二节也，分释六爻之义。“坤至柔而动也刚”者，六爻皆阴，是至柔也。体虽至柔而运动也刚，柔而积渐，乃至坚刚，则上云“履霜坚冰”是也。又地能生物，初虽柔弱，后至坚刚而成就。“至静而德方”者，地体不动，是“至静”。生物不邪，是德能方正。

后得主而有常，含万物而化光。“坤”道其顺乎？承天而时行！

疏 正义曰：“后得主而有常”者，阴主卑退，若在事之后，不为物先，即“得主”也。此阴之恒理，故云“有常”。“含万物而化光”者，自明《彖》辞含弘光大，言含养万物而德化光大也。“坤道其顺乎，承天而

时行”者，言“坤”道柔顺，承奉于天，以量时而行，即不敢为物之先，恒相时而动。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由辩之不早辩也。《易》曰：“履霜坚冰至”，盖言顺也。

疏 “积善之家”至“盖言顺也”。

○正义曰：此一节明初六爻辞也。“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者，欲明初六其恶有渐，故先明其所行善恶事，由久而积渐，故致后之吉凶。“其所由来者渐矣”者，言弑君弑父，非一朝一夕率然而起，其祸患所从来者积渐久远矣。“由辩之不早辩”者，臣子所以久包祸心，由君父欲辩明之事，不早分辩故也。此戒君父防臣子之恶。“盖言顺”者，言此“履霜坚冰至”，盖言顺习阴恶之道，积微而不已，乃致此弑害。称“盖”者是疑之辞。凡万事之起，皆从小至大，从微至著，故上文善恶并言，今独言弑君弑父有渐者，以阴主柔顺，积柔不已，乃终至祸乱，故特于坤之初六言之，欲戒其防柔弱之初，又阴为弑害，故寄此以明义。

直其正也，方其义也。君子敬以直内，义以

方外，敬义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习无不利”，则不疑其所行也。

疏 “直其正也”至“所行也”。

○正义曰：此一节释六二爻辞。“直其正”者，经称直是其正也。“方其义”者，经称方是其义也。义者，宜也，于事得宜，故曰义。“君子敬以直内”者，复释“直其正”也。言君子用敬以直内，内谓心也，用此恭敬以直内理。“义以方外”者，用此义事，以方正外物，言君子法地正直而生万物，皆得所宜，各以方正，然即前云“直其正也，方其义也”。下云“义以方外”，即此应云“正以直内”。改云“敬以直内”者，欲见正则能敬，故变“正”为“敬”也。“敬义立而德不孤”者，身有敬义，以接于人，则人亦敬，义以应之，是德不孤也。直则不邪，正则谦恭，义则与物无竞，方则凝重不躁，既“不习无不利”，则所行不须疑虑，故曰“不疑其所行”。

阴虽有美，含之以从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终也。

疏 “阴虽有美”至“有终也”。

○正义曰：此一节明六三爻辞，言“阴虽有美，含之以从王事”者，释“含章可贞”之义也。言六三之

阴，虽有美道包含之德，苟或从王事，不敢为主先成之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者，欲明“坤”道处卑，待唱乃和，故历言此三事，皆卑应于尊，下顺于上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终”者，其地道卑柔，无敢先唱成物，必待阳始先唱，而后代阳有终也。

天地变化，草木蕃，天地闭，贤人隐。《易》曰“括囊无咎无誉”，盖言谨也。

疏 “天地变化”至“盖言谨也”。

○正义曰：此一节明六四爻辞。“天地变化”，谓二气交通，生养万物，故草木蕃滋。“天地闭，贤人隐”者，谓二气不相交通，天地否闭，贤人潜隐。天地通则草木蕃，明天地闭草木不蕃；“天地闭，贤人隐”，明天地通则贤人出，互而相通，此乃“括囊无咎”，故贤人隐属天地闭也。“盖言谨”者，谨谓谨慎，盖言贤人君子于此之时须谨慎也。

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体，美在其中，而畅于四支，发于事业，美之至也。

疏 “君子”至“美之至也”。

○正义曰：此一节明六五爻辞也。“黄中通理”者，以黄居中，兼四方之色，奉承臣职，是通晓物理也。“正位居体”者，居中得正，是正位也；处上体之中，

是居体也。黄中通理，是“美在其中”。有美在于中，必通畅于外，故云“畅于四支”。四支犹人手足，比于四方物务也。外内俱善，能宣发于事业。所营谓之事，事成谓之业，美莫过之，故云“美之至”也。

阴疑于阳必战。

辩之不早，疑盛乃动，故“必战”。

正义曰：此一节明上六爻辞。“阴疑于阳，必战”者，阴盛为阳所疑，阳乃发动，欲除去此阴，阴既强盛，不肯退避，故“必战”也。

为其嫌于无阳也，

为其嫌于非阳而战。

故称“龙”焉。

正义曰：上六阴盛，似阳，为嫌纯阴非阳，故称“龙”以明之。

犹未离其类也，

犹未失其阴类，为阳所灭。

故称“血”焉。

犹与阳战而相伤，故称血。

正义曰：言上六虽阴盛似阳，然犹未能离其阴类，故为阳所伤而见血也。

夫玄黄者天地之杂也，天玄而地黄。

疏 正义曰：释“其血玄黄”之义。庄氏云：“上六之爻，兼有天地杂气，所以上六被伤，‘其血玄黄’也。天色玄，地色黄，故血有天地之色。”今辅嗣注云“犹与阳战而相伤”，是言阴阳俱伤也。恐庄氏之言，非王之本意，今所不取也。

(屯)



屯，元、亨、利、贞。

刚柔始交，是以“屯”也。不交则否，故屯乃大亨也。大亨则无险，故“利贞”。

䷂ 正义曰：屯，难也。刚柔始交而难生，初相逢遇，故云“屯，难也”。以阴阳始交而为难，因难物始大通，故“元亨”也。万物大亨，乃得利益而贞正，故“利贞”也。但“屯”之四德，劣于“乾”之四德，故屯乃元亨，亨乃利贞。“乾”之四德，无所不包。此即“勿用有攸往”，又别言“利建侯”，不如乾之无所不利。此已上说“屯”之自然之四德，圣人当法之。

勿用有攸往，

往，益“屯”也。

利建侯。

得主则定。

疏 正义曰：“勿用有攸往，利建侯”者，以其屯难之世，世道初创，其物未宁，故宜“利建侯”以宁之。此二句释人事也。

《彖》曰：屯，刚柔始交而难生，动乎险中，大亨贞。

始于险难，至于大亨，而后全正，故曰“屯，元亨利贞”。

疏 “彖曰”至“大亨贞”。

○正义曰：“屯，刚柔始交而难生”者，此一句释屯之名，以刚柔二气始欲相交，未相通感，情意未得，故“难生”也。若刚柔已交之后，物皆通泰，非复难也。唯初始交时而有难，故云“刚柔始交而难生”。“动乎险中，大亨贞”者，此释四德也。坎为险，震为动，震在坎下，是动于险中。初动险中，故屯难动而不已；将出于险，故得“大亨贞”也。大亨即元亨也，不言“利”者，利属于贞，故直言“大亨贞”。

雷雨之动满盈。

雷雨之动，乃得满盈，皆刚柔始交之所为。

疏 “雷雨之动满盈”。

○正义曰：周氏云：“此一句复释亨也。”但屯有二义，一难也，一盈也。上既以刚柔始交释屯难也，此又

以雷雨二象解盈也。言雷雨二气，初相交动，以生养万物，故得满盈，即是亨之义也。复释“亨”者，以屯难之世不宜亨通，恐亨义难晓，故特释之。此已下说屯之自然之象也。

●注“雷雨之动，乃得满盈”。

○正义曰：“雷雨之动，乃得满盈”者，周氏、褚氏云：“释亨也，万物盈满则亨通也。”“皆刚柔始交之所为”者，雷雨之动，亦阴阳始交也。万物盈满，亦阴阳而致之，故云“皆刚柔始交之所为”也。若取屯难，则坎为险，则上云“动乎险中”是也。若取亨通，则坎为雨，震为动，此云“雷雨之动”是也。随义而取象，其例不一。

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宁。

“屯”体不宁，故利“建侯”也。“屯”者，天地造始之时也，造物之始，始于冥昧，故曰“草昧”也。处造始之时，所宜之善，莫善“建侯”也。

●“天造草昧”至“不宁”。

○正义曰：释“利建侯”也。草谓草创，昧谓冥昧，言天造万物于草创之始，如在冥昧之时也。于此草昧之时，王者当法此屯卦，宜建立诸侯，以抚恤万方之物，而不得安居于事。此二句以人事释“屯”之义。

●注“屯体不宁”。

○正义曰：“屯体不宁”者，以此屯遭险难，其体不宁，故“宜建侯”也。“造物之始，始于冥昧”者，“造物之始”，即天造草昧也。草谓草创初始之义。“始于冥昧”者，言物之初造，其形未著，其体未彰，故在幽冥暗昧也。

《象》曰：云雷屯，君子以经纶。

君子经纶之时。

●疏 正义曰：“经”谓经纬，“纶”谓绳纶，言君子法此屯象有为之时，以经纶天下，约束于物，故云“君子以经纶”也。姚信云：“纶谓纲也，以织综经纬。”此君子之事，非其义也。刘表、郑玄云“以纶为沦字”，非王本意也。

初九：磐桓，利居贞，利建侯。

处屯之初，动则难生，不可以进，故“磐桓”也。处此时也，其利安在？不唯居贞建侯乎？夫息乱以静，守静以侯，安民在正，弘正在谦。屯难之世，阴求于阳，弱求于强，民思其主之时也。初处其首而又下焉。爻备斯义，宜其得民也。

●疏 “初九”至“利建侯”。

○正义曰：磐桓，不进之貌。处屯之初，动即难

生，故“磐桓”也。不可进，唯宜利居处贞正，亦宜建立诸侯。

●注“息乱以静”至“得民也”。

○正义曰：“息乱以静”者，解“利居贞”也。“守静以侯”者，解“利建侯”也。“安民在正”者，解“贞”也。“弘正在谦”者，取象其“以贵下贱”也。言弘大此屯，正在于谦也。“阴求于阳，弱求于强”者，解“大得民”也。

《象》曰：虽“磐桓”，志行正也。

不可以进，故“磐桓”也。非为宴安弃成务也，故“虽磐桓，志行正也”。

疏“《象》曰”至“志行正也”。

○正义曰：言初九虽磐桓不进，非苟求宴安，志欲以静息乱，故居处贞也。非是苟贪逸乐，唯志行守正也。

●注“非为宴安弃成务”。

○正义曰：“非为宴安弃成务”者，言已止为前进有难，故磐桓且住，非是苟求宴安，弃此所成之务而不为也。言身虽住，但欲以静息乱也。

以贵下贱，大得民也。

阳贵而阴贱也。

疏 正义曰：贵谓阳也，贱谓阴也。言初九之阳在三阴之下，是“以贵下贱”。屯难之世，民思其主之时，既能“以贵下贱”，所以大得民心也。

六二：屯如遭如，乘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贞不字，十年乃字。

志在乎“五”，不从于初。屯难之时，正道未行，与初相近而不相得，困于侵害，故屯遭。“屯”时方屯难，正道未通，涉远而行，难可以进，故曰“乘马班如”也。寇谓初也。无“初”之难，则与“五”婚矣，故曰“匪寇婚媾”也。“志在于五”，不从于初，故曰“女子贞不字”也。屯难之世，势不过十年者也。十年则反常，反常则本志斯获矣。故曰“十年乃字”。

疏 “六二”至“十年乃字”。

○正义曰：“屯如遭如”者，屯是屯难，遭是遭回，如是语辞也。言六二欲应于九五，即畏初九逼之，不敢前进，故“屯如遭如”也。“乘马班如”者，《子夏传》云：“班如者，谓相牵不进也。”马季长云：“班，班旋不进也。”言二欲乘马往适于五，正道未通，故班旋而不进也。“匪寇婚媾”者，寇谓初也，言二非有初九与己作寇害，则得其五为婚媾矣。马季长云：“重婚曰媾。”郑玄云：“媾犹会也。”“女子贞不字”者，贞，正

也，女子，谓六二也，女子以守贞正，不受初九之爱，“字”训爱也。“十年乃字”者，十年难息之后，即初不害己也，乃得往适于五，受五之字爱。十者数之极，数极则变，故云“十年”也。

《象》曰：六二之难，乘刚也。十年乃字，反常也。

疏 正义曰：“六二之难，乘刚也”者，释所以“屯如遭如”也。有畏难者，以其乘陵初刚，不肯从之，故有难也。“十年乃字，反常”者，谓十年之后，屯难止息，得“反常”者，谓反常道，即二适于五，是其得常也。已前有难，不得行常，十年难息，得反归于常，以适五也。此爻因六二之象，以明女子婚媾之事，即其余人事，亦当法此。犹如有人逼近于强，虽远有外应，未敢苟进，被近者所陵，经久之后，乃得与应相合。是知万事皆象于此，非唯男女而已。诸爻所云阴阳、男女之象，义皆仿于此。

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几，不如舍，往吝。

三既近五而无寇难，四虽比五，其志在初，不妨己路，可以进而无屯遭也。见路之易，不揆其志，五应在二，往必不纳，何异无虞以从禽乎？虽见其禽而无其

虞，徒入于林中，其可获乎？几，辞也。夫君子之动，岂取恨辱哉！故不如舍，“往吝，穷也”。

●疏 “六三”至“舍往吝”。

○正义曰：“即鹿无虞”者，即，就也。虞谓虞官，如人之田猎，欲从就于鹿，当有虞官助己，商度形势可否，乃始得鹿。若无虞官，即虚入于林木之中，必不得虞，故云“唯入于林中”。此是假物为喻。今六三欲往从五，如就鹿也。五自应二，今乃不自揆度彼五之情纳己以否，是“无虞”也。即徒往向五，五所不纳，是徒入于林中。“君子几，不如舍”者，几，辞也。夫君子之动，自知可否，岂取恨辱哉！见此形势，即不如休舍也。言六三不如舍此求五之心勿往也。“往吝”者，若往求五，即有悔吝也。

●注“见路之易，不揆其志”。

○正义曰：“见路之易，不揆其志”者，三虽比四，四不害己，身夫屯遭，是路之平易，即意欲向五而不预先揆度五之情意纳己以否，是“无虞”也。猎人先遣虞官商度鹿之所有，犹若三欲适五，先遣人测度五之情意。几为语辞，不为义也。知此“几”不为事之几微。凡“几微”者，乃从无向有，其事未见，乃为“几”也。今“即鹿无虞”，是已成之事，事已显者，故不得

为几微之义。

《象》曰：“即鹿无虞”，以从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穷也。

疏 正义曰：“即鹿无虞，以从禽”者，言即鹿当有虞官，即有鹿也，若无虞官，以从逐于禽，亦不可得也。“君子舍之，往吝穷”者，君子见此之时，当舍而不往。若往则有悔吝穷苦也。

六四：乘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

二虽比初，执贞不从，不害己志者也。求与合好，往必见纳矣。故曰“往吉，无不利”。

疏 正义曰：六四应初，故“乘马”也。虑二妨己路，故初时班如旋也。二既不从于初，故四求之为婚，必得媾合，所以“往吉，无不利”。

《象》曰：求而往，明也。

见彼之情状也。

疏 正义曰：言求初而往婚媾，明识初与二之情状，知初纳己，知二不害己志，是其明矣。

九五：屯其膏，小贞吉，大贞凶。

处屯难之时，居尊位之上，不能恢弘博施，无物不与，拯济微滞，亨于群小，而系应在二，屯难其膏，非能光其施者也。固志同好，不容他间，小贞之吉，大贞之凶。

●“九五屯其膏”至“大贞凶”。

○正义曰：“屯其膏”者，“膏”谓膏泽恩惠之类，言九五既居尊位，当恢弘博施，唯系应在二，而所施者褊狭，是“屯难其膏”。“小贞吉，大贞凶”者，贞，正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是小正为吉。若大人不能恢弘博施，是大正为凶。

●注“固志同好，不容他间”。

○正义曰：“固志同好，不容他间”者，间者，厕也。五应在二，是坚固其志，在于同好，不容他人间厕其间也。

《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

上六：乘马班如，泣血涟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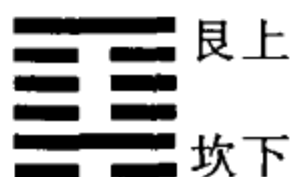
处险难之极，下无应援，进无所适，虽比于五，五屯其膏，不与相得，居不获安，行无所适，穷困阨厄，无所委仰，故“泣血涟如”。

●正义曰：处险难之极，而下无应援，若欲前进，即无所之适，故“乘马班如”。“穷困阨厄，无所委仰”，故“泣血涟如”。

《象》曰：“泣血涟如”，何可长也？

●正义曰：“何可长”者，言穷困泣血，何可久长也？

(蒙)



艮上

坎下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渎，渎则不告。

“筮”，筮者决疑之物也。童蒙之来求我，欲决所惑也。决之不一，不知所从，则复惑也。故初筮则告，再、三则渎。渎，蒙也。能为初筮，其唯二乎？以刚处中，能断夫疑者也。

疏 “蒙亨”至“渎则不告”。

○正义曰：蒙者，微昧暗弱之名。物皆蒙昧，唯愿亨通，故云“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者，物既暗弱而意愿亨通，即明者不求于暗，即匪我师德之高明往求童蒙之暗，但暗者求明，明者不谕于暗，故云“童蒙求我”也。“初筮告”者，初者，发始之辞；筮者，决疑之物。童蒙既来求我，我当以初始一理剖决告之。“再三渎，渎则不告”者，师若迟疑不定，或再或

三，是褻渎，渎则不告。童蒙来问，本为决疑，师若以广深二义再三之言告之，则童蒙闻之，转亦渎乱，故不如不告也。自此以上，解“蒙亨”之义。顺此上事，乃得“亨”也。故“亨”文在此事之上也。不云“元”者，谓时当蒙弱，未有元也。

●注“初筮告”。

○正义曰：“初筮则告”者，童蒙既来求我，我当以初心所念所筮之义，一理而剖告之。“再三则渎，渎，蒙也”者，若以弃此初本之意，而犹豫迟疑，歧头别说，则童蒙之人，闻之褻渎而烦乱也。故“再三则渎，渎，蒙也”。“能为初筮，其唯二乎”者，以《彖》云“初筮告，以刚中”者，刚而得中，故知是二也。

利贞。

“蒙”之所利，乃利正也。夫明莫若圣，昧莫若蒙。蒙以养正，乃圣功也。然则养正以明，失其道矣。

●疏“利贞”。

○正义曰：贞，正也。言蒙之为义，利以养正，故《彖》云“蒙以养正”，乃“圣功也”。若养正以明，即失其道也。

●注“然则养正以明，失其道”。

○正义曰：“然则养正以明，失其道”者，言人虽

怀圣德，若隐默不言，人则莫测其浅深，不知其大小，所以圣德弥远而难测矣。若彰显其德，苟自发明，即人知其所为，识其浅深。故明夷注云“明夷莅众，显明于外，巧所避”是也。此卦，《系辞》皆以人事明之。

《彖》曰：蒙，山下有险，险而止，蒙。

退则困险，进则阇山，不知所适，蒙之义也。

正义曰：“山下有险”者，坎在艮下，是山下有险。艮为止，坎上遇止，是险而止也。恐进退不可，故蒙昧也。此释蒙卦之名。

“蒙，亨”，以亨行，时中也。

时之所愿，惟愿“亨”也。以亨行之，得“时中”也。

正义曰：叠“蒙亨”之义，言居“蒙”之时，人皆愿“亨”。若以亨道行之于时，则得中也。故云“时中”也。

“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应也。

“我”谓非“童蒙”者也。非“童蒙”者，即阳也。凡不识者求问识者，识者不求所告；暗者求明，明者不谕于暗。故蒙之为义，“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也。童蒙之来求我，志应故也。

正义曰：以童蒙暗昧之志，而求应会明者，故

云“志应”也。

初筮告，以刚中也。

谓二也。二为众阴之主也，无刚失中，何由得初筮之告乎？

再、三渎，渎则不告。渎，蒙也。蒙以养正，圣功也。

疏 正义曰：“再三渎，渎则不告，渎，蒙”者，所以再三不告，恐渎乱蒙者。自此以上，《彖》辞总释“蒙亨”之义。“蒙以养正，圣功也”者，能以蒙昧隐默自养正道，乃成至圣之功。此一句释经之“利贞”。

《彖》曰：山下出泉，蒙。

山下出泉，未知所适，蒙之象也。

疏 正义曰：山下出泉，未有所适之处，是险而止，故蒙昧之象也。

君子以果行育德。

“果行”者，初筮之义也。“育德”者，养正之功也。

疏 正义曰：君子当发此蒙道，以果决其行，告示蒙者，则“初筮之义”。“育德”谓隐默怀藏，不自彰显，以育养其德。“果行”、“育德”者，自相违错，若童蒙来问，则果行也，寻常处众则育德，是不相须也。

初六：发蒙，利用刑人，用说桎梏，以往吝。

处蒙之初，二照其上，故蒙发也。蒙发疑明，刑说当也。“以往吝”，刑不可长。

䷃ “初六”至“以往吝”。

○正义曰：“发蒙”者，以初近于九二，二以阳处中，而明能照暗，故初六以能发去其蒙也。“利用刑人，用说桎梏”者，蒙既发去，无所疑滞，故利用刑戮于人，又利用说去罪人桎梏，以蒙既发去，疑事显明，刑人说桎梏皆得当。在足曰桎，在手曰梏。《小雅》云：“桎谓之桎，械谓之桎”。“以往吝”者，若以正道而往，即其事益善矣；若以刑人之道出往，往之即有鄙吝。

《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刑人之道，道所恶也。以正法制，故利刑人也。

䷃ 正义曰：且刑人之道乃贼害于物，是道之所恶，以利用刑人者，以正其法制，不可不刑矣。故刑罚不可不施于国，鞭扑不可不施于家。案：此经刑人、说人二事，《象》直云“利用刑人”一者，但举刑重故也。

九二：包蒙吉，纳妇吉，子克家。

以刚居中，童蒙所归，包而不距，则远近咸至，故“包蒙吉”也。妇者，配己而成德者也。体阳而能包蒙，

以刚而能居中，以此纳配，物莫不应，故“纳妇吉”也。处于卦内，以刚接柔，亲而得中，能干其任，施之于子，克家之义。

●疏 “九二”至“子克家”。

○正义曰：“包”谓包含，九二以刚居中，童蒙悉来归己，九二能含容而不距，皆与之决疑，故得吉也。九二以刚居中，阴来应之。“妇”谓配也，故纳此匹配而得吉也。此爻在下体之中，能包蒙纳妇，任内理中，干了其任，即是子孙能克荷家事，故云“子克家”也。

●注 “亲而得中”。

○正义曰：“亲而得中”者，言九二居下卦之中央，上下俱阴，以己之两阳迎接上下二阴，阴阳相亲，故云“亲而得中”也。“能干其任”者，既能包蒙，又能纳匹，是能干其任。

《象》曰：“子克家”，刚柔节也。

●疏 正义曰：以阳居于卦内，接待群阴，是刚柔相接，故克干家事也。

六三：勿用取女。见金夫，不有躬，无攸利。

童蒙之时，阴求于阳，晦求于明，各求发其昧者也。六三在下卦之上，上九在上卦之上，男女之义也。

上不求三而三求上，女先求男者也。女之为体，正行以待命者也。见刚夫而求之，故曰“不有躬”也。施之于女，行在不顺，故“勿用取女”，而“无攸利”。

疏 “六三”至“无攸利”。

○正义曰：“勿用取女”者，女谓六三，言勿用取此六三之女。所以不须者，此童蒙之世，阴求于阳，是女求男之时也。“见金夫”者，谓上九以其刚阳，故称“金夫”。此六三之女，自往求见“金夫”。女之为礼，正行以待命而嫁。今先求于夫，是为女不能自保其躬，固守贞信，乃非礼而动。行既不顺，若欲取之，无所利益，故云“不有躬，无攸利”也。

《象》曰：“勿用取女”，行不顺也。

疏 正义曰：释“勿用取女”之义。所以勿用取此女者，以女行不顺故也。

六四：困蒙，吝。

独远于阳，处两阴之中，暗莫之发，故曰“困蒙”也。困于蒙昧，不能比贤以发其志，亦以鄙矣，故曰“吝”也。

疏 正义曰：此释六四爻辞也。六四在两阴之中，去九二既远，无人发去其童蒙，故曰困于蒙昧而有鄙吝。

《象》曰：“困蒙”之吝，独远实也。

阳称实也。

●疏 “《象》曰”至“独远实也”。

○正义曰：“独远实”者，实谓九二之阳也。九二以阳，故称实也。六三近九二，六五近上九，又应九二，唯此六四既不近二，又不近上，故云“独远实”也。

●注“阳实也”。

○正义曰：阳主生息，故称实。阴主消损，故不得言实。

六五：童蒙吉。

以夫阴质居于尊位，不自任察而委于二，付物以能，不劳聪明，功斯克矣，故曰“童蒙吉”。

●疏 正义曰：言六五以阴居于尊位，其应在二，二刚而得中，五则以事委任于二，不劳己之聪明，犹若童稚蒙昧之人，故所以得吉也。

《象》曰：“童蒙”之吉，顺以巽也。

委物以能，不先不为，“顺以巽也”。

●疏 “《象》曰”至“顺以巽也”。

●疏 正义曰：“顺以巽也”，释童蒙之吉，巽以顺也，犹委物于二。顺谓心顺，巽谓貌顺。故褚氏云：

“顺者，心不违也。巽者，外迹相卑下也。”

●注“委物以能”至“顺以巽也”。

○正义曰：“委物以能”，谓委付事物与有能之人，谓委二也。“不先不为”者，五虽居尊位，而专委任于二，不在二先而首唱，是顺于二也。“不为”者，谓不自造为，是委任二也。不先于二，是心顺也；不自造为，是貌顺也。

上九：击蒙，不利为寇，利御寇。

处蒙之终，以刚居上，能击去童蒙，以发其昧者也，故曰“击蒙”也。童蒙愿发而已能击去之，合上下之愿，故莫不顺也。为之捍御，则物咸附之。若欲取之，则物咸叛矣，故“不利为寇，利御寇”也。

疏 正义曰：处蒙之终，以刚居上，能击去众阴之蒙，合上下之愿，故莫不顺从也。若因物之来即欲取之而为寇害，物皆叛矣，故“不利为寇”也。若物从外来，为之捍御，则物咸附之，故“利用御寇”也。

《象》曰：利用御寇，上下顺也。

疏 正义曰：所宜利为物御寇者，由上下顺从故也。言此爻既能发去众蒙，以合上下之愿，又能为之御寇，故上下弥更顺从也。

周易兼义上经需传卷第二

(需)



需，有孚，光亨贞吉，利涉大川。

䷄ 正义曰：此需卦系辞也。“需”者，待也。物初蒙稚，待养而成，无信即不立，所待唯信也，故云“需有孚”，言需之为体，唯有信也。“光亨贞吉”者，若能有信，即需道光明，物得亨通，于正则吉，故云“光亨贞吉”也。“利涉大川”者，以刚健而进，即不患于险，乾德乃亨，故云“利涉大川”。

《彖》曰：需，须也，险在前也。刚健而不陷，其义不困穷矣。“需有孚，光亨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

谓五也，位乎天位，用其中正，以此待物，需道毕矣，故“光亨贞吉”。

●“彖曰需须也”至“以正中也”。

○正义曰：此释需卦系辞。需，须也。“险在前”者，释需卦之名也，是需待之义，故云“需，须也”。“险在前”，释所以需待由险难在前，故有待乃进也。“刚健而不陷，其义不困穷矣”者，解需道所以得亨，由乾之刚健，前虽遇险而不被陷滞，是其需待之义，不有困穷矣，故得“光亨贞吉”，由乾之德也。“需有孚，光亨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者，此叠出需卦系辞，然后释之也。言此需体非但得乾之刚强而不陷，又由中正之力也。以九五居乎天子之位，又以阳居阳，正而得中，故能有信，光明亨通而贞吉也。刚健而不陷，只由二象之德，位乎天位以正中，是九五之德也。凡卦之为体，或直取象而为卦德者，或直取爻而为卦德者，或以兼象兼爻而为卦德者，此卦之例是也。

●注“谓五也”至“光亨贞吉”。

○正义曰：“需道毕矣”者，凡需待之义先须于信，

后乃光明亨通于物而贞吉，能备此事，是须道终毕。五即居于天位，以阳居尊，中则不偏，正则无邪。以此待物，则所为皆成，故“需道毕矣”。

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乾德获进，往辄亨也。

●疏“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正义曰：释“利涉大川”之义，以乾刚健，故行险有功也。

●注“乾德”至“亨也”。

○正义曰：前云“刚健而不陷”，此云“往有功”，刚健即“乾”也，故“乾”德获进，往而有功，即是往辄亨通也。此虽释“利涉大川”，兼释上“光亨”之义，由是“光亨”乃得“利涉大川”，故于利涉大川乃明亨也。

《象》曰：云上于天，需，君子以饮食宴乐。

童蒙已发，盛德光亨，饮食宴乐，其在兹乎！

●疏“《象》曰”至“饮食宴乐”。

○正义曰：坎既为险，又为雨，今不言险雨者，此象不取险难之义也，故不云“险”也。雨是已下之物，不是须待之义，故不云“雨”也。不言天上有云，而言“云上于天”者，若是天上有云，无以见欲雨之义，故

云“云上于天”。若言“云上于天”，是天之欲雨，待时而落，所以明“需”大惠将施而盛德又亨，故君子于此之时“以饮食宴乐”。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

居需之时，最远于难，能抑其进以远险待时，虽不应几，可以保常也。

疏 正义曰：但难在于坎，初九去难既远，故待时在于郊。郊者是境上之地，亦去水远也。“利用恒，无咎”者，恒，常也，远难待时以避其害，故宜利保守其常，所以无咎，犹不能见几速进，但得无咎而已。

《象》曰：“需于郊”，不犯难行也。“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

疏 正义曰：“不犯难行”者，去难既远，故不犯难而行，“未失常”者，不敢速进，远难待时，是未失常也。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终吉。

将近于难，故曰“需于沙”也。不至致寇，故曰“小有言”也。近不逼难，远不后时，履健居中，以待其会，虽“小有言”，以吉终也。

疏 正义曰：沙是水傍之地，去水渐近，待时于沙，故难稍近。虽未致寇，而“小有言”以相责让。

“近不逼难，远不后时”，但“履健居中，以待要会”，虽小有责让之言，而终得其吉也。

《象》曰：“需于沙”，衍在中也。虽“小有言”，以吉终也。

疏 正义曰：“需于沙衍在中”者，衍谓宽衍，去难虽近，犹未逼于难，而宽衍在其中也，故“虽小有言，以吉终也”。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

以刚逼难，欲进其道，所以招寇而致敌也。犹有须焉，不陷其刚。寇之来也，自我所招，敬慎防备，可以不败。

疏 正义曰：泥者，水傍之地，泥溺之处，逼近于难，欲进其道，难必害己。故致寇至，犹且迟疑而需待时，虽即有寇至，亦未为祸败也。

《象》曰：“需于泥”，灾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败也。

疏 正义曰：“灾在外”者，释“需于泥”之义，言为“需”虽复在泥，泥犹居水之外，即灾在身外之义，未陷其刚之义，故可用“需”以免。“自我致寇，敬慎不败”者，自，由也，由我欲进而致寇来，己若敬慎，则不有祸败也。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

凡称血者，阴阳相伤者也。阴阳相近而不相得，阳欲进而阴塞之，则相害也。穴者，阴之路也，处坎之始，居穴者也。九三刚进，四不能距，见侵则辟，顺以听命者也，故曰“需于血，出自穴”也。

●疏“六四，需于血，出自穴”。

○正义曰：“需于血”者，谓阴阳相伤，故有血也。九三之阳而欲上进，此六四之阴而塞其路，两相妨害，故称“血”。言待时于血，犹待时于难中也。“出自穴”者，穴即阴之路也，而处坎之始，是居穴者也。三来逼己，四不能距，故出此所居之穴以避之，但顺以听命而得免咎也，故《象》云“需于血，顺以听命”也。

●注“凡称血者”至“出自穴色”。

○正义曰：“凡称血”者，阴阳相伤者也，即坤之上六“其血玄黄”是也。“穴者阴之路也”者，凡孔穴穿道，皆是幽隐，故云“阴之路也”。“处坎之始，居穴”者，坎是坎险，若处坎之上，即是出穴者也，处坎之始，是居穴者也。但易含万象，此六四一爻，若以战斗言之，其出则为血也；若以居处言之，其处则为穴也。穴之与血，各随事义也。

《象》曰：“需于血”，顺以听也。

九五：需于酒食，贞吉。

“需”之所须，以待达也。已得天位，畅其中正，无所复须，故酒食而已获“贞吉”也。

疏 正义曰：“需于酒食贞吉”者，五既为需之主，已得天位，无所复需，但以需待酒食以递相宴乐而得贞吉。

《象》曰：“酒食贞吉”，以中正也。

疏 正义曰：释“酒食贞吉”之义，言九五居中得正，“需”道亨通，上下无事也。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来，敬之，终吉。

六四所以“出自穴”者，以不与三相得而塞其路，不辟则害，故不得不“出自穴”而辟之也。至于上六，处卦之终，非塞路者也。与三为应，三来之已，乃为己援，故无畏害之辟，而乃有入穴之固也。三阳所以不敢进者，须难之终也。难终则至，不待召也。已居难终，故自来也。处无位之地，以一阴而为三阳之主，故必敬之而后终吉。

疏 “上六”至“敬之终吉”。

○正义曰：“上六入于穴”者，上六阴爻，故亦称“穴”也。上六与三相应，三来之已，不为祸害，乃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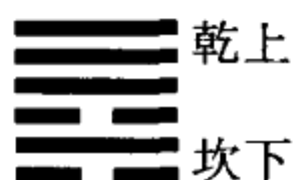
为己援助，故上六无所畏忌，乃“入于穴”而居也。“有不速之客三人来”者，速，召也，不须召唤之客有三人自来。三人谓“初九”、“九二”、“九三”。此三阳务欲前进，但畏于险难，不能前进。其难既通，三阳务欲上升，不须召唤而自来，故云“有不速之客三人来”也。“敬之终吉”者，上六居无位之地，以一阴而为三阳之主，不可怠慢，故须恭敬此三阳，乃得终吉。

《象》曰：不速之客来，“敬之终吉”，虽不当位，未大失也。

处无位之地，不当位者也。敬之则得终吉，故虽不当位，未大失也。

正义曰：“虽不当位未大失”者，释“敬之终吉”之义。言己虽不当位，而以一阴为三阳之主，若不敬之，则有凶害。今由己能敬之，虽不当位，亦未有大失，言初时虽有小失，终久乃获吉，故云“未大失”也。且需之一卦，须待难通，其于六爻，皆假他物之象以明人事，待通而亨，须待之义。且凡人万事，或有去难远近，须出须处，法此六爻，即万事尽矣，不可皆以人事曲细比之。《易》之诸爻之例，并皆放此。

(讼)



讼，有孚，窒惕，中吉，

窒谓窒塞也。皆惕，然后可以获中吉。

疏 正义曰：窒，塞也。惕，惧也。凡讼者，物有不和，情相乖争而致其讼。凡讼之体，不可妄兴，必有信实，被物止塞，而能惕惧，中道而止，乃得吉也。

终凶。利见大人，不利涉大川。

疏 正义曰：“终凶”者，讼不可长，若终竟讼事，虽复窒惕，亦有凶也。“利见大人”者，物既有讼，须大人决之，故“利见大人”也。“不利涉大川”者，以讼不可长，若以讼而往涉危难，必有祸患，故“不利涉大川”。

《彖》曰：讼，上刚下险，险而健，讼。“讼有孚，窒惕中吉”，刚来而得中也。“终凶”，讼

不可成也。“利见大人”，尚中正也。“不利涉大川”，入于渊也。

凡不和而讼，无施而可，涉难特甚焉。唯有信而见塞惧者，乃可以得吉也。犹复不可终，中乃吉也。不闭其源使讼不至，虽每不枉而讼至终竟，此亦凶矣。故虽复有信，而见塞惧，犹不可以为终也。故曰“讼有孚，窒惕中吉，终凶”也。无善听者，虽有其实，何由得明？而令有信塞惧者得其“中吉”，必有善听之主焉，其在二乎？以刚而来正夫群小，断不失中，应斯任也。

疏 “《彖》曰讼上刚下险”至“入于渊也”。

○正义曰：此释繇辞之义。“讼，上刚下险，险而健，讼”者，上刚即乾也，下险即坎也，犹人意怀险恶，性又刚健，所以讼也。此二句因卦之象以显有讼之所由。案：上“需”，须也，以释卦之名。此《讼卦》不释“讼”名者，“讼”义可知，故不释也。诸卦其名难者则释之，其名易者则不释之，他皆仿此。“讼有孚，窒惕中吉，刚来而得中”者，先叠出讼之繇辞，以“刚来而得中”者，释所以讼得其“有孚，窒惕中吉”者，言中九二之刚，来向下体而处下卦之中，为讼之主，而听断狱讼，故讼者得其“有孚，窒惕中吉”也。“终凶，讼不可成”者，释“终凶”之义，以争讼之事，不可使

成，故“终凶”也。“利见大人，尚中正”者，释“利见大人”之义。所以于讼之时，利见此大人者，以时方斗争，贵尚居中得正之主而听断之。“不利涉大川，入于渊”者，释“不利涉大川”之义。若以讼事往涉于川，即必坠于深渊而陷于难也。

●注“凡不和而讼”至“应斯任也”。

○正义曰：“无施而可”者，言若性好不和，又与人斗讼，即无处施设而可也。言所往之处皆不可也。“涉难特甚焉”者，言好讼之人，习常施为，已且不可，若更以讼涉难，其不可特甚焉，故云“涉难特甚焉”。“中乃吉”者，谓此讼事以中途而止，乃得吉也。前注云“可以获中吉”，谓获中止之吉。“不闭其源，使讼不至”者，若能谦虚退让，与物不竞，即此是闭塞讼之根源，使讼不至也。今不能如此，是不闭塞讼源，使讼得至也。“虽每不枉而讼至终竟”者，谓虽每诉讼陈其道理，不有枉曲，而讼至终竟，此亦凶矣。

《象》曰：天与水违行，讼。君子以作事谋始。

“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无讼在于谋始，谋始在于作制。契之不明，讼之所以生也。物有其分，职不相滥，争何由兴？讼之所以起，契之过也。故

有德司契而不责于人。

●“天与水违行讼”至“作事谋始”。

○正义曰：天道西转，水流东注，是天与水相违而行。相违而行，象人彼此两相乖戾，故致讼也。不云“水与天违行”者，凡讼之所起，必刚健在先，以为讼始，故云“天与水违行”也。“君子以作事谋始”者，物既有讼，言君子当防此讼源。凡欲兴作其事，先须谋虑其始。若初始分职分明，不相干涉，即终无所讼也。

●注“听讼”至“不责于人”。

○正义曰：“讼之所以起，契之过”者，凡斗讼之起，只由初时契要之过，谓作契要不分明。“有德司契”者，言上之有德司主契要，而能使分明以断于下，亦不须责在下之人有争讼也。“有德司契”之文，出《老子经》也。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终吉。

处讼之始，讼不可终，故“不永所事”，然后乃吉。凡阳唱而阴和，阴非先唱者也。四召而应，见犯乃讼。处讼之始，不为讼先，虽不能不讼，而了讼必辩明矣。

●“初六”至“小有言终吉”。

○正义曰：“不永所事”者，永，长也，不可长久为斗讼之事，以“讼不可终”也。“小有言，终吉”者，

言“终吉”者，言初六应于九四。然九四刚阳，先来非理犯己，初六阴柔，见犯乃讼，虽不能不讼，是不获已而讼也，故“小有言”；以处讼之始，不为讼先，故“终吉”。

●注“处讼之始”至“必辩明也”。

○正义曰：“处讼之始”者，始入讼境，言讼事尚微，故云“处讼之始”也。“不为讼先”者，言己是阴柔，待唱乃和，故云“不为讼先”也。

《象》曰：“不永所事”，讼不可长也。虽“小有言”，其辩明也。

●疏 正义曰：“讼不可长”者，释“不永所事”，以讼不可长，故不长此斗争之事。“其辩明”者，释“小有言”，以讼必辨析分明。四虽初时犯己，己能辩讼，道理分明，故初时“小有言”也。

九二：不克讼，归而逋其邑。人三百户，无眚。

以刚处讼，不能下物，自下讼上，宜其不克。若能以惧归窜其邑，乃可以免灾。邑过三百，非为窜也。窜而据强，灾未免也。

●疏 “九二”至“三百户无眚”。

○正义曰：“不克讼”者，克，胜也；以刚处讼，

不能下物，自下讼上，与五相敌，不胜其讼，言讼不得胜也。“归而逋其邑”者，讼既不胜，怖惧还归，逋窜其邑。若其邑强大，则大都偶国，非逋窜之道。“人三百户，无眚”者，若其邑狭少，唯三百户乃可也。“三百户”者，郑注《礼记》云：“小国下大夫之制。”又郑注《周礼·小司徒》云：方十里为成，九百夫之地，沟渠、城郭、道路三分去其一，余六百夫。又以田有不易，有一易，有再易，定受田三百家。即此“三百户”者，一成之地也。郑注云：不易之田，岁种之；一易之田，休一岁乃种；再易之地，休二岁乃种。言至薄也。苟自藏隐，不敢与五相敌，则无眚灾。

●注“以刚处讼”至“灾未免也”。

○正义曰：“若能以惧归窜其邑，乃可免灾”者，如此注意，则经称“其邑”二字连上为句，“人三百户”合下为句。

《象》曰：“不克讼”，归逋窜也。自下讼上，患至掇也。

●正义曰：“归逋窜”者，释归而逋邑，以讼之不胜，故退归逋窜也。“患至掇”者，掇犹拾掇也。自下讼上，悖逆之道，故祸患来至，若手自拾掇其物，言患必来也。故王肃云：“若手拾掇物然。”

六三，食旧德，贞厉，终吉。或从王事无成。

体夫柔弱以顺于上，不为九二自下讼上，不见侵夺，保全其有，故得食其旧德而不失也。居争讼之时，处两刚之间，而皆近不相得，故曰“贞厉”。柔体不争，系应在上，众莫能倾，故曰“终吉”。上壮争胜，难可忤也，故或从王事，不敢成也。

疏 “六三，食旧德”至“王事无成”。

○正义曰：“食旧德”者，六三以阴柔顺从上九，不为上九侵夺，故保全己之所有，故食其旧日之德禄位。“贞厉”者，贞，正也；厉，危也。居争讼之时，处两刚之间，故须贞正自危厉，故曰“贞厉”。然六三柔体不争，系应在上，众莫能倾，故“终吉”也。“或从王事无成”者，三应于上，上则壮而又胜，故六三或从上九之王事，不敢触忤，无敢先成，故云“无成”。

《象》曰：“食旧德”，从上吉也。

疏 正义曰：“从上吉”者，释所以食旧德以顺从上九，故得其吉食旧德也。

九四：不克讼。

初辩明也。

疏 正义曰：九四既非理陵犯于初，初能分辨道

理，故九四讼不胜也。

复即命渝，安贞吉。

处上讼下，可以改变者也，故其咎不大。若能反从本理，变前之命，安贞不犯，不失其道，“为仁犹己”，故吉从之。

疏 “复即命渝安贞吉”。

○正义曰：“复即命渝”者，复，反也；即，就也。九四讼既不胜，若能反就本理，变前与初争讼之命，能自渝变休息，不与初讼，故云“复即命渝”。“安贞吉”者，既能反从本理，渝变往前争讼之命，即得安居贞吉。

●注“处上讼下”至“故吉从之”。

○正义曰：“若能反从本理”者，释“复即”之义。复，反也；即，从也。本理谓原本不与初讼之理。当反从此原本不争之理，故云“反从本理”。“变前之命”者，解“命渝”也。渝，变也。但倒经“渝”字在“命”上，故云“变前之命”。“前命”者，谓往前共初相讼之命也，今乃变之也。“安贞不犯”者，谓四安居贞正，不复犯初，故云“安贞不犯”。“为仁由己，故吉从之”者，“为仁由己”，《论语》文。初不犯己，己莫陵于初，是为仁义之道，自由于己，故云“为仁由己”。

《象》曰：“复即命渝”，安贞不失也。

疏 正义曰：“安贞不失”者，释“复即命渝”之义，以其反理变命，故得安贞之吉，不失其道。

九五：讼元吉。

处得尊位，为讼之主，用其中正以断枉直，中则不过，正则不邪，刚无所溺，公无所偏，故“讼元吉”。

疏 “九五讼元吉”。

○正义曰：处得尊位，中而且正，以断狱讼，故得“元吉”也。

●注“处得尊位”至“故讼元吉”。

○正义曰：“处得尊位为讼之主”者，居九五之位，当争讼之时，是主断狱讼者也。然此卦之内，断狱讼之人，凡有二主。案上注云“善听之主，其在二乎”？是二为主也。此注又云“为讼之主，用其中正以断枉直”，是五又为主也。一卦两主者，凡诸卦之内，如此者多矣。五是其卦尊位之主，余爻是其卦为义之主，犹若复卦初九是复卦之主，“复”义在于初九也。六五亦居复之尊位，为复卦尊位之主，如此之例，非一卦也。所以然者，五居尊位，犹若天子总统万机，与万物为主，故诸卦皆五居尊位。诸爻则偏主一事，犹若六卿春官主礼，秋官主刑之类偏主一事，则其余诸爻各主一事也。

即六卿总归于天子，诸卦之爻，皆以九五为尊位也。若卦由五位，五又居尊，正为一主也，若比之九五之类是也。今此讼卦二既为主，五又为主，皆有断狱之德，其五与二爻，其义同然也，故俱以为主也。案：上《彖》辞“刚来而得中”，今九五《象》辞云“讼元吉，以中正也”，知《彖》辞“刚来得中”，非据九五也。辅嗣必以为九二者，凡上下二象在于下象者，则称“来”。故《贲卦》云“柔来而文刚”，是离下艮上而称“柔来”。今此云“刚来而得中”，故知九二也。且凡云“来”者，皆据异类而来。九二在二阴之中故称“来”；九五在外卦，又三爻俱阳，不得称“来”。若于爻辞之中，亦有从下卦向上卦称“来”也。故需上六“有不速之客三人来”，谓下卦三阳来。然需上六阴爻，阳来诣之，亦是往非类而称“来”也。“以断枉直”者，枉，曲也。凡二人来讼，必一曲一直，此九五听讼能断定曲直者，故云“以断枉直”。

《象》曰：“讼元吉”，以中正也。

疏 正义曰：“以中正也”者，释“元吉”之义。所以讼得大吉者，以九五处中而得正位，中则不有过差，正则不有邪曲，中正为德，故“元吉”。

上九：或锡鞶带，终朝三褫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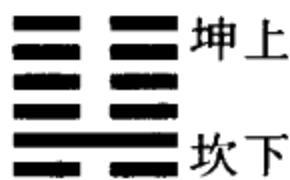
处讼之极，以刚居上，讼而得胜者也。以讼受锡，荣何可保？故终朝之间，褫带者三也。

疏 正义曰：“或锡之鞶带”者，上九以刚居上，是讼而得胜者也。若以谦让蒙锡，则可长保有。若因讼而得胜，虽或锡与鞶带，不可长久，终一朝之间三被褫脱，故云“终朝三褫之”。

《象》曰：以讼受服，亦不足敬也。

疏 正义曰：释“终朝三褫”之义。以其因讼得胜，受此锡服，非德而受，亦不足可敬，故终朝之间，三被褫脱也。凡言“或”者，或之言“有”也。言或有如此，故言“或”。则上云“或从王事无成”，及坤之六三“或从王事无成”之类是也。鞶带谓大带也。故杜元凯桓二年《传》“鞶厉旒纓”注云：“鞶，大带也。”此讼一卦及爻辞并以人事明之，唯“不利涉大川”，假外物之象以喻人事。

(师)



师，贞，丈人吉，无咎。

丈人，严庄之称也。为师之正，丈人乃吉也。兴役动众无功，罪也，故吉乃无咎也。

●“师：贞，丈人吉，无咎”。

○正义曰：“师”，众也。贞，正也。丈人谓严庄尊重之人，言为师之正，唯得严庄丈人监临主领，乃得“吉无咎”。若不得丈人监临之，众不畏惧，不能齐众，必有咎害。

●注“丈人严庄之称也”至“乃无咎也”。

○正义曰：“兴役动众无功，罪”者，监临师旅，当以威严，则有功劳，乃得无咎；若其不以威严，师必无功而获其罪，故云“兴役动众无功，罪”也。

《彖》曰：师，众也。贞，正也。能以众正，可以王矣。刚中而应，行险而顺，以此毒天下而

民从之，吉又何咎矣？

毒犹役也。

疏 “彖曰”至“又何咎矣”。

○正义曰：“师，众也。贞，正也。能以众正，可以王矣”者，此释师卦之名，并明用师有功之义。但师训既多，或训为法，或训为长，恐此师名取法之与长，故特明之师训为众也。贞为正也。贞之为正，其义已见于此，复云“贞，正”者，欲见齐众必须以正，故训贞为正也。与下文为首引之势，故云“能以众正，可以王矣”。“刚中而应”者，“刚中”谓九二，而“应”谓六五。“行险而顺”者，“行险”谓下体坎也，而“顺”谓上体坤也。若刚中而无应，或有应而不刚中，或行险而不柔顺，皆不可行师得吉也。“以此毒天下而民从之，吉又何咎矣”者，毒犹役也，若用此诸德使役天下之众，人必从之以得其吉，又何无功而咎责乎？自“刚中”以下释“丈人吉，无咎”也，言丈人能备此诸德也。

《象》曰：地中有水，师。君子以容民畜众。

疏 正义曰：“君子以容民畜众”者，言君子法此师卦，容纳其民，畜养其众。若为人除害，使众得宁，此则“容民畜众”也。又为师之主，虽尚威严，当赦其小过，不可纯用威猛于军师之中，亦是容民畜众之义。

所以《象》称“地中有水”，欲见地能包水，水又众大，是容民畜众之象。若其不然，或当云“地在水上”，或云“上地下水”，或云“水上有地”。今云“地中有水”，盖取容、畜之义也。

初六：师出以律，否臧凶。

为师之始，齐师者也。齐众以律，失律则散。故师出以律，律不可失。失律而臧，何异于否？失令有功，法所不赦。故师出不以律，否臧皆凶。

疏 “初六师出”至“否臧凶”。

○正义曰：“初六师出以律”者，律，法也。初六为师之始，是整齐师众者也。既齐整师众，使师出之时，当须以其法制整齐之，故云“师出以律”也。“否臧凶”者，若其失律行师，无问否之与臧，皆为凶也。“否”谓破败，“臧”谓有功。然“否”为破败，即是凶也，何须更云“否臧凶”者，本意所明，虽臧亦凶。“臧”文既单，故以“否”配之，欲盛言臧凶，不可单言，故云否之与臧，皆为凶也。

●注“为师之始”至“否臧皆凶”。

○正义曰：“为师之始，齐师者也”者，以师之初爻，故云“为师之始。”在师之首，先唱发始，是齐整师众者也。“失律而臧，何异于否”者，若弃失法律，

不奉法而行，虽有功而臧，何异于否也？“失令有功，法所不赦”者，解“何异于否”之义。令则法律也。若失此法令，虽有功劳，军法所不容赦，故云“何异于否”。然阃外之事，将军所载，临事制宜，不必皆依君命，何得有功“法所不赦”者：凡为师之体，理非一端，量事制宜，随时进退，此则将军所制，随时施行。若苟顺私情，故违君命，犯律触法，则事不可赦耳。

《象》曰：“师出以律”，失律凶也。

疏 正义曰：“失律凶”者，释“师出以律”之义。言所以必须以律者，以其失律则凶。反经之文，以明经义。

九二：在师中，吉，无咎，王三锡命。

以刚居中，而应于上，在师而得其中者也。承上之宠，为师之主，任大役重，无功则凶，故吉乃无咎也。行师得吉，莫善怀邦，邦怀众服，锡莫重焉，故乃得成命。

疏 “九二”至“王三锡命”。

○正义曰：“在师中吉”者，以刚居中而应于五，是“在师中吉”也。“无咎”者，承上之宠，为师之主，任大役重，无功则凶，故吉乃无咎。“王三锡命”者，以其有功，故王三加锡命。

●注“以刚居中”至“故乃得成命”。

○正义曰：“在师而得中”者，观注之意，以“在师中”为句，其“吉”字属下；观《象》之文，“在师中吉，承天宠”者，则似“吉”字属上。此“吉”之一字上下兼该，故注文属下，《象》文属上，但《象》略其“无咎”之字，故“吉”属“师中”也。“故乃得成命”者，案《曲礼》云：“三赐不及车马。”一命受爵，再命受服，三命受车马。三赐三命，而尊之得成，故“乃得成命”也。

《象》曰：“在师中吉”，承天宠也。“王三锡命”，怀万邦也。

疏 正义曰：“承天宠”者，释“在师中吉”之义也，正谓承受五之恩宠，故“中吉”也。“怀万邦也”者，以其有功，能招怀万邦，故被“王三锡命”也。

六三：师或舆尸，凶。

以阴处阳，以柔乘刚，进则无应，退无所守，以此用师，宜获“舆尸”之凶。

疏 “六三师或舆尸凶”。

○正义曰：以阴处阳，以柔乘刚，进无所应，退无所守，以此用师，或有舆尸之凶。

●注“以阴处阳”至“舆尸之凶”。

○正义曰：“退无所守”者，倒退而下，乘二之刚，己又以阴居阳，是“退无所守”。

《象》曰：“师或舆尸”，大无功也。

●疏 正义曰：“大无功也”者，释“舆尸”之义，以其舆尸，则大无功也。

六四：师左次，无咎。

得位而无应，无应不可以行，得位则可以处，故左次之，而无咎也。行师之法，欲左次之。

●疏 “六四，师左次，无咎”。

○正义曰：六四得位而无位，无应不可以行，得位则可以处，故云“师左次，无咎”。故师在高险之左，以次止则无凶咎也。

●注“行师之法”至“故左次之”。

○正义曰：“行师之法，欲右背高”者，此兵法也。故《汉书》韩信云：“兵法欲右背山陵，前左水泽。”

《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虽不能有获，足以不失其常也。

●疏 正义曰：“未失常”者，释“无咎”之义，以其虽未有功，未失常道。

六五：田有禽，利执言，无咎。长子帅师，弟子舆尸，贞凶。

处师之时，柔得尊位，阴不先唱，柔不犯物，犯而后应，往必得直，故“田有禽”也。物先犯己，故可以执言而无咎也。柔非军帅，阴非刚武，故不躬行，必以授也。授不得王，则众不从，故“长子帅师”可也。弟子之凶，故其宜也。

●“六五田有禽”至“舆尸贞凶”。

○正义曰：“田有禽，利执言”者，柔得尊位，阴不先唱，柔不犯物，犯而后应，往必得直，故往即有功。犹如田中有禽而来犯苗，若往猎之，则无咎过也。人之修田，非禽之所犯。王者守国，非叛者所乱。禽之犯苗，则可猎取。叛人乱国，则可诛之。此假他象以喻人事，故“利执言，无咎”，己不直则有咎。己今得直，故可以执此言往问之而无咎也。“长子帅师，弟子舆尸，贞凶”者，以己是柔，不可为军帅。己又是阴，身非刚武，不可以亲行，故须役任长子、弟子之等。若役任长子，则可以帅师。若任用弟子，则军必破败而舆尸，是为正之凶。庄氏云：“‘长子’谓九二，德长于人。‘弟子’谓六三，德劣于物。”今案：《象》辞云“长子帅师，以中行也”，是九二居中也。“弟子舆尸，使不当也”，谓六三失位也。

●注至“往必得直”。

○正义曰：“往必得直”者，见犯乃得欲往征之，则于理正直，故云“往必得直”。

《象》曰：“长子帅师”，以中行也。“弟子舆尸”，使不当也。

上六：大君有命，开国承家，小人勿用。

处师之极，师之终也。大君之命，不失功也。开国承家，以宁邦也。小人勿用，非其道也。

疏 “上六大君有命”至“小人勿用”。

○正义曰：“大君有命”者，上六处师之极，是师之终竟也。“大君”谓天子也，言天子爵命此上六，若其功大，使之开国为诸侯；若其功小，使之承家为卿大夫。“小人勿用”者，言开国承家，须用君子，勿用小人也。

《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乱邦也。

疏 正义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者，正此上六之功也。“小人勿用，必乱邦也”者，若用小人，必乱邦国，故不得用小人也。

(比)



比，吉，原筮，元永贞，无咎。不宁方来，后夫凶。

正义曰：“比吉”者，谓能相亲比而得具吉。“原筮，元永贞，无咎”者，欲相亲比，必能原穷其情，筮决其意，唯有元大永长贞正，乃得无咎。“元永贞”者，谓两相亲比，皆须“永贞”。“不宁方来”者，此是宁乐之时，若能与人亲比，则不宁之方，皆悉归来。“后夫凶”者，夫，语辞也。亲比贵速，若及早而来，人皆亲己，故在先者吉。若在后而至者，人或疏己，亲比不成，故“后夫凶”。或以“夫”为丈夫，谓后来之人也。

《象》曰：比，吉也。比，辅也，下顺从也。“原筮，元永贞，无咎”，以刚中也。

处比之时，将原筮以求无咎，其唯元永贞乎？夫群

党相比，而不以“元永贞”，则凶邪之道也。若不遇其主，则虽永贞而犹未足免于咎也。使永贞而无咎者，其唯九五乎？

●疏“彖曰”至“以刚中也”。

○正义曰：“比，吉也”者，释亲比为善，言相亲比而得吉也。“比，辅也”者，释“比”所以得吉，由“比”者人来相辅助也，“下顺从”者，在下之人，顺从于上，是相辅助也，谓众阴顺从九五也。自此以上，释比名为吉之义。“原筮，元永贞，无咎，以刚中”者，释“原筮，元永贞，无咎”之义，所以得如此者，以九五刚而处中，故使“比”者皆得“原筮，元永贞，无咎”也。

●注“处比之时”至“其唯九五乎”？

○正义曰：“将原筮以求无咎，其唯元永贞乎”者，原谓原穷比者根本，筮谓筮决求比之情，以求久长无咎。“其唯元永贞乎”，元，大也；永，长也。为已有大长贞正，乃能原筮相亲比之情，得久长而无咎，谓彼此相亲比也。“若不遇其主，则虽永贞而犹未足免于咎”者，若不逢遇明主，则彼此相求，“比”者虽各怀永贞，而犹未足免离于咎。虽有永贞，而无明主照察，不被上知，相亲涉于朋党，故不免咎也。“使永贞而无咎者，

其唯九五乎”者，使“比”者得免咎，保永贞，久而无咎，其唯九五乎？以九五为比之主，刚而处中，能识“比”者之情意，故使“比”者得保永贞，无凶咎也。

“不宁方来”，上下应也。

上下无阳以分其民，五独处尊，莫不归之，上下应之，既亲且安，安则不安者托焉，故不宁方所以来，“上下应”故也。夫无者求有，有者不求所与，危者求安，安者不求所保。火有其炎，寒者附之。故己苟安焉，则不宁方来矣。

疏 正义曰：释“不宁方来”之义，以九五处中，故上下群阴皆来应之。于此之时，阴往比阳，群阴未得其所，皆未宁也。

“后夫凶”，其道穷也。

将合和亲而独在后，亲成则诛，是以凶也。

疏 “后夫凶，其道穷也”。

○正义曰：释“后夫凶”。他悉亲比，己独后来，比道穷困，无人与亲，故其凶也。此谓上六也。

●注“将合和亲”至“是以凶也”。

○正义曰：“亲成则诛”者，彼此相比，皆速来为亲；亲道已成，己独在后而来，众则嫌其离贰，所以被诛而凶也。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万国，亲诸侯。

万国以“比”建，诸侯以“比”亲。

疏 正义曰：“建万国亲诸侯”，非诸侯以下之所为，故特云“先王”也。“建万国”谓割土而封建之。“亲诸侯”谓爵赏恩泽而亲友之。万国据其境域，故曰“建”也。“诸侯”谓其君身，故云“亲”也。地上有水，犹域中有万国，使之各相亲比，犹地上有水，流通相润及物，故云“地上有水，比”也。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终来有它吉。

处比之始，为比之首者也。夫以不信为比之首，则祸莫大焉，故必“有孚盈缶”，然后乃得免比之咎，故曰“有孚比之，无咎”也。处比之首，应不在一，心无私吝，则莫不比之。著信立诚，盈溢乎质素之器，则物终来无衰竭也。亲乎天下，著信盈缶，应者岂一道而来？故必“有他吉”也。

疏 “初六有孚”至“有他吉”。

○正义曰：“有孚比之无咎”者，处比之始，为比之首，若无诚信，祸莫大焉。必有诚信而相亲比，终始如一，为之诚信，乃得无咎。“有孚盈缶，终来有他吉”

者，身处比之首，应不在一，心无私吝，莫不比之。有此孚信盈溢质素之缶，以此待物，物皆归向，从始至终，寻常恒来，非唯一人而已，更有他人并来而得吉，故云“终来有他吉”也。此假外象喻人事也。

●注“应不在一，心无私吝”。

○正义曰：“应不在一”者，初六无应，是“应不在一”，故“心无私吝”也。若心有偏应，即私有爱吝也，以“应不在一”，故“心无私吝”也。

《象》曰：比之初六，“有它吉”也。

六二：比之自内，贞吉。

处比之时，居中得位，而系应在五，不能来它，故得其自内贞吉而已。

●疏 正义曰：“比之自内，贞吉”者，居中得位，系应在五，不能使它悉来，唯亲比之道，自在其内，独与五应，但“贞吉”而已，不如初六“有它吉”也。

《象》曰：“比之自内”，不自失也。

●疏 正义曰：“不自失”者，释“比之自内”之义，不自失其所应之偶，故云“比之自内，不自失”也。

六三：比之匪人。

四自外比，二为五贞，近不相得，远则无应，所与比者，皆非己亲，故曰“比之匪人”。

《象》曰：“比之匪人”，不亦伤乎！

疏 正义曰：“比之匪人不亦伤乎”者，言六三所比，皆非己亲之人。四自外比，二为五贞，近不相得，远又无应，是所欲亲比，皆非其亲，是以悲伤也。

六四：外比之，贞吉。

外比于五，复得其位，比不失贤，处不失位，故“贞吉”也。

疏 正义曰：六四上比于五，欲外比也。居得其位，比不失贤，所以贞吉。凡下体为内，上体为外，六四比五，故云“外比”也。

《象》曰：外比于贤，以从上也。

疏 正义曰：九五，居中得位，故称“贤”也。五在四上，四往比之，是“以从上”也。

九五：显比。王用三驱，失前禽。邑人不诫，吉。

为比之主而有应在二，“显比”者也。比而显之，则所亲者狭矣。夫无私于物，唯贤是与，则去之与来，皆无失也。夫三驱之礼，禽逆来趣己则舍之，背己而走则射之，爱于来而恶于去也，故其所施，常“失前禽”

也。以“显比”而居王位，用三驱之道者也，故曰“王用三驱，失前禽也”。用其中正，征讨有常，伐不加邑，动必讨叛，邑人无虞，故“不诫”也，虽不得乎大人之吉，是“显比”之吉也。此可以为上之使，非为上之道。

●疏“九五显比”至“邑人不诫吉”。

○正义曰：五应于二，显明比道，不能普遍相亲，是比道狭也。“王用三驱失前禽”者，此假田猎之道，以喻“显比”之事。凡三驱之礼，禽向己者则舍之，背己者则射之，是失于“前禽”也。“显比”之道，与己相应者则亲之，与己不相应者则疏之，与三驱田猎，爱来恶去相似，故云“王用三驱，失前禽”也。言“显比”之道，似于此也。“邑人不诫吉”者，虽不能广普亲比于自己相亲之处，不妄加讨罚，所以己邑之人，不须防诫而有吉也。至于“邑人不诫”而“为吉”，非是大人弘阔之道，不可为大人之道，但可为大人之使。

●注“为比之主”至“非为上之道”。

○正义曰：“去之与来皆无失”者，若“比”道弘阔，不偏私于物，唯贤是亲，则背己去者与来向己者，皆悉亲附无所失也；言去亦不失，来亦不失。夫三驱之礼者，先儒皆云“三度驱禽而射之也”。三度则已，今

亦从之，去则射之。褚氏诸儒皆以为“三面著人驱禽”，必知“三面”者，禽唯有背己、向己、趣己，故左右及于后皆有驱之。“爱于来而恶于去”者，来则舍之，是爱于来也；去则射之，是恶于去也。“故其所施常失前禽”者，言独“比”所应，则所比为失。如三驱所施，爱来憎去，则失在前禽也。“用其中正，征讨有常，伐不加邑，动必讨叛”者，此九五居中得正，故云“用其中正”也。心既中正，不妄喜怒，故征伐有常也。所伐之事，不加亲己之邑；兴师动众，必欲讨其叛逆。五以其“显比”，亲者伐所不加也，叛者必欲征伐也。云“虽不得乎大人之吉，是显比之吉”者，以《象》云“显比之吉”，其比狭也。若“大人之吉”，则“比”道弘通也。“可以为上之使，非为上之道”者，九五居上之位，若为行如此，身虽为王，止可为上使之人，非是为王之道，故云“非为上之道”。

《象》曰：“显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顺，“失前禽”也。“邑人不诫”，上使中也。

疏 “显比之吉”至“上使中也”。

○正义曰：“显比之吉，位正中”者，所以“显比”得吉者，以所居之位正而且中，故云“显比之吉”。“舍逆取顺失前禽也”者，禽逆来向己者，则舍之而不害，

禽顺去背己而走者，则射而取之，是“失前禽”也。“邑人不诫上使中也”者，释“邑人不诫”之义，所以己邑之人，不须防诫，止由在上九五之使得其中正之人，伐不加邑，动必讨叛，不横加无罪，止由在上使中也。“中”谓九五也。此九五虽不得为王者之身，堪为王者之使，以居中位，故云“上使中”也。

上六：比之无首，凶。

无首，后也，处卦之终，是后夫也。亲道已成，无所与终，为时所弃，宜其凶也。

疏 正义曰：“无首凶”者，谓无能为头首。它人皆“比”，己独在后，是亲比于人，无能为头首也。它人皆“比”，亲道已成，己独在后，众人所弃，宜其凶也。

《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终也。

疏 正义曰：“无所终”者，释“比之无首”，既不能为比之初首，被人所弃，故无能与之共终也。

（小畜）



小畜，亨。

不能畜大，止健刚志，故行是以亨。

疏 正义曰：但小有所畜，唯“畜”九三而已。初九、九二，犹刚健得行，是以刚志上得亨通，故云“小畜亨”也。若大畜、乾在于下，艮在于上，艮是阳卦，又能止物，能止此乾之刚健，所畜者大，故称“大畜”。此卦则巽在于上，乾在于下，巽是阴，柔性，又和顺，不能止畜在下之乾，唯能畜止九三，所畜狭小，故名“小畜”。

密云不雨，自我西郊。

疏 正义曰：“密云不雨”者，若阳之上升，阴能畜止，两气相薄则为雨也。今唯能畜止九三，其气被畜，但为密云，初九、九二，犹自上通，所以不能为雨也。“自我西郊”者，所聚密云，由在我之西郊，去我

既远，润泽不能行也，但聚在西郊而已。

《彖》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应之，曰“小畜”。

谓六四也，成卦之义，在此爻也。体无二阴，以分其应故上下应之也。既得其位，而上下应之，三不能陵，小畜之义。

疏 正义曰：“柔得位”，谓六四也。以阴居阴，故称得位。此卦唯有一阴，上下诸阳皆来应之，故曰“小畜”。此释小畜卦名也。言此卦之畜，六四唯畜其下九三，初九、九二犹不能拥畜，而云“上下应之”者。若细别而言，小畜之义，唯当畜止在下。三阳犹不能畜尽，但畜九三而已。若大判而言之，上下五阳总应六四，故云“上下应之”。其四虽应何妨，总不能畜止刚健也。

健而巽，刚中而志行，乃亨。“密云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

小畜之势，足作密云，乃“自我西郊”，未足以为雨也。何由知未能为雨？夫能为雨者，阳上薄阴，阴能固之，然后蒸而为雨。今不能制初九之“复道”，固九二之“牵复”，九三更以不能复为劣也。下方尚往，施岂得行？故密云而不能为雨，尚往故也。何以明之？夫

阴能固之，然后乃雨乎。上九独能固九三之路，故九三不可以进而“舆说辐”也。能固其路而安于上，故得“既雨既处”。若四、五皆能若上九之善畜，则能雨明矣。故举一卦而论之，能为小畜密云而已。阴苟不足以固阳，则虽复至盛，密云自我西郊，故不能雨也。雨之未下，即施之未行也。《彖》至论一卦之体，故曰“密云不雨”。《象》各言一爻之德，故曰“既雨既处”也。

●疏 “健而巽”至“施未行也”。

○正义曰：“健而巽，刚中而志行，乃亨”者，内既刚健而外逢柔顺，刚发于外，不被摧抑，而志意得行。以此言之，故刚健之志，乃得亨通，此释“亨”也。“密云不雨，尚往”者，所以密云不雨者，不能畜止诸阳，初九、九二，犹得上进，阴阳气通，所以不雨，释“密云不雨”也。“自我西郊施未行”者，释“自我西郊”之义。所以密云不雨，从我西郊而积聚者，犹所施润泽，未得流行周遍，故不覆国都，但远聚西郊也。然云在国都而不雨，亦是施未行也。必云在西郊者，若在国都，雨虽未落，犹有覆荫之施，不得云“施未行”，今言在西郊，去施远也。

●注“小畜之势”至“既雨既处也”。

○正义曰：“九三更以不能复为劣”者，初九既得

“复道”，九二可“牵”以获“复”，皆得刚健上通，则是阴不能固阳，而九三劣弱，又不能自复，则是阳不薄阴，是以皆不雨也。且小畜之义，贵于上往，而九三不能自复，更为劣弱，故言“九三更不能复为劣”也。“能固其路而安于上”者，谓上九能闭固九三之道路，不被九三所陵，得安于上，所以“既雨既处”也，故举一卦而论之。“能为小畜密云而已”者，此明卦之与爻，其义别也。但卦总二象，明上体不能闭固下体，所以密云不能为雨。爻则止明一爻之事，上九能固九三，所以上九而有雨也。所以卦与爻其义异也。诸卦多然。若《比卦》云“比吉”，上六则云“比之无首凶”也；《复卦》云“复亨”，上六云“迷复凶”也。此皆卦之与爻，义相违反，它皆仿此。

《象》曰：风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未能行其施者，故可以懿文德而已。

疏 正义曰：“君子以懿文德”者，懿，美也。以于其时施未得行，喻君子之人但修美文德，待时而发。风为号令，若“风行天下”，则施附于物，不得云“施未行”也。今风在天上，去物既远，无所施及，故曰“风行天上”。凡大象，君子所取之义，或取二卦之象而法之者，若“地中有水，师，君子以容民畜众”，取卦

象包容之义；若《履卦·象》云“上天下泽，履，君子以辩上下”，取上下尊卑之义。如此之类，皆取二象，君子法以为行也。或直取卦名，因其卦义所有，君子法之，须合卦义行事者。若《讼卦》云“君子以作事谋始”，防其所讼之源，不取“天与水违行”之象；若小畜“君子以懿文德”，不取“风行天上”之象。余皆仿此。

初九：复自道，何其咎？吉。

处乾之始，以升巽初，四为己应，不距己者也。以阳升阴，复自其道，顺而无违，何所犯咎，得义之吉。

疏 正义曰：处乾之始以升巽，初四为己应，以阳升阴，反复于上，自用己道，四则顺而无违，于己无咎，故云“复自道，何其咎？吉”。

《象》曰：“复自道”，其义吉也。

疏 正义曰：“其义吉”者，以阳升阴，以刚应柔，其义于理吉也。

九二：牵复吉。

处乾之中，以升巽五，五非畜极，非固己者也。虽不能若阴之不违，可牵以获复，是以吉也。

疏 正义曰：“牵”谓牵连，“复”谓反复。二欲往五，五非止畜之极，不闭固于己，可自牵连反复于上而

得吉也。

《象》曰：“牵复”在中，亦不自失也。

疏 正义曰：既强牵连，而复在下卦之中，以其得中，不被闭固，亦于己不自有失，解“牵复吉”也。

九三：舆说辐。夫妻反目。

上为畜盛，不可牵征，以斯而进，故必“说辐”也。己为阳极，上为阴长，畜于阴长，不能自复，方之“夫妻反目”之义也。

疏 正义曰：九三欲复而进，上九固而止之，不可以行，故车舆说其辐。“夫妻反目”者，上九体巽为长女之阴，今九三之阳，被长女闭固，不能自复，夫妻乖戾，故反目相视。

《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疏 正义曰：“不能正室”者，释“夫妻反目”之义。以九三之夫不能正上九之室，故“反目”也。此假象以喻人事也。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

夫言“血”者，阳犯阴也。四乘于三，近不相得，三务于进，而已隔之，将惧侵克者也。上亦恶三而能制焉，志与上合，共同斯诚，三虽逼己，而不能犯，故得血去惧除，保无咎也。

●“六四”至“无咎”。

○正义曰：六四居九三之上，乘陵于三，三既务进，而已固之，惧三害己，故有“血”也。畏三侵陵，故惕惧也。但上九亦憎恶九三，六四与上九同志，共恶于三，三不能害己，己故得其血去除，其惕出散，信能血去惧除，乃得无咎。

●注“夫言血者”至“无咎也”。

○正义曰：“夫言血者阳犯阴也”者，谓此卦言“血”，阳犯阴也。“夫”者，发语之端，非是总凡之辞。故需六四云“需于血”，《注》云：“凡称血者，阴阳相伤也。”则称血者，非唯阳犯阴也。

《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正义曰：释“惕出”之意。所以“惕出”者，由己与上九同合其志，共恶于三也。

九五：有孚挛如，富以其邻。

处得尊位，不疑于二，来而不距。二牵已挛，不为专固，“有孚挛如”之谓也。以阳居阳，处实者也。居盛处实而不专固，富以其邻者也。

●正义曰：“有孚挛如”者，五居尊位，不疑于二，来而不距。二既牵挽而来，己又攀挛而迎接，志意合同，不有专固相逼，是有信而相牵挛也。“如”，语

辞，非义类。“富以其邻”者，五是阳爻，即必富实。心不专固，故能用富以与其邻。“邻”谓二也。

《象》曰：“有孚挛如”，不独富也。

疏 正义曰：“不独富也”者，释“挛如”之义。所以攀挛于二者，以其不独自专固于富，欲分与二也。

上九：既雨既处，尚德载，妇贞厉，月几望，君子征凶。

处小畜之极，能畜者也。阳不获亨，故“既雨”也。刚不能侵，故“既处”也。体《巽》处上，刚不敢犯，“尚德”者也。为阴之长，能畜刚健，德积载者也。妇制其夫，臣制其君，虽贞近危，故曰“妇贞厉”也。阴之盈盛莫盛于此，故曰“月几望”也。满而又进，必失其道，阴疑于阳，必见战伐，虽复君子，以征必凶，故曰“君子征凶”。

疏 “上九，既雨既处”至“君子征凶”。

○正义曰：“既雨既处”者，九三欲进，己能固之，阴阳不通，故己得其雨也。“既处”者，三不能侵，不忧危害，故己得其处也。“尚德载”者，体《巽》处上，刚不敢犯，为阴之长，能畜止刚健，慕尚此德之积聚而远载也，故云“尚德载”也。言慕尚此道德之积载也。“妇贞厉”者，上九制九三，是妇制其夫，臣制其君，

虽复贞正，而近危厉也。“月几望”者，妇人之制夫，犹如月在望时盛极以敌日也。“几”，辞也，已从上释，故于此不复言也。“君子征凶”者，阴疑于阳，必见战伐，虽复君子之行而亦凶也。

●注“处小畜之极”至“君子征凶”。

○正义曰：“处小畜之极，能畜者也”者。已处小畜盛极，是闭畜者也。“阳不获亨，故既雨也”者，阳若亨通则不雨也。所以卦系辞云：“小畜，亨，密云不雨。”今九三之阳，被上九所固，不获亨通，故“既雨”也。

《象》曰：“既雨既处”，德积载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夫处下可以征而无咎者，唯泰也则然。坤本体下，又顺而弱，不能敌刚，故可以全其类，征而吉也。自此以往，则其进各有难矣。夫巽虽不能若艮之善畜，犹不肯为坤之顺从也，故可得少进，不可尽陵也。是以初九、九二，其复则可，至于九三，则“舆说辐”也。夫大畜者，畜之极也。畜而不已，畜极则通，是以其畜之盛在于四、五，至于上九，道乃大行。小畜积极而后乃能畜，是以四、五可以进，而上九说征之辐。

●疏“《象》曰既雨既处”至“有所疑也”。

○正义曰：“既雨既处，德积载”者，释“既雨既处”之义。言所以得“既雨既处”者，以上九道德积聚，可以运载，使人慕尚，故云“既雨既处”也。“君子征凶，有所疑”者，释“君子征凶”之义，言所以“征凶”者，阴气盛满，被阳有所疑忌，必见战伐，故“征凶”也。

●注“夫处下”至“说征之辐”。

○正义曰：“夫巽虽不能若艮之善畜”者，谓虽不能如大畜艮卦在上，善畜下之乾也。“巽虽不能如艮之善畜”，故其畜小也。“犹不肯为坤之顺从”者，谓犹不肯如泰卦、坤在于上顺从乾也。“故可得少进”者，谓初九、九二得前进也。“不可尽陵”者，九三欲陵上九，被上九所固，是不可得“尽陵”也。“畜而不已，畜极则通，是以其畜之盛在于四五，至于上九，道乃大行”者，此论大畜义也。大畜畜而不已，谓之“大畜”。四爻、五爻是畜之盛极，而不休已，畜极则通。四、五畜道既极，至于上九，无可所畜，故上九道乃大行，无所畜也。“小畜积极而后乃能畜”者，小畜之道既微，积其终极，至于上九，乃能畜也，谓“畜”九三也。“是以四、五可以进”者，四虽畜初，五虽畜二，畜道既弱，故九二可以进。“上九说征之辐”者，上九畜之

“积极”，故能说此九三征行之辐。案：九三但有“说辐”，无“征”之文。而王氏言上九“说征之辐”者，輿之有辐，可以征行。九三爻有“征”义，今輿辐既说，则是说征之辐，因上九“征凶”之文，征则行也。文虽不言，于义必有言“辐”者。郑《注》云“谓輿下缚木，与轴相连，钩心之木”是也。《子夏传》云：“辐，车刷也。”

(履)



乾上

兑下

履虎尾，不咥人，亨。

正义曰：《履卦》之义，以六三为主。六三以阴柔履践九二之刚，履危者也，犹如履虎尾，为危之其。“不咥人亨”者，以六三在兑体，兑为和说，而应乾刚，虽履其危，而不见害，故得亨通，犹若履虎尾不见咥啮于人。此假物之象以喻人事。

《彖》曰：履，柔履刚也。说而应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

凡“彖”者，言乎一卦之所以为主也，成卦之体在六三也。“履虎尾”者，言其危也。三为履主，以柔履刚，履危者也。“履虎尾”，而“不见咥”者，以其说而应乎乾也。乾，刚正之德者也。不以说行夫佞邪，而以说应乎乾，宜其“履虎尾”，不见咥而亨。

“《彖》曰履柔履刚也”至“不咥人亨”。

○正义曰：“履，柔履刚”者，言履卦之义，是柔之履刚。六三阴爻，在九二阳爻之上，故云“柔履刚”也。“履”谓履践也。此释履卦之义。“说而应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者，释“不咥人亨”之义。六三在兑体，兑为和说，应于上九，上九在乾体。兑自和说，应乎乾刚，以说应刚，无所见害。是以履践虎尾，不咥害于人，而得亨通也。若以和说之行，而应于阴柔，则是邪佞之道，由以说应于刚，故得吉也。

刚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言五之德。

疏 正义曰：“刚中正履帝位”者，谓九五也。以刚处中，得其正位，居九五之尊，是“刚中正履帝位”也。“而不疚光明”者，能以刚中而居帝位，不有疾病，由德之光明故也。此一句赞明履卦德义之美，于经无所释也。

《象》曰：上天下泽，履。君子以辩上下、定民志。

疏 正义曰：天尊在上，泽卑处下，君子法此履卦之象，以分辩上下尊卑，以定正民之志意，使尊卑有序也。但此履卦名合二义，若以爻言之，则在上履践于下，六三“履”九二也。若以二卦上下之象言之，则

“履”，礼也，在下以礼承事于上。此象之所言，取上下二卦卑承尊之义，故云“上天下泽，履”。但易含万象，反覆取义，不可定为一体故也。

初九：素履往，无咎。

处履之初，为履之始，履道恶华，故素乃无咎。处履以素，何往不从？必独行其愿，物无犯也。

正义曰：处履之始，而用质素，故往而无咎。若不以质素，则有咎也。

《象》曰：素履之往，独行愿也。

正义曰：“独行愿”者，释“素履”之往，它人尚华，己独质素，则何咎也？故独行所愿，则物无犯也。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贞吉。

履道尚谦，不喜处盈，务在致诚，恶夫外饰者也。而二以阳处阴，履于谦也。居内履中，隐显同也。履道之美，于斯为盛。故“履道坦坦”，无险厄也。在幽而贞，宜其吉。

“九二”至“幽人贞吉”。

○正义曰：“履道坦坦”者，坦坦，平易之貌。九二以阳处阴，履于谦退，己能谦退，故“履道坦坦”，平易无险难也。“幽人贞吉”者，既无险难，故在幽隐

之人，守正得吉。

●注“履道尚谦”至“宜其吉”。

○正义曰：“履道尚谦”者，言履践之道，贵尚谦退，然后乃能践物。“履”又为礼，故“尚谦”也。“居内履中，隐显同”者，“履道尚谦”，不喜处盈，然以阳处阴，尚于谦德。“居内履中”，以信为道，不以居外为荣，处内为屈。若居在外，亦能履中谦退，隐之与显，在心齐等，故曰“隐显同”也。“在幽而贞，宜其吉”者，以其在内卦之中，故云“在幽”也。谦而得中，是贞正也。“在幽”能行此正，故曰“宜其吉”。

《象》曰：“幽人贞吉”，中不自乱也。

●疏 正义曰：“中不自乱”者，释“幽人贞吉”，以其居中，不以危险而自乱也。既能谦退幽居，何有危险自乱之事？

六三：眇能视，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为于大君。

居“履”之时，以阳处阳，犹曰不谦，而况以阴居阳，以柔乘刚者乎？故以此为明眇目者也，以此为行跛足者也，以此履危见咥者也。志在刚健，不修所履，欲以陵武于人，“为于大君”，行未能免于凶，而志存于五，顽之甚也。

䷖ “六三眇能视”至“武人为于大君”。

○正义曰：“眇能视，跛能履”者，居“履”之时，当须谦退。今六三以阴居阳，而又失其位，以此视物，犹如眇目自为能视，不足为明也；以此履践，犹如跛足自为能履，不足与之行也。“履虎尾咥人凶”者，以此履虎尾，咥啮于人，所以凶也。“武人为于大君”者，行此威武加陵于人，欲自“为于大君”，以六三之微，欲行九五之志，顽愚之甚。

《象》曰：“眇能视”，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与行也。咥人之凶，位不当也。“武人为于大君”，志刚也。

䷖ “《象》曰眇能视”至“武人为于大君志刚也”。

○正义曰：“不足以有明”者，释“眇能视物”。目既隆眇，假使能视，无多明也。“不足以与行”者，解“跛能履”。足既蹇跛，假使能履，行不能远，故云“不足以与行”也。“位不当”者，释“咥人之凶”。所以被咥见凶者，缘居位不当，为以阴处阳也。“志刚”者，释“武人为于大君”。所以陵武加人，欲为大君，以其志意刚猛，以阴而处阳，是志意刚也。

九四：履虎尾，愬愬，终吉。

逼近至尊，以阳承阳，处多惧之地，故曰“履虎

尾，愬愬”也。然以阳居阴，以谦为本，虽处危惧，终获其志，故“终吉”也。

疏 正义曰：“履虎尾愬愬”者，逼近五之尊位，是“履虎尾”近其危也。以阳承阳，处嫌隙之地，故“愬愬”危惧也。“终吉”者，以阳居阴，意能谦退，故终得其吉也。

《象》曰：“愬愬终吉”，志行也。

疏 正义曰：“志行”者，释“愬愬终吉”。初虽“愬愬”，终得其吉，以谦志得行，故“终吉”也。

九五：夬履，贞厉。

得位处尊，以刚决正，故曰“夬履贞厉”也。履道恶盈而五处尊，是以危。

疏 正义曰：“夬履”者，夬者，决也。得位处尊，以刚决正，履道行正，故夬履也。“贞厉”者，厉，危也。履道恶盈，而五以阳居尊，故危厉也。

《象》曰：“夬履，贞厉”，位正当也。

疏 正义曰：“位正当”者，释“夬履贞厉”之义。所以“夬履贞厉”者，以其位正，当处在九五之位，不得不决断其理，不得不有其贞厉，以位居此地故也。

上九：视履考祥，其旋元吉。

祸福之祥，生乎所履。处履之极，履道成矣，故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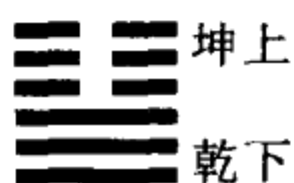
“视履”而“考祥”也。居极应说，高而不危，是其旋也。履道大成，故“元吉”也。

疏 正义曰：“视履考祥”者，祥谓征祥。上九处履之极，履道已成，故视其所履之行；善恶得失，考其祸福之征祥。“其旋元吉”者，旋谓旋反也。上九处履之极，下应兑说，高而不危，是其不坠于“履”，而能旋反行之，履道大成，故“元吉”也。

《象》曰：“元吉”，在上大有庆也。

疏 正义曰：“大有庆”者，解“元吉”在上之义。既以“元吉”而在上九，是大有福庆也，以有福庆，故在上元吉也。

（泰）



泰，小往大来，吉亨。

䷊ 正义曰：阴去故“小往”，阳长故“大来”，以此吉而亨通。此卦亨通之极，而四德不具者，物既太通，多失其节，故不得以为元始而利贞也。所以《象》云“财成”、“辅相”，故四德不具。

《象》曰：“泰，小往大来，吉亨”，则是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内阳而外阴，内健而外顺，内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长，小人道消也。

䷊ “《象》曰泰小往大来”至“小人道消也”。

○正义曰：“泰，小往大来，吉亨，则是天地交而万物通”者，释此卦“小往大来吉亨”名为“泰”也。所以得名为“泰”者，止由天地气交而生养万物，物得

大通，故云“泰”也。“上下交而其志同”者，此以人事象天地之交。上谓君也，下谓臣也，君臣交好，故志意和同。“内阳而外阴，内健而外顺”，内健则内阳，外顺则外阴。内阳外阴据其象，内健外顺明其性，此说泰卦之德也。阴阳言爻，健顺言卦。此就卦爻释“小往大来吉亨”也。“内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长，小人道消”者，更就人事之中，释“小往大来吉亨”也。

《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泰者，物大通之时也。上下大通，则物失其节，故财成而辅相，以左右民也。

疏 “《象》曰天地交泰”至“以左右民”。

○正义曰：“后以财成天地之道”者，由物皆通泰，则上下失节。后，君也。于此之时，君当剪财，成就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者，相，助也。当辅助天地所生之宜。“以左右民”者，左右，助也，以助养其人也。“天地之道”者，谓四时也，冬寒、夏暑、春生、秋杀之道。若气相交通，则物失其节。物失其节，则冬温、夏寒、秋生、春杀。君当财节成就，使寒暑得其常，生杀依其节，此天地自然之气，故云“天地之道”也。“天地之宜”者，谓天地所生之物各有其宜。若

《大司徒》云其“动物植物”，及《职方》云扬州其谷宜稻麦，雍州其谷宜黍稷。若天气大同，则所宜相反。故人君辅助天地所宜之物，各安其性，得其宜，据物言之，故称“宜”也。此卦言“后”者，以不兼公卿大夫，故不云君子也。兼通诸侯，故不得直言先王，欲见天子诸侯，俱是南面之君，故特言“后”也。

初九：拔茅茹，以其汇，征吉。

茅之为物，拔其根而相牵引者也。“茹”，相牵引之貌也。三阳同志，俱志在外，初为类首，已举则从，若“茅茹”也。上顺而应，不为违距，进皆得志，故以其类“征吉”。

疏 正义曰：“拔茅茹”者，初九欲往于上，九二、九三，皆欲上行，已去则从，而似拔茅举其根相牵茹也。“以其汇”者，汇，类也，以类相从。“征吉”者，征，行也。上坤而顺，下应于乾，已去则纳，故征行而吉。

《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

疏 正义曰：“志在外”者，释“拔茅征吉”之义。以其三阳志意皆在于外，已行则从，而似“拔茅征行”而得吉。此假外物以明义也。

九二：包荒，用冯河，不遐遗，朋亡。得尚

于中行。

体健居中而用乎“泰”，能包含荒秽，受纳“冯河”者也。用心弘大，无所遐弃，故曰“不遐遗”也。无私无偏，存乎光大，故曰“朋亡”也。如此乃可以“得尚于中行”。尚，犹配也。“中行”，谓五。

正义曰：“包荒用冯河”者，体健居中，而用乎“泰”，能包含荒之物，故云“包荒”也。“用冯河”者，无舟渡水，冯陵于河，是顽愚之人，此九二能包含容受，故曰“用冯河”也。“不遐遗”者，遐，远也。遗，弃也。用心弘大，无所疏远弃遗于物。“朋亡”者，得中无偏，所在皆纳，无私于朋党之事，“亡，无也”，故云“朋亡”也。“得尚于中行”者，“中行”谓六五也，处中而行，以九二所为如此。尚，配也，得配六五之中也。

《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正义曰：释“得尚中行”之义。所以包荒、得配此六五之中者，以无私无偏，存乎光大之道，故此包荒。皆假外物以明义也。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复。艰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

乾本上也，坤本下也，而得泰者，降与升也。而三处天地之际，将复其所处。复其所处，则上守其尊，下守其卑，是故无往而不复也，无平而不陂也。处天地之将闭，平路之将陂，时将大变，世将大革，而居不失其正，动不失其应，艰而能贞，不失其义，故“无咎”也。信义诚著，故不恤其孚而自明也，故曰“勿恤其孚，于食有福”也。

●“九三无平不陂”至“于食有福”。

○正义曰：“无平不陂”者，九三处天地相交之际，将各分复其所处。乾体初虽在下，今将复归于上，坤体初虽在上，今欲复归于下，是初始平者，必将有险陂也。初始往者，必将有反复也。无有平而不陂，无有往而不复者，犹若元在下者而不在上，元在上者而不归下也。“艰贞无咎”者，已居变革之世，应有危殆，只为已居得其正，动有其应，艰难贞正，乃得“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者，恤，忧也；孚，信也。信义先以诚著，故不须忧其孚信也。信义自明，故于食禄之道，自有福庆也。

●注“将复其所处”至“于食有福也”。

○正义曰：“将复其所处”者，以泰卦“乾体”在下，此九三将弃三而向四，是将复其乾之上体所处也。

泰卦“坤体”在上，此六四今将去四而归向初，复其“坤体”所处也。“处天地之将闭，平路之将陂”者，天将处上，地将处下，闭而不通，是“天地之将闭”也。所以往前通泰，路无险难，自今已后，时既否闭，路有倾危，是“平路之将陂”也。此因三之向四，是下欲上也。则上六将归于下，是上欲下也，故云“复其所处”也。“信义诚著”者，以九三居不失正，动不失应，是信义诚著也。“故不恤其孚而自明”者，解“于食有福”，以信义自明，故饮食有福。

《象》曰：“无往不复”，天地际也。

天地将各分复之际。

疏 正义曰：“天地际”者，释“无往不复”之义。而三处天地交际之处，天体将上，地体将下，故往者将复，平者将陂。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邻。不戒以孚。

乾乐上复，坤乐下复，四处坤首，不固所居，见命则退，故曰“翩翩”也。坤爻皆乐下，已退则从，故不待，富而用其邻也。莫不与己同其志愿，故不待戒而自孚也。

疏 正义曰：“六四翩翩”者，四主坤首，而欲下复，见命则退，故翩翩而下也。“不富以其邻”者，以，

用也，“邻”谓五与上也。今己下复，众阴悉皆从之，故不待财富而用其邻。“不戒以孚”者，邻皆从己，共同志愿，不待戒告而自孚信以从己也。

《象》曰：“翩翩不富”，皆失实也。“不戒以孚”，中心愿也。

●正义曰：“皆失实”者，解“翩翩不富”之义，犹众阴皆失其本实所居之处，今既见命，翩翩乐动，不待财富，并悉从之，故云“皆失实”也。“不戒以孚中心愿”者，解“不戒以孚”之义，所以不待六四之戒告，而六五、上六，皆以孚信者，由中心皆愿下复，故不待戒而自孚也。

六五：帝乙归妹，以祉元吉。

妇人谓嫁曰“归”。“泰”者，阴阳交通之时也。女处尊位，履中居顺，降身应二，感以相与，用中行愿，不失其礼。“帝乙归妹”，诚合斯义。履顺居中，行愿以祉，尽夫阴阳交配之宜，故“元吉”也。

●“六五”至“以祉元吉”。

○正义曰：“帝乙归妹”者，女处尊位，履中居顺，降身应二，感以相与，用其中情，行其志愿，不失于礼。爻备斯义者，唯帝乙归嫁于妹而能然也。故作《易》者，引此“帝乙归妹”以明之也。“以祉元吉”

者，履顺居中，得行志愿，以获祉福，尽夫阴阳交配之道，故大吉也。

●注“妇人谓嫁曰归”。

○正义曰：“妇人谓嫁曰归”，隐二年《公羊传》文也。

《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愿也。

●正义曰：“中以行愿”者，释“以祉元吉”之义，正由中顺，行其志愿，故得福而元吉也。

上六：城复于隍，勿用师。自邑告命，贞吝。

居泰上极，各反所应，泰道将灭，上下不交，卑不上承，尊不下施，是故“城复于隍”，卑道崩也。“勿用师”，不烦攻也。“自邑告命，贞吝”，否道已成，命不行也。

●“上六城复于隍”至“自邑告命贞吝”。

○正义曰：“城复于隍”者，居泰上极，各反所应，泰道将灭，上下不交，卑不上承，尊不下施，犹若“城复于隍”也。《子夏传》云：“隍是城下池也。”城之为体，由基土陪扶，乃得为城。今下不陪扶，城则隳坏，以此崩倒，反复于隍，犹君之为体，由臣之辅翼。今上下不交，臣不扶君。君道倾危，故云“城复于隍”。此

假外象以喻人事。“勿用师”者，谓君道已倾，不烦用师也。“自邑告命贞吝”者，否道已成，物不顺从，唯于自己之邑而施告命，下既不从，故“贞吝”。

●注“卑道崩也”。

○正义曰：“卑道崩也”者，卑道向下，不与上交，故卑之道崩坏，不承事于上也。

《象》曰：“城复于隍”，其命乱也。

●疏 正义曰：“其命乱”者，释“城复于隍”之义。若教命不乱，臣当辅君，犹土当扶城。由其命错乱，下不奉上，犹上不陪城，使复于隍，故云“其命乱”也。

(否)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贞。大往小来。

【疏】正义曰：“否之匪人”者，言否闭之世，非是人道交通之时，故云“匪人”。“不利君子贞”者，由小人道长，君子道消，故不利君子为正也。阳气往而阴气来，故云“大往小来”。阳主生息，故称“大”；阴主消耗，故称“小”。

《象》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贞，大往小来”，则是天地不交，而万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内阴而外阳，内柔而外刚，内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长，君子道消也。

【疏】正义曰：“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者，与泰卦反也。《泰卦》云“上下交而其志同”，此应云“上下不交则其志不同”也。非但其志不同，上下乖隔，则邦国

灭亡，故变云“天下无邦”也。“内柔而外刚”者，欲取否塞之义，故内至柔弱，外御刚强，所以否闭。若欲取“通泰”之义，则云“内健”“外顺”。各随义为文，故此云“刚柔”，不云“健顺”。

《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俭德辟难，不可荣以禄。

疏 正义曰：“君子以俭德辟难”者，言君子于此否塞之时，以节俭为德，辟其危难，不可荣华其身，以居禄位。此若据诸侯公卿言之，辟其群小之难，不可重受官赏；若据王者言之，谓节俭为德，辟其阴阳已运之难，不可重自荣华而骄逸也。

初六：拔茅茹，以其汇，贞，吉亨。

居否之初，处顺之始，为类之首者也。顺非健也，何可以征？居否之时，动则入邪，三阴同道，皆不可进。故“茅茹”以类，贞而不谄，则“吉亨”。

疏 正义曰：“拔茅茹”者，以居否之初，处顺之始，未可以动，动则入邪，不敢前进。三阴皆然，犹若拔茅牵连其根相茹也。己若不进，余皆从之，故云“拔茅茹”也。“以其汇”者，以其同类，共皆如此。“贞吉亨”者，守正而居志在于君，乃得吉而亨通。

《象》曰：拔茅贞吉，志在君也。

志在于君，故不苟进。

疏 正义曰：“志在君”者，释“拔茅贞吉”之义。所以居而守正者，以其志意在君，不敢怀谄苟进，故得“吉亨”也。此假外物以明人事。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

居“否”之世，而得其位，用其至顺，包承于上，小人路通，内柔外刚，大人“否”之，其道乃“亨”。

疏 正义曰：“包承”者，居“否”之世而得其位，用其至顺，包承于上。“小人吉”者，否闭之时，小人路通，故于小人为吉也。“大人否亨”者，若大人用此“包承”之德，能否闭小人之“吉”，其道乃亨。

《象》曰：“大人否亨”，不乱群也。

疏 正义曰：此释所以大人“否亨”之意，良由否闭小人，防之以得其道，小人虽盛，不敢乱群，故言“不乱群”也。

六三：“包羞”。

俱用小道以承其上，而但不当，所以“包羞”也。

《象》曰：“包羞”，位不当也。

疏 正义曰：“包羞”者，言群阴俱用小人之道包承于上，以失位不当，所包承之事，唯羞辱已。

九四：有命无咎。畴离祉。

夫处“否”而不可以有命者，以所应者小人也。有命于小人，则消君子之道者也。今初志在君，处乎穷下，故可以有命无咎而畴丽福也。畴谓初也。

疏 正义曰：“有命无咎”者，九四处否之时，其阴爻皆是小人。若有命于小人，则君子道消也。今初六志在于君，守正不进，处于穷下。今九四有命命之，故“无咎”。“畴离祉”者，畴谓畴匹，谓初六也。离，丽也，丽谓附著也。言九四命初，身既无咎，初既被命，依附祉福，言初六得福也。

《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

疏 正义曰：释“有命无咎”之义，所以九四有命，得无咎者，由初六志意得行，守正而应于上，故九四之命得无咎。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系于苞桑。

居尊得位，能休否道者也。施否于小人，否之休也。唯大人而后能然，故曰“大人吉”也。处君子道消之时，已居尊位，何可以安？故心存将危，乃得固也。

疏 “九五休否”至“系于苞桑”。

○正义曰：“休否”者，休，美也。谓能行休美之事于否塞之时，能施此否闭之道，遏绝小人，则是

“否”之休美者也，故云“休否”。“大人吉”者，唯大人乃能如此而得吉也，若其凡人，则不能。“其亡其亡，系于苞桑”者，在道消之世，居于尊位而遇小人，必近危难，须恒自戒慎其意，常惧其危亡，言丁宁戒慎如此也。“系于苞桑”者，苞，本也，凡物系于桑之苞本则牢固也。若能“其亡其亡”，以自戒慎，则有“系于苞桑”之固，无倾危也。

●注“心存将危”。

○正义曰：“心存将危”，解“其亡其亡”之义。身虽安静，心意常存将有危难，但念“其亡其亡”，乃得固者，即“系于苞桑”也。必云“苞桑”者，取会韵之义。又桑之为物，其根众也。众，则牢固之义。

《象》曰：大人之吉，位正当也。

●疏 正义曰：释“大人吉”之义，言九五居尊得位，正所以当遏绝小人得其吉。

上九：倾否，先否后喜。

先倾后通，故“后喜”也。始以倾为“否”，后得通乃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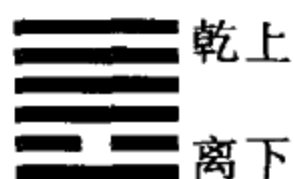
●疏 正义曰：处否之极，否道已终，此上九能倾毁其否，故曰“倾否”也。“先否后喜”者，否道未倾之时，是“先否”之道；否道已倾之后，其事得通，故曰

“后有喜”也。

《象》曰：否终则倾，何可长也？

䷗ 正义曰：释“倾否”之义。否道已终，通道将至。故“否”之终极，则倾损其否，何得长久？故云“何可长也”。

(同人)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贞。

正义曰：“同人”，谓和同于人。“于野，亨”者，野是广远之处，借其野名，喻其广远，言和同于人，必须宽广，无所不同。用心无私，处非近狭，远至于野，乃得亨进，故云“同人于野亨”。与人同心，足以涉难，故曰“利涉大川”也。与人和同，义涉邪僻，故“利君子贞”也。此“利涉大川”，假物象以明人事。

《象》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应乎乾，曰“同人”。

二为同人之主。

正义曰：此释所以能同于人之义。“柔得位得中”者，谓六二也，上应九五，是“应于乾”也。

同人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

行也。

所以乃能“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非二之所能也，是乾之所行，故特曰“同人曰”。

●疏 “同人曰”至“乾行也”。

○正义曰：释“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之义。所以能如此者，由乾之所行也。言乾能行此德，非六二之所能也，故特云“同人曰”，乃云“同人于野，亨”，与诸卦别也。

●注 “故特曰同人曰”。

○正义曰：“故特曰同人曰”者，谓卦之《彖》辞，发首即叠卦名，以释其义，则以例言之，此发首应云“同人于野亨”，今此“同人于野亨”之上别云“同人曰”者，是其义有异。此同人卦名，以六二为主，故同人卦名系属六二，故称“同人曰”，犹言“同人卦曰”也。“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虽是同人卦下之辞，不关六二之义，故更叠“同人于野亨”之文，乃是乾之所行也。

文明以健，中正而应，君子正也。

行健不以武，而以文明用之，相应不以邪，而以中正应之，君子正也，故曰“利君子贞”。

●疏 正义曰：此释“君子贞”也。此以二象明之，

故云“文明以健”。“中正而应”，谓六二、九五，皆居中得正，而又相应，是君子之正道也，故云“君子正”也。若以威武而为健，邪僻而相应，则非君子之正也。

唯君子为能通天下之志。

君子以文明为德。

疏 “唯君子为能通天下之志”。

○正义曰：此更赞明君子贞正之义。唯君子之人于“同人”之时，能以正道通达天下之志，故利君子之贞。

●注“君子以文明为德”。

○正义曰：若非君子，则用威武。今卦之下体为离，故《彖》云“文明”，又云“唯君子能通天下之志”，是君子用文明为德也。谓文理通明也。

《象》曰：天与火，同人。

天体在上，而火炎上，同人之义也。

疏 正义曰：天体在上，火又炎上，取其性同，故云“天与火，同人”。

君子以类族辨物。

君子小人，各得所同。

疏 正义曰：族，聚也。言君子法此同人，以类而聚也。“辨物”谓分辨事物，各同其党，使自相同，不间杂也。

初九：同人于门，无咎。

居同人之始，为同人之首者也。无应于上，心无系吝，通夫大同，出门皆同，故曰“同人于门”也。出门同人，谁与为咎？

疏 正义曰：“同人于门”者，居同人之首，无应于上，心无系吝，含弘光大，和同于人，在于门外，出门皆同，故云“无咎”也。

《象》曰：出门同人，又谁咎也？

疏 正义曰：“又谁咎”者，释“出门同人无咎”之义。言既心无系吝，出门逢人皆同，则谁与为过咎？

六二：同人于宗，吝。

应在乎五，唯同于主，过主则否。用心扁狭，鄙吝之道。

疏 正义曰：系应在五，而和同于人在于宗族，不能弘阔，是鄙吝之道，故《象》云“吝道”也。

《象》曰：“同人于宗”，吝道也。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岁不兴。

居同人之际，履下卦之极，不能包弘上下，通夫大同；物党相分，欲乖其道，贪于所比，据上之应；其敌刚健，非力所当，故“伏戎于莽”，不敢显亢也。“升其高陵”，望不敢进，量斯势也，三岁不能兴者也。三岁

不能兴，则五道亦以成矣，安所行焉？

疏 “九三伏戎于莽”至“三岁不兴”。

○正义曰：“伏戎于莽”者，九三处下卦之极，不能包弘上下，通夫大同，欲下据六二，上与九五相争也。但九五刚健，九三力不能敌，故伏潜兵戎于草莽之中，升其高陵。“三岁不兴/”者，唯升高陵以望前敌，量斯势也，纵令更经三岁，亦不能兴起也。

●注“不能包弘上下”至“安所行焉”。

○正义曰：“不能包弘上下，通夫大同”者，初九出门皆同，无所系著，是包弘上下，通夫大同。今九三欲下据六二，夺上之应，是不能包弘也。“物党相分”者，谓同人之时，物各有党类而相分别也，二则与五相亲，与三相分别也。“欲乖其道，贪于所比，据上之应”者，言此九三欲乖其同人之道，不以类相从，不知二之从五，直以苟贪，与二之比近而欲取之，据上九五之应也。

《象》曰：“伏戎于莽”，敌刚也。“三岁不兴”，安行也。

安，辞也。

疏 正义曰：“伏戎于莽敌刚”者，释“伏戎于莽”之义。以其当敌九五之刚，不敢显亢，故“伏戎于莽”，

“三岁不兴”。“安行”者，释“三岁不兴”之义，虽经三岁，犹不能兴起也。安，语辞也，犹言何也。既三岁不兴，五道亦已成矣，何可行也？故云“安行也”。此假外物以明人事。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

处上攻下，力能乘墉者也。履非其位，以与人争，二自五应，三非犯己，攻三求二，尤而效之，违义伤理，众所不与，故虽乘墉而不克也。不克则反，反则得吉也。不克乃反，其所以得吉，“困而反则”者也。

疏 正义曰：“乘其墉”者，履非其位，与人斗争，与三争二，欲攻于三。既是上体，力能显亢，故乘上高墉，欲攻三也。“弗克攻吉”者，三欲求二，其事已非。四又效之，以求其二，违义伤理，众所不与，虽复乘墉，不能攻三也。“吉”者，既不能攻三，能反自思愆，以从法则，敌得吉也。此爻亦假物象也。

《象》曰：“乘其墉”，义弗克也。其吉，则困而反则也。

疏 正义曰：“乘其墉义弗克也”者，释不克之义。所以乘墉攻三不能克者，以其违义，众所不从，故云“义不克”也。“其吉则困而反则”者，释“其吉”之义。所以得“其吉”者，九四则以不克，困苦而反归其

法则，故得吉也。

九五：同人先号咷，而后笑，大师克相遇。

《彖》曰：“柔得位得中，而应乎乾，曰同人。”然而体柔居中，众之所与；执刚用直，众所未从，故近隔乎二刚，未获厥志，是以“先号咷”也。居中处尊，战必克胜，故“后笑”也。不能使物自归而用其强直，故必须大师克之，然后相遇也。

疏 正义曰：“同人先号咷”者，五与二应，用其刚直，众所未从，故九五共二，欲相和同，九三、九四，与之竞二也。五未得二，故志未和同于二，故“先号咷”也。“而后笑”者，处得尊位，战必克胜，故“后笑”也。“大师克相遇”者，不能使物自归己，用其刚直，必以大师与三、四战克，乃得与二相遇。此爻假物象以明人事。

《象》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师相遇，言相克也。

疏 正义曰：“同人之先以中直”者，解“先号咷”之意，以其用中正刚直之道，物所未从，故“先号咷”也。但《象》略“号咷”之字，故直云“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师相遇言相克”者，释“相遇”之义，所以必用大师，乃能相遇也。以其用大师与三四相伐而得

克胜，乃与二相遇，故言“相克”也。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

郊者，外之极也。处“同人”之时，最在于外，不获同志，而远于内争，故虽无悔吝，亦未得其志。

疏“上九同人于郊无悔”。

○正义曰：“同人于郊”者，处同人之极，最在于外，虽欲“同人”，人必疏己，不获所同，其志未得。然虽阳在于外，远于内之争讼，故无悔吝也。

●注“不获同志”至“未得其志”。

○正义曰：“不获同志”者，若彼此在内相同，则获其同志意也。若己为郊境之人，而与相同，人未亲己，是“不获同志”也。“远于内争”者，以外而同，不于室家之内，是远于内争也。以远内争，故无悔吝。以在外郊，故未得志也。

《象》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凡处同人而不泰焉，则必用师矣。不能大通，则各私其党而求利焉。楚人亡弓，不能亡楚。爱国愈甚，益为它灾。是以同人不弘刚健之爻，皆至用师也。

疏“《象》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正义曰：释“同人于郊”之义。同人在郊境远处，与人疏远，和同之志，犹未得也。

●注“凡处同人”至“用师也”。

○正义曰：“凡处同人而不泰焉则必用师矣”者，王氏注意非止上九一爻，乃总论同人一卦之义。去初上而言，二有同宗之吝，三有“伏戎”之祸，四有不克之困，五有“大师”之患，是处“同人”之世，无大通之志，则必用师矣。“楚人亡弓，不能亡楚。爱国愈甚，益为它灾”者，案《孔子家语·弟子好生篇》云：“楚昭王出游，亡乌号之弓，左右请求之。王曰：‘楚人亡弓，楚人得之，又何求焉。’孔子闻之曰：‘惜乎！其志不大也。不曰人亡弓，人得之，何必楚也。’”昭王名轸，哀六年，吴伐陈，楚救陈，在城父卒。此爱国而致它灾也。引此者，证同人不弘皆至用师矣。

(大有)



大有，元亨。

不大通，何由得“大有”乎？“大有”则必元亨矣。

䷍ 正义曰：柔处尊位，群阳并应，大能所有，故称“大有”。既能“大有”，则其物大得亨通，故云“大有元亨”。

《象》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应之，曰“大有”。

处尊以柔，居中以大，体无二阴以分其应，上下应之，靡所不纳，大有之义也。

䷍ 正义曰：释此卦称“大有”之义。“大中”者，谓六五处大以中，柔处尊位，是其大也。居上卦之内，是其中也。

其德刚健而文明，应乎天而时行，是以“元

亨”。

德应于天，则行不失时矣。则健不滞，文明不犯，应天则大，时行无违，是以“元亨”。

●“其德刚健”至“是以元亨”。

○正义曰：释“元亨”之义。“刚健”谓乾也。“文明”谓离也。“应乎天而时行”者，褚氏、庄氏云：“六五应乾九二。”亦与五为体，故云“应乎天”也。德应于天，则行不失时，与时无违，虽万物皆得亨通，故云“是以元亨”。

●注“刚健不滞”至“是以元亨”。

○正义曰：“刚健不滞”者，刚健则物不拥滞也。“文明不犯”者，文则明粲而不犯于物也。“应天则大”者，能应于天则盛大也。“时行无违”者，以时而行，物无违也。以有此诸事，故大通而“元亨”也。

《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恶扬善，顺天休命。

大有，包容之象也。故遏恶扬善，成物之性，顺天休命，顺物之命。

●正义曰：“君子以遏恶扬善”者，“大有”包容之义，故君子象之，亦当包含遏匿其恶，褒扬其善，顺奉天德，休美物之性命，巽顺含容之义也。不云天在火

下而云“火在天上”者，天体高明，火性炎上，是照耀之物而在于天上，是光明之甚，无所不照，亦是包含之义，又为扬善之理也。

初九：无交害。匪咎，艰则无咎。

以夫刚健为大有之始，不能履中，满而不溢，术斯以往，后害必至。其欲匪咎，“艰则无咎也”。

●“初九”至“艰则无咎”。

○正义曰：以夫刚健为大有之始，不能履中谦退，虽无交切之害，久必有凶。其欲“匪咎”，能自艰难其志，则得“无咎”，故云“无交害，匪咎，艰则无咎”也。

●注“不能履中”至“无咎也”。

○正义曰：“不能履中，满而不溢”者，初不在二位，是不能履中。在大有之初，是盈满，身行刚健，是溢也，故云“不能履中满而不溢”也。

《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九二：大车以载，
任重而不危。

●“九二大车以载”。

○正义曰：“大车以载”者，体是刚健，而又居中，身被委任，其任重也。能堪受其任，不有倾危，犹若大

车以载物也。此假外象以喻人事。

●注“任重而不危”。

○正义曰：释“大车以载”之意。大车谓牛车也。载物既多，故云“任重”。车材强壮，故不有倾危也。

有攸往，无咎。

健不违中，为五所任，任重不危，致远不泥，故可以往而“无咎”也。

疏 正义曰：堪当重任，故有所往无咎者，以居失其位，嫌有凶咎，故云“无咎”也。

《象》曰：“大车以载”，积中不败也。

疏 正义曰：“积中不败”者，释“大车以载”之义。物既积聚，身有中和，堪受所积之聚在身上，上不至于败也。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

处“大有”之时，居下体之极，乘刚健之上，而履得其位，与五同功，威权之盛，莫此过焉。公用斯位，乃得通乎天子之道也。小人不克，害可待也。

疏 “九三”至“小人弗克”。

○正义曰：“公用亨于天子”者，九三处“大有”之时，居下体之极，乘刚健之上，履得其位，与五同功。五为王位，三既与之同功，则威权之盛，莫盛于

此，乃得通乎天子之道，故云“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者，小人德劣，不能胜其位，必致祸害，故云“小人不克”也。

●注“与五同功”至“莫此过焉”。

○正义曰：“与五同功”者，《系辞》云：“三与五同功。”此云“与五同功”，谓五为王位，三既能与之同功，则威权与五相似，故云“威权之盛，莫此过焉”。

《象》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

九四：匪其彭，无咎。

既失其位，而上近至尊之威，下比分权之臣，其为惧也，可谓危矣。唯夫有圣知者，乃能免斯咎也。三虽至盛，五不可舍，能辩斯数，专心承五，常匪其旁，则“无咎”矣。旁谓三也。

●“九四匪其彭无咎”。

○正义曰：“匪其彭无咎”者，匪，非也。彭，旁也。谓九三在九四之旁，九四若能专心承五，非取其旁，言不用三也。如此乃得“无咎”也。既失其位，上近至尊之威，下比分权之臣，可谓危矣。能弃三归五，故得“无咎”也。

《象》曰：“匪其彭，无咎”，明辩哲也。

明犹才也。

正义曰：“明辩哲也者”，释“匪其彭无咎”之义。明犹才也。九四所以能去其旁之九三者，由九四才性辩而哲知，能斟酌事宜，故云“明辩哲”也。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

君尊以柔，处大以中，无私于物，上下应之，信以发志，故其孚交如也。夫不私于物，物亦公焉。不疑于物，物亦诚焉。既公且信，何难何备？不言而教行，何为而不威如？为“大有”之主，而不以此道，吉可得乎？

正义曰：“六五，厥孚交如”者，“厥”，其也。“孚”，信也。“交”谓交接也。“如”，语辞也。六五居尊以柔，处大以中，无私于物，上下应之，故其诚信，物来交接，故云“厥孚交如”也。“威如吉”者，威，畏也。既诚且信，不言而教行，所为之处，人皆畏敬，故云“威如”。以用此道，故得吉也。

《象》曰：“厥孚交如”，信以发志也。“威如”之吉，易而无备也。

正义曰：“信以发志”者，释“厥孚交如”之义。由己诚信，发起其志，故上下应之，与之交接也。“威如之吉，易而无备”者，释“威如之吉”之义。所以威如得吉者，以己不私于物，唯行简易，无所防备，

物自畏之，故云“易而无备”也。

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大有”，丰富之世也。处“大有”之上而不累于位，志尚乎贤者也。余爻皆乘刚，而已独乘柔顺也。五为信德，而已履焉，履信之谓也。虽不能体柔，而以刚乘柔，思顺之义也。居丰有之世，而不以物累其心，高尚其志，尚贤者也。爻有三德，尽夫助道，故《系辞》具焉。

疏 “上九”至“无不利”。

○正义曰：释所以“大有”。上九而得吉者，以有三德，从天已下，悉皆祐之，故云“自天祐之。”

●注“不累于位”至“尽夫助道”。

○正义曰：“不累于位，志尚乎贤”者，既居丰富之时，应须以富有为累也。既居无位之地，不以富有萦心，是不系累于位。既能清静高洁，是慕尚贤人行也。“爻有三德”者，“五为信德，而已履焉，履信之谓”，是一也“以刚乘柔，思顺之义”，是二也。“不以物累于心，高尚其志，尚贤者”，是三也。“爻有三德，尽夫助道”者，天尚祐之，则无物不祐，故云“尽夫助道”也。

《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

(谦)



谦，亨。君子有终。

正义曰：“谦”者，屈躬下物，先人后己，以此待物，则所在皆通，故曰“亨”也。小人行谦则不能长久，唯“君子有终”也。然案谦卦之象，“谦”为诸行之善，是善之最极，而不言元与利贞及吉者，元是物首也，利、贞是干正也。于人既为谦退，何可为之首也？以谦下人，何以干正于物？故不云元与利、贞也。谦必获吉，其吉可知，故不言之。况《易经》之体有吉理可知而不言吉者，即此《谦卦》之繇及乾之九五“利见大人”，是吉理分明，故不云“吉”也。诸卦言“吉”者，其义有嫌者，爻兼善恶也。若行事有善，则吉乃随之。若行事有恶，则不得其吉。诸称“吉”者，嫌其不言，故称“吉”也。若坤之六五，及泰之六五，并以阴居尊位，若不行此事，则无吉，若行此事，则得其吉，

故并称“元吉”。其余皆言吉，事亦仿此。亦有大人吉，于小人为凶，若否之九五云“休否，大人吉”是也。或有于小人为吉，大人为凶，若屯之九五“小贞吉，大贞凶”，及否之六三“包承，小人吉”之类是也。亦有其吉灼然而称“吉”者，若大有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之类是也。但《易》之为体，不可以一为例。今各随文解之，义具诸卦之下。今《谦卦》之繇，其吉可知也。既不云“吉”，何故初六、六二及九三并云“吉”者？《谦卦》是总诸六爻，其善既大，故不须云“吉”也。六爻各明其义，其义有优劣，其德既不嫌其不吉，故须“吉”以明之也。

《彖》曰：谦，亨，天道下济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谦尊而光，卑而不可逾，君子之终也。

●“彖曰”至“君子之终也”。

○正义曰：“谦亨，天道下济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者，释“亨”义也。欲明天地上下交通，坤体在上，故言“地道卑而上行”也。其地道既上行，天地相对，则“天道下济”也。且艮为阳卦，又为山。天之高明，今在下体，亦是天道下济之义也。“下济”者，谓

降下济生万物也。而“光明”者，谓三光垂耀而显明也。“地道卑而上行”者，地体卑柔而气上行，交通于天以生万物也。“天道亏盈而益谦”者，从此已下，广说谦德之美，以结君子能终之义也。“亏”谓减损，减损盈满而增益谦退。若日中则昃，月盈则食，是亏减其盈。盈者亏减，则谦者受益也。“地道变盈而流谦”者，丘陵川谷之属，高者渐下，下者益高，是改变“盈”者，流布“谦”者也。“鬼神害盈而福谦”者，骄盈者被害，谦退者受福，是“害盈而福谦”也。“人道恶盈而好谦”者，盈溢骄慢，皆以恶之；谦退恭巽，悉皆好之。“谦尊而光，卑而不可逾”者，尊者有谦而更光明盛大，卑谦而不可逾越，是君子之所终也。言君子能终其谦之善事，又获谦之终福，故云“君子之终”也。

《象》曰：地中有山，谦。君子以裒多益寡，称物平施。

多者用谦以为裒，少者用谦以为益，随物而与，施不失平也。

●“《象》曰”至“称物平施”。

○正义曰：“裒多”者，君子若能用此谦道，则裒益其多，言多者得谦，物更裒聚，弥益多也。故云“裒多”，即谦尊而光也，是尊者得谦而光大也。“益寡”

者，谓寡者得谦而更进益，即卑而不可逾也。是卑者得谦而更增益，不可逾越也。“称物平施”者，称此物之多少，均平而施，物之先多者而得其施也，物之先寡者而亦得其施也，故云“称物平施”也。此谦卦之象，以山为主，是于山为谦，于地为不谦，应言“山在地中”。今乃云“地中有山”者，意取多之与少皆得其益，似“地中有山”，以包取其物以与于人，故变其文也。

●注“多者用谦”至“不失平也”。正义曰：“多者用谦以为哀”者，《尔雅·释诂》云：“哀，聚也。”于先多者，其物虽多，未得积聚，以谦故益其物更多而积聚，故云“多者用谦以为哀”也。“少者用谦以为益”者，其物先少，今既用谦而更增益，故云“用谦以为益”也。“随物而与”者，多少俱与，随多随少，而皆与也。“施不失平”者，多者亦得施恩，少者亦得施恩，是“施不失平”也。言君子于下若有谦者，官之先高，则增之荣秩，位之先卑，亦加以爵禄，随其官之高下，考其谦之多少，皆因其多少而施与之也。

初六：谦谦君子，用涉大川，吉。

处谦之下，谦之谦者也。能体“谦谦”，其唯君子。用涉大难，物无害也。

疏 正义曰：“谦谦君子”者，能体谦谦，唯君子

者能之。以此涉难，其吉宜也。“用涉大川”，假象言也。

《象》曰：“谦谦君子”，卑以自牧也。

牧，养也。

正义曰：“卑以自牧”者，牧，养也，解“谦谦君子”之义，恒以谦卑自养其德也。

六二：鸣谦，贞吉。

鸣者，声名闻之谓也。得位居中，谦而正焉。

正义曰：“鸣谦”者，谓声名也。处正得中，行谦广远，故曰“鸣谦”，正而得吉也。

《象》曰：“鸣谦贞吉”，中心得也。

正义曰：“中心得”者，鸣声中吉，以中和为心，而得其所，鸣谦得中吉也。

九三：劳谦，君子有终吉。

处下体之极，履得其位，上下无阳以分其民，众阴所宗，尊莫先焉。居谦之世，何可安尊？上承下接，劳谦匪解，是以吉也。

正义曰：“劳谦君子”者，处下体之极，履得其位，上下无阳以分其民，上承下接，劳倦于谦也。唯君子能终而得吉也。

《象》曰：“劳谦君子”，万民服也。

䷄ 正义曰：“万民服”者，释所以劳谦之义。以上下群阴，象万民皆来归服，事须引接，故疲劳也。

六四：无不利，撝谦。

处三之上，而用谦焉，则是自上下下之义也。承五而用谦顺，则是上行之道也。尽乎奉上下下之道，故“无不利”。“指撝”皆谦，不违则也。

䷄ 正义曰：“无不利”者，处三之上而用谦焉，则是自上下下之义。承五而用谦顺，则是上行之道。尽乎奉上下下之道，故无所不利也。

《象》曰：“无不利，撝谦”，不违则也。

䷄ 正义曰：“指撝皆谦不违则”者，释“无不利撝谦”之义。所以“指撝皆谦”者，以不违法则，动合于理，故无所不利也。

六五：不富以其邻，利用侵伐，无不利。

居于尊位，用谦与顺，故能不富而用其邻也。以谦顺而侵伐，所伐皆骄逆也。

䷄ 正义曰：“不富以其邻”者，以，用也，凡人必将财物周赡邻里，乃能用之。六五居于尊位，用谦与顺，邻自归之，故不待丰富能用其邻也。“利用侵伐无不利”者，居谦履顺，必不滥罚无罪。若有骄逆不服，则须伐之，以谦得众，故“利用侵伐，无不利”者也。

《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

上六：鸣谦。利用行师征邑国。

最处于外，不与内政，故有名而已，志功未得也。处外而履谦顺，可以邑一国而已。

疏 正义曰：“鸣谦”者，上六最处于外，不与内政，不能于实事而谦，但有虚名声闻之谦，故云“鸣谦”。志欲立功，未能遂事，其志未得。既在外而行谦顺，唯利用行师征伐外旁国邑而已，不能立功在内也。

《象》曰：“鸣谦”，志未得也。可用行师，“征邑国”也。

夫吉凶悔吝，生乎动者也。动之所起，兴于利者也。故饮食必有讼，讼必有众起，未有居众人之所恶而为动者所害，处不竞之地而为争者所夺，是以六爻虽有失位，无应乘刚，而皆无凶咎悔吝者，以谦为主也。“谦尊而光，卑而不可逾”，信矣哉！

疏 “《象》曰鸣谦”至“征邑国也”。

○正义曰：“志未得”者，释“鸣谦”之义也。所以但有声鸣之谦，不能实争立功者，以其居在于外，其内立功之志，犹未得也。“可用行师征邑国”者，释“行师征邑国”之意。《经》言“利用”，《象》改“利”为“可”者，言内志虽未得，犹可在外兴行军师征邑国

也。

●注“动之所起兴于利者也”。

○正义曰：“动之所起兴于利”者，凡人若不见利，则心无所动。今动之所以起者，见利乃动，故云“兴于利”也。“饮食必有讼，讼必有众起”者，欲明为利乃有动，动而致讼，讼则起兵。故《序卦》“需”为饮食，饮食必有讼，故需卦之后次讼卦也。争讼必兴兵，故讼卦之后次师卦也。

(豫)



豫，利建侯行师。

疏 正义曰：谓之豫者，取逸豫之义，以和顺而动，动不违众，众皆说豫，故谓之豫也。动而众说，故可利建侯也。以顺而动，不加无罪，故可以行师也。无四德者，以逸豫之事不可以常行，时有所为也。纵恣宽暇之事不可长行以经邦训俗，故无元亨也。逸豫非干正之道，故不云“利贞”也。庄氏云：“建侯，即元亨也。行师，即利贞也。”案：《屯卦》“元亨利贞”之后，别云“利建侯”，则“建侯”非“元亨”也。恐庄氏说非也。

《象》曰：豫，刚应而志行，顺以动，豫。豫顺以动，故天地如之，而况“建侯行师”乎？

天地以顺动，故日月不过，而四时不忒。圣人以顺动，则刑罚清而民服。豫之时义大矣哉！

●“《彖》曰豫刚应而志行”至“大矣哉”。

○正义曰：“豫，刚应而志行，顺以动，豫”者，“刚”谓九四也；“应”谓初六也。既阴阳相应，故“志行”也。此就爻明豫义。顺以动，坤在下，是顺也。震在上，是动也。以顺而动，故豫也。此以上下二象明豫义也。自此已上，释豫卦之理也。“豫顺以动，故天地如之，而况建侯行师乎”者，此释“利建侯行师”也。若圣人和顺而动，合天地之德，故天地亦如圣人而为之也。天地尊大而远，神之难者犹尚如之，况于封建诸侯、行师征伐乎？难者既从，易者可知。若“建侯”能顺动，则人从之。“行师”能顺动，则众从之。天地以顺动，故日月不过而四时不忒。自此以下，广明天地圣人顺动之功也。若天地以顺而动，则日月不有过差，依其晷度，四时不有忒变，寒暑以时。“圣人以顺动，则刑罚清而民服”者，圣人能以理顺而动，则不赦有罪，不滥无辜，故“刑罚清”也。刑罚当理，故人服也。“豫之时义大矣哉”者，叹美为豫之善，言于逸豫之时，

其义大矣。此叹卦也。凡言不尽意者，不可烦文其说，且叹之以示情，使后生思其余蕴，得意而忘言也。然叹卦有三体：一直叹时，如“大过之时大矣哉”之例是也；二叹时并用，如“险之时用大矣哉”之例是也；三叹时并义，“豫之时义大矣哉”之例是也。夫立卦之体，各象其时，时有屯夷，事非一揆，故爻来适时，有凶有吉。人之生世，亦复如斯，或逢治世，或遇乱时，出处存身，此道岂小？故曰“大矣哉”也。然时运虽多，大体不出四种者：一者治时，“颐养”之世是也；二者乱时，“大过”之世是也；三者离散之时，“解缓”之世是也；四者改易之时，“革变”之世是也。故举此四卦之时为叹，余皆可知。言“用”者，谓适时之用也。虽知居时之难，此事不小，而未知以何而用之耳。故坎、睽、蹇之时宜用君子，小人勿用。用险取济，不可为常，斟酌得宜，是用时之大略。举险难等三卦，余从可知矣。又言“义”者，《姤卦》注云：“凡言义者，不尽于所见，中有意谓”者也。是其时皆有义也。略明佚乐之世，相随相遇之日，隐遁羁旅之时，凡五卦，其义不小，则余卦亦可知也。今所叹者十二卦，足以发明大

义，恢弘妙理者也。凡于《彖》之末叹云“大哉”者，凡一十二卦。若豫、旅、遁、姤凡四卦，皆云“时义”。案：《姤卦》注云：“凡言义者，不尽于所见，中有意谓。”以此言之，则四卦卦各未尽其理，其中更有余意，不可尽申，故总云“义”也。随之一卦亦言“义”，但与四卦其文稍别。四卦皆云“时义”，《随卦》则“随时之义”者，非但其中别有义意，又取随逐其时，故变云“随时之义大矣哉”！睽、蹇、坎此三卦皆云“时用”。案：《睽卦》注云：“睽离之时，非小人之所能用。”《蹇卦》亦云“非小人之所能用”。此二卦言“大矣哉”者，则是大人能用，故云“大矣哉”！其中更无余义，唯大人能用，故云“用”不云“义”也。《坎卦》“时用”，则与睽、蹇稍别，故注云“非用之常，用有时也”。谓坎险之事，时之须用，利益乃大，与睽、蹇“时用”文同而义异也。解之“时”，革之“时”，颐之“时”，大过之“时”，此四卦直云“时”，不云“义”与“用”也。案：《解卦》注难解之时，非治难时，故不言“用”。体尽于解之名，无有幽隐，故不曰“义”。以此注言之，直云“时”者，寻卦之名则其意具尽，中间更

无余义，故不言“义”，其卦名之事，事已行了，不须别有所用，故解、革及颐事已行了，不须言“用”。唯大过称“时”，注云：“君子有为之时。”与解、革、颐其理稍别。大过是有用之时，亦直称“时”者，取“大过”之名，其意即尽，更无余意，故直称“时”，不云“义”，又略不云“用”也。

《象》曰：雷出地奋，豫。先王以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

正义曰：案诸卦之象，或云“云上于天”，或云“风行天上”，以类言之，今此应云“雷出地上”，乃云“雷出地奋豫”者，雷是阳气之声，奋是震动之状。雷既出地，震动万物，被阳气而生，各皆逸豫，故曰“雷出地奋，豫”也。“先王以作乐崇德”者，雷是鼓动，故先王法此鼓动而作乐，崇盛德业，乐以发扬盛德故也。“殷荐之上帝”者，用此殷盛之乐，荐祭上帝也，象雷出地而向天也。“以配祖考”者，谓以祖考配上帝。用祖用考，若周夏正郊天配灵威仰，以祖后稷配也；配祀明堂五方之帝，以考文王也，故云“以配祖考”也。

初六：鸣豫，凶。

处豫之初，而特得志于上，乐过则淫，志穷则凶，豫何可鸣？

疏 正义曰：“鸣豫”者，处豫之初，而独得应于四，逸豫之甚，是声鸣于豫。但逸乐之极，过则淫荒。独得于乐，所以“凶”也。

《象》曰：“初六鸣豫”，志穷凶也。

疏 正义曰：释“鸣豫”之义。而初时鸣豫，后则乐志穷尽，故为“凶”也。

六二：介于石，不终日，贞吉。

处豫之时，得位履中，安夫贞正，不求苟“豫”者也。顺不苟从，豫不违中，是上交不谄，下交不渎。明祸福之所生，故不苟说；辩必然之理，故不改其操介如石焉，“不终日”明矣。

疏 正义曰：“介于石”者，得位履中，安夫贞正，不苟求逸豫，上交不谄，下交不渎，知几事之初始，明祸福之所生，不苟求逸豫，守志耿介似于石。然见几之速，不待终竟一日，去恶修善，恒守正得吉也。

《象》曰：“不终日贞吉”，以中正也。

䷗ 正义曰：释“贞吉”之义，所以见其恶事，即能离去，不待终日守正吉者，以比六二居中守正，顺不苟从，豫不违中，故不须待其一日终守贞吉也。

六三：盱豫悔，迟有悔。

居下体之极，处两卦之际，履非其位，承“动豫”之主。若其睢盱而豫，悔亦生焉。迟而不从，豫之所疾，位非所据，而以从豫进退，离悔宜其然矣。

䷗ 正义曰：“盱豫悔”者，六三履非其位，上承“动豫”之主。“盱”谓睢盱。睢盱者，喜说之貌。若睢盱之求豫，则悔吝也。“迟有悔”者，居豫之时，若迟停不求于豫，亦有悔也。

《象》曰：盱豫有悔，位不当也。

䷗ 正义曰：解其“盱豫有悔”之义，以六三居不当位，进退不得其所，故“盱豫有悔”。但《象》载经文，多从省略。经有“盱豫有悔”、“迟有悔”，两文具载，《象》唯云“盱豫有悔”，不言“迟”者，略其文也，故直云“盱豫”。举其欲进，略云“有悔”，举其迟也。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

处豫之时，居动之始，独体阳爻，众阴所从，莫不由之以得其豫，故曰“由豫，大有得”也。夫不信于物，物亦疑焉，故勿疑则朋合疾也。盍，合也。簪，疾也。

疏 正义曰：“由豫大有得”者，处豫之时，居动之始，独体阳爻，为众阴之所从，莫不由之以得其豫，故云“由豫”也。“大有得”者，众阴皆归，是大有所得。“勿疑朋盍簪”者，盍，合也。簪，疾也。若能不疑于物，以信待之，则众阴群朋合聚而疾来也。

《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

疏 正义曰：释“由豫大有”之意。众阴既由之而豫，大有所得，是志意大同也。

六五：贞疾，恒不死。

四以刚动为豫之主，专权执制，非己所乘，故不敢与四争权，而又居中处尊，未可得亡，是以必常至于“贞疾，恒不死”而已。

疏 正义曰：四以刚动为豫之主，专权执制，非己

所乘，故不敢与四专权。而又居中处尊，未可得亡灭之，是以必常至于贞疾，恒得不死而已。

《象》曰：六五，“贞疾”，乘刚也。“恒不死”，中未亡也。

正义曰：“六五贞疾乘刚”者，解“贞疾”之义。以乘九四之刚，故正得其疾，恒不死也。“中未亡”者，以其居中处尊，未可亡灭之也。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

处“动豫”之极，极豫尽乐，故至于“冥豫成”也。过豫不已，何可长乎？故必渝变然后无咎。

正义曰：“处动豫之极，极豫尽乐”，乃至于冥昧之豫而成就也。如俾昼作夜，不能休已，灭亡在近。“有渝无咎”者，渝，变也，若能自思改变，不为“冥豫”，乃得“无咎”也。

《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长也？

周易兼义上经随传卷第三

(随)



兑上

震下

随，元亨，利贞，无咎。

●“随元亨利贞无咎”。

○正义曰：“元亨”者，于相随之世，必大得亨通。若其不大亨通，则无以相随，逆于时也。“利贞”者，相随之体，须利在得正。随而不正，则邪僻之道，必须利贞也。“无咎”者，有此四德，乃无咎。以苟相从，涉于朋党，故必须四德乃无咎也。凡卦有四德者，或其

卦当时之义，即有四德，如乾、坤、屯、临、无妄，此五卦之时，即能四德备具。其随卦以恶相随，则不可也。有此四德乃无咎，无此四德则有咎也。与前五卦其义稍别。其《革卦》“巳日乃孚有四德”，若不“巳日乃孚”，则无四德，与乾、坤、屯、临、无妄、随其义又别。若当卦之时，其卦虽美，未有四德。若行此美，方得在后始致四德者，于卦则不言其德也。若谦、泰及复之等，德义既美，行之不已，久必致此四德。但当初之时，其德未具，故卦不显四德也。其诸卦之三德已下，其义大略亦然也。

《彖》曰：随，刚来而下柔，动而说，随。大亨贞无咎，而天下随时。随时之义大矣哉！

震刚而兑柔也，以刚下柔动而之说，乃得随也。为随而不大通，逆于时也。相随而不为利，正灾之道也。故大通利贞，乃得无咎也。为随而令大通利贞，得于时也，得时则天下随之矣。随之所施，唯在于时也。时异而不随，否之道也，故“随时之义大矣哉”！

●“彖曰”至“大矣哉”。

○正义曰：“随刚来而下柔，动而说，随”者，此释随卦之义。所以致此随者，由刚来而下柔。“刚”谓震也，柔谓兑也。震处兑下，是刚来下柔。震动而兑

说，既能下人，动则喜说，所以物皆随从也。“大亨利贞无咎而天下随时”者，以有大亨贞正，无有咎害，而天下随之，以正道相随，故随之者广。若不以“大亨利贞无咎”，而以邪僻相随，则天下不从也。“随时之义大矣哉”，若以“元亨利贞”，则天下随从，即随之义意广大矣哉，谓随之初始，其道未弘，终久义意而美大者。特云“随时”者，谓随其时节之义，谓此时宜行“元亨利贞”故云“随时”也。

●注“震刚而兑”至“大矣哉”！

○正义曰：为随而不大通，逆于时也。物既相随之时，若王者不以广大开通，使物闭塞，是违逆于随从之时也。“相随而不为利，正灾之道”者，凡物之相随，多曲相朋附，不能利益于物，守其正直，此则小人之道长，灾祸及之，故云“灾之道”也。“随之所施，唯在于时”者，释“随时”之义。言随时施设，唯在于得时。若能大通利贞，是得时也。若不能大通利贞，是失时也。“时异而不随，否之道”者。凡所遇之时，体无恒定，或值不动之时，或值相随之时，旧来恒往，今须随从。时既殊异于前，而不使物相随，则是否塞之道，当须可随则随，逐时而用，所利则大，故云“随时之义大矣哉”！

《象》曰：泽中有雷，随，君子以向晦入宴息。

泽中有雷，“动说”之象也。物皆说随，可以无为，不劳明鉴。故君子“向晦入宴息”也。

䷏ “象曰”至“宴息”。

○正义曰：《说卦》云：“动万物者莫疾乎雷，……说万物者莫说乎泽。”故《注》云：“泽中有雷，动说之象也。”“君子以向晦入宴息”者，明物皆说豫相随，不劳明鉴，故君子象之。郑玄云：“晦，宴也。犹人君既夕之后，入于宴寝而止息。”

初九：官有渝，贞吉。出门交有功。

居随之始，上无其应，无所偏系，动能随时，意无所主者也。随不以欲，以欲随宜者也。故官有渝变，随不失正也。出门无违，何所失哉！

䷏ “初九”至“有功”。

○正义曰：“官有渝”者，官谓执掌之职。人心执掌，与官同称，故人心所主，谓之“官渝变”也。此初九既无其应，无所偏系，可随则随，是所执之志有能渝变也。唯正是从，故“贞吉”也。“出门交有功”者，所随不以私欲，故见善则往随之，以此出门，交获其功。

●注“居随之始”至“何所失哉！”

○正义曰：言“随不以欲，以欲随宜”者，若有其应，则有私欲。以无偏应，是所随之事不以私欲，有正则从，是以欲随其所宜也。

《象》曰：“官有渝”，从正吉也。“出门交有功”，不失也。

●疏 正义曰：“官有渝从正吉”者，释“官有渝”之义。所执官守正，能随时渝变，以见贞正则往随从，故云“从正吉”。“出门交有功不失”者，释“交有功”之义。以所随之处，不失正道，故出门即有功也。

六二：系小子，失丈夫。

阴之为物，以处随世，不能独立，必有系也。居随之时，体分柔弱，而以乘夫刚动，岂能兼志违于所近？随此失彼，弗能兼与。五处己上，初处己下，故曰“系小子，失丈夫”也。

●疏 “六二”至“失丈夫”。

○正义曰：“小子”谓初九也。“丈夫”谓九五也。初九处卑，故称“小子”。五居尊位，故称“丈夫”。六二既是阴柔，不能独立所处，必近系属初九，故云“系小子”。既属初九，则不得往应于五，故云“失丈夫”也。

《象》曰：“系小子”，弗兼与也。

正义曰：释“系小子”之意。既随此初九，则失彼九五丈夫，是不能两处兼有，故云“弗兼与”也。

六三：系丈夫，失小子。随有求得，利居贞。

阴之为物，以处随世，不能独立，必有系也。虽体下卦，二已据初，将何所附？故舍初系四，志在“丈夫”。四俱无应，亦欲于已随之，则得其所求矣，故曰“随有求得”也。应非其正，以系于人，何可以妄曰“利居贞”也？初处己下，四处己上，故曰“系丈夫，失小子”也。

“六三系丈夫”至“利居贞”。

○正义曰：六三阴柔，近于九四，是系于“丈夫”也。初九既被六二之所据，六三不可复往从之，是“失小子”也。“随有求得”者，三从往随于四，四亦更无他应。已往随于四，四不能逆己，是三之所随，有求而皆得也。“利居贞”者，已非其正，以系于人，不可妄动，唯利在俱处守正，故云“利居贞也”。

●注“四俱无应”至“小子也”。

○正义曰：“四俱无应”者，三既无应，四亦无应，是四与三俱无应也。此六二、六三因阴阳之象，假丈

夫、小子以明人事，余无义也。

《象》曰：“系丈夫”，志舍下也。

“下”谓初也。

疏 正义曰：释“系丈夫”之义。六三既系九四之“丈夫”，志意则舍下之初九也。

九四：随有获，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

处说之初，下据二阴，三求系己，不距则获，故曰“随有获”也。居于臣地，履非其位，以擅其民，失于臣道，违正者也，故曰“贞凶”。体刚居说而得民心，能干其事，而成其功者也。虽为常义，志在济物，心有公诚，著信在道以明其功，何咎之有？

疏 “九四”至“何咎”。

○正义曰：“随有获”者，处说之初，下据二阴，三求系己，不距则获，故曰“随有获”也。“贞凶”者，居于臣地，履非其位，以擅其民，失其臣道，违其正理，故“贞凶”也。“有孚在道以明，何咎”者，体刚居说而得民心，虽违常义，志在济物，心存公诚，著信在于正道，有功以明，更有何咎？故云“有孚在道以明，何咎”也。

《象》曰：“随有获”，其义凶也。“有孚在

道”，明功也。

正义曰：“随有获其义凶”者，释“随有获贞凶”之意。九四既有六三、六二，获得九五之民，为臣而擅君之民，失于臣义，是以宜其凶也。“有孚在道明功”者，释“以明何咎”之义。既能著信在于正道，是明立其功，故无咎也。

九五：孚于嘉，吉。

履正居中，而处随世，尽“随时”之宜，得物之诚，故“嘉吉”也。

正义曰：嘉，善也。履中居正，而处随世，尽随时之义，得物之诚信，故获美善之吉也。

《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

上六：拘系之乃从。维之。王用亨于西山。

随之为体，阴顺阳者也。最处上极，不从者也。随道已成，而特不从，故“拘系之乃从”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为不从，王之所讨也，故“维之王用亨于西山”也。兑为西方，山者，途之险隔也。处西方而为不从，故王用通于西山。

“《象》曰”至“于西山”。

○正义曰：最处上极，是不随从者也。随道已成而特不从，故须拘系之，乃始从也。“维之王用亨于西山”

者，若欲维系此上六，王者必须用兵，通于西山险难之处，乃得拘系也。山谓险阻，兑处西方，故谓“西山”。令有不从，必须维系，此乃王者必须用兵通于险阻之道，非是意在好刑，故曰：“王用亨于西山。”

《象》曰：“拘系之”，上穷也。

处于上极，故穷也。

● 正义曰：释“拘系”之义。所以须拘系者，以其在上而穷极，不肯随从故也。

(蛊)



艮上

巽下

蛊，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后甲三日。

䷑ “蛊元亨”至“后甲三日”。

○正义曰：蛊者事也。有事营为，则大得亨通。有为之时，利在拯难，故“利涉大川”也。“先甲三日，后甲三日”者，甲者创制之令，既在有为之时，不可因仍旧令。今用创制之令以治于人，人若犯者，未可即加刑罚，以民未习，故先此宣令之前三日，殷勤而语之，又如此宣令之后三日，更丁宁而语之，其人不从，乃加刑罚也。其诸氏、何氏、周氏等并同郑义，以为“甲”者造作新令之日，甲前三日，取改过自新，故用辛也。甲后三日，取丁宁之义，故用丁也。今案辅嗣《注》，“甲者，创制之令”，不云创制之日。又《巽卦》九五“先庚三日，后庚三日”，辅嗣《注》：“申命令谓之庚”。辅嗣又云：“甲、庚皆申命之谓。”则辅嗣不以甲为创制之日，则诸儒不顾辅嗣《注》旨，妄作异端，非也。

《彖》曰：蛊，刚上而柔下，
上刚可以断制，下柔可以施令。

巽而止。蛊。

既巽又止，不竞争也。有事而无竞争之患，故可以有为也。

●“《彖》曰”至“止蛊”。

○正义曰：“刚上而柔下，巽而止蛊”者，此释蛊卦之名，并明称蛊之义也。以上刚能制断，下柔能施令，巽顺止静，故可以有为也。褚氏云：“蛊者惑也。物既惑乱，终致损坏，当须有事也，有为治理也。故《序卦》云：‘蛊者事也。’”谓物蛊必有事，非谓训蛊为事义当然也。

蛊，元亨而天下治也。

有为而大亨，非天下治而何也？

●正义曰：释“元亨”之义。以有为而得“元亨”，是天下治理也。

“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先甲三日，后甲三日”，终则有始，天行也。

蛊者有事而待能之时也。可以有为，其在此时矣。物已说随，则待夫作制以定其事也。进德修业，往则亨矣。故“元亨，利涉大川”也。甲者，创制之令也。创

制不可责之以旧，故先之三日，后之三日，使令洽而后乃诛也。因事申令，终则复始，若天之行用四时也。

正义曰：“利涉大川，往有事也”者，释“利涉大川”也。蛊者有为之时，拔拯危难，往当有事，故“利涉大川”。此则假外象以喻危难也。“先甲三日，后甲三日，终则有始天行”者，释“先甲三日，后甲三日”之义也。民之犯令，告之已终，更复从始，告之殷勤不已，若天之行，四时既终，更复从春为始，象天之行，故云“天行也”。

●注“蛊者”至“四时也”。

○正义曰：“蛊者有事待能之时”者，物既蛊坏，须有事营为，所作之事，非贤能不可。故《经》云“干父之蛊”，干则能也。“甲者创制之令”者。甲为十日之首，创造之令为在后诸令之首，故以创造之令谓之为甲。故汉时谓令之重者谓之“甲令”，则此义也。“创制不可责之以旧”者，以人有犯令而致罪者，不可责之旧法，有犯则刑。故须先后三日，殷勤语之，使晓知新令，而后乃诛，诛谓兼通责让之罪，非专谓诛杀也。

《象》曰：山下有风，蛊。君子以振民育德。蛊者，有事而待能之时也，故君子以济民养德也。

正义曰：必云“山下有风”者，风能摇动，散布

润泽。今“山下有风”，取君子能以恩泽下振于民，育养以德。“振民”，象“山下有风”；“育德”象山在上也。

初六：干父之蛊，有子，考无咎，厉终吉。

处事之首，始见任者也。以柔巽之质，干父之事，能承先轨，堪其任者也，故曰“有子”也。任为事首，能堪其事，“考”乃无咎也，故曰“有子考无咎”也。当事之首，是以危也。能堪其事，故“终吉”。

疏 “初六”至“厉终吉”。

○正义曰：“干父之蛊”者，处事之首，以柔巽之质干父之事，堪其任也。“有子考无咎”者，有子既能堪任父事，“考”乃“无咎”也。以其处事之初，若不堪父事，则“考”有咎也。“厉终吉”者，厉，危也。既为事初，所以危也。能堪其事，所以“终吉”也。

《象》曰：“干父之蛊”，意承“考”也。

干事之首，时有损益，不可尽承，故意承而已。

疏 正义曰：释“干父之蛊”义。凡堪干父事，不可小大损益一依父命，当量事制宜以意承考而已。对文父没称“考”，若散而言之，生亦称“考”。若《康诰》云：“大伤厥考心。”是父在称考。此避干父之文，故变云“考也”。

九二：干母之蛊，不可贞。

居于内中，宜干母事，故曰“干母之蛊”也。妇人之性难可全正，宜屈己刚。既干且顺，故曰“不可贞”也。干不失中，得中道也。

正义曰：居内处中，是干母事也。“不可贞”者，妇人之性难可全正，宜屈己刚，不可固守贞正，故云“不可贞”也。

《象》曰：“干母之蛊”，得中道也。

正义曰：“得中道”者，释“干母之蛊”义。虽不能全正，犹不失在中之道，故云“得中道”也。

九三：干父之蛊，小有悔，无大咎。

以刚干事，而无其应，故“有悔”也。履得其位，以正干父，虽“小有悔”，终无大咎。

正义曰：“干父之蛊小有悔”者，以刚干事而无其应，故“小有悔”也。“无大咎”者，履得其位，故终无大咎也。

《象》曰：“干父之蛊”，终无咎也。

六四：裕父之蛊，往见吝。

体柔当位，干不以刚而以柔和，能裕先事者也。然无其应，往必不合，故曰“往见吝”。

“《象》曰”至“见吝”。

○正义曰：“裕父之蛊”者，体柔当位，干不以刚，

而以柔和能容裕父之事也。“往见吝”者，以其无应，所往之处，见其鄙吝，故“往未得”也。

《象》曰：“裕父之蛊”，往未得也。

六五：干父之蛊，用誉。

以柔处尊，用中而应，承先以斯，用誉之道也。

䷇ “《象》曰”至“用誉”。

○正义曰：“干父之蛊用誉”者，以柔处尊，用中而应，以此承父，用有声誉。

《象》曰：“干父用誉”承以德也。

以柔处中，不任威力也。

䷇ 正义曰：释“干父用誉”之义。奉承父事，唯以中和之德，不以威力，故云“承以德”也。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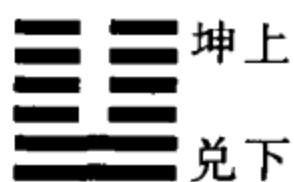
最处事上而不累于位，“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也。

䷇ 正义曰：最处事上，不复以世事为心，不系累于职位，故不承事王侯，但自尊高慕尚其清虚之事，故云“高尚其事”也。

《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则也。

䷇ 正义曰：释“不事王侯”之义。身既不事王侯，志则清虚高尚，可法则也。

(临)



临，元亨利贞。至于八月有凶。

●“临元亨”至“有凶”。

○正义曰：案《序卦》云：“临，大也。”以阳之浸长，其德壮大，可以监临于下。故曰“临”也。刚既浸长，说而且顺，又以刚居中，有应于外，大得亨通而利正也，故曰“元亨利贞”也。“至于八月有凶”者，以物盛必衰，阴长阳退，临为建丑之月，从建丑至于七月建申之时，三阴既盛，三阳方退，小人道长，君子道消，故八月有凶也。以盛不可终保，圣人作《易》以戒之也。

《象》曰：临，刚浸而长，说而顺，刚中而应，大亨以正，天之道也。

阳转进长，阴道日消，君子日长，小人日忧，“大亨以正”之义。

●疏 “《彖》曰”至“天之道也”。

○正义曰：“临刚浸而长说而顺”者，此释卦义也。凡诸卦之例，说而顺之，下应以“临”字结之。此无“临”字者，以其刚中而应，亦是“临”义，故不得于刚中之上而加“临”也。“刚中而应，大亨以正，天之道”者，天道以刚居中而下，与地相应，使物大得亨通而利正，故《乾卦》“元、亨、利、贞”。今此临卦，其义亦然，故云“天之道也”。

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八月阳衰而阴长，小人道长，君子道消也，故曰“有凶”。

●疏 “至于八月”至“久也”。

○正义曰：证“有凶”之义，以其阳道既消，不可常久，故“有凶”也。但复卦一阳始复，刚性尚微，又不得其中，故未有“元亨利贞”。泰卦三阳之时，三阳在下，而成乾体，乾下坤上，象天降下，地升上，上下通泰，物通则失正，故不具四德。唯此卦二阳浸长，阳浸壮大，特得称临，所以四德具也。然阳长之卦，每卦皆应“八月有凶”。但此卦名临，是盛大之义，故于此卦特戒之耳。若以类言之，则阳长之卦，至其终来皆有凶也。

●注“八月”至“有凶”。

○正义曰：云“八月”者，何氏云：“从建子阳生至建未为八月。”褚氏云：“自建寅至建酉为八月。”今案：此注云“小人道长，君子道消”，宜据否卦之时，故以临卦建丑，而至否卦建申为八月也。

《象》曰：泽上有地，临。君子以教思无穷，容保民无疆。

相临之道，莫若说顺也。不恃威制，得物之诚，故物无违也。是以“君子教思无穷，容保民无疆”也。

疏 “《象》曰”至“无疆”。

○正义曰：“泽上有地”者，欲见地临于泽，在上临下之义，故云“泽上有地”也。“君子以教思无穷”者，君子于此临卦之时，其下莫不喜说和顺，在上但须教化，思念无穷已也，欲使教恒不绝也。“容保民无疆”者，容谓容受也。保安其民，无有疆境，象地之阔远，故云“无疆”也。

初九：咸临，贞吉。

“咸”，感也。感，应也。有应于四，感以临者也。四履正位，而已应焉，志行正者也。以刚感顺，志行其正，以斯临物，正而获吉也。

疏 正义曰：咸，感也。有应于四，感之而临，志

行得正，故“贞吉”也。

《象》曰：“咸临贞吉”，志行正也。

疏 正义曰：“咸临贞吉，志行正”者，释“咸临贞吉”之义。四既履得正位，已往与之相应，是己之志意行而归正也。

九二：咸临，吉，无不利。

有应在五，感以临者也。刚胜则柔危，而五体柔，非能同斯志者也。若顺于五，则刚德不长，何由得“吉无不利”乎？全与相违，则失于感应，其得“咸临，吉无不利”，必未顺命也。

疏 正义曰：“咸临吉”者，咸，感也。有应于五，是感以临而得其吉也。“无不利”者，二虽与五相应，二体是刚，五体是柔，两虽相感，其志不同。若纯用刚往，则五所不从，若纯用柔往，又损己刚性，必须商量事宜，有从有否，乃得“无不利”也。

《象》曰：“咸临，吉，无不利”，未顺命也。

疏 正义曰：“未顺命”者，释“无不利”之义。未可尽顺五命，须斟酌事宜，有从有否，故得“无不利”也。则君臣上下献可替否之义也。

六三：甘临，无攸利。既忧之，无咎。

甘者，佞邪说媚不正之名也。履非其位，居刚长之

世，而以邪说临物，宜其“无攸利”也。若能尽忧其危，改修其道，刚不害正，故“咎不长”。

●正义曰：“甘临”者，谓甘美谄佞也。履非其位，居刚长之世，而以邪说临物，故“无攸利”也。“既忧之无咎”者，既，尽也，若能尽忧其危，则刚不害正，故“无咎”也。

《象》曰：“甘临”，位不当也。“既忧之”，咎不长也。

●正义曰：“既忧之，咎不长”者，能尽忧其事，改过自修，其咎则止，不复长久，故“无咎”也。

六四：至临，无咎。

处顺应阳，不忌刚长，而乃应之，履得其位，尽其至者也。刚胜刚柔危，柔不失正，乃得“无咎”也。

●正义曰：履顺应阳，不畏刚长，而已应之，履得其位，能尽其至极之善而为临，故云“至临”。以柔不失正，故“无咎”也。

《象》曰：“至临，无咎”，位当也。

●正义曰：释“无咎”之义。以六四以阴所居得正，柔不为邪，位当其所，故无咎也。

六五：知临，大君之宜，吉。

处于尊位，履得其中，能纳刚以礼，用建其正，不忌刚长而能任之，委物以能而不犯焉，则聪明者竭其视听，知力者尽其谋能，不为而成，不行而至矣。“大君之宜”，如此而已，故曰“知临大君之宜吉”也。

疏 正义曰：“处于尊位，履得其中，能纳刚以礼，用建其正，不忌刚长而能任之”，故“聪明者竭其视听，知力者尽其谋能”，是知为临之道，大君之所宜以古也。

《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谓也。

疏 正义曰：释“大君之宜”，所以得宜者，止由六五处中，行此中和之行，致得“大君之宜”，故言“行中之谓也”。

上六：敦临，吉，无咎。

处坤之极，以敦而临者也。志在助贤，以敦为德，虽在刚长，刚不害厚，故“无咎”也。

疏 正义曰：敦，厚也。上六处坤之上，敦厚而为临，志在助贤，以敦为德，故云“敦临，吉”。虽在刚长，而志行敦厚，刚所以不害，故“无咎”也。

《象》曰：“敦临”之吉，志在内也。

疏 正义曰：释“敦临吉”之义。虽在上卦之极，志意恒在于内之二阳，意在助贤，故得吉也。

(观)



观，盥而不荐，有孚颙若。

王道之可观者，莫盛乎宗庙。宗庙之可观者，莫盛于盥也。至荐简略，不足复观，故观盥而不观荐也。孔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观之矣。”尽夫观盛，则“下观而化”矣。故观至盥则“有孚颙若”也。

●“观盥而”至“颙若”。

○正义曰：“观”者，王者道德之美而可观也，故谓之观。“观盥而不荐”者，可观之事，莫过宗庙之祭盥，其礼盛也。荐者，谓既灌之后，陈荐笾豆之事，故云“观盥而不荐”也。“有孚颙若”者，孚，信也。但下观此盛礼，莫不皆化，悉有孚信而颙然，故云“有孚颙若”。

●注“王道之可观”至“有孚颙若也”。

○正义曰：“尽夫观盛则下观而化”者，“观盛”谓

观盥礼盛则休而止，是观其大，不观其细，此是下之效上，因“观”而皆化之矣。故“观至盥则有孚颙若”者，颙是严正之貌，“若”为语辞，言“下观而化”，皆孚信容貌俨然也。

《象》曰：大观在上，

下贱而上贵也。

疏 正义曰：谓大为在下，所观唯在于上，由在上既贵，故在下大观。今大观在于上。

顺而巽，中正以观天下，观。“盥而不荐，有孚颙若”，下观而化也。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

统说观之为道，不以刑制使物，而以观感化物者也。神则无形者也。不见天之使四时，“而四时不忒”，不见圣人使百姓，而百姓自服也。

疏 “顺而巽”至“天下服矣”。

○正义曰：顺而和巽，居中得正，以观于天下，谓之“观”也。此释观卦之名。“观盥而不荐，有孚颙若，下观而化”者，释“有孚颙若”之义，本由在下，观效在上而变化，故“有孚颙若”也。“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者，此盛名观卦之美，言“观盥”与天之神道相合，观此天之神道而四时不有差忒。“神道”者，微妙

无方，理不可知，目不可见，不知所以然而然，谓之“神道”，而四时之节气见矣。岂见天之所为，不知从何而来邪？盖四时流行，不有差忒，故云“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也。“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者，此明圣人用此天之神道，以“观”设教而天下服矣。天既不言而行，不为而成，圣人法则天之神道，本身自行善，垂化于人，不假言语教戒，不须威刑恐逼，在下自然观化服从，故云“天下服矣”。

《象》曰：风行地上，观。先王以省方观民设教。

疏 正义曰：“风行地上”者，风主号令行于地上，犹如先王设教在于民上，故云“风行地上，观”也。“先王以省方观民设教”者，以省视万方，观看民之风俗，以设教于民，非诸侯以下之所为，故云“先王”也。

初六：童观，小人无咎，君子吝。

处于观时，而最远朝美，体于阴柔，不能自进，无所鉴见，故曰“童观”。趣顺而已，无所能为，小人之道也，故曰“小人无咎”。君子处大观之时而为“童观”，不亦鄙乎？

疏 正义曰：“童观”者，处于观时而最远朝廷之

美观，是柔弱不能自进，无所鉴见，唯如童稚之子而观之。为“小人无咎，君子吝”者，为此观看，趣在顺从而已，无所能为，于小人行之，才得无咎，若君子行之，则鄙吝也。

《象》曰：“初六童观”，小人道也。

六二：窥观，利女贞。

处在于内，无所鉴见。体性柔弱，从顺而已。犹有应焉，不为全蒙，所见者狭，故曰“窥观”。居观得位，柔顺寡见，故曰“利女贞”，妇人之道也。处“大观”之时，居中得位，不能大观广鉴，窥观而已，诚“可丑”也。

疏 “象曰”至“利女贞”。

○正义曰：“窥观利女贞”者，既是阴爻，又处在卦内，性又柔弱，唯窥窃而观。如此之事，唯利女之所贞，非丈夫所为之事也。注“处在于内”至“诚可丑也”。

○正义曰：“犹有应焉，不为全蒙”者，六二以柔弱在内，犹有九五刚阳与之应，则为有窥窃，不为全蒙。童蒙如初六也，故能窥而外观。此童“观”、窥“观”，皆读为去声也。

《象》曰：“窥观，女贞”，亦可丑也。

六三：观我生进退。

居下体之极，处二卦之际，近不比尊，远不“童观”，观风者也。居此时也，可以“观我生进退”也。

疏 “象曰”至“进退”。

○正义曰：“观我生进退”者，“我生”，我身所动出。三居下体之极，是有可进之时；又居上体之下，复是可退之地。远则不为童观，近则未为观国，居在进退之处，可以自观我之动出也。故时可则进，时不可则退，观风相几，未失其道，故曰“观我生进退”也。道得名“生”者，道是开通生利万物。故《系辞》云“生生之谓易”，是道为“生”也。

《象》曰：“观我生进退”，未失道也。

处进退之时，以观进退之几，“未失道”也。

六四：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

居观之时，最近至尊，“观国之光”者也。居近得位，明习国仪者也，故曰“利用宾于王”也。

疏 正义曰：最近至尊，是“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者，居在亲近而得其位，明习国之礼仪，故曰利用宾于王庭也。

《象》曰：“观国之光”，尚宾也。

疏 正义曰：释“观国之光”义。以居近至尊之

道，志意慕尚为王宾也。

九五：观我生，君子无咎。

居于尊位，为观之主，宣弘大化，光于四表，观之极者也。上之化下，犹风之靡草，故观民之俗，以察己道，百姓有罪，在予一人。君子风著，己乃“无咎”。上为观主，将欲自观乃观民也。

正义曰：九五居尊，为观之主。四海之内，由我而观，而教化善，是天下有君子之风；教化不善，则天下著小人之俗，故观民以察我道，有君子之风著，则无咎也。故曰“观我生，君子无咎”也。

《象》曰：“观我生”，观民也。

正义曰：谓观民以观我，故观我即观民也。

上九：观其生，君子无咎。

“观我生”，自观其道也。“观其生”，为民所观者也。不在于位，最处上极，高尚其志，为天下所观者也。处天下所观之地，可不慎乎？故君子德见，乃得“无咎”。“生”，犹动出也。

“上九”至“无咎”。

○正义曰：“观其生”者，最处上极，高尚其志，生亦道也。为天下观其己之道，故云“观其生”也。“君子无咎”者，既居天下可观之地，可不慎乎？故君

子谨慎，乃得“无咎”也。

●注“观我生”至“动出也”。

○正义曰：“生犹动出”者，或动、或出，是生长之义。故云“生犹动出”。六三、九五皆云“观我生”，上九云“观其生”，此等云“生”皆为“动出”，故于卦末，《注》总明之也。

《象》曰：“观其生”，志未平也。

特处异地，为众所观，不为平易，和光流通，“志未平”也。

疏 正义曰：释“观其生”之义。以特处异地，为众所观，不为平易。和光流通，志未与世俗均平。世无危惧之忧，我有符同之虑，故曰“志未平”也。

(噬嗑)



离上

震下

噬嗑，亨。利用狱。

噬，啮也；嗑，合也。凡物之不亲，由有间也。物之不齐，由有过也。有间与过，啮而合之，所以通也。刑克以通，狱之利也。

疏 正义曰：“噬嗑亨”者，噬，啮也；嗑，合也。物在于口，则隔其上下，若啮去其物，上下乃合而得“亨”也。此卦之名，假借口象以为义，以喻刑法也。凡上下之间，有物间隔，当须用刑法去之，乃得亨通，故云“噬嗑亨”也。“利用狱”者，以刑除间隔之物，故“利用狱”也。

《彖》曰：颐中有物，曰“噬嗑”。

颐中有物，啮而合之，“噬嗑”之义也。

疏 正义曰：此释“噬嗑”名也。案：诸卦之《彖》，先标卦名，乃复言曰某卦、曰同人、曰大有、曰

小畜之类是也。此发首不叠卦名者，若义幽隐者，先出卦名，后更以卦名结之，名其义显露，则不先出卦名，则此“颐中有物曰噬嗑”之类，其事可知，故不先出卦名。此乃夫子因义理文势，随义而发，不为例也。

噬嗑而亨。

有物有间，不啮不合，无由“亨”也。

正义曰：释“亨”义，由“噬嗑”而得“亨”也。

刚柔分动而明，雷电合而章。

刚柔分动，不溷乃明，雷电并合，不乱乃章，皆“利用狱”之义。

正义曰：“刚柔分动”至“合而章”。

○正义曰：释“利用狱”之义。刚柔既分，不相溷杂，故动而显明也。雷电既合，而不错乱，故事得彰著，明而且著，可以断狱。刚柔分谓震刚在下，离柔在上。“刚柔”云“分”，“雷电”云“合者，欲见“明”之与“动”，各是一事，故“刚柔”云“分”也。明、动虽各一事，相须而用，故“雷电”云“合”。但易之为体，取象既多。若取分义，则云“震下离上”。若取合义，则云离、震合体，共成一卦也。此释二象“利用狱”之义也。

●注“刚柔分动”至“用狱之义”。

○正义曰：“雷电并合，不乱乃章”者，《彖》文唯云“雷电合”，注云“不乱乃章”者，不乱之文，以其上云“刚柔分”。“刚柔分”则是不乱，故云“雷电并合，不乱乃章”也。

柔得中而上行，虽不当位，“利用狱”也。

谓五也。能为啮合而通，必有其主，五则是也。“上行”谓所之在进也。凡言“上行”，皆所之在贵也。虽不当位，不害用狱也。

●“柔得中”至“用狱也”。

○正义曰：此释爻有“利用狱”之义。阴居五位，是“柔得中”也。而“上行”者既居上卦，意在向进，故云“上行”。其德如此，虽不当位者，所居阴位，犹“利用狱”也。

●注“谓五也”至“不害用狱也”。

○正义曰：凡言“上行”，皆所之在贵者，辅嗣此注，恐畏之适五位则是上行，故于此明之。凡言“上行”，但所之在进，皆曰“上行”，不是唯向五位，乃称“上行”也。故《谦卦》序《彖》云：“地道卑而上行”。坤道体在上，故总云“上行”，不止也。又《损卦·彖》云：“损下益上曰上行。”是减下卦益上卦，谓之“上

行”，是亦不据五也。然则此云“上行”，及《晋卦·彖》云“上行”，既在五位而又称上行，则似若王者，虽见在尊位，犹意在欲进，仰慕三皇五帝可贵之道，故称“上行”者也。

《象》曰：“雷电”“噬嗑”，先王以明罚敕法。

正义曰：“雷电噬嗑”者，但噬嗑之象，其象在口。雷电非噬嗑之体，但“噬嗑”象外物，既有雷电之体，则雷电欲取明罚敕法，可畏之义，故连云“雷电”也。

初九：履校灭趾，无咎。

居无位之地以处刑初，受刑而非治刑者也。凡过之所始，必始于微，而后至于著。罚之所始，必始于薄，而后至于诛。过轻戮薄，故“履校灭趾”，桎其行也。足惩而已，故不重也。过而不改，乃谓之过。小惩大诫，乃得其福，故“无咎”也。“校”者，以木绞校者也，即械也，校者取其通名也。

“初九”至“无咎”。

○正义曰：“履校灭趾”者，履谓著而履践也，校谓所施之械也。处刑之初，居无位之地，是“受刑”之人，“非治刑”之主。“凡过之所始，必始于微”，积而

不已，遂至于著。“罚之所始”，必始于薄刑。薄刑之不已，遂至于诛。在刑之初，过轻戮薄，必校之在足，足为惩诫，故不复重犯。故校之在足，已没其趾，桎其小过，诫其大恶，过而能改，乃是其福。虽复“灭趾”，可谓“无咎”，故言“屡校灭趾无咎”也。

《象》曰：“屡校灭趾”，不行也。

过止于此。

疏 正义曰：释“屡校灭趾”之义，犹著校灭没其趾也。小惩大诫，故罪过止息不行也。

六二：噬肤灭鼻，无咎。

噬，啮也。啮者，刑克之谓也。处中得位，所刑者当，故曰“噬肤”也。乘刚而刑，未尽顺道，噬过其分，故“灭鼻”也。刑得所疾，故虽“灭鼻”而“无咎”也。“肤”者，柔脆之物也。

疏 正义曰：六二处中得位，是用刑者，所刑中当，故曰“噬肤”。肤是柔脆之物，以喻服罪受刑之人也。“乘刚而刑，未尽顺道，噬过其分”，故至“灭鼻”，言用刑太深也。“无咎”者，用刑得其所疾，谓刑中其理，故“无咎”也。

《象》曰：“噬肤灭鼻”，乘刚也。

疏 正义曰：“乘刚”者，释“噬肤灭鼻”之义，

以其乘刚，故用刑深也。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

处下体之极，而履非其位，以斯食物，其物必坚。岂唯坚乎？将遇其毒。“噬”以喻刑人，“腊”以喻不服，“毒”以喻怨生。然承于四而不乘刚，虽失其正，刑不侵顺，故虽“遇毒，小吝无咎”。

正义曰：“噬腊肉”者，“腊”是坚刚之肉也。“毒”者，苦恶之物也。三处下体之上，失政刑人，刑人不服。若啮其“腊肉”，非但难啮，亦更生怨咎，犹噬腊而难入，复遇其毒味然也。三以柔不乘刚，刑不侵顺道，虽有遇毒之吝，于德亦无大咎，故曰：“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也。

《象》曰：“遇毒”，位不当也。

正义曰：“位不当”者，谓处位不当也。

九四：噬干肺，得金矢。利艰贞吉。

虽体阳爻，为阴之主，履不获中，而居其非位，以斯噬物，物亦不服，故曰“噬干肺”也。金，刚也，矢，直也。“噬干肺”而得刚直，可以利于艰贞之吉，未足以尽通理之道也。

正义曰：“噬干肺”者，乾肺是脔肉之干者，履不获中，居其非位，以斯治物，物亦不服，犹如“噬

干肺”然也。“得金矢”者，金，刚也。矢，直也。虽刑不能服物，而能得其刚直也。“利艰贞吉”者，既得刚直，利益艰难，守贞正之吉，犹未能光大通理之道，故《象》云“未光”也。

《象》曰：“利艰贞吉”，未光也。

六五：噬干肉，得黄金，贞厉无咎。

干肉，坚也。黄，中也。金，刚也。以阴处阳，以柔乘刚，以噬于物，物亦不服，故曰：“噬干肉”也。然处得尊位，以柔乘刚而居于中，能行其戮者也。履不正而能行其戮，刚胜者也。噬虽不服，得中而胜，故曰“噬干肉得黄金”也。己虽不正，而刑戮得当，故虽“贞厉”而“无咎”也。

疏 “《象》曰”至“贞厉无咎”。

○正义曰：“噬干肉”者，干肉，坚也。以阴处阳，以柔乘刚，以此治罪于人，人亦不服，如似“噬干肉”也。“得黄金”者，黄，中也。金，刚也。以居于中是黄也，“以柔乘刚”是金也。既中而行刚，“能行其戮，刚胜者”也。故曰“得黄金”也。“贞厉无咎”者，己虽不正，刑戮得当，故虽贞正自危而无咎害。位虽不当，而用刑得当，故《象》云“得当”也。

《象》曰：“贞厉无咎”，得当也。

上九：何校灭耳，凶。

处罚之极，恶积不改者也。罪非所惩，故刑及其首，至于“灭耳”。及首非诚，“灭耳”非惩，凶莫甚焉。

疏 “《象》曰”至“灭耳凶”。

○正义曰：“何校灭耳凶”者，“何”谓担何，处罚之极，恶积不改，故罪及其首，何担枷械，灭没于耳，以至诰没。以其聪之不明，积恶致此，故《象》云“聪不明”也。

●注“处罚之极”至“凶莫甚焉”。

○正义曰：“罪非所惩”者，言其恶积既深，寻常刑罪，非能惩诫，故云“罪非所惩”也。“及首非诚，灭耳非惩”者，若罪未及首，犹可诫惧归善也。罪已“及首”，性命将尽，非复可诫，故云“及首非诚”也。校既“灭耳”，将欲刑杀，非可惩改，故云“灭耳非惩”也。

《象》曰：“何校灭耳”，聪不明也。

聪不明，故不虑恶积，至于不可解也。

(贲)



艮上

离下

贲，亨。小利有攸往。

疏 正义曰：“贲”，饰也。以刚柔二象交相文饰也。“贲亨”者，以柔来文刚而得亨通，故曰“贲亨”也。“小利有攸往”者，以刚上文柔，不得中正，故不能大有所往，故云“小利有攸往”也。

《彖》曰：贲“亨”，柔来而文刚，故“亨”。分刚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

刚柔不分，文何由生？故坤之上六来居二位，“柔来文刚”之义也。柔来文刚，居位得中，是以“亨”。乾之九二，分居上位，分刚上而文柔之义也。刚上文柔，不得中位，不若柔来文刚，故“小利有攸往”。

疏 “《彖》曰”至“有攸往”。

○正义曰：“贲亨柔来而文刚故亨”者，此释“贲亨”之义。不直言“贲”连云“贲亨”者，由“贲”而

致亨，事义相连也，若“大哉乾元”以“元”连“乾”者也。“柔来而文刚，故亨”，柔来文刚，以文相饰，是贲义也。相饰即有为亨，故云“贲亨”。“亨”之下不重，以“贲”字结之者，以“亨”之与“贲”相连而释，所以“亨”下不得重结“贲”字。分刚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者，释“小利有攸往”义。乾体在下，今分乾之九二，上向文饰坤之上六，是“分刚上而文柔”也。弃此九二之中，往居无位之地，弃善从恶，往无大利，故“小利有攸往”也。

●注“刚柔不分”至“小利有攸往”。

○正义曰：坤之上六，何以来居二位不居于初三，乾之九二，何以分居上位不居于五者，乾性刚亢，故以己九二居坤极；坤性柔顺，不为物首，故以己上六下居乾之二位也。且若柔不分居乾二，刚不分居坤极，则不得文明以止故也。又阳本在上，阴本在下，应分刚而下，分柔而上，何因分刚向上，分柔向下者，今谓此本泰卦故也。若天地交泰，则刚柔得交。若乾上坤下，则是天地否闭，刚柔不得交，故分刚而上，分柔而下也。

刚柔交错，天文也。

刚柔交错而成文焉，天之文也。

●正义曰：天之为体，二象刚柔，刚柔交错成

文，是天文也。

文明以止，人文也。

止物不以威武而以文明，人之文也。

疏 正义曰：文明，离也；以止，艮也。用此文明之道，裁止于人，是人之文德之教，此贲卦之象。既有天文、人文，欲广美天文、人文之义，圣人用之以治于物也。

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观天之文，则时变可知也；观人之文，则化成可为也。

疏 正义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者，言圣人当观视天文，刚柔交错，相饰成文，以察四时变化。若四月纯阳用事，阴在其中，靡草死也。十月纯阴用事，阳在其中，荠麦生也。是观刚柔而察时变也。“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者，言圣人观察人文，则《诗》、《书》、《礼》、《乐》之谓，当法此教而“化成天下”也。

《象》曰：山下有火，贲。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狱。

处贲之时，止物以文明，不可以威刑，故“君子以明庶政”，而“无敢折狱”。

正义曰：“山下有火贲”者，欲见火上照山，有光明文饰也。又取山含火之光明，象君子内含文明，以理庶政，故云“山下有火贲”也。“以明庶政”者，用此文章明达以治理庶政也。“无敢折狱”者，勿得直用果敢，折断讼狱。

初九：贲其趾，舍车而徒。

在贲之始，以刚处下，居于无位，弃于不义，安夫徒步以从其志者也。故饰其趾，舍车而徒，义弗乘之谓也。

正义曰：在贲之始，以刚处下，居于无位之地，乃弃于不义之车，而从有义之徒步，故云“舍车而徒”。以其志行高洁，不苟就舆乘，是以义不肯乘，故《象》云“义弗乘”也。

《象》曰：“舍车而徒”，义弗乘也。

六二：贲其须。

得其位而无应，三亦无应，俱无应而比焉，近而相得者也。“须”之为物，上附者也。循其所履以附于上，故曰“贲其须”也。

正义曰：“贲其须”者，须是上附于面，六二常上附于三，若似贲饰其须也。循其所履，以附于上，与上同为兴起，故《象》云“与上兴”也。

《象》曰：“贲其须”，与上兴也。

九三：贲如濡如，永贞吉。

处下体之极，居得其位，与二相比，俱履其正，和合相润，以成其文者也。既得其饰，又得其润，故曰“贲如濡如”也。永保其贞，物莫之陵，故曰“永贞吉”也。

疏 正义曰：“贲如濡如”者，贲如，华饰之貌。濡如，润泽之理。居得其位，与二相比，和合文饰，而有润泽，故曰：“贲如濡如”。其美如此，长保贞吉，物莫之陵，故《象》云：“永贞之吉，终莫之陵”也。

《象》曰：“永贞”之“吉”，终莫之陵也。

六四：贲如皤如，白马翰如。匪寇，婚媾。

有应在初而阂于三，为己寇难，二志相感，不获通亨，欲静则疑初之应，欲进则惧三之难，故或饰或素，内怀疑惧也。鲜洁其马，“翰如”以待，虽履正位，未敢果其志也。三为刚猛，未可轻犯，匪寇乃婚，终无尤也。

疏 “《象》曰永贞之吉”至“匪寇婚媾”。

○正义曰：“贲如皤如”者，皤是素白之色。六四有应在初，欲往从之，三为己难，故己犹豫。或以文洁，故“贲如”也；或守质素，故“皤如”也。“白马

翰如”者，但鲜洁其马，其色“翰如”，徘徊待之，未敢辄进也。“匪寇婚媾”者，若非九三为己寇害，乃得与初为婚媾也。

《象》曰：六四当位，疑也。“匪寇，婚媾”，终无尤也。

疏 正义曰：“六四当位疑”者，以其当位，得与初为应，但碍于三，故迟疑也。若不当位，则与初非应，何须欲往而致迟疑也？“匪寇婚媾，终无尤”者，释“匪寇婚媾”之义。若待匪有寇难乃为婚媾，则终无尤过。若犯寇难而为婚媾，则终有尤也。

六五：贲于丘园，束帛戔戔。吝，终吉。

处得尊位，为饰之主，饰之盛者也。施饰于物，其道害也。施饰丘园，盛莫大焉，故贲于束帛，丘园乃落，贲于丘园帛，乃“戔戔”。用莫过俭，泰而能约，故必“吝”焉乃得终吉也。

疏 “六五，贲于丘园。至“终吉”。

○正义曰：“贲于丘园”者，丘园是质素之处。六五“处得尊位，为饰之主”。若能施饰在于质素之处，不华侈费用，则所束之帛，“戔戔”众多也。“吝终吉”者，初时俭约，故是其“吝”也。必俭约之“吝”，乃得“终吉”，而有喜也，故《象》云“六五之吉，有喜”

也。

●注“处得尊位”至“乃得终吉也”。

○正义曰：“为饰之主，饰之盛者”，若宫室舆服之属，五为饰主。若施設华饰在于舆服宫馆之物，则大道损害也。“施饰丘园盛莫大焉”者，丘谓丘墟，园谓园圃。唯草木所生，是质素之处，非华美之所。若能施饰，每事质素，与丘园相似，“盛莫大焉”。故“贲于束帛，丘园乃落”者，束帛，财物也。举束帛言之，则金银珠玉之等皆是也。若贲饰于此束帛珍宝，则素质之道乃陨落，故云“丘园乃落”也。“贲于丘园，帛乃戔戔”者，设饰在于丘园质素之所，则不靡费财物，束帛乃“戔戔”众多也。诸儒以为若贲饰束帛，不用聘士，则丘园之士乃落也。若贲饰丘园之士与之，故束帛乃“戔戔”也。诸家注《易》，多为此解。但今案：辅嗣之《注》全无聘贤之意，且爻之与《象》，亦无待士之文。辅嗣云：“用莫过俭，泰而能约，故必吝焉，乃得终吉。”此则普论为国之道，不尚华侈，而贵俭约也。若从先师，唯用束帛招聘丘园，以俭约待贤，岂其义也？所以汉聘隐士，或乃用羔雁玄纁，蒲轮驷马，岂止“束帛”之间，而云俭约之事？今观《注》意，故为此解耳。

《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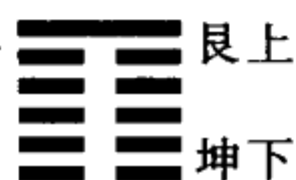
上九：白贲，无咎。

处饰之终，饰终反素，故任其质素，不劳文饰而“无咎”也。以白为饰，而无患忧，得志者也。

疏 正义曰：“白贲无咎”者，“处饰之终”，饰终则反素，故任其质素，不劳文饰，故曰“白贲无咎”也。守志任真，得其本性，故《象》云“上得志”也。言居上得志也。

《象》曰：“白贲无咎”，上得志也。

（剥）



剥，不利有攸往。

● 正义曰：“剥”者，剥落也。今阴长变刚，刚阳剥落，故称“剥”也。小人既长，故“不利有攸往”也。

《彖》曰：剥，剥也，柔变刚也。“不利有攸往”，小人长也。顺而止之，观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虚，天行也。

“坤”顺而“艮”止也。所以“顺而止之”，不敢以刚止者，以观其形象也。强亢激拂，触忤以陨身。身既倾焉，功又不就，非君子之所尚也。

● “彖曰”至“天行也”。

○正义曰：“剥，剥也”者，释剥卦名为“剥”。不知何以称“剥”，故释云“剥”者解“剥”之义，是阴

长解剥于阳也。“柔变刚”者，释所以此卦名剥之意也。“不利有攸往，小人道长”者，此释“不利有攸往”之义。小人道长，世既暗乱，何由可进？往则遇灾，故“不利有攸往”也。“顺而止之观象”者，明在剥之时，世既无道，君子行之，不敢显其刚直，但以柔顺止约其上，唯望君上形象，量其颜色而止也。“君子尚消息盈虚天行”者，解所以在剥之时，顺而止之。观其颜色形象者，须量时制变，随物而动。君子通达物理，贵尚消息盈虚。道消之时，行消道也，道息之时，行息道也；在盈之时，行盈道也；在虚之时，行虚道也。若值消虚之时，存身避害，“危行言逊”也。若值盈息之时，极言正谏，建事立功也。“天行”谓逐时消息盈虚，乃天道之所行也。春夏始生之时，天气盛大，秋冬严杀之时，天气消灭，故云“天行”也。

●注“坤顺而艮止也”至“君子之所尚也”。

○正义曰：“非君子之所尚”者，不逐时消息盈虚，于无道之时，刚亢激拂，触忤以陨身；身既倾陨，功又不就，“非君子之所尚也”。

《象》曰：山附于地，剥。上以厚下安宅。

“厚下”者，床不见剥也。“安宅”者，物不失处也。“厚下安宅”，治“剥”之道也。

䷖ 正义曰：“出附于地剥”者，山本高峻，今附于地，即是剥落之象，故云“山附于地剥”也。“上以厚下安宅”者，剥之为义，从下而起，故在上之人，当须丰厚于下，安物之居，以防于剥也。

初六：剥床以足，蔑贞凶。

床者，人之所以安也。“剥床以足”，犹云剥床之足也。“蔑”犹削也。剥床之足，灭下之道也。下道始灭，刚隕柔长，则正削而凶来也。

䷖ 正义曰：“剥床以足”者，床者人之所以安处也。在剥之初，剥道从下而起，剥床之足，言庆足已“剥”也，下道始灭也。“蔑贞凶”者，蔑，削也。贞，正也。下道既蔑，则以侵削其贞正，所以“凶”也。

《象》曰：“剥床以足”，以灭下也。

䷖ 正义曰：释“剥床以足”之义。床在人下，足又在床下。今剥床之足，是尽灭于下也。

六二，剥床以辨，蔑贞凶。

“蔑”犹甚极之辞也。辨者，足之上也。剥道浸长，故“剥”其辨也。稍近于“床”，转欲灭物之处，长柔而削正。以斯为德，物所弃也。

䷖ “六二”至“蔑贞凶”。

○正义曰：“剥床以辨”者，辨，谓床身之下，床

足之上，足与床身分辨之处也。今剥落侵上，乃至于是“辨”，是渐近人身，故云“剥床以辨”也。“蔑贞凶”者，蔑，削也。削除中正之道，故“凶”也。初六“蔑贞”，但小削而已，六二“蔑贞”，是削之甚极，故更云“蔑贞凶”也。长此阴柔，削其正道，以此为德，则物之所弃，故《象》云“未有与”也。言无人与助之也。

●注“蔑犹甚极”至“物所弃也”。

○正义曰：“蔑犹甚极之辞”者，初既称“蔑”，二又称“蔑”，“蔑”上复“蔑”，此为蔑甚极，故云“蔑犹甚极之辞”也。“蔑”谓微蔑，物之见削，则微蔑也，故以“蔑”为“削”。“稍近于床转欲灭物之处”者，物之处谓床也。今剥道既至于辨，在床体下畔之间，是将欲灭床，故云“转欲灭物之处”也。

《象》曰：“剥床以辨”，未有与也。

六三：剥之，无咎。

与上为应，群阴剥阳，我独协焉，虽处于剥，可以“无咎”。

疏 正义曰：六三与上九为应，虽在剥阳之时，独能与阳相应，虽失位处剥而“无咎”也。

《象》曰：“剥之，无咎”，失上下也。

三上下各有二阴，而二独应于阳，则“失上下”

也。

疏 正义曰：释所以无咎之义。上下群阴皆悉剥阳也，己独能违失上下之情而往应之，所以“无咎”也。

六四：剥床以肤，凶。

初二剥床，民所以安，未剥其身也。至四剥道浸长，床既剥尽，以及人身，小人遂盛，物将失身，岂唯削正，靡所不凶。

疏 正义曰：四道浸长，剥床已尽，乃至人之肤体，物皆失身，所以凶也。

《象》曰：“剥床以肤”，切近灾也。

疏 正义曰：“切近灾”者，其灾已至，故云“切近灾”也。

六五：贯鱼，以宫人宠，无不利。

处剥之时，居得尊位，为“剥”之主者也。“剥”之为害，小人得宠，以消君子者也。若能施宠小人，于宫人而已，不害于正，则所宠虽众，终无尤也。“贯鱼”谓此众阴也，骈头相次，似“贯鱼”也。

疏 正义曰：“贯鱼以宫人宠”者，处得尊位，“为剥之主”，剥之为害，小人得宠以消君子。“贯鱼”者，谓众阴也，骈头相次，似若贯穿之鱼。此六五若能处待众阴，但以宫人之宠相似。宫人被宠，不害正事，则终

无尤过，无所不利，故云“无不利”。故《象》云“终无尤也”。

《象》曰：“以宫人宠”，终无尤也。

上九：硕果不食，君子得舆，小人剥庐。

处卦之终，独全不落，故果至于硕而不见食也。君子居之，则为民覆荫；小人用之，则剥下所庇也。

疏 正义曰：“硕果不食”者，处卦之终，独得完全，不被剥落，犹如硕大之果，不为人食也。“君子得舆”者，若君子而居此位，能覆荫于下，使得全安，是君子居之，则得车舆也。若小人居之，下无庇荫，在下之人，被剥彻庐舍也。

《象》曰：“君子得舆”，民所载也。“小人剥庐”，终不可用也。

疏 正义曰：“君子得舆民所载”者，释“得舆”之义。若君子居处此位，养育其民，民所仰载也。“小人剥庐，终不可用”者，言小人处此位为君，剥彻民之庐舍，此小人终不可用为君也。

(复)



复，亨。出入无疾，朋来无咎。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利有攸往。

疏 正义曰：“复亨”者，阳气反复而得亨通，故云“复亨”也。“出入无疾”者，出则刚长，入则阳反，理会其时，故无疾病也。“朋来无咎”者，朋谓阳也。反复众阳，朋聚而来，则“无咎”也。若非阳众来，则有咎，以其众阳之来，故“无咎”也。“反复其道，七日来复”者，欲速反之与复而得其道，不可过远。唯七日则来复，乃合于道也。“利有攸往”者，以阳气方长，往则小人道消，故“利有攸往”也。

《彖》曰：“复，亨”，刚反动而以顺行，是以“出入无疾”，

入则为反，出则刚长，故“无疾”。疾犹病也。

“朋来无咎”，

“朋”谓阳也。

䷗ “彖曰”至“无咎”。

○正义曰：“复亨”者，以阳复则亨，故以亨连复而释之也。“刚反动而以顺行”者，既上释“复亨”之义，又下释“出入无疾朋来无咎”之理，故云“是以出入无疾朋来无咎”也。

“反复其道，七日来复”，

阳气始剥尽至来复时，凡七日。

䷗ 注“阳气”至“凡七日”

○正义曰：“阳气始剥尽”，谓阳气始于剥尽之后，至阳气来复时，凡经七日。观《注》之意，阳气从剥尽之后，至于反复，凡经七日。其《注》分明。如褚氏、庄氏并云“五月一阴生，至十一月一阳生”，凡七月。而云“七日”，不云“月”者，欲见阳长须速，故变月言日。今辅嗣云“剥尽”至“来复”，是从尽至来复，经七日也。若从五月言之，何得云“始尽”也？又临卦亦是阳长而言八月，今《复卦》亦是阳长，何以独变月而称七日？观《注》之意，必谓不然，亦用《易纬》六日七分之义，同郑康成之说。但于文省略，不复具言。案《易纬稽览图》云：“卦气起中孚。”故离、坎、震、

兑，各主其一方，其余六十卦，卦有六爻，爻别主一日，凡主三百六十日。余有五日四分日之一者，每日分为八十分，五日分为四百分四分日之一又为二十分，是四百二十分。六十卦分之，六七四十二卦，别各得七分，是每卦得六日七分也。剥卦阳气之尽在于九月之末，十月当纯坤用事。坤卦有六日七分。坤卦之尽，则复卦阳来，是从剥尽至阳气来复，隔坤之一卦六日七分，举成数言之，故辅嗣言“凡七日”也。“反复”者，则出入之义。反谓入而倒反，复谓既反之后，复而向上也。

天行也。

以天之行，反覆不过七日，复之不可远也。

疏 正义曰：“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天行”者，以天行释“反复其道七日来复”之义。言反之与复得合其道。唯七日而来复，不可久远也。此是天之所行也。天之阳气绝灭之后，不过七日，阳气复生，此乃天之自然之理，故曰“天行”也。

“利有攸往”，刚长也。

往则小人道消也。

疏 正义曰：“以刚长”释“利有攸往”之义也。

复，其见天地之心乎。

复者，反本之谓也，天地以本为心者也。凡动息则静，静非对动者也。语息则默，默非对语者也。然则天地虽大，富有万物，雷动风行，运化万变，寂然至无，是其本矣。故动息地中，乃天地之心见也。若其以有为心，则异类未获具存矣。

●“复其见天地之心乎”。

○正义曰：“复其见天地之心乎”者，此赞明复卦之义。天地养万物，以静为心，不为而物自为，不生而物自生，寂然不动，此天地之心也。此复卦之象，“动”息地中，雷在地下，息而不动，静寂之义。与天地之心相似。观此复象，乃“见天地之心”也。天地非有主宰，何得有心？以人事之心，托天地以示法尔。

●注“复者反本之谓也”至“未获具存矣”。

○正义曰：“复者反本之谓也”者，往前离本处而去，今更反于本处，是“反本”之谓也。“天地以本为心”者，“本”谓静也。言天地寂然不动，是“以本为心”者也。凡动息则静，静非对动者也。天地之动，静为其本，动为其末，言静时多也，动时少也。若暂时而动，止息则归静，是静非对动，言静之为本，自然而有，非对动而生静，故曰“静非对动”者也。“语息则默，默非对语”者，语则声之动，默则口之静，是不语

之时，恒常默也。非是对语有默以动静语默，而无别体，故云“非对”也。云“天地虽大，富有万物，雷动风行，运化万变”者，此言天地之动也。言“寂然至无是其本矣”者，凡有二义：一者万物虽运动于外，而天地寂然至无于其内也。外是其末，内是其本，言天地无心也。二者虽雷动风行，千化万变，若其雷风止息，运化停住之后，亦寂然至无也。“若其以有为心，则异类未获具存”者，凡以无为心，则物我齐致，亲疏一等，则不害异类，彼此获宁。若其以有为心，则我之自我，不能普及于物，物之自物，不能普赖于我，物则被害，故“未获具存”也。

《象》曰：雷在地中，复。先王以至日闭关，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方，事也。冬至，阴之复也。夏至，阳之复也。故为复则至于寂然大静，先王则天地而行者也。动复则静，行复则止，事复则无事也。

疏 “《象》曰”至“后不省方”。

○正义曰：“雷在地中复”者，雷是动物，复卦以动息为主，故曰“雷在地中”。“先王以至日闭关”者，先王象此复卦，以二至之日闭塞其关，使商旅不行于道路也。“后不省方”者，方，事也，后不省视其方事也。

以地掩闭于雷，故关门掩闭，商旅不行。君后掩闭于事，皆取“动息”之义。

●注“方事也”至“事复则无事也”。

○正义曰：“方，事”者，恐“方”是四方境域，故以“方”为事也。言至日不但不可出行，亦不可省视事也。“冬至阴之复，夏至阳之复”者，复谓反本，静为动本。冬至一阳生，是阳动用而阴复于静也。夏至一阴生，是阴动用而阳复于静也。“动复则静，行复则止，事复则无事”者，动而反复则归静，行而反复则归止，事而后复则归于无事也。

初九：不远复，无祇悔，元吉。

最处复初，始复者也。复之不速，遂至迷凶。不远而复，几悔而反，以此修身，患难远矣。错之于事，其殆庶几乎？故“元吉”也。

疏 正义曰：“不远复”者，最处复初，是始复者也。既在阳复，即能从而复之，是之而不远，即能复也。“无祇悔元吉”者，韩氏云：“祇，大也。”既能速复，是无大悔，所以大吉。

《象》曰：“不远”之复，以修身也。

疏 正义曰：释“不远之复”也。所以不远速复者，以能修正其身，有过则改故也。

六二：休复，吉。

得位处中，最比于初。上无阳爻以疑其亲，阳为仁行，在初之上而附顺之，下仁之谓也。既处中位，亲仁善邻，复之休也。

疏 正义曰：得位处中，最比于初，阳为仁行，己在其上，附而顺之，是降下于仁，是休美之复，故云“休复吉”也。以其下仁，所以“吉”也。故《象》云“休复之吉，以下仁也”。

《象》曰：“休复”之吉，以下仁也。

六三：频复，厉无咎。

频，频蹙之貌也。处下体之终，虽愈于上六之迷，已失复远矣，是以蹙也。蹙而求复，未至于迷，故虽危无咎也。复道宜速，蹙而乃复，义虽无咎，它来难保。

疏 “《象》曰休复之吉”至“无咎”。

○正义曰：“频复”者，频谓频蹙。六三处下体之上，去复稍远，虽胜于上六迷复，犹频蹙而复。复道宜速，谓蹙而求复也。去复犹近，虽有危厉，于义无咎。故《象》云“义无咎”也。

●注“频蹙之貌”至“它来难保”。

○正义曰：“义虽无咎，它来难保”者，去复未甚大远，于义虽复无咎，谓以道自守，得“无咎”也。若

自守之外，更有他事而来，则难可保此无咎之吉也。所以《象》云“义无咎”，守常之义得无咎也。

《象》曰：“频复”之厉，义无咎也。

六四：中行独复。

四上下各有二阴而处厥中，履得其位而应于初，独得所复，顺道而反，物莫之犯，故曰“中行独复”也。

疏 “《象》曰”至“中行独复”。

○正义曰：“中行独复”者，处于上卦之下，上下各有二阴，己独应初，居在众阴之中，故云“中行”。独自应初，故云“独复”。从道而归，故《象》云“以从道也”。

《象》曰：“中行独复”，以从道也。

六五：敦复，无悔。

居厚而履中，居厚则无怨，履中则可以自考，虽不足以及“休复”之吉，守厚以复，悔可免也。

疏 正义曰：“敦复无悔”者，处坤之中，是敦厚于复，故云“敦复”。既能履中，又能自考成其行。既居敦厚物，无所怨，虽不及六二之“休复”，犹得免于悔吝，故云“无悔”也。

《象》曰：“敦复，无悔”，中以自考也。

疏 正义曰：释“无悔”之义。以其处中，能自考

其身，故“无悔”也。

上六：迷复，凶，有灾眚。用行师，终有大败。以其国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

最处复后，是迷者也。以迷求复，故曰“迷复”也。用之行师，难用有克也，终必大败。用之于国，则反乎君道也。大败乃复量斯势也。虽复十年修之，犹未能征也。

●“上六迷复凶”至“不克征”。

○正义曰：“迷复凶”者，最处复后，是迷暗于复。“以迷求复”，所以“凶”也。“有灾眚”者，暗于复道，必无福庆，唯有灾眚也。“用行师终有大败”者，所为既凶，故用之行师，必无克胜，唯“终有大败”也。“以其国君凶”者，以，用也。用此迷复于其国内，则反违君道，所以凶也。“至于十年不克征”者，师败国凶，量斯形势，虽至十年犹不能征伐。以其迷暗不复，而反违于君道，故《象》云“迷复之凶，反君道也”。

《象》曰：“迷复”之凶，反君道也。

(无妄)



无妄，元、亨、利、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疏〕正义曰：无妄者，以刚为内主，动而能健，以此临下，物皆无敢诈伪虚妄，俱行实理，所以大得亨通，利于贞正，故曰“元亨利贞”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者，物既无妄，当以正道行之。若其匪依正道，则有眚灾，不利有所往也。

《彖》曰：无妄，刚自外来而为主于内。

谓震也。

动而健，

震动而乾健也。

〔疏〕正义曰：以此卦象释能致无妄之义。以震之刚从外而来，为主于内，震动而乾健，故能使物“无妄”

也。

刚中而应。

谓五也。

●正义曰：明爻义能致无妄。九五以刚处中，六二应之，是“刚中而应”。刚中则能制断虚实，有应则物所顺从，不敢虚妄也。

大亨以正，天之命也。

刚自外来，而为主于内，动而愈健。“刚中而应”，威刚方正，私欲不行，何可以妄？使有妄之道灭，无妄之道成，非大亨利贞而何？刚自外来，而为主于内，则柔邪之道消矣。动而愈健，则刚直之道通矣。“刚中而应”，则齐明之德著矣。故“大亨以正”也。天之教命，何可犯乎？何可妄乎？是以匪正则有眚，而“不利有攸往”也。

●“大亨以正，天之命也”。

○正义曰：释“元亨利贞”之义。威刚方正，私欲不行，何可以妄？此天之教命也。天道纯阳，刚而能健，是乾德相似，故云“天之命”也。既是天命，岂可犯乎？

●注“刚自外来”至“不利有攸往也”。

○正义曰：云“使有妄之道灭，无妄之道成”者，

妄，谓虚妄矫诈，不循正理。若无刚中之主，柔弱邪僻，则物皆诈妄，是有妄之道兴也。今遇刚中之主，威严刚正，在下畏威，不敢诈妄，是有妄之道灭，无妄之道成。

“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

匪正有眚，不求改以从正，而欲有所往，居不可以妄之时，而欲以不正有所往，将欲何之？天命之所不祐，竟矣哉！

●“其匪正有眚”至“天命不祐行矣哉”。

○正义曰：“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者，此释“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之义也。“无妄之往何之矣”，上“之”是语辞，下“之”是适也。身既非正，在“无妄”之世，欲有所往，何所之适矣？故云“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者，身既非正，欲有所往，犯违天命，则天命不祐助也。必竟行矣哉！言终竟行此不祐之事也。

●注“匪正有眚”至“不祐竟矣哉”。

○正义曰：“竟矣哉”者，竟谓终竟，言天所不祐，终竟行矣哉！

《象》曰：天下雷行，物与无妄。

与，辞也，犹皆也。天下雷行，物皆不可以妄也。

疏 正义曰：“天下雷行”者，雷是威恐之声。今天下雷行，震动万物，物皆惊肃，无敢虚妄，故云“天下雷行”，物皆“无妄”也。

先王以茂对时育万物。

茂，盛也。物皆不敢妄，然后万物乃得各全其性，对时育物，莫盛于斯也。

疏 正义曰：茂，盛也。对，当也。言先王以此无妄盛事，当其无妄之时，育养万物也。此唯王者其德乃尔，非诸侯已下所能，故不云君子，而言“先王”也。案：诸卦之《象》，直言两象，即以卦名结之，若“雷在地中，复”。今无妄应云：“天下雷行，无妄。”今云“物与无妄”者，欲见万物皆无妄，故加“物与”二字也。其余诸卦，未必万物皆与卦名同义，故直显象，以卦结之。至如复卦，唯阳气复，非是万物皆复。举复一卦，余可知矣。

初九：无妄往，吉。

体刚处下，以贵下贱，行不犯妄，故往得其志。

疏 正义曰：体刚居下，以贵下贱，所行教化，不为妄动，故“往吉”而得志也。

《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

六二：不耕获，不菑畲，则利有攸往。

不耕而获，不菑而畲，代终已成而不造也。不擅其美，乃尽臣道，故“利有攸往”。

疏 “《象》曰”至“利有攸往”。

○正义曰：“不耕获不菑畲”者，

六二处中得位，尽于臣道，不敢创首，唯守其终，犹若田农不敢发首而耕，唯在后获刈而已。不敢首，发新田，唯治其菑熟之地，皆是不为其始而成其末，犹若为臣之道，不为事始而代君有终也。则“利有攸往”者，为臣如此，则利有攸往，若不如此，则往而无利也。

《象》曰：“不耕获”，未富也。

疏 正义曰：释“不耕而获”之义。不敢前耕，但守后获者，未敢以耕之与获，俱为己事。唯为后获，不敢先耕事。既阙初，不擅其美，故云“未富也”。

六三：无妄之灾，或系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灾。

以阴居阳，行违谦顺，是“无妄”之所以为灾也。牛者稼穡之资也。二以不耕而获，“利有攸往”，而三为不顺之行，故“或系之牛”，是有司之所以为获，彼人之所以为灾也，故曰“行人之得，邑人之灾”也。

●疏 “六三”至“人之灾”。

○正义曰：“无妄”之世，邪道不行。六三阴居阳位，失其正道，行违谦顺而乖臣范，故“无妄”之所以为灾矣。牛者稼穡之资。六三僭为耕事，行唱始之道，而为不顺王事之行，故有司或系其牛，制之使不妄造，故曰“或系之牛”也。“行人”者，有司之义也。有司系得其牛，是“行人”制之得功，故曰“行人之得”。彼居三者，是处邑之人僭为耕事，受其灾罚，故曰：“行人之得，邑人之灾”也。

《象》曰：“行人”得牛，“邑人”灾也。

●疏 正义曰：释“行人之得”义也。以行人所得，谓得牛也。此则得牛，彼则为灾，故云“邑人灾”也。

九四：可贞，无咎。

处“无妄”之时，以阳居阴，以刚乘柔，履于谦顺，比近至尊，故可以任正，固有所守而“无咎”也。

●疏 正义曰：以阳居阴，以刚乘柔，履于谦顺，上近至尊，可以任正，固有所守而无咎，故曰“可贞无咎”也。

《象》曰：“可贞，无咎”，固有之也。

●疏 正义曰：释“可贞无咎”之义。所以可执贞正，言坚固有所执守，故曰“无咎”也。

九五：无妄之疾，勿药有喜。

居得尊位，为无妄之主者也。下皆“无妄”，害非所致而取药焉，疾之甚也。非妄之灾，勿治自复，非妄而药之则凶，故曰“勿药有喜”。

疏 正义曰：“无妄之疾”者，凡祸疾所起，由有妄而来。今九五居得尊位，为无妄之主，下皆“无妄”，而偶然有此疾害，故云“无妄之疾”也。“勿药有喜”者，若疾自己招，或寒暑饮食所致，当须治疗。若其自然之疾，非己所致，疾当自损，勿须药疗而“有喜”也。此假病象以喻人事，犹若人主而刚正自修，身无虚妄，下亦无虚妄，而遇逢凶祸，若尧、汤之厄，灾非己招，但顺时修德，勿须治理，必欲除去，不劳烦天下，是“有喜”也。然尧遭洪水，使鲧、禹治之者，虽知灾未可息，必须顺民之心。鲧之不成，以灾未息也。禹能治救，灾欲尽也，是亦自然之灾，“勿药有喜”之义也。

《象》曰：无妄之药，不可试也。

药攻有妄者也，而反攻“无妄”，故不可试也。

疏 正义曰：解“勿药有喜”之义。若有妄致疾，其药可用。若身既“无妄”，自然致疾，其药不可试也。若其试之，恐更益疾也。言非妄有灾不可治也，若必欲治之，则劳烦于下，害更甚也。此非直施于人主，至于

凡人之事，亦皆然也。若己之无罪，忽逢祸患，此乃自然之理，不须忧劳救护，亦恐反伤其性。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

处不可妄之极，唯宜静保其身而已，故不可以行也。

● 正义曰：处不可妄之极，唯宜静保其身。若动行，必有灾眚，无所利也。位处穷极，动则致灾。故《象》云：“无妄之行，穷之灾也。”

《象》曰：“无妄”之行，穷之灾也。

(大畜)



大畜，利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正义曰：谓之“大畜”者，乾健上进，艮止在上，止而畜之，能畜止刚健，故曰“大畜”。《彖》云：“能止健，大正”也。是能止健，故为大畜也。小畜则巽在乾上，以其巽顺，不能畜止乾之刚，故云小畜也。此则艮能止之，故为大畜也。“利贞”者，人能止健，非正不可，故“利贞”也。“不家食吉”者，己有大畜之资，当须养赡贤人，不使贤人在家自食，如此乃吉也。“利涉大川”者，丰则养贤，应于天道，不忧险难，故“利涉大川”。

《彖》曰：大畜，刚健笃实，辉光日新其德。

凡物既厌而退者，弱也；既荣而陨者，薄也。夫能“辉光日新其德”者，唯“刚健笃实”也。

正义曰：言“大畜刚健笃实”者，此释大畜之

义。“刚健”谓乾也。乾体刚性健，故言“刚健”也。“笃实”，谓艮也。艮体静止，故称“笃实”也。“辉光日新其德”者，以其刚健笃实之故，故能辉耀光荣，日日增新其德。若无刚健，则劣弱也，必既厌而退。若无笃实，则虚薄也，必既荣而陨，何能久有辉光，日新其德乎？

●注“凡物既厌”至“刚健笃实也”。

○正义曰：“凡物既厌而退者，弱也”者，释《经》“刚健”也。若不刚健，则见厌被退。能刚健，则所为日进，不被厌退也。“既荣而陨者薄也”者，释《经》“笃实”也。凡物暂时荣华而即陨落者，由体质虚薄也。若能笃厚充实，则恒保荣美，不有陨落也。

刚上而尚贤，

谓上九也。处上而大通，刚来而不距，“尚贤”之谓也。

●疏“刚上而尚贤”。

○正义曰：“刚上”谓上九也。乾刚向上，上九不距，是贵尚贤也。

●注“谓上九”至“尚贤之谓也”。

○正义曰：“谓上九也”者，言上九之德，见乾之上进而不距逆，是贵尚贤也。“处上而大通”者，释上

九“何天之衢亨”，是处上通也。既处于上，下应于天，有大通之德也。“刚来而不距”者，以有大通，既见乾来而不距逆，是“尚贤”之义也。

能止健，大正也。

健莫过乾而能止之，非夫“大正”，未之能也。

正义曰：释“利贞”义。所以艮能止乾之健者，德能大正，故“能止健”也。

“不家食吉”，养贤也。“利涉大川”，应乎天也。

有大畜之实，以之养贤，令贤者不家食，乃吉也。“尚贤”制健，“大正”应天，不忧险难，故“利涉大川”也。

“不家食吉”至“应乎天也”。

○正义曰：“不家食吉，养贤”者，释“不家食吉”，所以不使贤者在家自食而获吉也。以在上有“大畜”之实，养此贤人，故不使贤者在家自食也。“利涉大川应乎天”者，以贵尚贤人，大正应天，可逾越险难，故“利涉大川”也。

●注“有大畜之实”至“利涉大川也”。

○正义曰：“尚贤制健”者，谓上九刚来不距，“尚贤”之谓也。艮能畜刚，“制健”之谓也。故《上经》

云：“刚上而尚贤。”王《注》云：“谓上九也。”又云：“能止健，大正也。”王《注》云：“健莫过乾，而能止之，非夫大正，未之能也。”则是全论艮体。“明知尚贤”，谓上九也。“制健”谓艮体也。“大正应天”者，谓艮也。故前文云：“能止健，大正也。”止健是艮也，应天者，上体之艮，应下体之乾，故称“应天”也。此取上卦、下卦而相应，非谓一阴一阳而相应也。

《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物之可畜于怀，令德不散，尽于此也。

●“《象》曰”至“以畜其德”。

○正义曰：“天在山中”者，欲取德积于身中，故云“天在山中”也。“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者，君子则此“大畜”，物既“大畜”，德亦“大畜”，故多记识前代之言，往贤之行，使多闻多见，以畜积己德，故云“以畜其德”也。

●注“物之可畜”至“尽于此也”。

○正义曰：物之可畜于怀，令其道德不有弃散者，唯贮藏“前言往行”于怀，可以令德不散也。唯此而已，故云“尽于此也”。

初九：有厉利已。

四乃畜已，未可犯也。故进则有厉，已则利也。

疏 正义曰：初九虽有应于四，四乃抑畜于己。己今若往，则有危厉。唯利休已，不须前进，则不犯祸凶也。故《象》云：“不犯灾也。”

《象》曰：“有厉利已”，不犯灾也。

处健之始，未果其健者，故能利己。

九二：舆说辐。

五处畜盛，未可犯也。遇斯而进，故“舆说辐”也。居得其中，能以其中不为冯河，死而无悔，遇难能止，故“无尤”也。

疏 正义曰：九二虽与六五相应，“五处畜盛，未可犯也”。若遇斯而进，则舆说其辐，车破败也。以其居中，能遇难而止，则无尤过，故《象》云“中无尤”也。以其居中能自止息，故“无尤”也。此“舆说辐”，亦假象以明人事也。

《象》曰：“舆说辐”，中无尤也。

九三：良马逐，利艰贞。曰：闲舆卫，利有攸往。

凡物极则反，故畜极则通。初二之进，值于畜盛，故不可以升。至于九三，升于上九，而上九处天衢之亨，途径大通，进无违距，可以驰骋，故曰“良马逐”

也。履当其位，进得其时，在乎通路，不忧险厄，故“利艰贞”也。闲，阂也。卫，护也。进得其时，虽涉艰难而无患也，舆虽遇闲而故卫也。与上合志，故“利有攸往”也。

疏 正义曰：“九三良马逐”者，“初二之进，值于畜盛”，不可以升。“至于九三，升于上九，而上九处天衢之亨，途径大通，进无违距”，故九三可以良马驰逐也。“利艰贞”者，“履当其位，进得其时，在乎通路，不忧险厄”，故宜利艰难而贞正也。若不值此时，虽平易守正而尚不可，况艰难而欲行正乎？”“曰闲舆卫”者，进得其时，涉难无患，虽曰有人欲闲阂车舆，乃是防卫见护也，故云“曰闲舆卫”也。“利有攸往”者，与上合志，利有所往，故《象》曰“上合志”也。

《象》曰：“利有攸往”，上合志也。

六四：童牛之牯，元吉。

处艮之始，履得其位，能止健初，距不以角，柔以止刚，刚不敢犯。抑锐之始，以息强争，岂唯独利？乃将“有喜”也。

疏 正义曰：“童牛之牯”者，处艮之始，履得其位，能抑止刚健之初。距此初九，不须用角，故用童牛牯止其初也。“元吉”者，柔以止刚，刚不敢犯，以息

强争，所以大吉而有喜也，故《象》云“元吉”，有喜也”。

《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

六五：豮豕之牙，吉。

豕牙横猾，刚暴难制之物，谓二也。：五处得尊位，为畜之主。二刚而进，能豮其牙，柔能制健，禁暴抑盛，岂唯能固其位，乃将“有庆”也！

●“《象》曰”至“豮豕之牙吉”。

○正义曰：“豮豕之牙”者，豕牙谓九二也。二既刚阳，似豕牙之横猾。九二欲进，此六五处得尊位，能豮损其牙，故云“豮豕之牙”。柔能制刚，禁暴抑盛，所以“吉”也。非唯独吉，乃终久有庆。故《象》云“六五之吉，有庆也”。

●注“豕牙横猾”至“将有庆”。

○正义曰：“能豮其牙”者，观《注》意则“豮”是禁制损去之名。褚氏云：“豮，除也，除其牙也。”然豮之为除，《尔雅》无训。案《尔雅》云：“坟，大防。”则坟是堤防之义。此“豮其牙”，谓防止其牙。古字假借，虽豕傍土边之异，其义亦通。“豮其牙”，谓止其牙也。

《象》曰：六五之“吉”，有庆也。

上九：何天之衢，亨。

处畜之极，畜极则通，大畜以至于大亨之时。何，辞也，犹云何畜，乃天之衢亨也。

正义曰：“何天之衢亨”者，何谓语辞，犹云“何畜”也。处畜极之时，更何所畜？乃天之衢亨，无所不通也。故《象》云：“何天之衢，道大行也”。何氏云：“天衢既通，道乃大亨。”

《象》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颐)



颐，贞吉。观颐，自求口实。

●正义曰：“颐贞吉”者，于颐养之世，养此贞正，则得吉也。“观颐”者，颐，养也，观此圣人所养物也。“自求口实”者，观其自养，求其口中之实也。

《彖》曰：颐“贞吉”，养正则吉也。“观颐”，观其所养也。“自求口实”，观其自养也。天地养万物，圣人养贤以及万民，颐之时大矣哉！

●“《彖》曰”至“大矣哉”。

○正义曰：“颐贞吉，养正则吉”者，释“颐贞吉”之义。颐，养也。贞，正也。所养得正，则有吉也。其养正之言，乃兼二义：一者养此贤人，是其“养正”，故下云“圣人养贤以及万民”。二者谓养身得正，故

《象》云“慎言语，节饮食”。以此言之，则“养正”之文，兼养贤及自养之义也。“观颐观其所养也”者，释“观颐”之义也。言在下观视在上颐养所养何人，故云“观颐，观其所养也”。“自求口实，观其自养”者，释“自求口实”之义也。谓在下之人，观此在上自求口中之实，是观其自养，则是在下观上，乃有二义：若所养是贤，及自养有节，则是其德盛也；若所养非贤，及自养乖度，则其德恶也。此卦之意，欲使所养得也，不欲所养失也。“天地养万物”者，自此已下，广言《颐卦》所养事大，故云“天地养万物”也。“圣人养贤以及万民”者，先须养贤，乃得养民，故云“养贤以及万民”也。圣人但养贤人使治众，众皆获安，有如虞舜五人，周武十人，汉帝张良，齐君管仲，此皆养得贤人以为辅佐，政治世康，兆庶咸说，此则“圣人养贤以及万民”之养也。“颐之时大矣哉”者，以《彖》释“颐”义于理既尽，更无余意，故不云义，所以直言“颐之时大矣哉”。以所养得广，故云“大矣哉”。

《象》曰：山下有雷，颐。君子以慎言语，节饮食。

言语、饮食犹慎而节之，而况其余乎？

疏 正义曰：山止于上，雷动于下。颐之为用，下

动上止，故曰“山下有雷，颐。”人之开发言语、咀嚼、饮食，皆动颐之事，故君子观此颐象，以谨慎言语，裁节饮食。先儒云：“祸从口出，患从口入。”故于颐养而慎节也。

初九：舍尔灵龟，观我朵颐，凶。

“朵颐”者，嚼也。以阳处下而为动始，不能令物由己养，动而求养者也。夫安身莫若不竞，修己莫若自保。守道则福至，求禄则辱来。居养贤之世，不能贞其所履以全其德，而舍其灵龟之明兆，羨我朵颐而躁求，离其致养之至道，窥我宠禄而竞进，凶莫甚焉。

●“初九”至“观我朵颐凶”。

○正义曰：“灵龟”谓神灵明鉴之龟。“兆”以喻己之明德也。“朵颐”谓朵动之颐以嚼物，喻贪婪以求食也。初九“以阳处下而为动始”，不能使物赖己而养，而更自动求养，是舍其灵龟之明兆，观我朵颐而躁求。是损己廉静之德，行其贪窃之情，所以“凶”也。不足可贵，故《象》云“亦不足贵”也。

●注“朵颐者嚼也”至“凶莫甚焉”。

○正义曰：“朵颐者嚼也”者，朵是动义，如手之捉物谓之朵也。今动其颐，故知嚼也。“不能令物犹己养”者，若道德弘大，则己能养物，是物由己养。今身

处无位之地，又居震动之始，是动而自求养也。“离其致养之至道，窥我宠禄而竞进”者，若能自守廉静，保其明德，则能致君上所养。今不能守廉静，是“离其致养之至道”，反以求其宠禄而竞进也。

《象》曰：“观我朵颐”，亦不足贵也。

六二：颠颐，拂经于丘。颐，征凶。

养下曰颠。拂，违也。经犹义也。丘，所履之常也。处下体之中，无应于上，反而养初居下，不奉上而反养下，故曰“颠颐拂经于丘也”。以此而养，未见其福也；以此而行，未见有与，故曰“颐征凶”。

疏 正义曰：颠，倒也。拂，违也。经，义也。丘，所履之常处也。六二处下体之中，无应于上，反倒下养初，故曰“颠颐”。下当奉上，是义之常处也。今不奉于上，而反养于下，是违此经义于常之处，故云“拂经于丘”也。“颐征凶”者，征，行也，若以此而养，所行皆凶，故曰“颐征凶”也。

《象》曰：六二，“征凶”，行失类也。

类皆上养，而二处下养初。

疏 正义曰：颐养之体，类皆养上也。今此独养下，是所行失类也。

六三：拂颐，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

履夫不正，以养于上，纳上以谄者也。拂养正之义，故曰“拂颐贞凶”也。处颐而为此行，十年见弃者也。立行于斯，无施而利。

疏 正义曰：“拂颐贞凶”者，拂，违也。履夫不正，以养上九，是自纳于上以谄媚者也。违养正之义，故曰拂颐贞而有凶也。为行如此，虽至十年，犹勿用而见弃也，故曰“十年勿用”。立行于此，故无所利也。

《象》曰：“十年勿用”，道大悖也。

正义曰：释“十年勿用”之义。以其养上以谄媚，则于正道大悖乱，解“十年勿用”见弃也。

六四：颠颐，吉。虎视眈眈，其欲逐逐，无咎。

体属上体，居得其位，而应于初，以上养下，得颐之义，故曰“颠颐吉”也。下交不可以渎，故“虎视眈眈”，威而不猛，不恶而严。养德施贤，何可有利？故“其欲逐逐”，尚敦实也。修此二者，然后乃得全其吉而“无咎”。观其自养则履正，察其所养则养阳，颐爻之贵，斯为盛矣。

“六四，颠颐吉”至“无咎”。

○正义曰：“颠颐吉”者，“体属上体，居得其位，而应于初，以上养下”，得养之宜，所以吉也。“虎视眈

耽”者，以上养下，不可褻渎，恒如虎视眈眈，然威而不猛也。“其欲逐逐”者，既养于下，不可有求，其情之所欲逐逐然，尚于敦实也。“无咎”者，若能“虎视眈眈，其欲逐逐”，虽复“颠颐”养下，则得吉而“无咎”也。

●注“体属上体”至“斯为盛矣”。

○正义曰：“观其自养则履正”者，以阴处阴，四自处其身，是观其自养，则能履正道也。“察其所养则养阳”者，六四下养于初，是观其所养。初是阳爻，则能养阳也。

《象》曰：“颠颐”之吉，上施光也。

●正义曰：释“颠颐吉”之义。“上”谓四也。下养于初，是上施也。能威而不猛，如虎视眈眈，又寡欲少求，其欲逐逐，能为此二者，是上之所施有光明也。然六二“颠颐”则为凶，六四“颠颐”得为吉者，六二身处下体而又下养，所以凶也；六四身处上体，又应于初，阴而应阳，又能威严寡欲，所以吉也。

六五：拂经，居贞，吉。不可涉大川。

以阴居阳，“拂颐”之义也。行则失类，故宜“居贞”也。无应于下而比于上，故可守贞从上，得颐之吉。虽得居贞之吉，处颐违谦，难未可涉也。

䷖ 正义曰：拂，违也。经，义也。以阴居阳，不有谦退，乖违于“颐养”之义，故言“拂经”也。“居贞吉”者，行则失类，“居贞吉”也。“不可涉大川”者，处颐违谦，患难未解，故“不可涉大川”，故“居贞吉”也。

《象》曰：“居贞”之吉，顺以从上也。

䷖ 正义曰：释“居贞”之义。以五近上九，以阴顺阳，亲从于上，故得“居贞吉”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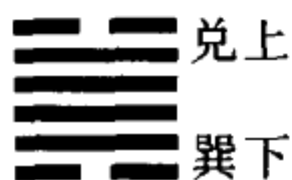
上九：由颐，厉吉，利涉大川。

以阳处上而履四阴，阴不能独为主，必宗于阳也。故莫不由之以得其养，故曰“由颐”。为众阴之主，不可渎也，故厉乃吉。有似家人“悔厉”之义，贵而无位，是以厉也。高而有民，是以吉也。为养之主，物莫之违，故“利涉大川”也。

䷖ 正义曰：“由颐”者，以阳处上而履四阴，阴不能独为其主，必宗事于阳也。众阴莫不由之以得其养，故曰“由颐”也。“厉吉”者，为众阴之主，不可褻渎，严厉乃吉，故曰“厉吉”也。“利涉大川”者，为养之主，无所不为，故“利涉大川”而有庆也。故《象》云“大有庆也”。

象曰：“由颐厉吉”，大有庆也。

(大过)



兑上

巽下

大过，

音相过之过。

䷛ “大过”。

○正义曰：“过”谓过越之“过”，非经过之“过”。此衰难之世，唯阳爻乃大能过越常理以拯患难也，故曰“大过”。以人事言之，犹若圣人过越常理以拯患难也。

●注“音相过之过”。

○正义曰：“相过”者，谓相过越之甚也，非谓相过从之“过”，故《象》云“泽灭木”。是过越之甚也。四阳在中，二阴在外，以阳之过越之甚也。

栋桡，利有攸往，亨。

䷛ 正义曰：“栋桡”者，谓屋栋也。本之与末俱桡弱，以言衰乱之世，始终皆弱也。“利有攸往亨”者，既遭衰难，圣人“利有攸往”，以拯患难，乃得亨通，

故云“利有攸往亨”也。

《彖》曰：大过，大者过也。

大者乃能过也。

疏 正义曰：释大过之义也。“大者过”，谓盛大者乃能过其分理以拯难也。故于二爻阳处阴位，乃能拯难也，亦是过甚之义。

“栋桡”，本末弱也。

初为本，而上为末也。

疏 正义曰：释“栋桡”义。以大过本末俱弱，故屋栋桡弱也，似若衰难之时始终弱。

刚过而中，

谓二也。居阴，“过”也；处二，“中”也。拯弱兴衰，不失其中也。

巽而说行，

“巽而说行”，以此救难，难乃济也。

“利有攸往”，乃亨。

危而弗持，则将安用？故往乃亨。

疏 正义曰：“刚过而中巽而说行利有攸往乃亨”者，此释“利有攸往乃亨”义。“刚过而中”，谓二也。以阳处阴，是刚之过极之甚，则阳来拯此阴难，是过极之甚也。“巽而说行”者，既以巽顺和说而行，难乃得

济，故“利有攸往得亨”也，故云“乃亨”。

大过之时大矣哉！

是君子有为之时也。

疏 正义曰：此广说大过之美。言当此大过之时，唯君子有为拯难，其功甚大，故曰“大矣哉”也。

《象》曰：泽灭木，大过。君子以独立不惧，遁世无闷。

此所以为“大过”，非凡所及也。

疏 正义曰：“泽灭木”者，泽体处下，木体处上，泽无灭木之理。今云“泽灭木”者，乃是泽之甚极而至灭木，是极大过越之义。其大过之卦有二义也：一者物之自然大相过越常分，即此“泽灭木”是也。二者大人过大过越常分以拯患难，则九二“枯杨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是也。“君子以独立不惧，遁世无闷”者，明君子于衰难之时，卓尔独立，不有畏惧，隐遁于世而无忧闷，欲有遁难之心，其操不改。凡人遇此则不能，然唯君子独能如此，是其过越之义。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

以柔处下，过而可以“无咎”，其唯慎乎！

疏 正义曰：以柔处下，心能谨慎，荐藉于物，用洁白之茅，言以洁素之道奉事于上也。“无咎”者，既

能谨慎如此，虽遇大过之难，而“无咎”也。以柔道在下，所以免害。故《象》云“柔在下也”。

《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

九二：枯杨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

“稊”者，杨之秀也。以阳处阴，能过其本而救其弱者也。上无其应，心无持吝处过以此，无衰不济也。故能令枯杨更生稊，老夫更得少妻，拯弱兴衰，莫盛斯爻，故“无不利”也。老过则枯，少过则稚。以老分少，则稚者长；以稚分老，则枯者荣，过以相与之谓也。大过至衰而已至壮，以至壮辅至衰，应斯义也。

●“象曰藉用白茅”至“无不利”。

○正义曰：“枯杨生稊”者，“枯”谓枯槁，“稊”谓“杨之秀”者。九二以阳处阴，能过其本分，而救其衰弱。上无其应，心无特吝，处大过之时，能行此道，无有衰者不被拯济。故衰者更盛，犹若枯槁之杨，更生少壮之稊；枯老之夫，得其少女为妻也。“无不利”者，谓拯弱兴衰，莫盛于此。以斯而行，无有不利也。

●注“稊者杨之秀也”至“应斯义也”。

○正义曰：“稊”者杨柳之穗，故云“杨之秀也”。“以阳处阴，能过其本而救其弱”者，若以阳处阳，是依其本分。今以阳处阴，是过越本分，拯救阴弱也。

“老过则枯，少过则稚”者，老之大过则枯槁，少之太过则幼稚也。“以老分少则稚者长也”，谓老夫减老而与女妻，女妻得之而更益长，故云“以老分少则稚者长也”。“以稚分老则枯者荣”者，谓女妻减少而与老夫，老夫得之，似若槁者而更得生稊，故云“则枯者荣也”。云“大过至衰而已至壮，以至壮辅至衰，应斯义”者，此大过之卦，本明至壮辅至衰，不论至衰减至壮。故辅嗣此《注》特云“以至壮辅至衰也”。“《象》曰过以相与”者，因至壮而辅至衰，似女妻而助老夫，遂因云老夫减老而与少，犹若至衰减衰而与壮也。其实不然也。

《象》曰：“老夫女妻”，过以相与也。

疏 正义曰：释“老夫女妻”之义。若老夫而有老妻，是依分相对。今老夫而得女妻，是过分相与也。老夫得女妻，是女妻以少而与老夫。老夫得少而更壮，是女妻过分而与夫也。女妻而得少夫，是依分相对。今女妻得老夫，是老夫减老而与少。女妻既得其老则益长，是老夫过分而与妻也，故云“过以相与”。《象》直云“老夫”、“女妻”，不云“枯杨生稊”者，“枯杨”则是老夫也，“生稊”则女妻也。其意相似，故《象》略而不言。

九三：栋桡，凶。

居大过之时，处下体之极，不能救危拯弱，以隆其栋，而以阳处阳，自守所居，又应于上，系心在一，宜其淹弱而凶衰也。

正义曰：居大过之时，处下体之极，以阳居阳，不能救危拯弱，唯自守而已。独应于上，系心在一，所以“凶”也。心既褊狭，不可以辅救衰难，故《象》云“不可以有辅也”。

《象》曰：“栋桡”之凶，不可以有辅也。

九四：栋隆，吉。有它吝。

体属上体，以阳处阴，能拯其弱，不为下所桡者也，故“栋隆”吉也。而应在初，用心不弘，故“有它吝”也。

正义曰：“栋隆吉”者，体居上体，以阳处阴，能拯救其弱，不为下所桡，故得栋隆起而获吉也。“有它吝”者，以有应在初，心不弘阔，故“有它吝”也。

《象》曰：“栋隆”之吉，不桡乎下也。

正义曰：释“栋隆之吉”，以其能拯于难，不被桡乎在下，故得“栋隆吉”。九四应初，行又谦顺，能拯于难，然唯只拯初，初谓下也。下得其拯，犹若所居屋栋隆起，下必不桡。若何得之，不被桡乎在下。但《经》文云“栋桡”，《彖》释“栋桡”者，本末弱也。

以屋栋桡弱而偏，则屋下榱柱亦先弱。柱为本，栋为末，观此《彖》辞，是足见其义。故子产云：“栋折榱崩，侨将压焉。”以屋栋桡折，则榱柱亦同崩，此则义也。

九五：枯杨生华，老妇得其士夫，无咎无誉。

处得尊位，而以阳处阳，未能拯危。处得尊位，亦未有桡，故能生华，不能生稊；能得夫，不能得妻。处“栋桡”之世，而为“无咎无誉”，何可长哉！故生华不可久，士夫诚可丑也。

●“九五枯杨生华”至“无咎无誉”。

○正义曰：“枯杨生华”者，处得尊位而以阳居阳，未能拯危，不如九二“枯杨生稊”。但以处在尊位，唯得“枯杨生华”而已。言其衰老，虽被拯救，其益少也。又似年老之妇，得其强壮士夫，妇已衰老，夫又强大，亦是其益少也。所拯难处少，才得无咎而已，何有声誉之美？故“无咎无誉”也。

●注“处得尊位”至“诚可丑也”。

○正义曰：“处得尊位，亦未有桡”者，以九三不得尊位，故有栋桡。今九五虽与九三同以阳居阳，但九五处得尊位，功虽未广，亦未有桡弱。若其桡弱，不能

拯难，不能使“枯杨生华”也。以在尊位，微有拯难，但其功狭少，但使“枯杨生华”而已，“不能生稊”也。“能得夫，不能得妻”者，若拯难功阔，则“老夫得其女妻”，是得少之甚也。今既拯难功狭，但能使老妇得士夫而已，不能使女妻，言老妇所得利益薄少，皆为拯难功薄，故所益少也。

《象》曰：“枯杨生华”，何可久也？老妇士夫，亦可丑也。

正义曰：“枯杨生华，何可久”者，枯槁之杨，被拯才得生华，何可长久？寻当衰落也。“老妇士夫，亦可丑也”者，妇当少稚于夫，今年老之妇，而是强壮士夫，亦可丑辱也。此言九五不能广拯衰难，但使“枯杨生华”而已，但使“老妇得其士夫”而已。拯难狭劣，故不得长久，诚可丑辱，言不如九二也。

上六：过涉灭顶，凶，无咎。

处大过之极，过之甚也。涉难过甚，故至于“灭顶凶”。志在救时，故不可咎也。

正义曰：处大过之极，是过越之甚也。以此涉危难，乃至于灭顶，言涉难深也。既灭其顶，所以“凶”也。“无咎”者，所以涉难灭顶，至于凶亡，本欲济时拯难，意善功恶，无可咎责。此犹龙逢、比干，忧

时危乱，不惧诛杀，直言深谏，以忤无道之主，遂至灭亡。其意则善，而功不成，复有何咎责？此亦“过涉灭顶凶无咎”之象，故《象》云“不可咎”，言不可害于义理也。

《象》曰：“过涉”之凶，不可咎也。

虽凶无咎，不害义也。

(习坎)



习坎，

“坎”，险陷之名也。“习”谓便习之。

●疏 正义曰：“坎”是险陷之名。“习”者，便习之义。险难之事，非经便习，不可以行。故须便习于坎，事乃得用，故云“习坎”也。案：诸卦之名，皆于卦上不加其字。此坎卦之名特加“习”者，以坎为险难，故特加“习”名。“习”有二义：一者习重也，谓上下俱坎，是重叠有险，险之重叠，乃成险之用也。二者人之行险，先须使习其事，乃可得通，故云“习”也。

有孚，维心亨，

刚正在内，“有孚”者也。阳不外发而在乎内，“心亨”者也。

●疏 “有孚维心亨”。

○正义曰：“有孚”者，亨，信也，由刚正在内，

故有信也。“维心亨”者，阳不发外而在于内，是“维心亨”，言心得通也。

●注“刚正在内”至“心亨者也”。

○正义曰：“刚正在内”者，谓阳在中也。内心刚正，则能有诚信，故云“刚正在内有孚者也，阳不外发而在乎内，心亨者也”。若外阳内阴，则内心柔弱，故不得亨通。今以阳在于内，阳能开通，故维其在心之亨也。

行有尚。

内亨外暗，内刚外顺，以此行险，“行有尚”也。

●疏“行有尚”。

○正义曰：内亨外暗，内刚外柔，以此行险，事可尊尚，故云“行有尚”也。

●注“内亨外暗”至“行有尚也”。

○正义曰：“内亨外暗”者，内阳故内亨，外阴故外暗。以亨通之性，而往诣阴暗之所，能通于险，故行可贵尚也。

《彖》曰：“习坎”，重险也。

坎以险为用，故特名曰“重险”，言“习坎”者，习乎重险也。

●疏“《彖》曰：习坎重险也”。

○正义曰：释“习坎”之义。言“习坎”者，习行重险。险，难也。若险难不重，不为至险，不须便习，亦可济也。今险难既重，是险之甚者，若不便习，不可济也，故注云“习坎者习重险也”。

●注“坎以险为用”至“习乎重险也”。

○正义曰：言“习坎者，习乎重险也”者，言人便习于“坎”，止是便习重险。便习之语以释“习”名。两“坎”相重，谓之“重险”，又当“习”义，是一“习”之名，有此两义。

水流而不盈，行险而不失其信。

险峭之极，故水流而不能盈也。处至险而不失刚中，“行险而不失其信”者，“习坎”之谓也。

●“水流而不盈”至“不失其信”。

○正义曰：此释“重险”“习坎”之义。“水流而不盈”，谓险陷既极，坑阱特深，水虽流注，不能盈满，言险之甚也。释“重险”之义也。“行险而不失其信”，谓行此至险，能守其刚中，不失其信也。此释“习坎”及“有孚”之义也。以能便习于险，故守刚中，“不失其信”也。

●注“险峭之极”至“习坎之谓也”。

○正义曰：“险峭之极，故水流而不能盈”者，若

浅岸平谷，则水流有可盈满。若其崖岸险峻，涧谷泄漏，是水流不可盈满，是险难之极也。

“维心亨”，乃以刚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

便习于“坎”而之“坎”地，尽坎之宜，故往必有功也。

正义曰：“维心亨乃以刚中也”者，释“维心亨”义也。以刚在于中，故维得心亨也。“行有尚，往有功”者，此释“行有尚”也。既便习于坎而往之险地，必有其功，故云“行有尚，往有功也”。

天险不可升也，

不可得升，故得保其威尊。

正义曰：此已下广明险之用也。言天之为险，悬邈高远，不可升上，此天之险也。若其可升，不得保其威尊，故以“不可升”为“险”也。

地险山川丘陵也，

有山川丘陵，故物得以保全也。

正义曰：言地以山川丘附而为险也，故使地之所载之物保守其全。若无山川丘陵，则地之所载之物夫其性也。故地以山川丘陵而为险也。

王公设险以守其国。

国之为卫，恃于险也。言自天地以下莫不须险也。

●疏 正义曰：言王公法象天地，固其城池，严其法令，以保其国也。

险之时用大矣哉！

非用之常，用有时也。

●疏 正义曰：言天地已下，莫不须险，险难有时而用，故其功盛大矣哉！

●注“非国之常，用有时也”。

○正义曰：若“天险”“地险”不可暂无，此谓人之设险，用有时也。若化洽平治，内外辑睦，非用险也。若家国有虞，须设险防难，是“用有时”也。

《象》曰：水洊至，习坎。

重险悬绝，故“水洊至”也。不以“坎”为隔绝，相仍而至，习乎“坎”也。

●疏 正义曰：重险悬绝，其水不以险之悬绝，水亦相仍而至，故谓为“习坎”也。以人之便习于“坎”，犹若水之洊至，水不以险为难也。

君子以常德行，习教事。

至险未夷，教不可废，故以常德行而习教事也。“习于坎”，然后乃能不以险难为困，而德行不失常也。故则夫“习坎”，以常德行而习教事也。

疏 正义曰：言君子当法此，便习于坎，不以险难为困，当守德行而习其政教之事。若能习其教事，则可便习于险也。

初六：习坎，入于坎窞，凶。

“习坎”者，习为险难之事也。最处坎底，入坎窞者也。处重险而复入坎底，其道“凶”也。行险而不能自济，“习坎”而入坎窞，失道而穷在坎底，上无应援可以自济，是以“凶”也。

疏 正义曰：既处坎底，上无应援，是习为险难之事。无人应援，故入于坎窞而至凶也。以其失道，不能自济，故《象》云“失道凶”也。

《象》曰：“习坎”入“坎”，失道凶也。

九二：坎有险，求小得。

履失其位，故曰“坎”。上无应援，故曰“有险”。坎而有险，未能出险之中也。处中而与初三相得，故可以“求小得”也。初三未足以为援，故曰“小得”也。

疏 正义曰：“坎有险”者，履失其位，故曰“坎”也。上无应援，故曰“有险”。既在坎难而又遇险，未得出险之中，故《象》云“未出中”也。“求小得”者，以阳处中，初三来附，故可以“求小得”也。初三柔弱，未足以为大援，故云“求小得”也。

《象》曰：“求小得”，未出中也。

六三：来之坎坎，险且枕，“入于坎窞”，勿用。

既履非其位，而又处两“坎”之间，出则之“坎”，居则亦“坎”，故曰“来之坎坎”也。“枕”者，枝而不安之谓也。出则无之，处则无安，故曰“险且枕”也。来之皆“坎”，无所用之，徒劳而已。

正义曰：“来之坎坎”者，履非其位而处“两坎”之间，出之与居，皆在于“坎”，故云“来之坎坎”也。“险且枕”者，“枕”，枝而不安之谓也。出则无应，所以险处则不安，故“且枕”也。“入于坎窞”者，出入皆难，故“入于坎窞”也。“勿用”者，不可出行。若其出行，终必无功，徒劳而已，故《象》云“终无功”也。

《象》曰：“来之坎坎”，终无功也。

六四：樽酒簋贰，用缶，纳约自牖，终无咎。

处重险而履正，以柔居柔，履得其位，以承于五，五亦得位，刚柔各得其所，不相犯位，皆无余应以相承比，明信显著，不存外饰，处“坎”以斯，虽复一樽之酒，二簋之食，瓦缶之器，纳此至约，自进于牖，乃可

羞之于王公，荐之于宗庙，故“终无咎”也。

●“《象》曰”至“自牖终无咎”。

○正义曰“樽酒簋贰”者，处重险而履得其位，以承于五，五亦得位，刚柔各得其所，皆无余应，以相承比，明信显著，不假外饰。处“坎”以此，虽复一樽之酒，二簋之食，故云“樽酒簋贰”也。“用缶”者，既有“樽酒簋贰”，又用瓦缶之器，故云“用缶”也。“纳约自牖终无咎”者，纳此俭约之物，从牖而荐之，可羞于王公，可荐于宗庙，故云“终无咎”也。

《象》曰：“樽酒簋贰”，刚柔际也。

刚柔相比而相亲焉，“际”之谓也。

●正义曰：释“樽酒簋贰”义。所以一樽之酒、贰簋之食得进献者，以六四之柔与九五之刚两相交际而相亲，故得以此俭约而为礼也。

九五：坎不盈，祗既平，无咎。

为坎之主而无应辅可以自佐，未能盈坎者也。坎之不盈，则险不尽矣。祗，辞也。为坎之主，尽平乃无咎，故曰“祗既平无咎”也。说既平乃无咎，明九五未免于咎也。

●正义曰：“坎不盈”者，为坎之主而无应辅可以自佐，险难未能盈坎，犹险难未尽也。故云“坎不

盈”也。“祇既平无咎”者，祇，辞也，谓险难既得盈满而平，乃得“无咎”。若坎未盈平，仍有咎也。

《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

疏 正义曰：释“坎不盈”之义，虽复居中而无其应，未得光大，所以坎不盈满也。

上六：系用徽纆，置于丛棘，三岁不得，凶。

险峭之极，不可升也。严法峻整，难可犯也。宜其囚执置于思过之地。三岁，险道之夷也。险终乃反，故三岁不得自修，三岁乃可以求复，故曰“三岁不得凶”也。

疏 正义曰：“系用徽纆置于丛棘”者，险峭之极，不可升上。严法峻整，难可犯触。上六居此险峭之处，犯其峻整之威，所以被系用其徽纆之绳。“置于丛棘”，谓囚执之处，以棘丛而禁之也。“三岁不得凶”者，谓险道未终，三岁已来，不得其吉，而有凶也。险终乃反，若能自修，三岁后可以求复自新，故《象》云“上六，失道凶，三岁也”。言失道之凶，唯三岁之后可以免也。

《象》曰：上六，失道凶，三岁也。

(离)



离，利贞，亨。

离之为卦，以柔为正，故必贞而后乃亨，故曰“利贞亨”也。

●“离利贞亨”。

○正义曰：离，丽也。丽谓附著也。言万物各得其所附著处，故谓之“离”也。“利贞亨”者，离卦之体，阴柔为主，柔则近于不正，不正则不亨通，故利在行正，乃得亨通。以此故“亨”在“利贞”之下，故云“利贞亨”。

●注“离之为卦”至“利贞亨也”。

○正义曰：“离之为卦，以柔为正”者，二与五俱是阴爻，处于上下两卦之中，是以柔为正。

畜牝牛，吉。

柔处于内而履正中，牝之善也。外强而内顺，牛之

善也。离之为体，以柔顺为主者也，故不可以畜刚猛之物，而“吉”于“畜牝牛”也。

䷝ “畜牝牛吉”。

○正义曰：柔处于内而履正中，是牝之善者。外强内顺，是牛之善者也。离之为体，以柔顺为主，故畜养牝牛，乃得其吉。若畜养刚健，则不可也。此云“畜牝牛”，假象以明人事也。言离之为德，须内顺外强，而行此德则得吉也。若内刚外顺，则反离之道也。

●注“柔处于内”至“畜牝牛也”。

○正义曰：“柔处于内而履正中牝之善也”者，若柔不处于内，似妇人而预外事；若柔而不履正中，则邪僻之行，皆非牝之善也。若柔能处中，行能履正，是为“牝之善”也。云“外强而内顺牛之善”者，若内外俱强，则失于猛害；若外内俱顺，则失于劣弱。唯外强内顺，于用为善，故云“外强内顺牛之善也”。“离之为体，以柔顺为主，故不可以畜刚猛之物”者，既以柔顺为主，若畜刚猛之物，则反其德，故不可畜刚猛而“畜牝牛”也。

《彖》曰：离，丽也。

丽犹著也。各得所著之宜。

䷝ 正义曰：释离卦之名。丽谓附著也。以阴柔之

质，附著中正之位，得所著之宜，故云“丽”也。

日月丽乎天，百谷草木丽乎土。重明以丽乎正，乃化成天下。柔丽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

柔著于中正，乃得通也。柔通之吉，极于“畜牝牛”，不能及刚猛也。

●“日月丽乎天”至“是以畜牝牛吉也”。

○正义曰：“日月丽乎天，百谷草木丽乎土”者，此广明附著之义。以柔附著中正，是附得宜，故广言所附得宜之事也。“重明以丽乎正，乃化成天下”者，此以卦象，说离之功德也，并明“利贞”之义也。“重明”，谓上下俱离。“丽乎正”者，谓两阴在内，既有重明之德，又附于正道，所以“化成天下”也。然阴居二位，可谓为正。若阴居五位，非其正位，而云“重明丽乎正”者，以五处于中正，又居尊位，虽非阴阳之正，乃是事理之正，故总云“丽于正”也。“柔丽乎中正，故亨。是以牝牛吉”者，释《经》“亨”义也，又总释“畜牝牛吉”也。“柔丽于中正”，谓六五、六二之柔，皆丽于中，中则不偏，故云“中正”。以中正为德，故万事亨。以中正得通，故畜养牝牛而得吉也。以牝牛有中正故也。案诸卦之《彖》，释卦名之下，乃释卦下之

义，于后乃叹而美之。此《彖》既释卦名，即广叹为卦之美，乃释卦下之义。与诸卦不例者，此乃夫子随义则言，因文之便也。比既释“离”名丽，因广说日月草木所丽之事，然后却明卦下之义，更无义例。

《象》曰：明两作，离。大人以继明照于四方。

“继”谓不绝也，明照相继，不绝旷也。

正义曰：“明两作离”者，离为日，日为明。今有上下二体，故云“明两作，离”也。案：八纯之卦，论象不同，各因卦体事义，随文而发。乾、坤不论上下之体，直总云“天行健”、“地势坤”，以天地之大，故总称上下二体也。雷是连续之至，水为流注不已，义皆取连续相因，故震云“洊雷”，坎云“洊至”也。风是摇动相随之物，故云“随风巽”也。山泽各自为体，非相入之物，故云“兼山艮”，“丽泽兑”，是两物各行也。今明之为体，前后各照，故云“明两作，离”，是积聚两明，乃作于离。若一明暂绝，其离未久，必取两明前后相续，乃得作离卦之美，故云“大人以继明照于四方”，是继续其明，乃照于四方。若明不继续，则不得久为照临，所以特云“明两作，离”，取不绝之义也。

初九：履错然，敬之，无咎。

“错然”者，警慎之貌也。处离之始，将进而盛，未在既济，故宜慎其所履，以敬为务，辟其咎也。

●疏 “初九，履错然，敬之无咎”。

○正义曰：“履错然”者，身处离初，将欲前进，其道未济，故其所履践，恒错然敬慎不敢自宁，故云“履错然敬之无咎”。若能如此恭敬，则得避其祸而“无咎”，故《象》云：“履错之敬，以避咎也。”

●注 “错然者警慎之貌也”至“辟其咎也”。

○正义曰：“错然者警慎之貌”者，是警惧之状，其心未宁，故“错然”也。言“处离之始，将进而盛，未在既济”者，“将进而盛”，谓将欲前进而向盛也。若位在于三，则得“既济”。今位在于初，是未在“既济”。谓功业未大，故宜慎其所履，恒须错然避咎也。

《象》曰：“履错”之敬，以辟咎也。

六二：黄离，元吉。

居中得位，以柔处柔，履文明之盛而得其中，故曰“黄离元吉”也。

●疏 正义曰：黄者中色，“离”者文明。居中得位而处于文明，故“元吉”也。故《象》云“得中道”，以其得中央黄色之道也。

《象》曰：“黄离元吉”，得中道也。

九三：日昃之离，不鼓缶而歌，则大耋之嗟，凶。

嗟，忧叹之辞也。处下离之终，明在将没，故曰“日昃之离”也。明在将终，若不委之于人，养志无为，则至于耋老有嗟，凶矣，故曰“不鼓缶而歌，则大耋之嗟凶”也。

正义曰：“日昃之离”者，处下离之终，其明将没，故云“日昃之离”也。“不鼓缶而歌，则大耋之嗟凶”者，时既老耄，当须委事任人，自取逸乐。若不委之于人，则是不鼓击其缶而为歌，则至于大耋老耄而咨嗟，何可久长？所以凶也。故《象》云：“日昃之离，何可久也？”

《象》曰：“日昃之离”，何可久也？

九四：突如其来如，焚如，死如，弃如。

处于明道始变之际，昏而始晓，没而始出，故曰“突如其来如”。其明始进，其炎始盛，故曰“焚如”。逼近至尊，履非其位，欲进其盛，以炎其上，命必不终，故曰“死如”。违“离”之义，无应无承，众所不容，故曰“弃如”也。

“九四，突如其来如，焚如，死如，弃如”。

○正义曰：“突如其来如”者，四处始变之际，三

为始昏，四为始晓。三为已没，四为始出，突然而至，忽然而来，故曰“突如其来如”也。“焚如”者，逼近至尊，履非其位，欲进其盛，以焚炎其上，故云“焚如”也。“死如”者，既焚其上，命必不全，故云“死如”也。“弃如”者，违于离道，无应无承，众所不容，故云“弃如”。是以《象》云：“无所容也。”

《象》曰：“突如其来如”，无所容也。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

履非其位，不胜所履。以柔乘刚，不能制下，下刚而进，将来害己，忧伤之深，至于沱嗟也。然所丽在尊，四为逆首，忧伤至深，众之所助，故乃沱嗟而获吉也。

疏 正义曰：“出涕沱若”者，履非其位，不胜其任，以柔乘刚，不能制下，下刚而进，将来害己，忧伤之深，所以出涕滂沱，忧戚而咨嗟也。“若”是语辞也。“吉”者，以所居在尊位，四为逆首，己能忧伤悲嗟，众之所助，所以“吉”也。

《象》曰：六五之“吉”，离王公也。

疏 正义曰：此释“六五吉”义也。所以终得吉者，以其所居在五，离附于王公之位，被众所助，故得吉也。五为王位，而言公者，此连王而言公，取其便文

以会韵也。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获匪其丑，无咎。

“离”，丽也，各得安其所丽谓之“离”。处离之极，离道已成，则除其非类以去民害，“王用出征”之时也。故必“有嘉折首，获匪其丑”，乃得“无咎”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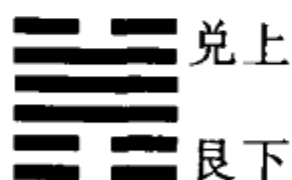
疏 正义曰：“王用出征”者，处离之极，离道既成，物皆亲附，当除去其非类，以去民害，故“王用出征”也。“有嘉折首，获匪其丑”者，以出征罪人，事必克获，故有嘉美之功，折断罪人之首，获得匪其丑类，乃得“无咎”也。若不出征除害，居在终极之地，则有咎也。

《象》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疏 正义曰：释“出征”之义。言所出征者，除去民害，以正邦国故也。

周易兼义下经咸传卷第四

(咸)



兑上

艮下

咸，亨，利贞，取女吉。

○“咸亨”至“取女吉”。

○正义曰：先儒以《易》之旧题，分自此以上三十卦为《上经》，已下三十四卦为《下经》，《序卦》至此又别起端首。先儒皆以《上经》明天道，《下经》明人事，然韩康伯注《序卦》破此义云：“夫《易》，六画成卦，三才必备，错综天人，以效变化，岂有天道、人事

偏于上下哉！”案：《上经》之内，明饮食必有讼，讼必有众起，是兼于人事，不专天道。既不专天道，则《下经》不专人事，理则然矣。但孔子《序卦》不以咸系离。《系辞》云“二篇之策”，则是六十四卦旧分上下，乾、坤象天地，咸、恒明夫妇。乾坤乃造化之本，夫妇实人伦之原，因而拟之，何为不可？天地各卦，夫妇共卦者，周氏云：“尊天地之道，略于人事，犹如三才，天地为二，人止为一也。”此必不然。窃谓乾、坤明天地初辟，至屯乃刚柔始交。故以纯阳象天，纯阴象地，则咸以明人事。人物既生，共相感应。若二气不交，则不成于相感，自然天地各一，夫妇共卦。此不言可悉，岂宜妄为异端！“咸亨利贞取女吉”者，“咸”，感也。此卦明人伦之始，夫妇之义，必须男女共相感应，方成夫妇。既相感应，乃得亨通。若以邪道相通，则凶害斯及，故利在贞正。既感通以正，即是婚媾之善，故云“咸亨利贞取女吉”也。

《彖》曰：咸，感也。柔上而刚下，二气感应以相与。

是以亨也。

●正义曰：“柔上而刚下，二气感应以相与”者，此因上下二体，释“咸亨”之义也。艮刚而兑柔，若刚

自在上，柔自在下，则不相交感，无由得通。今兑柔在上而艮刚在下，是二气感应以相授与，所以为“咸亨”也。

止而说，

故“利贞”也。

疏 正义曰：此因二卦之义释“利贞”也。艮止而兑，说也。能自静止则不随动欲，以上行说，则不为邪谄。不失其正，所以“利贞”也。

男下女，

“取女吉”也。

疏 正义曰：此因二卦之象释“取女吉”之义。艮为少男而居于下，兑为少女而处于上，是男下于女也。婚姻之义，男先求女，亲迎之礼，御轮三周，皆是男先下于女，然后女应于男，所以取女得吉者也。

是以“亨，利贞”，“取女吉”也。天地感而万物化生，

二气相与，乃“化生”也。

疏 “是以”至“化生”。

○正义曰：“是以亨利贞取女吉”者，次第释讫，总举《繇》辞以结之。“天地感而万物化生”者，以下广明感之义也。天地二气，若不感应相与，则万物无由

得应化而生。

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

天地万物之情，见于所感也。凡感之为道，不能感非类者也，故引取女以明同类之义也。同类而不相感应，以其各亢所处也。故女虽应男之物，必下之而后取女乃吉也。

疏 “圣人”至“可见矣”。

○正义曰：“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者，圣人设教，感动人心，使变恶从善，然后天下和平。“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者，结叹咸道之广，大则包天地，小则该万物。感物而动，谓之情也。天地万物皆以气类共相感应，故“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

《象》曰：山上有泽，咸。君子以虚受人。

以虚受人，物乃感应。

疏 “《象》曰”至“虚受人”。

○正义曰：“山上有泽，咸”，泽性下流，能润于下；山体上承，能受其润。以山感泽，所以为“咸”。“君子以虚受人”者，君子法此咸卦，下山上泽，故能空虚其怀，不自有实，受纳于物，无所弃遗，以此感

人，莫不皆应。

初六：咸其拇。

处咸之初，为感之始，所感在末，故有志而已。如其本实，未至伤静。

●疏“初六，咸其拇”。

○正义曰：“咸其拇”者，拇是足大指也，体之最末。初应在四，俱处卦始，为感浅末，取譬一身，在于足指而已，故曰“咸其拇”也。

●注“处咸”至“伤静”。

○正义曰：六二咸道转进，所感在腓。腓体动躁，则成往而行。今初六所感浅末，则譬如拇指，指虽小动，未移其足，以喻人心初感，始有其志。志虽小动，未甚躁求。凡吉凶悔吝，生乎动者也。以其本实未伤于静，故无吉凶悔吝之辞。

《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

四属外也。

●疏 正义曰：“志在外”者，外谓四也。与四相应，所感在外，处于感初，有志而已，故云“志在外也”。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

咸道转进，离拇升腓，腓体动躁者也。感物以躁，凶之道也。由躁故凶，居则吉矣。处不乘刚，故可以居

而获吉。

●“六二”至“居吉”。

○正义曰：腓，足之腓肠也。六二应在九五，咸道转进，离拇升腓，腓体动躁，躁以相感，凶之道也。由躁故凶，静居则吉，故曰“咸其腓凶居吉”。以不乘刚，故可以居而获吉。

●注“腓体动躁”。

○正义曰：王虞云：动于腓肠，斯则行矣。故言“腓体动躁”也。

《象》曰：虽凶居吉，顺不害也。

阴而为居，顺之道也。不躁而居，顺不害也。

●正义曰：“虽”者，与夺之辞。若既凶矣，何由得居而获吉？良由阴性本静。今能不躁而居，顺其本性，则不有灾害，免凶而获吉也。

九三：咸其股，执其随，往吝。

股之为物，随足者也。进不能制动，退不能静处，所感在股，“志在随人”者也。“志在随人”，所执亦以贱矣。用斯以往，吝其宜也。

●正义曰：“咸其股执其随往吝”者，九三处二之上，转高至股。股之为体，动静随足，进不能制足之动，退不能静守其处。股是可动之物，足动则随，不能

自处，常执其随足之志，故云“咸其股执其随”。施之于人，自无操持，志在随人，所执卑下，以斯而往，鄙吝之道，故言“往吝”。

《象》曰：“咸其股”，亦不处也。志在随人，所执下也。

正义曰：“咸其股亦不处也”者，非但进不能制动，退亦不能静处也。“所执下”者，既“志在随人”，是其志意所执下贱也。

九四：贞吉，悔亡。憧憧往来，朋从尔思。

处上卦之初，应下卦之始，居体之中，在股之上，二体始相交感，以通其志，心神始感者也。凡物始感而不以之于正，则至于害，故必贞然后乃吉，吉然后乃得亡其悔也。始在于感，未尽感极，不能至于无思以得其党，故有“憧憧往来”，然后“朋从其思”也。

正义曰：“贞吉悔亡”者，九四居“上卦之初，应下卦之始，居体之中，在股之上，二体始相交感，以通其志，心神始感者也。凡物始感而不以之于正”，则害之将及矣。“故必贞然后乃吉，吉然后乃得亡其悔也”，故曰“贞吉悔亡”也。“憧憧往来，朋从尔思”者，“始在于感，未尽感极”，惟欲思运动以求相应，未能忘怀息照，任失自然，故有“憧憧往来”，然后朋从

尔之所思也。

《象》曰：“贞吉，悔亡”，未感害也。

未感于害，故可正之，得“悔亡”也。

正义曰：“未感害”者，心神始感，未至于害，故不可不正，正而故得“悔亡”也。

“憧憧往来”，未光大也。

正义曰：“未光大”者，非感之极，不能无思无欲，故未光大也。

九五：咸其脢，无悔。

“脢”者心之上，口之下，进不能大感，退亦不为无志，其志浅末，故“无悔”而已。

“九五”至“无悔”。

○正义曰：“咸其脢无悔”者，“脢”者心之上，口之下也。四已居体之中，为心神所感，五进在于四上，故所感在脢，脢已过心，故“进不能大感”，由在心上，“退亦不能无志”，志在浅末，故“无悔”而已，故曰：“咸其脢无悔”也。

●注“脢者心之上口之下”。

○正义曰：“脢者心之上口之下”者，子夏《易传》曰：“在脊曰脢。”马融云：“脢，背也。”郑玄云：“脢，脊肉也。”王肃云：“脢在背而夹脊。”《说文》云：“脢，

背肉也。”虽诸说不同，大体皆在心上。辅嗣以四为心神，上为辅颊，五在上四之间，故直云“心之上口之下”也。明其浅于心神，厚于言语。

《象》曰：“咸其脢”，志末也。

疏 正义曰：“志末也”者，末犹浅也，感以心为深，过心则谓之浅末矣。

上六：咸其辅、颊、舌。

咸道转末，故在口舌言语而已。

疏 正义曰：“咸其辅颊舌”者，马融云：“辅，上颌也。”“辅、颊、舌”者，言语之具。咸道转末，在于口舌言语而已，故云“咸其辅颊舌”也。

《象》曰：“咸其辅、颊、舌”，滕口说也。

“辅、颊、舌”者，所以为语之具也。“咸其辅颊舌”，则“滕口说”也。“憧憧往来”，犹未光大，况在滕口，薄可知也。

疏 正义曰：“滕口说也”者，旧说字作“滕”，徒登反。滕，竞与也。所竞者口，无复心实，故云“滕口说”也。郑玄又作“媵”。媵，送也。咸道极薄，徒送口舌言语相感而已，不复有志于其间。王《注》义得两通，未知谁同其旨也。

(恒)



恒，亨，无咎，利贞。

恒而亨，以济三事也。恒之为道，亨乃“无咎”也。恒通无咎，乃利正也。

●“恒亨”至“利贞”。

○正义曰：恒，久也。恒久之道，所贵变通。必须变通随时，方可长久。能久能通，乃“无咎”也。恒通无咎，然后利以行正，故曰“恒亨无咎利贞”也。

●注“三事”。

○正义曰：褚氏云：“三事，谓无咎、利贞、利有攸往。”庄氏云：“三事者，无咎一也，利二也，贞三也。”周氏云：“三事者，一亨也，二无咎也，三利贞也。”《注》不明数，故先儒各以意说。窃谓《注》云“恒而亨以济三事”者，明用此恒亨，济彼三事，无疑“亨”字在三事之外，而此《注》云“恒之为道，亨乃

无咎。恒通无咎，乃利正也”。又注《彖》曰：“道得所久，则常通无咎而利正也。”此解皆以利正相将为一事，分以为二，恐非《注》旨。验此《注》云“恒之为道，亨乃无咎”，此以“恒亨”济“无咎”也。又云：“恒通无咎，乃利正也。”此以“恒亨”济“利贞”也。下注“利有攸往”云：“各得所恒，修其常道，终则有始，往而无违，故‘利有攸往’。”此以“恒亨”济“利有攸往”也。观文验《注》，褚氏为长。

利有攸往。

各得所恒，修其常道，终则有始，往而无违，故“利有攸往”也。

●正义曰：得其常道，何往不利，故曰“利有攸往”也。

《彖》曰：恒，久也。刚上而柔下，刚尊柔卑，得其序也。

●“彖曰”至“柔下”。

○正义曰：“恒久也”者，释训卦名也。恒之为名，以长久为义。“刚上而柔下”者，既训“恒”为久，因名此卦得其恒名，所以释可久之意。此就二体以释恒也。震刚而巽柔，震则刚尊在上，巽则柔卑在下，得其顺序，所以为恒也。

●注“刚尊柔卑得其序也”。

○正义曰：咸明感应，故柔上而刚下，取二气相交也。恒明长久，故刚上而柔下，取尊卑得序也。

雷风相与，

长阳长阴，能相成也。

●疏“雷风相与”。

○正义曰：此就二象释恒也。雷之与风，阴阳交感，二气相与，更互而相成，故得恒久也。

●注“长阳长阴能相成也”。

○正义曰：震为长男，故曰“长阳”。巽为长女，故曰“长阴”。《彖》曰“雷风相与”，雷之与风，共相助成之义。故褚氏云“雷资风而益远，风假雷而增威”是也。今言“长阳长阴，能相成”者，因震为长男，巽为长女，遂以“长阳长阴”而名之，作文之体也。又此卦明夫妇可久之道，故以二长相成，如雷风之义也。

巽而动。

动无违也。

●疏 正义曰：此就二卦之义，因释恒名。震动而巽顺，无有违逆，所以可恒也。

刚柔皆应，

不孤嫖也。

●疏 “刚柔皆应”。

○正义曰：此就六爻释恒。此卦六爻刚柔皆相应和，无孤嫠者，故可长久也。

●注 “不孤嫠也”。

○正义曰：嫠，配也。

恒。

皆可久之道。

●疏 正义曰：历就四义释恒名讫，故更举卦名以结之也。明上四事“皆可久之道”，故名此卦为“恒”。

恒“亨，无咎，利贞”，久于其道也。

道德所久，则常通无咎而利正也。

●疏 正义曰：此就名释卦之德，言所以得“亨无咎利贞”者，更无别义，正以得其恒久之道，故言“久于其道也”。

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

得其所久，故“不已”也。

●疏 正义曰：将释“利有攸往”，先举天地以为证喻，言天地得其恒久之道，故久而不已也。

“利有攸往”，终则有始也。

得其常道，故终则复始，往无穷极。

●疏 正义曰：举《经》以结成也。人用恒久之道，

会于变通，故终则复始，往无穷极，同于天地之不已，所以为利也。

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时变化而能久成，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

言各得其“所恒”，故皆能长久。

●“日月得天而能久照”至“天下化成”。

○正义曰：“日月得天而能久照”者，以下广明恒义。上言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故日月得天，所以亦能久照。“四时变化而能久成”者，四时更代，寒暑相变，所以能久生成万物。“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者，圣人应变随时，得其长久之道，所以能“光宅天下”，使万物从化而成也。

观其所恒，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

天地万物之情，见于“所恒”也。

●正义曰：总结恒义也。

《象》曰：雷风，恒。

长阳长阴，合而相与，可久之道也。

●正义曰：雷风相与为“恒”，已如彖释。

君子以立不易方。

得其所久，故“不易”也。

䷟ 正义曰：君子立身得其恒久之道，故不改易其方。方犹道也。

初六：浚恒，贞凶，无攸利。

处恒之初，最处卦底，始求深者也。求深穷底，令物无余缁，渐以至此，物犹不堪，而况始求深者乎？以此为恒，凶正害德，无施而利也。

䷟ “初六，浚恒，贞凶。无攸利”。

○正义曰：浚，深也。最处卦底，故曰“深”也。深恒者，以深为恒是也。施之于仁义，即不厌深，施之于正，即求物之情过深，是凶正害德，无施而利，故曰“浚恒贞凶，无攸利”也。

●注“此恒之初”至“害德无施而利也”。

○正义曰：处卦之初，故言始也。最在于下，故言深也。所以致凶，谓在于始而求深者也。

《象》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

九二：悔亡。

虽失其位，恒位于中，可以消悔也。

䷟ 正义曰：失位故称“悔”，居中故“悔亡”也。

《象》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

䷟ 正义曰：“能久中”者，处恒故能久，位在于中，所以消悔也。

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贞吝。

处三阳之中，居下体之上，处上体之下，上不至尊，下不至卑，中不在体，体在乎恒，而分无所定，无恒者也。德行无恒，自相违错，不可致诘，故“或承之羞”也。施德于斯，物莫之纳，鄙贱甚矣，故曰“贞吝”也。

●统“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贞吝”。

○正义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贞吝”者，九三居下体之上，处上体之下，虽处三阳之中，又在不中之位，上不全尊，下不全卑，执心不定，德行无恒，故曰“不恒其德”。德既无恒，自相违错，则为羞辱承之，所羞非一，故曰“或承之羞”也。处久如斯，正之所贱，故曰“贞吝”也。

●注“处三阳之中”至“故曰贞吝也”。

○正义曰：虽在三阳之中，非一体之中也。“不可致诘”者，诘，问也。违错处多，不足问其事理，所以明其羞辱之深，如《论语》云“于予与何诛”。

《象》曰：“不恒其德”，无所容也。

●统正义曰：“无所容”者，谓不恒之人，所往之处，皆不纳之，故“无所容”也。

九四：田，无禽。

恒于非位，虽劳无获也。

●疏 正义曰：田者，田猎也，以譬有事也。“无禽”者，田猎不获，以喻有事无功也。“恒于非位”，故劳而无功也。

《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

●疏 正义曰：有恒而失位，是“久非其位”。田猎而无所获，是“安得禽也”。

六五：恒其德，贞。妇人吉，夫子凶。

居得尊位，为恒之主，不能“制义”，而系应在二，用心专贞，从唱而已。妇人之吉，夫子之凶也。

●疏 正义曰：“恒其德贞”者，六五系应在二，不能傍及他人，是恒常贞一其德，故曰“恒其德贞”也。“妇人吉”者，用心专贞，从唱而已，是妇人之吉也。“夫子凶”者，夫子须制断事宜，不可专贞从唱，故曰“夫子凶”也。

《象》曰：妇人贞吉，从一而终也。夫子制义，从妇凶也。

●疏 正义曰：“从一而终”者，谓用心贞一，从其贞一而自终也。“从妇凶”者，五与二相应，五居尊位，在震为夫，二处下体，在《巽》为妇。五系于二，故曰“从妇凶”也。

上六：振恒，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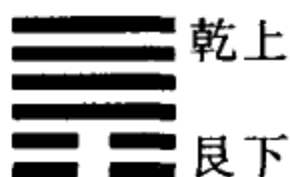
夫静为躁君，安为动主。故安者上之处也，静者可久之道也。处卦之上，居动之极，以此为恒，无施而得也。

正义曰：“振恒凶”者，振，动也。凡处于上者，当守静以制动。今上六居恒之上，处动之极，以振为恒，所以“凶”也。

《象》曰：“振恒”在上，大无功也。

正义曰：“大无功”者，居上而以振动为恒，无施而得，故曰“大无功也”。

(遁)



遁，亨，小利贞。

● 正义曰：“遁亨”者，遁者，隐退逃避之名。阴长之卦，小人方用，君子日消。君子当此之时，若不隐遁避世，即受其害。须遁而后得通，故曰“遁亨”。“小利贞”者，阴道初始浸长，正道亦未全灭，故曰“小利贞”。

《彖》曰“遁亨”，遁而亨也。

遁之为义，遁乃通也。

● 正义曰：“遁而亨”者，此释遁之所以得亨通之义。小人之道方长，君子非遁不通，故曰：“遁而亨也。”

刚当位而应，与时行也。

谓五也。“刚当位而应”，非否亢也。遁不否亢，能“与时行也”。

疏 正义曰：举九五之爻，释所以能遁而致亨之由，良由九五以刚而当其位，有应于二，非为否亢。遁不否亢，即是相时而动，所以遁而得亨，故云“刚当位而应，与时行也”。

“小利贞”，浸而长也。

阴道欲浸而长，正道亦未全灭，故“小利贞”也。

疏 正义曰：释“小利贞”之义。浸者渐进之名。若阴德暴进，即消正道。良由二阴渐长而正道亦未即全灭，故云“小利贞”也。

遁之时义大矣哉！

疏 正义曰：叹美遁德。相时度宜，避世而遁，自非大人照几不能如此，其义甚大，故云“大矣哉”。

《象》曰：天下有山，遁。

天下有山，阴长之象。

疏 “《象》曰：天下有山，遁”。

○正义曰：“天下有山，遁”者，山者阴类，进在天下，即是山势欲上逼于天，天性高远，不受于逼，是遁避之象，故曰“天下有山，遁”。

●注“天下有山”至“之象”。

○正义曰：积阳为天，积阴为地。山者，地之高峻，今上逼于天，是阴长之象。

君子以远小人，不恶而严。

疏 正义曰：君子当此遁避之时，小人进长，理须远避，力不能讨，故不可为恶，复不可与之褻渎，故曰“不恶而严”。

初六：遁尾，厉，勿用有攸往。

“遁”之为义，辟内而之外者也。“尾”之为物，最在体后者也。处遁之时，不往何灾，而为“遁尾”，祸所及也。危至而后行，难可免乎？厉则“勿用有攸往”也。

疏 正义曰：“遁尾厉”者，为遁之尾，最在后遁者也。小人长于内，应出外以避之，而最在卦内，是遁之为后也。逃遁之世，宜速远而居先，而为“遁尾”，祸所及也，故曰“遁尾厉”也。“勿用有攸往”者，危厉既至，则当“固穷”，“危行言逊”，勿用更有所往，故曰“勿用有攸往”。

《象》曰：“遁尾”之厉，不往何灾也。

疏 正义曰：“不往何灾”者，《象》释当遁之时，宜须出避。而“勿用有攸往”者，既为“遁尾”，出必见执，不如不往，不往即无灾害。“何灾”者，犹言无灾也。与何伤、何咎之义同也。

六二：执之用黄牛之革，莫之胜说。

居内处中，为遁之主，物皆遁己，何以固之？若能执乎理中厚顺之道以固之也，则莫之胜解。

正义曰：“执之用黄牛之革莫之胜说”者，逃遁之世，避内出外，二既处中居内，既非遁之人也。即非遁之人，便为所遁之主，物皆弃己而遁，何以执固留之？惟有中和厚顺之道可以固而安之也。能用此道，则不能胜已解脱而去也。黄中之色，以譬中和。牛性顺从，皮体坚厚，牛革以譬厚顺也。六三居中得位，亦是能用中和厚顺之道，故曰“执之用黄牛之革莫之胜说”也。

《象》曰：执用黄牛，固志也。

正义曰：“固志”者，坚固遁者之志，使不去己也。

九三：系遁，有疾厉，畜臣妾，吉。

在内近二，以阳附阴，宜遁而系，故曰“系遁”。“遁”之为义，宜远小人，以阳附阴，系于所在，不能远害，亦已惫矣，宜其屈辱而危厉也。系于所在，“畜臣妾”可也。施于大事，凶之道也。

正义曰：“系遁”者，九三无应于上，与二相比，以阳附阴，系意在二，处遁之世，而意有所系，故曰“系遁”。“有疾厉”者，“遁”之为义，宜远小人。

既系于阴，即是“有疾惫”而致危厉，故曰“有疾厉”也。“畜臣妾吉”者，亲于所近，系在于下，施之于人，畜养臣妾则可矣，大事则凶，故曰：“畜臣妾吉。”

《象》曰：“系遁”之厉，有疾惫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

正义曰：“不可大事”者，释此“系遁”之人，以“畜臣妾吉”，明其不可为大事也。

九四：好遁，君子吉，小人否。

处于外而有应于内，君子“好遁”，故能舍之。小人系恋，是以“否”也。

正义曰：九四处在于外，而有应于内。处外即意欲远遁，应内则未能弃舍。若好遁君子，超然不顾，所以得吉。小人有所系恋，即不能遁，故曰“小人否”也。

《象》曰：君子“好遁”，“小人否”也。

音臧否之否。

正义曰：嫌读为“圯”，故音之也。

九五：嘉遁，贞吉。

遁而得正，反制于内。小人应命，率正其志，“不恶而严”，得正之吉，遁之嘉也。

疏 正义曰：“嘉遁贞吉”者，嘉，美也。五居于外，得位居中，是“遁而得正”。二为己应，不敢违拒，从五之命，率正其志，“遁而得正，反制于内”，“不恶而严，得正之吉”，为遁之美，故曰“嘉遁贞吉”也。

《象》曰：“嘉遁，贞吉”，以正志也。

疏 正义曰：“以正志”者，小人应命，不敢为邪，是五能正二之志，故成遁之美也。

上九：肥遁，无不利。

最处外极，无应于内，超然绝志，心无疑顾，忧患不能累，矰缴不能及，是以“肥遁无不利”也。

疏 “上九，肥遁无不利”。

○正义曰：《子夏传》曰：“肥，饶裕也。”四、五虽在于外，皆在内有应，犹有反顾之心。惟上九最在外极，无应于内，心无疑顾，是遁之最优，故曰“肥遁”。遁而得肥，无所不利，故云“无不利”也。

●注“最处外极”至“无不利也”。

○正义曰：矰，矢名也。郑注《周礼》：“结缴于矢谓之矰。”缴，《字林》及《说文》云：“缴，生丝缕也。”

《象》曰：“肥遁，无不利”，无所疑也。

(大壮)



大壮，利贞。

●疏 正义曰：大壮，卦名也。壮者，强盛之名。以阳称大，阳长既多，是大者盛壮，故曰“大壮”。“利贞”者，卦德也。群阳盛大，小道将灭，大者获正，故曰“利贞”也。

《象》曰：“大壮”，大者壮也。

大者谓阳爻，小道将灭，大者获正，故“利贞”也。

●疏 “《象》曰”至“壮也”。

○正义曰：“大者壮也”者，就爻释卦名。阳爻浸长，已至于四，是大者盛壮，故曰“大者壮也。”

●注：“大者谓阳爻”至“利贞也”。

○正义曰：释名之下，剩解利贞，成“大者”之义也。

刚以动，故壮。“大壮，利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见矣。

天地之情，正大而已矣。弘正极大，则天地之情可见矣。

䷗ 正义曰：“刚以动故壮”者，就二体释卦名。乾刚而震动，柔弱而动，即有退弱；刚强以动，所以成壮。“大壮利贞大者正也”者，就爻释卦德。大者获正，故得“利贞”。“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见矣”者，因大获正，遂广美正大之义。天地之道，弘正极大，故正大则见天地之情。不言万物者，壮大之名，义归天极，故不与咸、恒同也。

《象》曰：雷在天上，大壮。

刚以动也。

䷗ 正义曰：震雷为威动，乾天主刚健，雷在天上，是“刚以动”，所以为“大壮”。

君子以非礼弗履。

壮而违礼则凶，凶则失壮也。故君子以“大壮”而顺礼也。

䷗ 正义曰：盛极之时，好生骄溢，故于“大壮”诫以非礼勿履也。

初九：壮于趾，征凶有孚。

夫得“大壮”者，必能自终成也。未有陵犯于物而得终其壮者。在下而壮，故曰“壮于趾”也。居下而用刚壮，以斯而进，穷凶可必也，故曰“征凶有孚”。

疏 正义曰：“壮于趾征凶有孚”者，趾，足也。初在体下，有如趾足之象，故曰“壮于趾”也。施之于人，即是在下而用壮也。在下用壮，陵犯于物，以斯而行，凶其信矣。故曰“征凶有孚”。

《象》曰：“壮于趾”，其孚穷也。

言其信穷。

疏 正义曰：“其孚穷”者，释“壮于趾”者，其人信其穷凶也。

九二：贞吉。

居得中位，以阳居阴，履谦不亢，是以“贞吉”。

《象》曰：“九二贞吉”，以中也。

疏 正义曰：以其居中履谦，行不违礼，故得正而吉也。

九三：小人用壮，君子用罔，贞厉。羝羊触藩，羸其角。

处健之极，以阳处阳，用其壮者也。故小人用之以为壮，君子用之以为罗己者也。贞厉以壮，虽复羝羊，以之触藩，能无羸乎？

䷖ “九三小人用”至“羸其角”。

○正义曰：罔，罗罔也。羝羊，羖羊也。藩，藩篱也。羸，拘累缠绕也。九三处乾之上，是“健之极”也，又“以阳居阳”，是健而不谦也。健而不谦，必用其壮也。小人当此，不知恐惧，即用以为壮盛，故曰“小人用壮”。君子当此即虑危难，用之以为罗罔于己，故曰“君子用罔”。以壮为正，其正必危，故云“贞厉”也。以此为正，状似“羝羊触藩”也，必拘羸其角矣。

《象》曰：“小人用壮”，君子罔也。

䷖ 正义曰：言小人用以为壮者，即是君子所以为罗罔也。

九四：贞吉，悔亡。藩决不羸。壮于大舆之輹。

下刚而进，将有忧虞。而以阳处阴，行不违谦，不失其壮，故得“贞吉”而“悔亡”也。已得其壮，而上阴不罔己路，故“藩决不决”也。“壮于大舆之輹”，无有能说其輹者，可以“往”也。

䷖ 正义曰：“大舆”者，大车也。“下刚而进，将有忧虞”。而九四“以阳处阴，行不违谦”，居谦即“不失其壮”，故得正吉，而“悔亡”也，故云“贞吉悔亡”。九三以壮健不谦，即被“羸其角”。九四以谦而

进，谓之上行。阴爻“不罔己路，故藩决不羸也”。“壮于大舆之輹”者，言四乘车而进，其輹壮大无有能脱之者，故曰“藩决不羸，壮于大舆之輹”也。

《象》曰：“藩决不羸”，尚往也。

●疏 正义曰：“尚往”者，尚，庶几也。言己不失其壮，庶几可以往也。

六五：丧羊于易，无悔。

居于大壮，以阳处阳，犹不免咎，而况以阴处阳，以柔乘刚者乎？羊，壮也。必丧其羊，失其所居也。能丧壮于易，不于险难，故得“无悔”。二履贞吉，能干其任，而已委焉，则得“无悔”。委之则难不至，居之则敌寇来，故曰“丧羊于易”。

●疏 “六五，丧羊于易，无悔”。

○正义曰：“丧羊于易无悔”者，羊，壮也。居大壮之时，“以阳处阳，犹不免咎，而况以阴处阳，以柔乘刚者乎”？违谦越礼，必丧其壮。群阳方进，势不可止。若于平易之时，逆舍其壮，委身任二，不为违拒，亦刚所不害，不害即无悔矣，故曰“丧羊于易无悔”也。

●注 “居于大壮”至“丧羊于易”。

○正义曰：羊，刚狠之物，故以譬壮。云“必丧其

羊失其所居”者，言违谦越礼，理势必然。云“能丧壮于易不于险难”者，二虽应己，刚长则侵，阴为己寇难，必丧其壮，当在于平易寇难未来之时，勿于险难敌寇既来之日。良由居之有必丧之理，故戒其预防。而庄氏云：“《经》止一言丧羊，而《注》为两处分用。初云‘必丧其羊，失其所居’，是自然应失。后云‘能丧壮于易，不于险难’，故得无咎。自能丧其羊，二理自为矛盾。”窃谓庄氏此言，全不识《注》意。

《象》曰：“丧羊于易”，位不当也。

正义曰：“位不当”者，正由处不当位，故须舍其壮也。

上六：羝羊触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艰则吉。

有应于三，故“不能退”。惧于刚长，故“不能遂”。持疑犹豫，志无所定，以斯决事，未见所利。虽处刚长，刚不害正。苟定其分，固志在一，以斯自处，则忧患消亡，故曰“艰则吉”也。

“上六羝羊触藩”至“艰则吉”。

○正义曰：“退”谓退避。“遂”谓进往。有应于三，疑之不已，故不能退避。然惧于刚长，故不能遂往，故云“羝羊触藩不能退不能遂”也。“无攸利”者，

持疑犹豫，不能自决，以此处事，未见其利，故曰“无攸利”也。“艰则吉”者，虽处刚长，刚不害正。但艰固其志，不舍于三，即得吉，故曰“艰则吉”也。

《象》曰：“不能退，不能遂”，不详也。“艰则吉”，咎不长也。

疏 正义曰：“不详也”者，祥者善也。进退不定，非为善也，故云“不详也”。“咎不长也”者，能艰固其志，即忧患消亡，其咎不长，释所以得吉也。

(晋)



晋，康侯用锡马蕃庶，昼日三接。

正义曰：“晋”者，卦名也。“晋”之为义，进长之名。此卦明臣之升进，故谓之“晋”。“康”者，美之名也。“侯”谓升进之臣也。臣既柔进，天子美之，赐以车马，蕃多而众庶，故曰“康侯用锡马蕃庶”也。“昼日三接”者，言非惟蒙赐蕃多，又被亲宠频数，一昼之间，三度接见也。

《彖》曰：晋，进也。明出地上，顺而丽乎大明，柔进而上行。

凡言“上行”者，所之在贵也。

“《彖》曰晋进也”至“进而上行”。

○正义曰：“晋，进也”者，以今释古，古之“晋”字，即以进长为义，恐后世不晓，故以“进”释之。“明出地上”者，此就二体释得“晋”名。离上坤下，

故言“明出地上”。明既出地，渐就进长，所以为“晋”。“顺而丽乎大明柔进而上行”者，此就二体之义及六五之爻，释“康侯用锡马”已下也。“坤”，顺也；“离”，丽也。又为明坤能顺从而丽著于大明，六五以柔而进，上行贵位，顺而著明臣之美道也。“柔进而上行”，君上所与也，故得厚赐而被亲宠也。

是以“康侯用锡马蕃庶，昼日三接”也。

康，美之名也。顺以著明，臣之道也。“柔进而上行”，物所与也。故得锡马而蕃庶。以“讼受服”，则“终朝三褫”。柔进受宠，则“一昼三接”也。

●疏“是以康侯”至“三接也”。

○正义曰：释讫举《经》以结君宠之意也。

●注“康美之名也”至“一昼三接也”。

○正义曰：举此对释者，盖讼言终朝，晋言一昼，俱不尽一日，明黜陟之速，所以示惩劝也。

《象》曰：“明出地上”，晋。君子以自昭明德。

以顺著明，自显之道。

●疏“《象》曰”至“自昭明德”。

○正义曰：“自昭明德”者，昭亦明也，谓自显明其德也。周氏等为“照”以为自照己身。《老子》曰：

“自知者明。”用明以自照为明德。案：王《注》此云：“以顺著明自显之道。”又此卦与明夷正反。《明夷·象》云：“君子以莅众用晦而明。”王注彼云：“莅众显明，蔽伪百姓。”“藏明于内，乃得明也。”准此二注，明王之《注》意以此为自显明德。昭字宜为昭，之遥反。周氏等为照，之召反，非《注》旨也。

初六：晋如、摧如，贞吉。罔孚，裕，无咎。

处顺之初，应明之始，明顺之德，于斯将隆。进明退顺，不失其正，故曰“晋如、摧如、贞吉”也。处卦之始，功业未著，物未之信，故曰“罔孚”。方践卦始，未至履位，以此为足，自丧其长者也。故必“裕”之，然后“无咎”。

●“初六晋如摧如”至“无咎”。

○正义曰：“晋如摧如贞吉”者，何氏云：“摧，退也。裕，宽也。如，辞也。”初六处顺之初，“应明之始，明顺之德，于斯将隆”，进则之明，退则居顺，进之与退，不失其正，故曰“晋如摧如贞吉”也。“罔孚”者，处卦之始，功业未著，未为人所信服，故曰“罔孚”。“裕无咎”者，裕，宽也。“方践卦始，未至履位”，不可自以为足也，若以此为足，是“自丧其长”

也。故必宜宽裕其德，使功业弘广，然后“无咎”，故曰“裕无咎”也。

《象》曰：“晋如摧如”，独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

未得履位，“未受命也”。

疏 “《象》曰”至“未受命也”。

○正义曰：“独行正”者，独犹专也，言进与退，专行其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者，进之初，未得履位，未受锡命，故宜宽裕进德，乃得“无咎”。

六二：晋如，愁如，贞吉。受兹介福，于其王母。

进而无应，其德不昭，故曰“晋如愁如”。居中得位，履顺而正，不以无应而回其志，处晦能致其诚者也。修德以斯，闻乎幽昧，得正之吉也，故曰“贞吉”。“母”者，处内而成德者也。“鸣鹤在阴”，则“其子和之”，立诚于暗，暗亦应之，故其初“愁如”。履贞不回，则乃受兹大福于其王母也。

疏 “六二晋如愁如”至“于其王母”。

○正义曰：“晋如愁如”者，六二进而无应于上，其德不见昭明，故曰“晋如愁如”，忧其不昭也。“贞吉”者，然履顺居于中正，不以无应而不修其德，正而

获吉，故曰“贞吉”也。“受兹介福于其王母”者，介者，大也。母者，处内而成德者也。初虽“愁如”，但守正不改，终能受此大福于其所修，故曰“受兹介福于其王母”。

●注“进而无应”至“于其王母也”。

○正义曰：“鸣鹤在阴”，则“其子和之”者，此王用中孚九二爻辞也。

《象》曰：“受兹介福”，以中正也。

六三：众允，悔亡。

处非其位，悔也。志在上行，与众同信，顺而丽明，故得“悔亡”也。

●正义曰：六三处非其位，有悔也。“志在上行，与众同信，顺而丽明，故得其悔亡”。

《象》曰：“众允”之，志上行也。

●正义曰：居晋之时，众皆欲进，已应于上，志在上行，故能与众同信也。

九四：晋如鼫鼠，贞厉。

履非其位，上承于五，下据三阴，履非其位。又负且乘，无业可安，志无所据，以斯为进，正之危也。进如鼫鼠，无所守也。

●“九四晋如鼫鼠，贞厉”。

○正义曰：“晋如鼫鼠”者，鼫鼠有五能而不成伎之虫也。九四履非其位，上承于五，下据三阴，上不许其承，下不许其据，以斯为进，无业可安，无据可守，事同鼫鼠，无所成功也。以斯为进，正之危也，故曰“晋如鼫鼠，贞厉”也。

●注“履非其位”至“无所守也”。

○正义曰：“晋如鼫鼠无所守也”者，蔡邕《劝学篇》云：“鼫鼠五能，不成一技术。”《注》曰：“能飞不能过屋，能缘不能穷木，能游不能度谷，能穴不能掩身，能走不能先人。”《本草经》云“蝼蛄一名鼫鼠”，谓此也。郑引《诗》云：“硕鼠硕鼠，无食我黍。”谓大鼠也。陆机以为“雀鼠”。案：王以为“无所守”，盖五伎者当之。

《象》曰：“鼫鼠贞厉”，位不当也。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

柔得尊位，阴为明主，能不用察，不代下任也。故虽不当位，能消其悔。“失得勿恤”，各有其司，术斯以往，“无不利”也。

●“《象》曰鼫鼠”至“无不利”。

○正义曰：“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者，居不当位，悔也。“柔得尊位，阴为明主”，能不自用其明，

以事委任于下，故得“悔亡”。既以事任下，委物责成，失之与得，不须忧恤，故曰“失得勿恤”也。能用此道，所往皆吉而无不利，故曰“往吉无不利”也。

《象》曰：“失得勿恤”，往有庆也。

疏 正义曰：“有庆”者，委任得人，非惟自得无忧，亦将人所庆说，故曰“有庆”也。

上九：晋其角，维用伐邑。厉吉无咎，贞吝。

处进之极，过明之中，明将夷焉，已在乎角，而犹进之，非亢如何？失夫道化无为之事，必须攻伐，然后服邑，危乃得吉，吉乃无咎。用斯为正，亦以贱矣。

疏 “上九，晋其角”至“贞吝”。

○正义曰：“晋其角”者，西南隅也。上九处晋之极，过明之中，其犹日过于中，已在于角而犹进之，故曰“进其角”也。“维用伐邑”者，在角犹进，过亢不已，不能端拱无为，使物自服，必须攻伐其邑，然后服之，故云“维用伐邑”也。“厉吉无咎贞吝”者，兵者凶器，伐而服之，是危乃得吉，吉乃无咎，故曰“厉吉无咎”。以此为正，亦以贱矣，故曰“贞吝”也。

《象》曰：“维用伐邑”，道未光也。

疏 正义曰：“道未光也”者，用伐乃服，虽得之，其道未光大也。

(明夷)



明夷，利艰贞。

䷣ 正义曰：“明夷”，封名。夷者，伤也。此卦日入地中，明夷之象。施之于人事，暗主在上，明臣在下，不敢显其明智，亦明夷之义也。时虽至暗，不可随世倾邪，故宜艰难坚固，守其贞正之德。故明夷之世，利在艰贞。

《彖》曰：明入地中，明夷。内文明而外柔顺，以蒙大难，文王以之。“利艰贞”，晦其明也。内难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 “《彖》曰明入地中”至“箕子以之”。

○正义曰：“明入地中明夷”者，此就二象以释卦名，故此及《晋卦》皆《彖》、《象》同辞也。“内文明而外柔顺，以蒙大难，文王以之”者，既释明夷之义，

又须出能用“明夷”之人，内怀文明之德，抚教六州，外执柔顺之能，三分事纣，以此蒙犯大难，身得保全，惟文王能用之，故云“文王以之”。“利艰贞晦其明也”者，此又就二体释卦之德。明在地中，是“晦其明”也。既处“明夷”之世，外晦其明，恐陷于邪道，故利在艰固其贞，不失其正，言所以“利艰贞”者，用“晦其明”也。“内难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者，既“释艰贞”之义，又须出能用艰贞之人，内有险难，殷祚将倾，而能自正其志，不为邪干，惟箕子能用之，故云“箕子以之”。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众，莅众显明，蔽伪百姓者也。故以蒙养正，以“明夷”莅众。

疏 “《象》曰”至“君子以莅众”。

○正义曰：“莅众显明，蔽伪百姓者也”，所以君子能用此“明夷”之道，以临于众，冕旒垂目，黈纆塞耳，无为清静，民化不欺。若运其聪明，显其智慧，民即逃其密网，奸诈愈生，岂非藏明用晦，反得其明也？故曰“君子以莅众，用晦而明”也。

用晦而明。

藏明于内，乃得明也。显明于外，巧所辟也。

初九：明夷于飞，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

明夷之主，在于上六。上六为至暗者也。初处卦之始，最远于难也。远难过甚，“明夷”远遁，绝迹匿形，不由轨路，故曰“明夷于飞”。怀惧而行，行不敢显，故曰“垂其翼”也。尚义而行，故曰“君子于行”也。志急于行，饥不遑食，故曰“三日不食”也。殊类过甚，以斯适人，人心疑之，故曰“有攸往，主人有言”。

疏 “初九明夷于飞”至“主人有言”。

○正义曰：“明夷于飞”者，明夷是至暗之卦。上六既居上极，为明夷之主。云“飞”者，借飞鸟为喻，如鸟飞翔也。初九处于卦始，去上六最远，是最远于难。“远难过甚，明夷远遁，绝迹匿形，不由轨路”，高飞而去，故曰“明夷于飞”也。“垂其翼”者，飞不敢显，故曰“垂其翼”也。“君子于行三日不食”者，“尚义而行”，故云“君子于行”。“志急于行；饥不遑食”，故曰“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者，“殊类过甚，以此适人”，人必疑怪而有言，故曰“有攸往，主人有言”。

《象》曰：“君子于行”，义不食也。

疏 正义曰：“义不食也”者，君子逃难惟速，故

义不求食也。

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马壮，吉。

“夷于左股”，是行不能壮也。以柔居中，用夷其明，进不殊类，退不近难，不见疑惮，“顺以则”也，故可用拯马而壮吉也。不垂其翼，然后乃免也。

疏 正义曰：“明夷夷于左股”者，左股被伤，行不能壮。六二“以柔居中，用夷其明”，不行刚壮之事者也，故曰“明夷夷于左股”。庄氏云：“言左者，取其伤小。”则比夷右未为切也。“夷于左股”，明避难不壮，不为暗主所疑，犹得处位，不至怀惧而行，然后徐徐用马，以自拯济而获其壮吉也，故曰“用拯马壮吉”也。

《象》曰：六二之“吉”，顺以则也。

顺之以则，故不见疑。

疏 正义曰：“顺以则也”者，言顺暗主之则，不同初九，殊类过甚，故不为暗主所疑，故得拯马之吉也。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贞。

处下体之上，居文明之极，上为至晦，入地之物也。故夷其明，以获南狩，得大首也。“南狩”者，发其明也。既诛其主，将正其民。民之迷也，其日固已久矣。化宜以渐，不可速正，故曰“不可疾贞”。

䷗ “九三明夷于南狩”至“不可疾贞”。

○正义曰：南方，文明之所。狩者，征伐之类。“大首”谓暗君。“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者，初藏明而往，托狩而行，至南方而发其明也。九三应于上六，是明夷之臣发明以征暗君，而得其“大首”，故曰“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也。“不可疾贞”者，既诛其主，将正其民，民迷日久，不可卒正，宜化之以渐，故曰“不可疾贞”。

《象》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

去暗主也。

䷗ 正义曰：志欲除暗，乃得“大首”，是其志大得也。

六四：入于左腹，获明夷之心，于出门庭。

左者，取其顺也。入于左腹，得其心意，故虽近不危。随时辟难，门庭而已，能不逆忤也。

䷗ 正义曰：入于左腹获明夷之心”者，凡右为用事也。从其左不从其右，是卑顺不逆也。“腹”者，事情之地。六四体柔处坤，与上六相近，是能执卑顺“入于左腹”，获明夷之心意也。“于出门庭”者，既得其意，虽近不危，随时避难，门庭而已，故曰“于出门庭”。

《象》曰：“入于左腹”，获心意也。

䷗ 正义曰：“获心意”者，心有所存，既不逆忤，能顺其正，故曰“获心意”也。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贞。

最近于晦，与难为比，险莫如兹。而在斯中，犹暗不能没，明不可息，正不忧危，故“利贞”也。

䷗ 正义曰：“箕子之明夷”者，六五最比暗君，似箕子之近殷纣，故曰“箕子之明夷”也。“利贞”者，箕子执志不回，“暗不能没，明不可息，正不忧危”，故曰“利贞”。

《象》曰：箕子之贞，明不可息也。

䷗ 正义曰：“明不可息也”者，息，灭也，《象》称“明不可灭”者，明箕子能保其贞，卒以全身，为武王师也。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后入于地。

处明夷之极，是至晦者也。本其初也，在乎光照，转至于晦，遂入于地。

䷗ 正义曰：“不明晦”者，上六居明夷之极，是至暗之主，故曰“不明而晦”，“本其初也”。其意在于光照四国，其后由乎不明，“遂入于地”，谓见诛灭也。

《象》曰：“初登于天”，照四国也。后入于地，失则也。

● 正义曰：“失则”者，由失法则，故诛灭也。

(家人)



家人，利女贞。

家人之义，各自修一家之道，不能知家外他人之事也。统而论之，非元亨利君子之贞，故“利女贞”。其正在家内而已。

䷤ 正义曰：“家人”者，卦名也。明家内之道，正一家之人，故谓之“家人”。“利女贞”者，即修家内之道，不能知家外他人之事。统而论之，非君子丈夫之正，故但言“利女贞”。

《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内，
谓二也。

男正位乎外。

谓五也。家人之义，以内为本，故先说女也。

䷤ “《彖》曰”至“男正位乎外”。

○正义曰：此因二、五得正以释“家人”之义，并

明女贞之旨。家人之道，必须女主于内，男主于外，然后家道乃立。今此卦六二柔而得位，是女正位乎内也。九五刚而得位，是男正位乎外也。家人“以内为本，故先说女也”。

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家人有严君焉，父母之谓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此“男女正”至“天下定矣”。

○正义曰：“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者，因正位之言，广明家人之义乃道均二仪，非惟人事而已。家人即女正于内男正于外，二仪则天尊在上地卑在下，同于男女正位，故曰“天地之大义也”。“家人有严君焉父母之谓”者，上明义均天地，此又言道齐邦国。父母一家之主，家人尊事，同于国有严君，故曰“家人有严君焉父母之谓”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者，此叹美正家之功，可以定于天下，申成道齐邦国。既家有严君，即父不失父道，乃至妇不失妇道，尊卑有序，上下不失，而后为家道之正。各正其家，无家不正，即天下之治定矣。

《象》曰：风自火出，家人。

由内以相成炽也。

疏 正义曰：巽在离外，是风从火出。火出之初，因风方炽。火既炎盛，还复生风。内外相成，有似家人之义。故曰“风自火出家人”也。

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家人之道，修于近小而不妄也。故君子以言必有物而口无择言，行必有恒而身无择行。

疏 正义曰：物，事也。言必有事，即口无择言。行必有常，即身无择行。正家之义，修于近小。言之与行，君子枢机。出身加人，发迹化远，故举言行以为之诫。言既称物，而行称“恒”者，发言立行，皆须合于可常之事，互而相足也。

初九：闲有家，悔亡。

凡教在初而法在始，家渎而后严之，志变而后治之，则“悔”矣。处家人之初，为家人之始，故宜必以“闲有家”，然后“悔亡”也。

疏 正义曰：治家之道，在初即须严正，立法防闲。若黷乱之后，方始治之，即有悔矣。初九处家人之初，能防闲有家，乃得“悔亡”，故曰“闲有家，悔亡”也。

《象》曰：“闲有家”，志未变也。

疏 正义曰：“志未变也”者，释在初防闲之义。

所以在初防闲其家者，家人志未变黷也。

六二：无攸遂，在中馈，贞吉。

居内处中，履得其位，以阴应阳，尽妇人之正，义无所必，遂职乎“中馈”，巽顺而已，是以“贞吉”也。

疏 正义曰：六二履中居位，以阴应阳，尽妇人之义也。妇人之道，巽顺为常，无所必遂。其所职主，在于家中馈食供祭而已，得妇人之正吉，故曰“无攸遂在中馈贞吉”也。

《象》曰：六二之“吉”，顺以巽也。

疏 正义曰：举爻位也。言“吉”者，明其以柔居中而得正位，故能顺以巽而获吉也。

九三：家人嗃嗃，悔厉，吉。妇子嘻嘻，终吝。

以阳处阳，刚严者也。处下体之极，为一家之长者也。行与其慢，宁过乎恭；家与其渎，宁过乎严。是以家人虽“嗃嗃悔厉”，犹得其道。“妇子嘻嘻”，乃失其节也。

疏 正义曰：“嗃嗃”，严酷之意也。“嘻嘻”，喜笑之貌也。九三处下体之上，为一家之主，以阳处阳，行刚严之政，故“家人嗃嗃”。虽复嗃嗃伤猛，悔其酷厉，犹保其吉，故曰“悔厉吉”。若纵其妇子慢黷嘻嘻，喜

笑而无节，则终有恨辱，故曰“妇子嘻嘻终吝”也。

《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妇子嘻嘻”，失家节也。

疏 正义曰：“未失也”者，初虽悔厉，似失于猛，终无慢黷，故曰：“未失也”。“失家节”者，若纵其嘻嘻，初虽欢乐，终失家节也。

六四：富家，大吉。

能以其富顺而处位，故“大吉”也。若但能富其家，何足为大吉？体柔居巽，履得其位，明于家道，以近至尊，能富其家也。

疏 正义曰：富谓禄位昌盛也。六四体柔处巽，得位承五，能富其家者也。由其体巽承尊，长保禄位，吉之大者也，故曰“富家大吉”。

《象》曰：“富家，大吉”，顺在位也。

疏 正义曰：“顺在位”者，所以致大吉，由顺承于君而在臣位，故不见黜夺也。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

假，至也。履正而应，处尊体巽，王至斯道，以有其家者也。居于尊位，而明于家道，则下莫不化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六亲和睦交相爱乐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故“王假有家”，则

勿恤而吉。

疏 正义曰：“王假有家”者，假，至也。九五履正而应，处尊体巽，是能以尊贵巽接于物，王至此道，以有其家，故曰“王假有家”也。“勿恤吉”者，居于尊位而明于家道，则在下莫不化之矣，不须忧恤而得吉也，故曰“勿恤吉”也。

《象》曰：“王假有家”，交相爱也。

疏 正义曰：“交相爱也”者，王既明于家道，天下化之，“六亲和睦，交相爱乐”也。

上九：有孚，威如，终吉。

处家人之终，居家道之成，“刑于寡妻”，以著于外者也，故曰“有孚”。凡物以猛为本者则患在寡恩，以爱为本者则患在寡威，故家人之道尚威严也。家道可终，唯信与威。身得威敬，人亦如之。反之于身，则知施于人也。

疏 正义曰：上九处家人之终，家道大成，“刑于寡妻”，以著于外。信行天下，故曰“有孚”也。威被海内，故曰“威如”。威、信并立，上得终于家道，而吉从之，故曰“有孚威如终吉”也。

《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谓也。

疏 正义曰：“反身之谓”者，身得人敬则敬于人，

明知身敬于人人亦敬己，反之于身则知施之于人，故曰“反身之谓”也。

(睽)



离上

兑下

睽，小事吉，

疏 正义曰：“睽”者，乖异之名，物情乖异，不可大事。大事谓兴役动众，必须大同之世，方可为之。小事谓饮食衣服，不待众力，虽乖而可，故曰“小事吉”也。

《彖》曰：睽，火动而上，泽动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说而丽乎明，柔进而上行，得中而应乎刚，是以“小事吉”。

事皆相违，害之道也，何由得小事吉？以有此三德也。

疏 “《彖》曰睽火动而上”至“小事吉”。

○正义曰：“睽，火动而上，泽动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者，此就二体释卦名为“睽”之义，同而

异者也。水火二物，共成烹饪，理应相济。今火在上而炎上，泽居下而润下，无相成之道，所以为乖。中少二女共居一家，理应同志，各自出适，志不同行，所以为异也。“说而丽乎明，柔进而上行，得中而应乎刚，是以小事吉”者，此就二体及六五有应，释所以小事得吉。“说而丽乎明”，不为邪僻。“柔进而上行”，所之在贵。“得中而应乎刚”，非为全弱。虽在乖违之时，卦爻有此三德，故可以行小事而获吉也。

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万物睽而其事类也。睽之时用大矣哉！

睽离之时，非小人之所能用也。

【疏】“天地睽而其事同也”至“时用大矣哉！”

○正义曰：“天地睽而其事同”，此以下历就天地男女万物，广明睽义体乖而用合也。天高地卑，其体悬隔，是“天地睽”也。而生成品物，其事则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者，男外女内，分位有别，是男女睽也。而成家理事，其志则通也。万物殊形，各自为象，是“万物睽”也。而均于生长，其事即类，故曰“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万物睽而其事类也。睽之时用大矣哉！”既明睽理合同之大，又叹能用睽之人，其德不小。睽离之时，能建其用使合其通理，

非大德之人，则不可也，故曰“睽之时用大矣哉”也。

《象》曰：上火下泽，睽。君子以同而异。

同于通理，异于职事。

疏 正义曰：“上火下泽睽”者，动而相背，所以为“睽”也。“君子以同而异”者，佐王治民，其意则同；各有司存，职掌则异，故曰“君子以同而异”也。

初九：悔亡。丧马，勿逐，自复。见恶人，无咎。

处睽之初，居下体之下，无应独立，悔也。与四合志，故得“悔亡”。马者，必显之物。处物之始，乖而丧其马，物莫能同，其私必相显也，故“勿逐”而“自复”也。时方乖离，而位乎穷下，上无应可援，下无权可恃，显德自异，为恶所害，故“见恶人”乃得免咎也。

疏 “初九，悔亡，丧马勿逐自复，见恶人无咎”。

○正义曰：“悔亡”者，初九处睽离之初，“居下体之下，无应独立”，所以悔也。四亦处下，无应独立，不乖于己，与己合志，故得“悔亡”。“丧马勿逐自复”者，时方睽离，触目乖阻。马之为物，难可隐藏，时或失之，不相容隐，不须寻求，势必“自复”，故曰“丧马勿逐自复”也。“见恶人无咎”者，处于穷下，上无

其应，无应则无以为援，穷下则无权可恃。若标显自异，不能和光同尘，则必为恶人所害，故曰“见恶人无咎”。“见”，谓逊接之也。

《象》曰：“见恶人”，以辟咎也。

疏 “《象》曰见恶人以辟咎也”。

○正义曰：“以辟咎也”者，恶人不应与之相见，而逊接之者，以“辟咎”也。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

处睽失位，将无所安。然五亦失位，俱求其党，出门同趣，不期而遇，故曰“遇主于巷”也。处睽得援，虽失其位，未失道也。

疏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

○正义曰：九二处睽之时而失其位，将无所安。五亦失位，与己同党，同趣相求，不假远涉而自相遇，适在于巷。言遇之不远，故曰“遇主于巷”。“主”谓五也。处睽得援，咎悔可亡，故“无咎”也。

《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疏 正义曰：“未失道”者，既遇其主，虽失其位，亦“未失道也”。

六三：见舆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终。

凡物近而不相得，则凶。处睽之时，履非其位，以阴居阳，以柔乘刚，志在于上，而不和于四，二应于五，则近而不相比，故“见舆曳”。“舆曳”者，履非其位，失所载也。“其牛掣”者，滞隔所在，不获进也。“其人天且劓”者，四从上取，二从下取，而应在上九，执志不回。初虽受困，终获刚助。

疏 “六三见舆曳其牛”至“无初有终”。

○正义曰：“见舆曳其牛掣”者，处睽之时，履非其位，以阴居阳，以柔乘刚，志在上九，不与四合。二自应五，又与己乖。欲载，其舆被曳，失己所载也。欲进，其牛被牵，滞隔所在，不能得进也，故曰“见舆曳其牛掣”也。“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终”者，黥额为天，截鼻为劓。既处二四之间，皆不相得，其为人也，四从上刑之，故黥其额，二从下刑之，又截其鼻，故曰“其人天且劓”。“而应在上九，执志不回，初虽受困，终获刚助”，故曰“无初有终”。

《象》曰：“见舆曳”，位不当也。“无初有终”，遇刚也。

疏 “《象》曰”至“有终遇刚也”。

○正义曰：“位不当”者，由位不当，故舆被曳。“遇刚”者，由遇上九之刚，所以“有终”也。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厉，无咎。

无应独处，五自应二，三与己睽，故曰“睽孤”也。初亦无应特立。处睽之时，俱在独立，同处体下，同志者也。而已失位，比于三五，皆与己乖，处无所安，故求其畴类而自托焉，故曰“遇元夫”也。同志相得而无疑焉，故曰“交孚”也。虽在乖隔，志故得行，故虽危无咎。

●“九四”至“交孚厉无咎”。

○正义曰：“元夫”谓初九也。处于卦始，故云“元”也。初、四俱阳而言“夫”者，盖是丈夫之夫，非夫妇之夫也。

《象》曰：“交孚”、“无咎”，志行也。

六五：悔亡。厥宗噬肤，往，何咎？

非位，悔也，有应故悔亡。“厥宗”，谓二也。“噬肤”者，啗柔也。三虽比二，二之所噬，非妨己应者也。以斯而往，何咎之有？往必合也。

●“六五悔亡”至“往何咎”。

○正义曰：“悔亡”者，失位，悔也，“有应故悔亡”也。“厥宗噬肤，往何咎”者，宗，主也，谓二也。“噬肤”谓噬三也。三虽隔二，二之所噬，故曰“厥宗噬肤”也。三是阴爻，故以“肤”为譬，言柔脆也。二

既噬三即五，可以往而“无咎”矣，故曰“往无咎”。

《象》曰：“厥宗噬肤”，往有庆也。

疏：“《象》曰”至“往有庆也”。

○正义曰：“往有庆也”者，有庆之言，善功被物，为物所赖也。五虽居尊而不当位，与二合德，乃为物所赖，故曰“往有庆”也。

上九：睽孤。见豕负涂，载鬼一车，先张之弧，后说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则吉。

处睽之极，睽道未通，故曰“睽孤”。已居炎极，三处泽盛，睽之极也。以文明之极，而观至秽之物，“睽”之甚也。豕而负涂，秽莫过焉。至“睽”将合，至殊将通，恢诡譎怪，道将为一。未至于洽，先见殊怪，故“见豕负涂”，甚可秽也。见鬼盈车，吁可怪也。“先张之弧”，将攻害也。“后说之弧”，睽怪通也。四剝其应，故为寇也。“睽”志将通，“匪寇婚媾”，往不失时，睽疑亡也。贵于遇雨，和阴阳也。阴阳既和，“群疑亡”也。

疏：“上九睽孤见豕”至“遇雨则吉”。

○正义曰：“睽孤”者，处睽之极，“睽”道未通，故曰“睽孤”也。“见豕负涂”者，火动而上，泽动而下，“已居炎极，三处泽盛，睽之极也”。离为文明，泽

是卑秽，以文明之极而观至秽之物，事同豕而负涂泥，秽莫斯甚矣，故曰“见豕负涂”。“载鬼一车，先张之弧，后说之弧”者，鬼魅盈车，怪异之甚也。至“睽”将合，至殊将通，未至于洽，先见殊怪，故又见“载鬼一车”。载鬼不言“见”者，为豕上有“见”字也。见怪若斯，惧来害己，故“先张之弧”，将攻害也。物极则反，“睽”极则通，故“后说之弧”，不复攻也。“匪寇婚媾”者，“四剌其应”，故谓四为寇。“睽”志既通，匪能为寇，乃得与三为婚媾矣，故曰“匪寇婚媾”也。“往遇雨则吉”者，雨者，阴阳交和之道也。众异并消，无复疑阻，往得和合，则吉从之，故曰“往遇雨则吉”。

●注“处睽之极”至“群疑亡也”。

○正义曰：“恢诡谲怪道将为一”者，《庄子内篇·齐物论》曰：“无物不然，无物不可。故为举筵与楹，厉与西施，恢诡谲怪，道通为一。”郭象注云：“夫筵横而楹纵，厉丑而西施好，所谓齐者，岂必齐形状、同规矩哉！举纵横好丑，恢诡谲怪，各然其所然，各可其所可，即形虽万殊，而性本得同，故曰‘道通为一’也。”庄子所言以明齐物，故举恢诡谲怪至异之物，道通为一，得性则同。王辅嗣用此文而改“通”为“将”字者，明物极则反，睽极则通，有似引诗断章，不必与本

义同也。

《象》曰：“遇雨”之吉，群疑亡也。

疏 正义曰：“群疑亡也”者，往与三合，如雨之和。向之见豕、见鬼、张弧之疑并消释矣，故曰“群疑亡也”。

(蹇)



蹇，利西南，不利东北。

西南，地也，东北，山也。以难之平则难解，以难之山则道穷。

䷦ 正义曰：“蹇”，难也。有险在前，畏而不进，故称为“蹇”。西南顺位，平易之方。东北险位，阻碍之所。世道多难，率物以适平易，则蹇难可解。若入于险阻，则弥加拥塞。去就之宜，理须如此，故曰“蹇，利西南不利东北”也。

利见大人。

往则济也。

䷦ 正义曰：能济众难，惟有大德之人，故曰“利见大人”，

贞吉。

爻皆当位，各履其正，居难履正，正邦之道也。正

道未否，难由正济，故“贞吉”也。遇难失正，吉可得乎？

●正义曰：居难之时，若不守正而行其邪道，虽见大人，亦不得吉，故曰“贞吉”也。

《彖》曰：蹇，难也，险在前也。见险而能止，知矣哉！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东北”，其道穷也。“利见大人”，往有功也。当位“贞吉”，以正邦也。蹇之时用大矣哉！

蹇难之时，非小人之所能用也。

●疏“《彖》曰”至“大矣哉！”

○正义曰：“蹇，难也，险在前也。见险而能止，知矣哉”者，释卦名也。蹇者，有难而不进，能止而不犯，故就二体，有险有止，以释蹇名。坎在其外，是“险在前也”。有险在前，所以为难。若冒险而行，或罹其害。艮居其内，止而不往，相时而动，非知不能，故曰“见险而能止，知矣哉”也。“蹇利西南往得中也”者，之于平易，救难之理，故云“往得中”也。“不利东北其道穷”者，之于险阻，更益其难，其道弥穷，故曰“其道穷”也。“利见大人往有功也”者，往见大人必能除难，故曰“往有功”也。“当位贞吉，以正邦也”者，二、三、四、五爻皆当位，所以得正而吉，故曰

“当位贞吉”也。“以正邦也”者，居难守正，正邦之道，故曰“以正邦”也。“蹇之时用大矣哉”者，能于蹇难之时建立其功，用以济世者，非小人之所能，故曰“蹇之时用大矣哉”也。

《象》曰：山上有水，蹇。

山上有水，蹇难之象。

䷦ 正义曰：山者是岩险，水是阻难。水积山上，弥益危难，故曰“山上有水蹇”。

君子以反身修德。

除难莫若反身修德。

䷦ 正义曰：蹇难之时，未可以进，惟宜反求诸身，自修其德，道成德立，方能济险，故曰“君子以反身修德”也。陆绩曰：“水在山上，失流通之性，故曰蹇。”通水流下，今在山上，不得下流，蹇之象。陆绩又曰：“水本应山下，今在山上，终应反下，故曰反身。”处难之世，不可以行，只可反自省察，修己德用乃除难。君子通达道畅之时，并济天下，处穷之时则独善其身也。

初六：往蹇，来誉。

处难之始，居止之初，独见前识，睹险而止，以待其时，知矣哉！故往则遇蹇，来则得誉。

●疏 正义曰：初六处蹇之初，往则遇难，来则得誉。初居艮始，是能见险而止。见险不往，则是来而得誉，故曰“往蹇来誉”。

《象》曰：“往蹇来誉”，宜待也。

●疏 正义曰：“宜待”者，既“往则遇蹇”，宜止以待时也。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

处难之时，履当其位，居不失中，以应于五。不以五在难中，私身远害，执心不回，志匡王室者也。故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履中行义，以存其上，处蹇以比，未见其尤也。

●疏 正义曰：“王”谓五也。“臣”谓二也。九五居于王位而在难中，六二是五之臣，往应于五，履正居中，志匡王室，能涉蹇难，而往济蹇，故曰“王臣蹇蹇”也。尽忠于君，匪以私身之故而不往济君，故曰“匪躬之故”。

《象》曰：“王臣蹇蹇”，终无尤也。

●疏 正义曰：“终无尤”者，处难以斯，岂有过尤也？

九三：往蹇，来反。

进则入险，来则得位，故曰“往蹇来反”。为下卦

之主，是内之所恃也。

䷖ 正义曰：九三与坎为邻，进则入险，故曰“往蹇”。来则得位，故曰“来反”。

《象》曰：“往蹇来反”，内喜之也。

䷖ 正义曰：“内喜之”者，内卦三爻，惟九三一阳居二阴之上，是内之所恃，故云“内喜之”也。

六四：往蹇，来连。

往则无应，来则乘刚，往来皆难，故曰“往蹇来连”。得位履正，当其本实，虽遇于难，非妄所招也。

䷖ 正义曰：马云“连亦难也”，郑云“迟久之意”。六四往则无应，来则乘刚，往来皆难，故曰“往蹇来连”也。

《象》曰：“往蹇来连”，当位实也。

䷖ 正义曰：“当位实”者，明六四当位履正，当其本实。而往来遇难者，乃数之所招，非邪妄之所致也，故曰“当位实”也。

九五：大蹇，朋来。

处难之时，独在险中，难之大者也，故曰“大蹇”。然居不失正，履不失中，执德之长，不改其节，如此则同志者集而至矣，故曰“朋来”也。

䷖ “九五，大蹇朋来”。

○正义曰：九五处难之时，独在险中，难之大者也，故曰“大蹇”。然得位履正，不改其节，如此则同志者自远而来，故曰“朋来”。

●注“处难之时”至“朋来也”。

○正义曰：“同志者集而至矣”者，此以“同志”释“朋来”之义。郑注《论语》云：“同门曰朋，同志曰友。”此对文也。通而言之，同志亦是朋党也。

《象》曰：“大蹇朋来”，以中节也。

●正义曰：“以中节”者，得位居中，不易其节，故致“朋来”，故云“以中节”也。

上六：往蹇来硕，吉。利见大人。

往则长难，来则难终，难终则众难皆济，志大得矣，故曰“往蹇来硕吉”。险夷难解，大道可兴，故曰“利见大人”也。

●正义曰：硕，大也。上六难终之地，不宜更有所往，往则长难，故曰“往蹇”也。“来则难终，难终则众难皆济，志大得矣”，故曰“硕吉”也。险夷难解，大道可兴，宜见大人以弘道化，故曰“利见大人”也。

《象》曰：“往蹇来硕”，志在内也。

有应在内，往则失之。来则志获，“志在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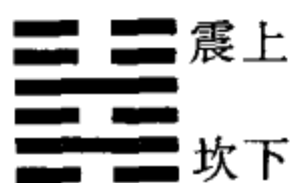
●正义曰：“志在内也”者，有应在三，是“志

在内也”。应既在内，往则失之，来则得之，所以往则有蹇，来则硕吉也。

“利见大人”，以从贵也。

疏 正义曰：贵谓阳也。以从阳，故云“以从贵”也。

(解)



震上

坎下

解，利西南。

西南，众也。解难济险，利施于众。遇难不困于东北，故不言不利东北也。

正义曰：“解”者，卦名也。然解有两音，一音古买反，一音胡买反，“解”谓解难之初，“解”谓既解之后。《彖》称“动而免乎险”，明解众难之时，故先儒皆读为“解”。《序卦》云：“物不可以终难，故受之以解。解者，缓也。”然则“解”者，险难解，释物情舒缓，故为“解”也。“解利西南”者，西南坤位，坤是众也。施解于众，则所济者弘，故曰“解利西南”也。

无所往，其来复，吉。有攸往，夙吉。

未有善于解难而迷于处安也。解之为义，解难而济厄者也。无难可往，以解来复则不失中。有难而往，则

以速为吉者，无难则能复其中，有难则能济其厄也。

疏 正义曰：“无所往”者，上言“解难济险，利施于众”。此下明救难之时，诫其可否。若无难可往，则以来复为吉。若有难可往，则以速赴为善，故云“无所往，其来复吉，有攸往夙吉”。设此诫者，褚氏云：“世有无事求功，故诫以无难宜静，亦有待败乃救，故诫以有难须速也。”

《彖》曰：解，险以动，动而免乎险，解。

动乎险外，故谓之“免”。免险则解，故谓之“解”。

疏 正义曰：此就二体以释卦名。遇险不动，无由解难。动在险中，亦未能免咎。今动于险外，即是免脱于险，所以为“解”也。

“解，利西南”，往得众也，“其来复吉”，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

天地否结，则雷雨不作，交通感散，雷雨乃作也。雷雨之作，则险厄者亨，否结者散，故“百果草木皆甲坼”也。

疏 “解利西南”至“百果草木皆甲坼”。

○正义曰：“解利西南往得众”者，“解”之为义，

兼济为美。往之西南得施解于众，所以为利也。“其来复吉乃得中也”者，无难可解，退守静默，得理之中，故云“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者，解难能速，则不失其几，故“往有功也”。“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者，此因震、坎有雷雨之象，以广明“解”义。天地解缓，雷雨乃作。雷雨既作，百果草木皆孚甲开坼，莫不散解也。解之时大矣哉！无坼而不释也。难解之时，非治难时，故不言用。体尽于解之名，无有幽隐，故不曰义。

疏 正义曰：结叹解之大也。自天地至于草木，无不有“解”，岂非大哉！

《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过宥罪。

疏 正义曰：赦谓放免，过谓误失，宥谓宽宥，罪谓故犯，过轻则赦，罪重则宥，皆解缓之义也。

初六：无咎。

“解”者，解也。屯难盘结，于是乎解也。处蹇难始解之初，在刚柔始散之际，将赦罪厄，以夷其险。处此之时，不烦于位而“无咎”也。

疏 正义曰：夫险难未夷，则贱弱者受害，然则蹇难未解之时，柔弱者不能无咎，否结既释之后，刚强者不复陵暴。初六，“处蹇难始解之初，在刚柔始散之

际”，虽以柔弱处无位之地，逢此之时，不虑有咎，故曰“初六无咎”也。

《象》曰：刚柔之际，义无咎也。

或有过咎，非其理也。“义”犹理也。

疏 正义曰：“义无咎”者，“义”犹理也，刚柔既散，理必无咎，或有过咎，非理之当也，故曰“义无咎”也。

●注“有过咎”至“义犹理也”。

○正义曰：“有过咎，非其理也”者，或本无此八字。

九二：田获三狐，得黄矢，贞吉。

狐者，隐伏之物也。刚中而应，为五所任，处于险中，知险之情，以斯解物，能获隐伏也，故曰：“田获三狐”也。黄，理中之称也。矢，直也。田而获三狐，得乎理中之道，不失枉直之实，能全其正者也，故曰“田获三狐，得黄矢，贞吉”也。

疏 正义曰：“田获三狐”者，狐是隐伏之物，三为成数，举三言之，搜获备尽。九二以刚居中而应于五，为五所任，处于险中，知险之情，以斯解险，无险不济，能获隐伏，如似田猎而获窟中之狐，故曰“田获三狐”。“得黄矢，贞吉”者，黄，中之称。矢，直也。

田而获三狐，得乎理中之道，不失枉直之实，能全其正者也，故曰“得黄矢贞吉”也。

《象》曰：九二，“贞吉”，得中道也。

疏 正义曰：“得中道也”者，明九二位既不当，所以得“贞吉”者，由处于中，得乎理中之道故也。

六三：负且乘，致寇至，贞吝。

处非其位，履非其正，以附于四，用夫柔邪以自媚者也。乘二负四，以容其身。寇之来也，自己所致，虽幸而免，正之所贱也。

疏 正义曰：“负且乘致寇至”者，六三，矢正无应，下乘于二，上附于四，即是用夫邪佞以自说媚者也。乘者，君子之器也。负者，小人之事也。施之于人，即在车骑之上，而负于物也。故寇盗知其非己所有，于是竞欲夺之，故曰“负且乘致寇至”也。“贞吝”者，负乘之人，正其所鄙，故曰“贞吝”也。

《象》曰：负且乘，亦可丑也。自我致戎，又谁咎也？

疏 正义曰：“亦可丑也”者，天下之丑多矣，此是其一，故曰“亦可丑也”。“自我致戎，又谁咎也”者，言此寇难由己之招，非是他人致此过咎，故曰“又谁咎也”。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

失位不正，而比于三，故三得附之为其拇也。三为之拇，则失初之应，故“解其拇”，然后朋至而信矣。

疏 正义曰：而，汝也。拇，足大指也。履于不正，与三相比，三从下来附之，如指之附足，四有应在初。若三为之拇，则失初之应，故必“解其拇”，然后朋至而信，故曰“解而拇，朋至斯孚”。

《象》曰：“解而拇”，未当位也。

疏 正义曰：“未当位”者，四若当位履正，即三为邪媚之身，不得附之也。既三不得附四，则无所解。今须解拇，由不当位也。

六五：君子维有解，吉。有孚于小人。

居尊履中而应乎刚，可以有解而获吉矣。以君子之道解难释险，小人虽间，犹知服之而无怨矣。故曰“有孚于小人”也。

疏 正义曰：“君子维有解吉”者，六五，居尊履中而应于刚，是有君子之德。君子当此之时，可以解于险难。维，辞也。有解于难，所以获吉，故曰“君子维有解吉”也。“有孚于小人”者，以君子之道解难，则小人皆信服之，故曰“有孚于小人”也。

《象》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

疏 正义曰：小人谓作难者，信君子之德，故退而畏服之。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获之，无不利。

初为四应，二为五应，三不应上，失位负乘，处下体之上，故曰“高墉”。墉非隼之所处，高非三之所履，上六居动之上，为解之极，将解荒悖而除秽乱者也。故用射之，极而后动，成而后举，故必“获之”，而“无不利”也。

疏 “上六”至“无不利”。

○正义曰：隼者，贪残之鸟，鸇鹞之属。墉，墙也。六三失位负乘，不应于上，即是罪衅之人，故以譬于隼。此借飞鸟为喻，而居下体之上，其犹隼处高墉。隼之为鸟，宜在山林，集于人家“高墉”，必为人所缴射，以譬六三处于高位，必当被人所诛讨。上六居动之上，为解之极，将解之荒悖而除秽乱，故用射之也。“极而后动，成而后举，故必获之，而无不利”，故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获之无不利”也。公者臣之极。上六以阴居上，故谓之“公”也。

《象》曰：“公用射隼”，以解悖也。

疏 正义曰：“解悖也”者，悖，逆也。六三失位

负乘，不应于上，是悖逆之人也。上六居动之上，能解除六三之荒悖，故云“以解悖也”。

(损)



艮上

兑下

损，有孚，元吉，无咎可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

疏 “损有孚”至“可用享”。

○正义曰：“损”者减损之名，此卦明损下益上，故谓之“损”。“损”之为义，“损下益上”，损刚益柔。损下益上，非补不足者也。损刚益柔，非长君子之道者也。若不以诚信，则涉谄谀而有过咎，故必“有孚”，然后大吉，无咎可正，而“利有攸往”矣，故曰：“损有孚，元吉，无咎可贞，利有攸往”也。先儒皆以无咎、可贞，各自为义，言既吉而无咎，则可以为正。准下王注《彖》辞云：“损下而不为邪，益上而不为谄，则何咎而可正。”然则王意以无咎、可贞共成一义，故庄氏云：“若行损有咎，则须补过以正其失。”今行损用信，则是无咎可正，故云“无咎可贞”。窃谓庄氏之言

得正旨矣。“曷之用，二簋可用享”者，明行损之礼，贵夫诚信，不在于丰。既行损以信，何用丰为？二簋至约，可用享祭矣，故曰“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也。

《彖》曰：损，损下益上，其道上行。

艮为阳，兑为阴。凡阴顺于阳者也。阳止于上，阴说而顺，损下益上，上行之义也。

䷖ 正义曰：此就二体释卦名之义，艮，阳卦，为止。兑，阴卦，为说。阳止于上，阴说而顺之，是下自减损以奉于上，“上行”之谓也。

损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贞，利有攸往。

损之为道，“损下益上”，损刚益柔也。损下益上，非补不足也。损刚益柔，非长君子之道也。为损而可以获吉，其唯有孚乎？“损而有孚”，则“元吉”，“无咎”而可正，“利有攸往”矣。“损刚益柔”，不以消刚。“损柔益上”，不以盈上，损刚而不为邪，益上而不为谄，则何咎而可正？虽不能拯济大难，以斯有往，物无距也。

䷖ 正义曰：卦有“元吉”已下等事，由于“有孚”，故加一“而”字，则其义可见矣。

“曷之用”？

曷，辞也。“曷之用”，言何以丰为也。

“二簋可用享”。

二簋，质薄之器也。行损以信，虽二簋而可用享。

䷖ 正义曰：“曷之用二簋可用享”者，举《经》明之，皆为损而有孚，故得如此。

二簋应有时，

至约之道，不可常也。

䷖ 正义曰：申明二簋之礼，不可为常。二簋至约，惟在损时应时行之，非时不可也。

损刚益柔有时。

下不敢刚，贵于上行，“损刚益柔”之谓也。刚为德长，损之不可以为常也。

䷖ 正义曰：明“损下益上”之道，亦不可为常。损之所以能“损下益上”者，以下不敢刚亢，贵于奉上，则是损于刚亢而益柔顺也。“损刚”者，谓损兑之阳爻也。“益柔”者，谓益艮之阴爻也。人之为德，须备刚柔，就刚柔之中，刚为德长。既为德长，不可恒减，故损之“有时”。

损益盈虚，与时偕行。

自然之质，各定其分，短者不为不足，长者不为有余，损益将何加焉？非道之常，故必“与时偕行”也。

䷖ 正义曰：“盈虚”者，鳧足短而任性，鹤胫长

而自然。此又云“与时偕行”者，上既言“损刚益柔”，不可常用，此又泛明损益之事，体非恒理，自然之质，各定其分。鳧足非短，鹤胫非长，何须损我以益人。虚此以盈彼，但有时宜用，故应持而行，故曰“损益盈虚，与时偕行”也。

《象》曰：山下有泽，损。

山下有泽，损之象也。

疏 正义曰：泽在山下，泽卑山高，似泽之自损，以崇山之象也。

君子以惩忿窒欲。

可损之善，莫善忿欲也。

疏 正义曰：君子以法此损道，以惩止忿怒，窒塞情欲。夫人之情也，感物而动，境有顺逆，故情有忿欲。惩者息其既往，窒者闭其将来。忿欲皆有往来，惩窒互文而相足也。

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损之。

损之为道，“损下益上”，损刚益柔，以应其时者也。居于下极，损刚奉柔，则不可以逸。处损之始，则不可以盈，事已则往，不敢宴安，乃获“无咎”也。刚以奉柔，虽免乎咎，犹未亲也。故既获无咎，复自“酌损”，乃得“合志”也。遄，速也。

疏 正义曰：“已事遄往无咎”者，已，竟也。遄，速也。损之为道，“损下益上”，如人臣欲自损己奉上。然各有所掌，若废事而往，咎莫大焉。若事已不往，则为傲慢。竟事速往，乃得无咎，故曰“已事遄往无咎也”。“酌损之”者，刚胜则柔危，以刚奉柔，初未见亲也。故须酌而减损之，乃得“合志”，故曰“酌损之”。

《象》曰：“已事遄往”，尚合志也。

尚合于志，欲速往也。

疏 正义曰：“尚合志”者，尚，庶几也，所以竟事速往，庶几与上合志也。

九二：利贞，征凶。弗损，益之。

柔不可以全益，刚不可以全削，下不可以无正。初九已损刚以顺柔，九二履中，而复损己以益柔，则剥道成焉，故不可遄往而“利贞”也。进之于柔，则凶矣，故曰“征凶”也。故九二不损而务益，以中为志也。

疏 正义曰：柔不可以全益，刚不可以全削，下不可以无正。初九已损刚以益柔，为顺六四为初六，九二复损己以益六五为六二，则成剥卦矣。故九二利以居而守正，进之于柔则凶，故曰“利贞，征凶也。”既征凶，故九二不损己而务益，故曰“不损益之”也。

《象》曰：“九二利贞”，中以为志也。

疏 正义曰：“中以为志”者，言九二所以能居而守贞，不损益之，良由居中，以中为志，故损益得其节适也。

六三：三人行则损一人，一人行则得其友。

损之为道，“损下益上，其道上行”。三人，谓自六三已上三阴也。三阴并行，以承于上，则上失其友，内无其主，名之曰“益”，其实乃“损”。故天地相应，乃得化醇；男女匹配，乃得化生。阴阳不对，生可得乎？故六三独行，乃得其友。二阴俱行，则必疑矣。

疏 “六三”至“得其友”。

○正义曰：六三处损之时，居于下体。损之为义，“其道上行”。“三人，谓自六三已上三阴”。上一人，谓上九也。下一人，谓六三也。夫阴阳相应，万物化醇，男女匹配，故能生育，六三应于上九，上有二阴，六四、六五也。损道上行，有相从之义。若与二阴并己俱行，虽欲益上九一人，更使上九怀疑，疑则失其适匹之义也。名之曰“益”，即不是减损，其实损之也，故曰“三人行则损一人”。若六三一人独行，则上九纳己无疑，则得其友矣，故曰“一人行则得其友”也。

《象》曰：“一人行”，三则疑也。

疏 正义曰：“三则疑”者，言一人则可，三人益

加疑惑也。

六四：损其疾，使遄有喜，无咎。

履得其位，以柔纳刚，能损其疾也。疾何可久？故速乃有喜。损疾以离其咎，有喜乃免，故使速乃有喜，有喜乃“无咎”也。

●疏 “六四”至“无咎”。

○正义曰：“疾”者相思之疾也。初九自损己遄往，己以正道速纳，阴阳相会，同志斯来，无复企予之疾，故曰“损其疾”。疾何可久，速乃有喜，有喜乃无咎，故曰“使遄有喜，无咎”。

●注“履得其位”至“有喜乃无咎也”。

○正义曰：“速乃有喜，有喜乃无咎”者，相感而久不相会，则有勤望之忧，故“速乃有喜”。初九自损以益四，四不速纳，则有失益之咎也，故曰“有喜乃无咎”也。

《象》曰：“损其疾”，亦可喜也。

●疏 正义曰：“亦可喜”者，《诗》曰：“亦既见止”，“我心则降。”不亦有喜乎？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龟，弗克违，元吉。

以柔居尊而为损道，江海处下，百谷归之，履尊以损，则或益之矣。朋，党也。龟者，决疑之物也。阴非

先唱，柔非自任，尊以自居，损以守之。故人用其力，事顺其功。智者虑能，明者虑策，弗能违也，则众才之用尽矣，获益而得“十朋之龟”，足以尽天人之助也。

疏 “六五”至“元吉”。

○正义曰：六五居尊以柔而在乎损，而能自抑损者也。居尊而能自抑损，则天下莫不归而益之，故曰“或益之”也。或者，言有也，言其不自益之，有人来益之也。朋者，党也。龟者，决疑之物也。阴不先唱，柔不自任，“尊以自居，损以守之”，则人用其力，事竭其功，“智者虑能，明者虑策”，而不能违也。朋至不违，则群才之用尽矣，故曰“十朋之龟，弗克违”也。群才毕用，自尊委人，天人并助，故曰“元吉”。

●注“以柔居尊”至“天人之助也”。

○正义曰：“朋，党也”者，马、郑皆案《尔雅》云：“十朋之龟者，一曰神龟，二曰灵龟，三曰摄龟，四曰宝龟，五曰文龟，六曰筮龟，七曰山龟，八曰泽龟，九曰水龟，十曰火龟。”

《象》曰：六五，“元吉”，自上祐也。

疏 正义曰：“自上祐”者，上谓天也，故与“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义同也。

上九：弗损，益之，无咎，贞吉，利有攸

往。得臣无家。

处损之终，上无所奉，损终反益。刚德不损，乃反益之，而不忧于咎。用正而吉，不制于柔，刚德遂长，故曰“弗损，益之，无咎，贞吉，利有攸往”也。居上乘柔，处损之极，尚夫刚德，为物所归，故曰“得臣”。得臣则天下为一，故“无家”也。

疏 “上九”至“得臣无家”。

○正义曰：“弗损益之，无咎，贞吉”者，损之为义，“损下益上”。上九处损之极，上无所奉，损终反益，故曰“弗损益之”也。既“刚德不损，乃反益之”，则不忧于咎，“用正而吉”，故曰“无咎，贞吉”也。“利有攸往”者，不利于柔，不使三阴俱进，不疑其志，“刚德遂长”，故曰“利有攸往”也。又能自守刚阳，不为柔之所制，岂惟“无咎、贞吉”而已，所往亦无不利，故曰“利有攸往”，义两存也。“得臣无家”者，居上乘柔，处损之极尊。夫刚德“为物所归”，故曰“得臣”。“得臣则以天下为一”，故曰“无家”。“无家”者，光宅天下，无适一家也。

《象》曰：“弗损益之”，大得志也。

疏 正义曰：“大得志”者，刚德不损，“为物所归”，故“大得志也”。

(益)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疏 正义曰：“益”者，增足之名，损上益下，故谓之益。下已有矣，而上更益之，明圣人利物之无已也。损卦则损下益上，益卦则损上益下，得名皆就下而不据上者，向秀云：“明王之道，志在惠下，故取下谓之损，与下谓之益。”既上行惠下之道，利益万物，动而无违，何往不利，故曰“利有攸往”。以益涉难，理绝险阻，故曰“利涉大川”。

《彖》曰：益，损上益下，民说无疆。

震，阳也。巽，阴也。巽非违震者也。处上而巽，不违于下，“损上益下”之谓也。

疏 正义曰：此就二体释卦名之义。柔损在上，刚动在下，上巽不违于下，“损上益下”之义也。既居上者能自损以益下，则下民欢说，无复疆限。益卦所以名

益者，正以“损上益下，民说无疆”者也。

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利有攸往”，中正有庆。

五处中正，“自上下下”，故“有庆”也。以中正有庆之德，有攸往也，何适而不利哉！

疏 正义曰：此就九五之爻，释“利有攸往，中正有庆”也。五处中正，能“自上下下”，则其道光大，为天下之所庆顺也。“以中正有庆之德”，故所往无不利焉。益之所以“利有攸往”者，正谓中正有庆故也。

利涉大川，木道乃行。

木者，以涉大川为常而不溺者也。以益涉难，同乎“木”也。

疏 正义曰：此取譬以释“利涉大川”也。木体轻浮，以涉大川为常而不溺也。以益涉难，如木道之涉川。涉川无害，方见益之为利，故云“利涉大川，木道乃行”也。

益动而巽，日进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

损上益下。

疏 正义曰：“益动而巽，日进无疆”者，自此已下，广明益义。前则就二体明损上益下以释卦名，以下

有动求，上能巽接，是“损上益下”之义。今执二体更明得益之方也。若动而骄盈，则彼损无已。若动而卑巽，则进益无疆，故曰“益动而巽，日进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者，此就天地广明益之大义也。天施气于地，地受气而化生，亦是“损上益下”义也。其施化之益，无有方所，故曰“天施地生，其益无方”。

凡益之道，与时偕行。

益之为用，施未足也。满而益之，害之道也。故“凡益之道，与时偕行”也。

疏 正义曰：虽施益无方，不可恒用，当应时行之，故举“凡益”总结之，故曰“凡益之道，与时偕行也”。

《象》曰：风雷，益。君子以见善则迁，有过则改。

迁善改过，益莫大焉。

疏 正义曰：《子夏传》云：“雷以动之，风以散之，万物皆盈。”孟僖亦与此同其意。言必须雷动于前，风散于后，然后万物皆益。如二月启蛰之后，风以长物，八月收声之后，风以残物。风之为益，其在雷后，故曰“风雷，益”也。迁谓迁徙慕尚，改谓改更惩止，迁善改过，益莫大焉，故君子求益，以“见善则迁，有

过则改”也。六子之中，并有益物，犹取雷风者。何晏云：“取其最长可久之义也。”

初九：利用为大作，元吉，无咎。

处益之初，居动之始。体夫刚德，以莅其事而之乎巽，以斯大作，必获大功。夫居下非“厚事”之地，在卑非任重之处，大作非小功所济，故“元吉”，乃得“无咎”也。

疏 正义曰：“大作”谓兴作大事也。初九处益之初，居动之始，有兴作大事之端，又体刚能干，应巽不违，有堪建大功之德，故曰“利用为大作”也。然有其才而无其位，得其时而无其处，虽有殊功，人不与也。时人不与，则咎过生焉。故必“元吉”，乃得“无咎”，故曰“元吉，无咎”。

《象》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

时可以大作，而下不可以厚事，得其时而无其处，故“元吉”，乃得“无咎”也。

疏 正义曰：“下不厚事”者，厚事犹大事也。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龟，弗克违，永贞吉。王用享于帝，吉。

以柔居中，而得其位。处内履中，居益以冲。益自外来，不召自至，不先不违，则朋龟献策，同于损卦六

五之位，位不当尊故吉在“永贞”也。帝者，生物之主，兴益之宗，出震而齐巽者也。六二居益之中，体柔当位，而应于巽，享帝之美，在此时也。

䷩ “六二”至“王用享于帝吉”。

○正义曰：六二体柔居中，当位应巽，是居益而能用谦冲者也。居益用谦，则物“自外来”，朋龟献策，弗能违也。同于损卦六五之位，故曰“或益之十朋之龟，弗克违”也。然位不当尊，故永贞乃吉，故曰“永贞吉”。帝，天也。王用此时，以享祭于帝，明灵降福，故曰“王用享于帝吉”也。

《象》曰：“或益之”，自外来也。

䷩ 正义曰：“自外来”者，明益之者从外自来，不召而至也。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

以阴居阳，求益者也，故曰“益之”。益不外来，己自为之，物所不与，故在谦则戮，救凶则免。以阴居阳，处下卦之上，壮之甚也。用救衰危，物所恃也，故“用凶事”，乃得“无咎”也。若能益不为私，志在救难，壮不至亢，不失中行，以此告公，国主所任也；用圭之礼，备此道矣，故曰“有孚，中行，告公用圭”

也。公者，臣之极也。凡事足以施天下，则称王，次天下之大者，则称公。六三之才，不足以告王，足以告公，而得用圭也，故曰“中行告公用圭”也。

●疏 “六三”至“告公用圭”。

○正义曰：六三以阴居阳，不能谦退，是求益者也，故曰“益之”。“益不外来，己自为之，物所不与”。若以谦道责之，则理合诛戮。若以救凶原之，则情在可恕。然此六三，“以阴居阳，处下卦之上，壮之甚也”。用此以救衰危，则物之所恃，所以“用凶事”而得免咎，故曰“益之，用凶事，无咎”。若能求益不为私己，志在救难，为壮不至亢极，能适于时，是有信实而得中行，故曰“有孚中行”也。用此“有孚中行”之德，执圭以告于公，公必任之以救衰危之事，故曰“告公用圭”。

●注“以阴居阳”至“告公用圭也”。

○正义曰：告王者宜以文德燮理，使天下人宁，不当恒以救凶，用志褊狭也。

《象》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

用施凶事，乃得固有之也。

●疏 正文曰：“固有之”者，明其为救凶，则不可求益；施之凶事，乃得固有其功也。

六四：中行，告公从，利用为依迁国。

居益之时，处巽之始，体柔当位，在上应下。卑不穷下，高不处亢，位虽不中，用“中行”者也。以斯告公，何有不从？以斯“依迁”，谁有不纳也？

正义曰：六四：居益之时，处巽之始，体柔当位，在上应下，卑不穷下，高不处亢，位虽不中，用中行者也”，故曰“中行”也。以此中行之德，有事以告于公，公必从之，故曰“告公从”也。用此道以依人而迁国者，人无不纳，故曰“利用为依迁国”也。迁国，国之大事，明以中行，虽有大事，而无不利，如“周之东迁晋郑焉依”之义也。

《象》曰：“告公从”，以益志也。

志得益也。

正义曰：“以益志”者，既为公所从，其志得益也。

九五：有孚惠心，勿问元吉。有孚，惠我德。

得位履尊，为益之主者也。为益之大，莫大于信。为惠之大，莫大于心。因民所利而利之焉，惠而不费，惠心者也。信以惠心，尽物之愿，固不待问而“元吉有孚惠我德”也。以诚惠物，物亦应之，故曰“有孚惠我

德”也。

疏 正义曰：九五得位处尊，为益之主，兼张德义，以益物者也。“为益之大，莫大于信。为惠之大，莫大于心。因民所利而利之焉，惠而不费，惠心者也”。有惠有信，尽物之愿，必获元吉，不待疑问，故曰“有孚惠心，勿问元吉”。我既以信，惠被于物，物亦以信，惠归于我，故曰“有孚，惠我德”也。

《象》曰：“有孚惠心”，勿问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

疏 正义曰：“大得志”者，天下皆以信惠归我，则可以得志于天下，故曰“大得志”也。

上九：莫益之，或击之，立心勿恒，凶。

处益之极，过盈者也。求益无已，心无恒者也。无厌之求，人弗与也。独唱莫和，是“偏辞也”。人道恶盈，怨者非一，故曰“或击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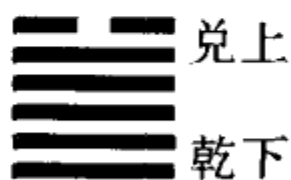
疏 正义曰：上九处益之极，益之过甚者也。求益无厌，怨者非一，故曰“莫益之，或击之”也。勿犹无也，求益无已，是“立心无恒”者也。无恒之人，必凶咎之所集，故曰“立心勿恒，凶”。

《象》曰：“莫益之”，偏辞也。“或击之”，自外来也。

正义曰：“偏辞”者，此有求而彼不应，是“偏辞也”。“自外来”者，怨者非一，不待召也，故曰“自外来也”。

周易兼义下经夬传卷第五

(夬)



夬，扬于王庭，孚号有厉。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夬与剥反者也。剥以柔变刚，至于刚几尽。夬以刚决柔，如剥之消刚。刚陨则君子道消，柔消则小人道陨。君子道消，则刚正之德不可得直道而用，刑罚之威不可得坦然而行。“扬于王庭”，其道公也。

疏 “夬扬于王庭”至“利有攸往”。

○正义曰：夬，决也。此阴消阳息之卦也。阳长至五，五阳共决一阴，故名为“夬”也。“扬于王庭”者，明行决断之法，夬以刚决柔，施之于人，则是君子决小人也。王庭是百官所在之处，以君子决小人，故可以显然发扬决断之事于王者之庭，示公正而无私隐也，故曰“扬于王庭”也。“孚号有厉”者，号，号令也。行决之法，先须号令。夬以刚决柔，则是用明信之法而宣其号令，如此即柔邪者危，故曰“孚号有厉”也。以刚制断，行令于邑可也。若用刚即戎，尚力取胜，为物所疾，以此用师，必有不利，故曰“告自邑，不利即戎”。虽“不利即戎”，然刚德不长，则柔邪不消。故阳爻宜有所往，夬道乃成，故曰“利有攸往”也。

《彖》曰：夬，决也，刚决柔也。健而说，决而和。

“健而说”，则“决而和”矣。

疏 “《彖》曰”至“决而和”。

○正义曰：夬，决也。“刚决柔”者，此就爻释卦名也。“健而说，决而和”者，此就二体之义，明决而能和。乾健而兑说，健则能决，说则能和，故曰“决而和”也。

“扬于王庭”，柔乘五刚也。

刚德齐长，一柔为逆，众所同诛，而无忌者也，故可“扬于王庭”。

●疏 正义曰：此因一阴而居五阳之上，释行决之法。以刚德齐长，一柔为逆，众所同诛，诛而无忌也，故曰“扬于王庭”。言所以得显然“扬于王庭”者，只谓柔乘五刚也。

“孚号有厉”，其危乃光也。

刚正明信以宣其令，则柔邪者危，故曰“其危乃光也”。

●疏 正义曰：以明信而宣号令，即柔邪者危厉，危厉之理，分明可见，故曰“其危乃光也”。

“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穷也。

以刚断制，告令可也。“告自邑”，谓行令于邑也。用刚即戎，尚力取胜也。尚力取胜，物所同疾也。

●疏 正义曰：刚克之道，不可常行。若专用威猛，以此即戎，则便为尚力取胜，即是决而不和，其道穷矣。行决所以惟“告自邑，不利即戎”者，只谓所尚乃穷故也。

“利有攸往”，刚长乃终也。

刚德愈长，柔邪愈消，故“利有攸往”，道乃成也。

●疏 正义曰：终成也，刚长柔消，夬道乃成也。

《象》曰：泽上于天，夬。君子以施禄及下，居德则忌。

“泽上于天”，夬之象也。“泽上于天”，必来下润，“施禄及下”之义也。夬者，明法而决断之象也。忌，止也。法明断严，不可以慢，故“居德”以明禁也。施而能严，严而能施，健而能说，决而能和，美之道也。

疏 “《象》曰”至“居德则忌”。

○正义曰：“泽上于天，夬”者，泽性润下，虽复“泽上于天”，决来下润，此事必然，故是“夬”之象也。“君子以施禄及下，居德则忌”者，忌，禁也。“决”有二义，《象》则泽来润下，《彖》则明法决断，所以君子法此夬义。威惠兼施，虽复施禄及下，其在身居德，复须明其禁令，合于健而能说，决而能和，故曰“君子以施禄及下，居德则忌”也。

初九：壮于前趾，往不胜，为咎。

居健之初，为决之始，宜审其策，以行其事。壮其前趾，往而不胜，宜其咎也。

正义曰：初九居夬之初，当须审其筹策，然后乃往。而体健处下，徒欲果决壮健，前进其趾，以此而往，必不克胜，非决之谋，所以“为咎”，故曰“初九，壮于前趾，往不胜，为咎”也。

《象》曰：不胜而往，咎也。

不胜之理，在往前也。

疏 正义曰：《经》称“往不胜，为咎”，象云“不胜而往，咎”翻其文者，盖暴虎冯河，孔子所忌，谬于用壮，必无胜理。孰知不胜，果决而往，所以致于咎过。故注云“不胜之理，在往前”也。

九二：惕号，莫夜有戎，勿恤。

居健履中，以斯决事，能审己度而不疑者也。故虽有惕惧号呼，莫夜有戎，不忧不惑，故“勿恤”也。

疏 正义曰：九二体健居中，能决其事，而无疑惑者也。虽复有人惕惧号呼，语之云莫夜必有戎卒来害己，能审己度，不惑不忧，故“勿恤”也。

《象》曰：“有戎勿恤”，得中道也。

疏 正义曰：“得中道”者，决事而得中道，故不以有戎为忧，故云“得中道”也。

九三：壮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独行，遇雨若濡。有愠，无咎。

頄，面权也，谓上六也。最处体上，故曰“权”也。剥之六三，以应阳为善。夫刚长则君子道兴，阴盛则小人道长。然则处阴长而助阳则善，处刚长而助柔则凶矣。夬为刚长，而三独应上六，助于小人，是以凶

也。君子处之，必能弃夫情累，决之不疑，故曰“夬夬”也。若不与众阳为群，而独行殊志，应于小人，则受其困焉。“遇雨若濡”，有恨而无所咎也。

䷪ “九三壮于頄”至“无咎”。

○正义曰：“壮于頄，有凶”者，頄，面权也，谓上六也。言九三处夬之时，独应上六，助于小人，是以凶也。若剥之六三，处阴长之明而应上，是助阳为善。今九三处刚长之时，独助阴为凶也。“君子夬夬”者，君子之人，若于此时，能弃其情累，不受于应，在于决断而无滞，是“夬夬”也。“独行，遇雨若濡，有愠无咎”者，若不能决断，殊于众阳，应于小人，则受濡湿其衣，自为怨恨，无咎责于人，故曰“有愠无咎”也。

《象》曰：“君子夬夬”，终无咎也。

䷪ 正义曰：众阳决阴，独与上六相应，是有咎也。若能“夬夬”，决之不疑，则“终无咎”矣。然则象云“无咎”，自释“君子夬夬”，非经之“无咎”也。

九四：臀无肤，其行次且。牵羊悔亡，闻言不信。

不刚而进，非己所据，必见侵伤，失其所安，故“臀无肤，其行次且”也。羊者，抵狠难移之物，谓五也。五为夬主，非下所侵。若牵于五，则可得“悔亡”

而已。刚亢不能纳言，自任所处，闻言不信，以斯而行，凶可知矣。

●疏 “九四臀无肤”至“闻言不信”。

○正文曰：“臀无肤，其行次且”者，九四据下三阳，位又不正，下刚而进，必见侵伤，侵伤则居不得安，若“臀无肤”矣。“次且”，行不前进也。臀之无肤，居既失安，行亦不进，故曰“臀无肤，其行次且”也。“牵羊悔亡，闻言不信”者，羊者，抵狠难移之物，谓五也。居尊当位，为夬之主，下不敢侵。若牵于五，则可得悔亡，故曰“牵羊悔亡”。然四亦是刚阳，各亢所处，虽复闻牵羊之言，不肯信服事于五，故曰“闻言不信也”。

《象》曰：“其行次且”，位不当也。“闻言不信”，聪不明也。

同于噬嗑灭耳之“凶”。

●疏 “聪不明也”。

○正义曰：“聪不明”者，聪，听也。良由听之不明，故闻言不信也。

●注 “同于噬嗑灭耳之凶”。

○正义曰：四既闻言不信，不肯牵系于五，则必被侵克致凶。而《经》无凶文，《象》称“聪不明”者，

与噬嗑上九辞同，彼以不明释凶，知此亦为凶也。

九五：苋陆夬夬，中行无咎。

苋陆，草之柔脆者也。决之至易，故曰“夬夬”也。夬之为义，以刚决柔，以君子除小人者也。而五处尊位，最比小人，躬自决者也。以至尊而敌至贱，虽其克胜，未足多也。处中而行，足以免咎而已，未足光也。

疏 “九五”至“无咎”。

○正义曰：“苋陆，草之柔脆者也。夬之为义，以刚决柔，以君子除小人者也。”五处尊位，为夬之主，亲决上六，决之至易也，如决苋草然，故曰“苋陆夬夬”也。但以至尊而敌于至贱，虽其克胜，不足贵也。特以中行之故，才得无咎，故曰“中行无咎”。

●注“苋陆，草之柔脆者”。

○正义曰：“苋陆，草之柔脆”者，子夏《传》云：“苋陆，木根，草茎，刚下柔上也。”马融、郑玄、王肃皆云“苋陆，一名商陆”，皆以苋陆为一。黄遇云：“苋，人苋也。陆，商陆也。”以苋陆为二。案：《注》直云“草之柔脆”者，亦以为一同于子夏等也。

《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

疏 正义曰：“中未光”者，虽复居中而行，以其

亲决上六，以尊敌卑，未足以为光大也。

上六：无号，终有凶。

处夬之极，小人在上，君子道长，众所共弃，故非号咷所能延也。

疏 正义曰：上六，居夬之极，以小人而居群阳之上，众共弃也。君子道长，小人必凶。非号咷所免，故禁其号咷，曰“无号终有凶”也。

《象》曰：“无号”之“凶”，终不可长也。

疏 正义曰：“终不可长”者，长，延也。凶危若此，非号咷所能延，故曰“终不可长也”。

(姤)



姤，女壮，勿用取女。

䷫ 正义曰：“姤，遇也。”此卦一柔而遇五刚，故名为“姤”。施之于人，则是一女而遇五男，为壮至甚，故戒之曰“此女壮甚，勿用取此女”也。

《彖》曰：姤，遇也。柔遇刚也。

施之于人，即女遇男也。一女而遇五男，为壮至甚，故不可取也。

䷥ 正义曰：此就爻释卦名，以初六一柔而上遇五刚，所以名“遇”，而用释卦辞“女壮，勿用取女”之义也。

“勿用取女”，不可与长也。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

正乃功成也。

䷗ “勿用取女”至“品物咸章也”。

○正义曰：“勿用取女，不可与长”者，女之为体，婉婉贞顺，方可期之偕老。淫壮若此，不可与之长久，故“勿用取女”。“天地相遇，品物咸章”者，已下广明遇义。卦得遇名，本由一柔与五刚相遇，故遇辞非美，就卦而取，遂言遇不可用，是“勿用取女”也。故孔子更就天地叹美“遇”之为义不可废也。天地若各亢所处，不相交遇，则万品庶物，无由彰显，必须二气相遇，乃得化生，故曰“天地相遇，品物咸章”。

刚遇中正，天下大行也。

化乃大行也。

䷗ 正义曰：庄氏云：“一女而遇五男，既不可取，天地匹配，则能成品物。”由是言之，若刚遇中正之柔，男得幽贞之女，则天下人伦之化，乃得大行也。

姤之时义大矣哉！

凡言义者，不尽于所见，中有意谓者也。

䷗ “姤之时义大矣哉”！

○正义曰：上既博美，此又结叹，欲就卦而取义。但是一女而遇五男，不足称美，博论“天地相遇”，乃致“品物咸章”，然后“姤之时义大矣哉”！

●注“凡言义者”至“有意谓者也”。

○正义曰：《注》总为称义发例，故曰“凡言”也。就卦以验名义，只是女遇于男，博寻遇之深旨，乃至道该天地，故云“不尽于所见，中有意谓”者也。

《象》曰：天下有风，姤。后以施命诰四方。

欬 正义曰：风行天下，则无物不遇，故为遇象。“后以施命诰四方”者，风行草偃，天之威令，故人君法此，以施教命，诰于四方也。

初六：系于金柅，贞吉。有攸往，见凶。羸豕孚蹢躅。

金者，坚刚之物。柅者，制动之主，谓九四也。初六处遇之始，以一柔而承五刚，体夫躁质，得遇而通，散而无主，自纵者也。柔之为物，不可以不牵。臣妾之道，不可以不贞，故必系于正应，乃得“贞吉”也。若不牵于一，而有攸往行，则唯凶是见矣。羸豕，谓牝豕也。群豕之中，羸强而牝弱，故谓之“羸豕”也。孚，犹务躁也。夫阴质而躁恣者，羸豕特甚焉，言以不贞之阴，失其所牵，其为淫丑，若羸豕之孚务蹢躅也。

欬 “初六系于金柅”至“羸豕孚蹢躅”。

○正义曰：“系于金柅，贞吉”者，金者，坚刚之物。柅者，制动之主，谓九四也。初六阴质，若系于正，应以从于四，则贞而吉矣，故曰“系于金柅，贞

吉”也。“有攸往，见凶”者，若不牵于一，而有所行往，则惟凶是见矣，故曰“有攸往，见凶”。“羸豕孚蹢躅”者，初六处遇之初，以一柔而承五刚，是不系金柅，有所往者也。不系而往，则如羸豕之务躁而蹢躅然也，故曰“羸豕孚蹢躅”。羸豕谓牝豕也。群豕之中，羸强而牝弱也，故谓牝豕为羸豕。阴质而淫躁，牝豕特甚焉，故取以为喻。

●注“柅者，制动之主”。

○正义曰：“柅者，制动之主”，柅之为物，众说不同。王肃之徒皆为织绩之器，妇人所用。惟马云：“柅者，在车之下，所以止轮令不动者也。”王注云：“柅，制动之主。”盖与马同。

《象》曰：“系于金柅”，柔道牵也。

疏 正义曰：“柔道牵”者，阴柔之道，必须有所牵系也。

九二：包有鱼，无咎，不利宾。

初阴而穷下，故称“鱼”。不正之阴，处遇之始，不能逆近者也。初自乐来应己之厨，非为犯夺，故“无咎”也。擅人之物，以为己惠，义所不为，故“不利宾”也。

疏 正义曰：“庖有鱼、无咎”者，初六以阴而处

下，故称鱼也。以不正之阴，处遇之始，不能逆于所近，故舍九四之正应，乐充九二之庖厨，故曰“九二，庖有鱼”。初自乐来，为己之厨，非为犯夺，故得“无咎”也。“不利宾者”，夫擅人之物，以为己惠，义所不为，故“不利宾”也。

《象》曰：“包有鱼”，义不及宾也。

疏 正义曰：“义不及宾”者，言有他人之物，于义不可及宾也。

九三：臀无肤，其行次且，厉，无大咎。

处下体之极，而二据于初，不为己乘，居不获安，行无其应，不能牵据，以固所处，故曰“臀无肤，其行次且”也。然履得其位，非为妄处，不遇其时，故使危厉。灾非己招，是以“无大咎”也。

疏 正义曰：阳之所据者，阴也。九三处下体之上，为内卦之主，以乘于二，无阴可据，居不获安，上又无应，不能牵据以固所处，同于夬卦九四之失据，故曰“臀无肤，其行次且”也。然履得其位，非为妄处，特以不遇其时，故致此危厉，灾非己招，故无大咎，故曰“厉无大咎”。

《象》曰：“其行次且”，行未牵也。

疏 正义曰：“行未牵”者，未能牵据，故“其行

次且”，是“行未牵也”。

九四：包无鱼，起凶。

二有其鱼，故失之也。无民而动，失应而作，是以“凶”也。

疏 正义曰：“庖无鱼”者，二擅其应，故曰“庖无鱼”也。庖之无鱼，则是无民之义也。“起凶”者，起，动也。“无民而动，失应而作，是以凶也”。

《象》曰：“无鱼”之凶，远民也。

疏 正义曰：“远民”者，阴为阳之民，为二所据，故曰“远民”也。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陨自天。

杞之为物，生于肥地者也。包瓜为物，系而不食者也。九五履得尊位，而不遇其应，得地而不食，含章而未发，不遇其应，命未流行。然处得其所，体刚居中，志不舍命，不可倾陨，故曰“有陨自天”也。

疏 “九五以杞包瓜”至“有陨自天”。

○正义曰：“以杞匏瓜”者，杞之为物，生于肥地；匏瓜为物，系而不食，九五处得尊位而不遇，其应是得地而不食，故曰“以杞匏瓜”也。“含章，有陨自天”者，不遇其应，命未流行，无物发起其美，故曰“含章”。然体刚居中，虽复当位，命未流行，而不能改其

操，无能倾陨之者，故曰“有陨自天”，盖言惟天能陨之耳。

●注“杞之为物，生于肥地者也”。

○正义曰：“杞之为物，生于肥地者也”，先儒说杞，亦有不同。马云：“杞，大木也。”《左传》云：“杞梓皮革自楚往，则为杞梓之杞。”子夏《传》曰：“作杞匏瓜。”薛虞《记》云：“杞，杞柳也。杞性柔刃，宜屈桡，似匏瓜。”又为杞柳之杞。案：王氏云“生于肥地”，盖以杞为今之枸杞也。

《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陨自天”，志不舍命也。

疏 正义曰：“中正”者，中正故有美，无应故“含章”而不发。若非九五中正，则无美可含，故举爻位而言“中正”也。“志不舍命”者，虽命未流行，而居尊当位，“志不舍命”，故曰“不可倾陨”也。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

进之于极，无所复遇，遇角而已，故曰“姤其角”也。进而无遇，独恨而已，不与物争，其道不害，故无凶咎也。

疏 正义曰：“姤其角”者，角者，最处体上，上九进之于极，无所复遇，遇角而已，故曰“姤其角”

也。“吝无咎”者，角非所安，与无遇等，故独恨而鄙吝也。然不与物争，其道不害，故无凶咎，故曰“无咎”也。

《象》曰：“姤其角”，上穷吝也。

疏 正义曰：“上穷吝”者，处于上穷，所以遇角而吝也。

(萃)



萃，亨。

聚乃通也。

䷬ 正义曰：“萃”，卦名也，又萃聚也，聚集之义也。能招民聚物，使物归而聚己，故名为“萃”也。亨者，通也。拥隔不通，无由得聚，聚之为事，其道必通，故云“萃亨”。

王假有庙。

假，至也，王以聚至有庙也。

䷬ 正义曰：假，至也。天下崩离，则民怨神怒，虽复享祀，与无庙同。王至大聚之时，孝德乃昭，始可谓之“有庙”矣，故曰“王假有庙”。

利见大人，亨，利贞。

聚得大人，乃得通而利正也。

䷬ 正义曰：聚而无主，不散则乱。惟有大德之

人，能弘正道，乃得常通而利正，故曰“利见大人，亨，利贞”也。

用大牲，吉。

全乎聚道，“用大牲乃吉”也。聚道不全，而用大牲，神不福也。

疏 正义曰：大人为王，聚道乃全，以此而用大牲，神明降福。故曰“用大牲，吉也”。

利有攸往。

疏 正义曰：人聚神祐，何往不利？故曰“利有攸往”也。

《彖》曰：萃，聚也。顺以说，刚中而应，故“聚”也。

但“顺而说”，则邪佞之道也。刚而违于中应，则强亢之德也。何由得聚？顺说而以刚为主，主刚而履中，履中以应，故得聚也。

疏 “《彖》曰”至“故聚也”。

○正义曰：萃，聚者，训“萃”名也。“顺以说，刚中而应，故聚”者，此就二体及九五之爻释所以能聚也。若全用顺说，则邪佞之道兴；全用刚阳，而违于中应，则强亢之德著，何由得聚？今“顺以说”，而刚为主，则非邪佞也。应不失中，则非偏亢也。如此方能聚

物，故曰“顺以说，刚中而应，故聚也”。

“王假有庙”，致孝享也。

全聚乃得致孝之享也。

疏 正义曰：享，献也。聚道既全，可以至于“有庙”，设祭祀而“致孝享”也。

“利见大人，亨”，聚以正也。

大人，体中正者也。通众以正，聚乃得全也。

疏 正义曰：释聚所以利见大人，乃得通而利正者，良由大人有中正之德，能以正道通而化之，然后聚道得全，故曰“聚以正也”。

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顺天命也。

“顺以说”而不损刚，“顺天命”者也。天德刚而不违中，顺天则说，而以刚为主也。

疏 正义曰：天之为德，刚不违中，今“顺以说”，而以刚为主，是“顺天命”也。动顺天命，可以享于神明，无往不利，所以得用大牲，吉。“利有攸往”者，只为“顺天命”也。

观其所聚，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

“方以类聚，物以群分”，情同而后乃聚，气合而后乃群。

疏 正义曰：此广明萃义而叹美之也。凡物所以得

聚者，由情同也。情志若乖，无由得聚，故“观其所聚，则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

《象》曰：泽上于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聚而无防，则众心生。

疏 正义曰：泽上于地，则水潦聚，故曰“泽上于地，萃”也。除者，治也。人既聚会，不可无防备。故君子于此之时，修治戎器以戒备不虞也。

初六：有孚不终，乃乱乃萃。若号，一握为笑，勿恤，往无咎。

有应在四而三承之，心怀嫌疑，故“有孚不终”也。不能守道，以结至好，迷务竞争，故“乃乱乃萃”也。一握者，小之貌也。为笑者，懦弱之貌也。己为正配，三以近宠，若安夫卑退，谦以自牧，则“勿恤”而“往无咎”也。

疏 “初六有孚”至“往无咎”。

○正义曰：“有孚不终，乃乱乃萃”者，初六有应在四，而三承之，萃聚之时，贵于近合，见三承四，疑四与三，始以中应相信，末以他意相阻，故曰“有孚不终”也。既心怀嫌疑，则情意迷乱，奔驰而行，萃不以礼，故曰“乃乱乃萃”。一握者，小之貌也，自比一握

之问，言至小也。为笑者，非严毅之容，言懦弱也。己为正配，三以近宠。若自号比为一握之小，执其谦退之容，不与物争，则不忧于三，往必得合而“无咎”矣，故曰“若号一握为笑，勿恤，往无咎”也。

《象》曰：“乃乱乃萃”，其志乱也。

疏 正义曰：“其志乱”者，只为疑四与三，故志意迷乱也。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

居萃之时，体柔当位，处坤之中，己独处正，与众相殊，异操而聚，民之多僻，独正者危。未能变体以远于害，故必见引，然后乃“吉”而“无咎”也。禴，殷春祭名也，四时祭之省者也。居聚之时，处于中正，而行以忠信致之。以省薄荐于鬼神也。

疏 “六二”至“利用禴”。

○正义曰：“引吉无咎”者，萃之为体，贵相从就，聚道乃成。今六二以阴居阴，复在坤体，志于静退，则是守中未变，不欲相从者也。乖众违时，则致危害，故须牵引乃得“吉”而“无咎”也，故曰“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者，禴，殷春祭之名也，四时之祭最薄者也。虽乖于众，志须牵引。然居中得正，忠信而行，故可以省薄祭于鬼神也，故曰“孚乃利用禴”。

《象》曰：“引吉无咎”，中未变也。

疏 正义曰：“中未变也”者，释其所以须引乃吉，良由居中未变。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

履非其位，以比于四，四亦失位。不正相聚，相聚不正，患所生也。干人之应，害所起也，故“萃如嗟如，无攸利”也。上六亦无应而独立，处极而忧危，思援而求朋，巽以待物者也。与其萃于不正，不若之于同志，故可以往而无咎也。二阴相合，犹不若一阴一阳之应，故有“小吝”也。

疏 “六三萃如嗟如”至“小吝”。

○正义曰：居萃之时，“履非其位，以比于四，四亦失位。不正相聚，相聚不正，患所生也。干人之应，害所起也”，故曰“萃如，嗟如，无攸利”也。“往无咎，小吝”者，“上六亦无应而独立，处极而忧危，思援而求朋，巽以待物者也。与其萃于不正，不若之于同志，故可往而无咎”。但以上六是阴，己又是阴，以“二阴相合，犹不若一阴一阳之应，故有小吝也”。

《象》曰：“往无咎”，上巽也。

疏 正义曰：以上体柔巽，以求其朋，故三可以往

而无咎也。

九四：大吉，无咎。

履非其位而下据三阴，得其所据，失其所处。处聚之时，不正而据，故必“大吉”，立夫大功，然后“无咎”也。

疏 正义曰：以阳处阴，明履非其位。又不据三阴，得其所据，失其所处。处聚之时，不正而据，是其凶也。若以萃之时，立夫大功，获其大吉，乃得无咎，故曰“大吉，无咎”。

《象》曰：“大吉无咎”，位不当也。

疏 正义曰：“位不当”者，谓以阳居阴也。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贞，悔亡。

处聚之时，最得盛位，故曰“萃有位”也。四专而据，己德不行，自守而已，故曰“无咎匪孚”。夫修仁守正，久必悔消，故曰“元永贞，悔亡”。

疏 “九五”至“悔亡”。

○正义曰：九五处聚之时，最得盛位，故曰“萃有位”也。既得盛位，所以“无咎”。“匪孚”者，良由四专而据，己德化不行，信不孚物，自守而已，故曰“无咎，匪孚”。若能修夫大德，久行其正，则其悔可消，

故曰“元永贞，悔亡”。

《象》曰：“萃有位”，志未光也。

䷇ 正义曰：“志未光也”者，虽有盛位，然德未行，久乃悔亡。今时志意未光大也。

上六：赍咨涕洟，无咎。

处聚之时，居于上极，五非所乘，内无应援。处上独立，近远无助，危莫甚焉。赍咨，嗟叹之辞也。若能知危之至，惧祸之深，忧病之甚，至于涕洟，不敢自安，亦众所不害，故得“无咎”也。

䷇ 正义曰：“赍咨”者，居萃之时，最处上极，五非所乘，内又无应，处上独立，无其援助，危亡之甚，居不获安，故“赍咨”而嗟叹也。若能知有危亡，惧害之深，忧危之甚，至于涕洟滂沱，如此居不获安，方得众所不害，故“无咎”矣。自目出曰涕，自鼻出曰洟。

《象》曰：“赍咨涕洟”，未安上也。

䷇ 正义曰：“未安上”者，未敢安居其上所乘也。

(升)



升，元亨，用见大人，勿恤。

巽顺可以升，阳爻不当尊位，无严刚之正，则未免于忧，故用见大人，乃“勿恤”也。

䷭ 正义曰：“升，元亨”者，“升”，卦名也。升者，登上之义，升而得大通，故曰“升，元亨”也。“用见大人，勿恤”者，升者，登也。阳爻不当尊位，无刚严之正，则未免于忧，故用见大德之人，然后乃得无忧恤，故曰“用见大人，勿恤”。

南征吉。

以柔之南，则丽乎大明也。

䷭ 正义曰：非直须见大德之人，复宜适明阳之地。若以阴之阴，弥足其暗也。南是明阳之方，故云“南征吉”也。

《彖》曰：柔以时升。

柔以其时，乃得升也。

疏 正义曰：“升”之为义，自下升高，故就六五居尊，以释名“升”之意。六五以阴柔之质，起升贵位，若不得时，则不能升耳，故曰“柔以时升”也。

巽而顺，刚中而应，是以大亨。

纯柔则不能自升，刚亢则物不从。既以时升，又“巽而顺，刚中而应”，以此而升，故得“大亨”。

疏 正义曰：此就二体及九二之爻，释“元亨”之德也。“纯柔则不能自升，刚亢则物所不从”。卦体既巽且顺，爻又刚中而应于五，有此众德，故得“元亨”。

“用见大人，勿恤”，有庆也。“南征吉”，志行也。

巽顺以升，至于大明，“志行”之谓也。

疏 正义曰：“用见大人，勿恤有庆”者，以大通之德，“用见大人”，不忧否塞，必致庆善，故曰“有庆也”。“南征吉，志行”者，之于暗昧，则非其本志。今以柔顺而升大明，其志得行也。

《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顺德，积小以高大。

疏 正义曰：“地中生木，升”者，“地中生木”，

始于细微，以至高大，故为升象也。“君子以顺德，积小以高大”者，地中生木，始于毫末，终至合抱。君子象之，以顺行其德，积其小善，以成大名，故《系辞》云：“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是也。

初六：允升，大吉。

允，当也。巽卦三爻，皆升者也。虽无其应，处升之初，与九二、九三合志俱升。当升之时，升必大得，是以“大吉”也。

正义曰：允，当也。巽卦三爻，皆应升上，而二、三有应于五、六，升之不疑。惟初无应于上，恐不得升。当二、三升时，与之俱升，必大得矣，故曰“允升，大吉”也。

《象》曰：“允升大吉”，上合志也。

正义曰：上谓二、三也，与之合志俱升，乃得“大吉”也。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

与五为应，往必见任。体夫刚德，进不求宠，闲邪存诚，志在大业，故乃利用纳约于神明矣。

正义曰：九二与五为应，往升于五，必见信任，故曰“孚”。二体刚德，而履乎中，进不求宠，志在大业，用心如此，乃可荐其省约于神明而无咎也，故

曰“孚乃利用禴，无咎”。

《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

疏 正义曰：“有喜也”者，上升则为君所任，荐约则为神所享。斯之为喜，不亦宜乎？

九三：升虚邑。

履得其位，以阳升阴，以斯而举，莫之违距，故若“升虚邑”也。

疏 正义曰：九三履得其位，升于上六，上六体是阴柔，不距于己，若升空虚之邑也。

《象》曰：“升虚邑”，无所疑也。

往必得邑。

疏 正义曰：“无所疑”者，往必得邑，何所疑乎？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

处升之际，下升而进，可纳而不可距也。距下之进，攘来自专，则殃咎至焉。若能不距而纳，顺物之情，以通庶志，则得“吉”而“无咎”矣。岐山之会，顺事之情，无不纳也。

疏 正义曰：“王用亨于岐山”者，六四处升之际，下体二爻，皆来上升，可纳而不可距，事同文王岐山之会，故曰“王用亨于岐山也”。“吉无咎”者，若能纳而不距，顺物之情，则得吉而无咎，故曰“吉无咎也”。

《象》曰：“王用亨于岐山”，顺事也。

正义曰：“顺事”者，顺物之情，而立功立事，故曰“顺事”也。

六五：贞吉，升阶。

升得尊位，体柔而应，纳而不距，任而不专，故得“贞吉，升阶”而尊也。

正义曰：“贞吉，升阶”者，六五以柔居尊位，纳于九二，不自专权，故得“贞吉，升阶”。保是尊贵而践阼矣，故曰“贞吉，升阶”也。

《象》曰：“贞吉，升阶”，大得志也。

正义曰：“大得志”者，居中而得其“贞吉”，处尊而保其“升阶”，志大得矣，故曰“大得志”也。

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贞。

处升之极，进而不息者也。进而不息，故虽冥犹升也。故施于不息之正则可，用于为物之主则丧矣。终于不息，消之道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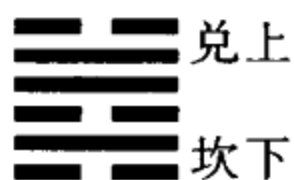
正义曰：“冥升”者，冥犹暗也。处升之上，进而不已，则是虽冥犹升也，故曰“冥升”。“利于不息之贞”者，若冥升在上，陵物为主，则丧亡斯及；若洁己修身，施于为政，则以不息为美，故曰“利于不息之贞”。

《象》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

劳不可久也。

䷗ 正义曰：“消不富”者，虽为政不息，交免危咎，然劳不可久，终致消衰，故曰“消不富”也。

(困)



兑上

坎下

困，亨。

困必通也。处穷而不能自通者，小人也。

疏 正义曰：“困”者，穷厄委顿之名，道穷力竭，不能自济，故名为“困”。亨者，卦德也。小人遭困，则“穷斯滥矣”。君子遇之，则不改其操。君子处困而不失，其自通之道，故曰“困，亨”也。

贞，大人吉，无咎。

处困而得“无咎”，吉乃免也。

疏 正义曰：处困而能自通，必是履正体大之人，能济于困，然后得吉而“无咎”，故曰“贞，大人吉，无咎”也。

有言不信。

疏 正义曰：处困求济，在于正身修德。若巧言能辞，人所不信，则其道弥穷，故诫之以“有言不信”

也。

《彖》曰：困，刚掩也。

刚见掩于柔也。

疏 正义曰：此就二体以释卦名，兑阴卦为柔，坎阳卦为刚，坎在兑下，是“刚见掩于柔也”。刚应升进，今被柔掩，施之于人，其犹君子为小人所蔽以为困穷矣。

险以说，困而不失其所亨。

处险而不改其说，“困而不失其所亨”也。

疏 正义曰：此又就二体名训以释亨德也。坎险而兑说，所以困而能亨者，良由君子遇困，安其所遇，虽居险困之世，不失畅说之心，故曰“险以说，困而不失其所亨”也。

其唯君子乎？贞，大人吉，以刚中也。

处困而用刚，不失其中，履正而能体大者也。能正而不能大博，未能济困者也，故曰“贞，大人吉”也。

疏 正义曰：“其唯君子乎”者，结叹处困能通，非小人之事，唯君子能然也。“贞，大人吉，以刚中”者，此就二五之爻，释“贞，大人”之义。刚则正直，所以为贞，中而不偏，所以能大。若正而不大，未能济困，处困能济，济乃得吉而无咎也，故曰“贞，大人

吉，以刚中”也。

有言不信，尚口乃穷也。

处困而言，不见信之时也。非行言之时，而欲用言以免，必穷者也。其吉在于“贞、大人”，口何为乎？

正义曰：处困求通，在于修德，非用言以免困。徒尚口说，更致困穷，故曰“尚口乃穷”也。

《象》曰：泽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泽无水，则水在泽下，水在泽下，困之象也。处困而屈其志者，小人也。“君子固穷”，道可忘乎？

正义曰：“泽无水，困”者，谓水在泽下，则泽上枯槁，万物皆困，故曰“泽无水困”也。“君子以致命遂志”者，君子之人，守道而死，虽遭困厄之世，期于致命丧身，必当遂其高志，不屈挠而移改也，故曰“致命遂志”也。

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岁不覿。

最处底下，沉滞卑困，居无所安，故曰“臀困于株木”也。欲之其应，二隔其路，居则困于株木，进不获拯，必隐遁者也，故曰“入于幽谷”也。困之为道，不过数岁者也。以困而藏，困解乃出，故曰“三岁不覿”也。

“初六臀困于株”至“三岁不覿”。

○正义曰：“臀困于株木”者，初六处困之时，以阴爻最居穷下，沉滞卑困，居不获安，若臀之困于株木，故曰“臀困于株木”也。“入于幽谷”者，有应在四，而二隔之，居则困株，进不获拯，势必隐遁者也，故曰“入于幽谷也”。“三岁不覿”者，困之为道，不过数岁，困穷乃出，故曰“三岁不覿”也。

《象》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

言幽者，不明之辞也。入于不明，以自藏也。

〔疏〕正义曰：“幽不明”者，《象》辞惟释幽字，言幽者，正是不明之辞，所以入不明，以自藏而避困也。释株者，初不谓之株也。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来，利用享祀。征凶，无咎。

以阳居阴，尚谦者也。居困之时，处得其中。体夫刚质，而用中履谦，应不在一，心无所私，盛莫先焉。夫谦以待物，物之所归；刚以处险，难之所济。履中则不失其宜，无应则心无私恃，以斯处困，物莫不至，不胜丰衍，故曰“困于酒食”，美之至矣。坎，北方之卦也。朱紱，南方之物也。处困以斯，能招异方者也，故曰“朱紱方来”也。丰衍盈盛，故“利用享祀”。盈而又进，倾之道也。以此而征，凶谁咎乎？故曰“征凶无

咎”。

䷮ “九二困于酒食”至“无咎”。

○正义曰：“困于酒食”者，九二体刚居阴，处中无应。体刚则健，能济险也。居阴则谦，物所归也。处中则不失其宜，无应则心无私党。处困以斯，物莫不至，不胜丰衍，故曰“困于酒食”也。“朱紱方来，利用享祀”者，紱，祭服也。坎，北方之卦也。紱，南方之物。处困用谦，能招异方者也，故曰“朱紱方来”也。举异方者，明物无不至，酒食丰盈，异方归向，祭则受福，故曰“利用享祀”。“征凶无咎”者。盈而又进，倾败之道，以征必凶，故曰“征凶”。自进致凶，无所怨咎，故曰“无咎”也。

《象》曰：“困于酒食”，中有庆也。

䷮ 正义曰：“中有庆”者，言二以中德被物，物之所赖，故曰“有庆”也。

六三：困于石，据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

石之为物，坚而不纳者也，谓四也。三以阴居阳，志武者也。四自纳初，不受己者。二非所据，刚非所乘。上比困石，下据蒺藜，无应而入，焉得配偶？在困处斯，凶其宜也。

●“六三困于石”至“不见其妻凶”。

○正义曰：“困于石，据于蒺藜”者，石之为物，坚刚而不可入也。蒺藜之草，有刺而不可践也。六三以阴居阳，志怀刚武，己又无应，欲上附于四，四自纳于初，不受己者也，故曰“困于石”也。下欲比二，二又刚阳，非己所据，故曰“据于蒺藜”也。“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者，无应而入，难得配偶，譬于入宫，不见其妻，处困以斯，凶其宜也，故曰“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也。

《象》曰：“据于蒺藜”，乘刚也。“入于其宫，不见其妻”，不祥也。

●正义曰：“乘刚”者，明二为蒺藜也。“不祥也”者，祥，善也、吉也。不吉，必有凶也。

九四：来徐徐，困于金车。吝，有终。

“金车”，谓二也，二刚以载者也，故谓之金车。“徐徐”者，疑惧之辞也。志在于初而隔于二，履不当位，威令不行。弃之则不能，欲往则畏二，故曰“来徐徐，困于金车”也。有应而不能济之，故曰“吝”也。然以阳居阴，履谦之道，量力而处，不与二争，虽不当位，物终与之，故曰“有终”也。

●“九四来徐徐”至“有终”。

○正义曰：何氏云：“九二以刚德胜，故曰‘金车’也。”“徐徐”者，疑惧之辞。九四有应于初而碍于九二，故曰“困于金车”。欲弃之，惜其配偶疑惧，而行不敢疾速，故“来徐徐”也。有应而不敢往，可耻可恨，故曰“吝”也。以阳居阴，不失谦道，为物之所与，故曰“有终”也。

《象》曰：“来徐徐”，志在下也。

下谓初也。

虽不当位，有与也。

●正义曰：“有与”者，位虽不当，执谦之故，物所与也。

九五：剿刖，困于赤绂，乃徐有说，利用祭祀。

以阳居阳，任其壮者也。不能以谦致物，物则不附。忿物不附而用其壮猛，行其威刑，异方愈乖，遐迩愈叛。刑之欲以得，乃益所以失也，故曰“剿刖，困于赤绂”也。二以谦得之，五以刚失之，体在中直，能不遂迷困而徐能用其道者也。致物之功，不在于暴，故曰“徐”也。困而后乃徐，徐则有说矣，故曰“困于赤绂，乃徐有说”也。祭祀，所以受福也。履夫尊位，困而能改，不遂其迷以斯祭祀，必得福焉，故曰“利用祭祀”

也。

●“九五”至“利用祭祀”。

○正义曰：九五以阳居阳，用其刚壮，物不归己。见物不归，而用威刑，行其“剿削”之事。既行其威刑，则“异方愈乖，遐迩愈叛”。兑为西方之卦，赤绂南方之物，故曰“剿削，困于赤绂”也。此卦九二为以阳居阴，用其谦退，能招异方之物也。此言九五刚猛，不能感异方之物也。若但用其中正之德，招致于物，不在速暴而徐徐，则物归之而有说矣，故曰“乃徐有说”也。居得尊位，困而能反，不执其迷，用其祭祀，则受福也。

象曰：“剿削”，志未得也。“乃徐有说”，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

●正义曰：“志未得也”者，由物不附己，己志未得，故曰“志未得”也。“乃徐有说，以中直也”者，居中得直，不贪不暴，终得其应，乃宽缓修其道德，则得喜说，故云“乃徐有说，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者，若能不遂迷志，用其中正，则异方所归，祭则受福，故曰“利用祭祀，受福”也。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卼，曰动悔、有悔，征吉。

居困之极，而乘于刚，下无其应，行则愈绕者也。行则缠绕，居不获安，故曰“困于葛藟于臲卼”也。下句无困，因于上也。处困之极，行无通路，居无所安，困之至也。凡物穷则思变，困则谋通，处至困之地，用谋之时也。“曰”者，思谋之辞也。谋之所行，有隙则获，言将何以通至困乎？“曰动悔”，令生有悔，以征则济矣，故曰“动悔有悔，征吉”也。

●“上六困于葛藟”至“征吉”。

○正义曰：葛藟，引蔓缠绕之草，臲卼，动摇不安之辞。上六处困之极，极困者也。而乘于刚，下又无应，行则缠绕，居不得安，故曰“困于葛藟于臲卼”也。应亦言“困于臲卼”，“困”因于上，省文也。“凡物穷则思变，困则谋通，处至困之地”，是用谋策之时也。“曰”者，思谋之辞也。谋之所行，有隙则获，言将何以通至困乎？为之谋曰：必须发动其可悔之事，令其有悔可知，然后处困求通，可以行而获吉，故曰“动悔，有悔，征吉”。

《象》曰：“困于葛藟”，未当也。

所处未当，故致此困也。

●正义曰：“未当也”者，处于困极，而又乘刚，所处不当，故致此困也。

“动悔，有悔”，吉行也。

䷪：正义曰：“吉行”者，知悔而征，行必获吉也。

(井)



坎上

巽下

井，改邑不改井，
井，以不变为德者也。

●正义曰：“井”者，物象之名也。古者穿地取水，以瓶引汲，谓之为井。此卦明君子修德养民，有常不变，终始无改，养物不穷，莫过乎井，故以修德之卦取譬名之“井”焉。“改邑不改井”者，以下明“井”有常德，此明“井”体有常，邑虽迁移而“井体”无改，故云“改邑不改井”也。

无丧无得，
德有常也。

●正义曰：此明井用有常德，终日引汲，未尝言损；终日泉注，未尝言益，故曰“无丧无得”也。

往来井井。
不渝变也。

䷯ 正义曰：此明性常。“井井”，洁静之貌也。往者来者，皆使洁静，不以人有往来，改其洗濯之性，故曰“往来井井”也。

汔至亦未繙井，
已来至而未出井也。

羸其瓶，凶。

井道以已出为功也。几至而覆，与未汲同也。

䷯ 正义曰：此下明井诫，言井功难成也。汔，几也。几，近也。繙，绁也。虽汲水以至井上，然绁出犹未离井口，而钩羸其瓶而覆之也。弃其方成之功，虽有出井之劳，而与未汲不异，喻今人行常德，须善始令终。若有初无终，则必致凶咎，故曰“汔至亦未繙井，羸其瓶，凶”。言“亦”者，不必之辞，言不必有如此不克终者。计覆一瓶之水，何足言凶？以喻人之修德不成，又云但取喻人之德行不恒，不能慎终如始，故就人言凶也。

《彖》曰：巽乎水而上水，井。

音举上之上。

䷯ “《彖》曰”至“水井”。

○正义曰：此就二体释“井”之名义。此卦坎为水在上，巽为木在下，又巽为入，以木入于水而又上水，

井之象也。

●注“音举上之上”。

○正义曰：嫌读为去声，故音之也。

井养而不穷也，“改邑不改井”，乃以刚中也。

以刚处中，故能定居其所而不变也。

疏 正义曰：“井养而不穷”者，叹美井德，愈汲愈生，给养于人，无有穷已也。“改邑不改井，乃以刚中也”者，此释井体有常，由于二五也。二五以刚居中，故能定居其所而不改变也。不释“往来”二德者，无丧无得，“往来井井”，皆由以刚居中，更无他义，故不具举《经》文也。

“汔至亦未耷井”，未有功也。

井以已成为功。

疏 正义曰：水未及用，则井功未成，其犹人德未被物，亦是功德未就也。

“羸其瓶”，是以凶也。

疏 正义曰：汲水未出而覆，喻修德未成而止，所以致凶也。

《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劳民劝相。

“木上有水”，井之象也。上水以养，养而不穷者

也。相犹助也。可以劳民劝助，莫若养而不穷也。

疏 正义曰：“木上有水”，则是上水之象，所以为井。“君子以劳民劝相”者，劳谓劳资，相犹助也。井之为义，汲养而不穷，君子以劳来之恩，勤恤民隐，劝助百姓，使有成功，则此养而不穷也。

初六：井泥不食，旧井无禽。

最在井底，上又无应，沉滞滓秽，故曰“井泥不食”也。井泥而不可食，则是久井不见渫治者也。久井不见渫治，禽所不向，而况人乎？一时所共弃舍也。井者不变之物，居德之地，恒德至贱，物无取也。

疏 “初六井泥”至“无禽”。

○正义曰：初六“最处井底，上又无应，沉滞滓秽”，即是井之下泥污，不堪食也，故曰“井泥不食”也。井泥而不可食，即是“久井不见渫治，禽所不向，而况人乎”？故曰“旧井无禽”也。

●注“井者不变之物”。

○正义曰：“井者不变之物，居德之地”者，《繇》辞称“改邑不改井”，故曰“井者，不变之物，居德”者。《系辞》又云：“井，德之地”，故曰“居德之地”也。《注》言此者，明井既有不变，即是有恒，既居德地，即是用德也。今居穷下，即是恒德至贱，故物无取

也，禽之与人，皆共弃舍也。

《象》曰：“井泥不食”，下也。“旧井无禽”，时舍也。

疏 正义曰：“下也”者，以其最在井下，故为井泥也。“时舍也”者，以既非食，禽又不向，即是一时共弃舍也。

九二：井谷射鲋，瓮敝漏。

溪谷出水，从上注下，水常射焉。井之为道，以下给上者也。而无应于上，反下与初，故曰“井谷射鲋”。鲋，谓初也。失井之道，水不上出，而反下注，故曰“瓮敝漏”也。夫处上宜下，处下宜上，井已下矣，而复下注，其道不交，则莫之与也。

疏 正义曰：“井谷射鲋”者，井之为德，以下汲上。九二上无其应，反下比初，施之于事，正似谷中之水，下注敝鲋，井而似谷，故曰“井谷射鲋”也。鲋谓初也。子夏《传》云：“井中虾蟆，呼为鲋鱼也。”“瓮敝漏”者，井而下注，失井之道，有似瓮敝漏水，水漏下流，故曰“瓮敝漏”也。

《象》曰：“井谷射鲋”，无与也。

疏 正义曰：“无与也”者，井既处下，宜应汲上。今反养下，则不与上交，物莫之与，故曰“无与也”。

九三：井渫不食，为我心恻，可用汲。王明，并受其福。

渫，不停污之谓也。处下卦之上，复得其位，而应于上，得井之义也。当井之义而不见食，修己全洁而不见用，故“为我心恻”也。为，犹使也。不下注而应上，故“可用汲”也。王明则见照明，既嘉其行，又钦其用，故曰“王明，并受其福”也。

疏 “九三井渫不食”至“王明并受其福”。

○正义曰：“井渫不食”者，渫，治去秽污之名也。井被渫治，则清洁可食。九三处下卦之上，异初六“井泥”之时，得位而有应于上，非“射鲋”之象。但井以上出为用，犹在下体，未有成功。功既未成，井虽渫治，未食也，故曰“井渫不食”也。“为我心恻”者，为，犹使也。井渫而不见食，犹人修己全洁而不见用，使我心中恻怆，故曰“为我心恻”也。“可用汲，王明，并受其福”者，不同九二下注而不可汲也，有应于上，是可汲也。井之可汲，犹人可用。若不遇明王，则滞其才用。若遭遇贤主，则申其行能。贤主既嘉其行，又钦其用，故曰“可用汲，王明，并受其福”也。

《象》曰：“井渫不食”，行恻也。

行感于诚，故曰“恻也”。

求“王明”，受福也。

六四：井甃，无咎。

得位而无应，自守而不能给上，可以修井之坏，补过而已。

疏 正义曰：“六四，井甃无咎”者。案：子夏《传》曰：“甃亦治也，以砖垒井，修井之坏，谓之为甃。”六四得位而无应，自守而已，不能给上，可以修井崩坏。施之于人，可以修德补过，故曰“井甃无咎”也。

《象》曰：“井甃无咎”，修井也。

疏 正义曰：“修井”者，但可修井之坏，未可上给养人也。

九五：井冽寒泉，食。

冽，洁也。居中得正，体刚不挠，不食不义，中正高洁，故“井冽寒泉”，然后乃“食”也。

疏 正义曰：余爻不当贵位，但修德以待用。九五为卦之主，择人而用之。冽，洁也。九五居中得正，而体刚直。既体刚直，则不食污秽，必须井洁而寒泉，然后乃食。以言刚正之主，不纳非贤，必须行洁才高，而后乃用，故曰“井冽寒泉，食”也。

《象》曰：“寒泉”之食，中正也。

䷥ 正义曰：以“中正”者，若非居中得正，则任用非贤，不能要待寒泉，然后乃食也。必言“寒泉”者，清而冷者，水之本性，遇物然后浊而温，故言寒泉以表洁也。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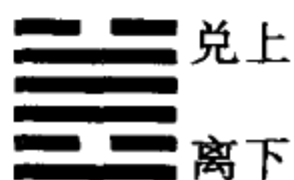
处井上极，水已出井，井功大成，在此爻矣，故曰“井收”也。群下仰之以济，渊泉由之以通者也。幕犹覆也。不擅其有，不私其利，则物归之，往无穷矣，故曰“勿幕有孚，元吉”也。

䷥ 正义曰：收，式胃反。凡物可收成者，则谓之收，如五谷之有收也。上六，处井之极，“水已出井，井功大成”者也，故曰“井收”也。“勿幕有孚，元吉”者，幕，覆也。井功已成，若能不擅其美，不专其利，不自掩覆，与众共之，则为物所归，信能致其大功，而获元吉，故曰“勿幕有孚，元吉”也。

《象》曰：“元吉”在上，大成也。

䷥ 正义曰：上六所以能获“元吉”者，只为居“井”之上，井功大成者也。

(革)



革，巳日乃孚，元亨利贞，悔亡。

夫民可与习常，难与适变；可与乐成，难与虑始。故革之为道，即日不孚，“巳日乃孚”也。孚，然后乃得“元亨利贞，悔亡”也。巳日而不孚，革不当也。悔吝之所生，生乎变动者也。革而当，其悔乃亡也。

正义曰：“革”者，改变之名也。此卦明改制革命，故名“革”也。“巳日乃孚”者，夫民情“可与习常，难与适变，可与乐成，难与虑始”。故革命之初，人未信服，所以“即日不孚，巳日乃孚”也。“元亨利贞悔亡”者，为革而民信之，然后乃得大通而利正也。悔吝之所生，生乎变动，革之为义，变动者也。革若不当，则悔吝交及，如能大通利贞，则革道当矣。为革而当，乃得亡其悔吝，故曰“元亨，利贞，悔亡”。

《彖》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

不相得，曰“革”。

凡不合，然后乃变生，变之所生，生于不合者也。故取不合之象以为“革”也。“息”者，生变之谓也，火欲上而泽欲下，水火相战，而后生变者也。“二女同居”，而有水火之性，近而不相得也。

疏 “《彖》曰”至“其志不相得曰革”。

○正义曰：此就二体释卦名也。水火相息，先就二象明革。息，生也。火本干燥，泽本润湿，燥湿殊性，不可共处。若其共处，必相侵克。既相侵克，其变乃生，变生则本性改矣。水热而成汤，火灭而气冷，是谓“革”也。“二女同居”者，此就人事明“革”也。中、少二女而成一卦，此虽形同而志革也。一男一女，乃相感应，二女虽复同居，其志终不相得。志不相得，则变必生矣，所以为“革”。

“已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说，大亨以正，革而当，其悔乃亡。

夫所以得革而信者，“文明以说”也。“文明以说”，履正而行，以斯为革，应大顺民，大亨以正者也。革而大亨以正，非当如何？

疏 “已日乃孚”至“其悔乃亡”。

○正义曰：“已日乃孚，革而信”者，释“革”之

为义，革初未孚，已日乃信也。“文明以说”者，此举二体上释“革而信”，下释四德也。能思文明之德以说于人，所以革命而为民所信也。“大亨以正”者，民既说文明之德而从之，所以大通而利正也。“革而当，其悔乃亡”者，为革若合于大通而利正，可谓当矣。革而当理，其悔乃亡消也。

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

●“天地革而四时成”至“大矣哉！”

○正义曰：“天地革而四时成”者，以下广明革义，此先明“天地革”者，天地之道，阴阳升降，温暑凉寒，迭相变革，然后四时之序皆有成也。“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者，以明人革也。夏桀、殷纣，凶狂无度，天既震怒，人亦叛亡。殷汤、周武，聪明睿智，上顺天命，下应人心，放桀鸣条，诛纣牧野，革其王命，改其恶俗，故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计王者相承，改正易服，皆有变革，而独举汤、武者，盖舜、禹禅让，犹或因循，汤、武干戈，极其损益，故取相变甚者，以明人革也。“革之时大矣哉”者，备论革道之广讫，总结叹其大，故曰“大矣哉”也。

《象》曰：泽中有火，革。君子以治历明时。

历数时会，存乎变也。

疏 正义曰：“泽中有火，革”者，火在泽中，二性相违，必相改变，故为革象也。“君子以治历明时”者，天时变改，故须历数，所以君子观兹革象，修治历数，以明天时也。

初九：鞶用黄牛之革。

在革之始，革道未成，固夫常中，未能应变者也。此可以守成，不可以有为也。鞶，固也。黄，中也。牛之革，坚仞不可变也。固之所用常中，坚仞不肯变也。

疏 正义曰：鞶，固也。黄，中也。牛革，牛皮也。“革”之为义，变改之名，而名皮为革者，以禽兽之皮，皆可“从革”，故以喻焉。皮虽从革之物，然牛皮坚仞难变。初九在革之始，革道未成，守夫常中，未能应变，施之于事，有似用牛皮以自固，未肯造次以从变者也，故曰“鞶用黄牛之革”也。

《象》曰：“鞶用黄牛”，不可以有为也。

疏 正义曰：“不可以有为”者，“有为”谓适时之变，有所云为也。既坚忍自固，可以守常，“不可以有为也”。

六二：已日乃革之，征吉，无咎。

阴之为物，不能先唱，顺从者也。不能自革，革已

乃能从之，故曰“巳日乃革之”也。二与五虽有水火殊体之异，同处厥中，阴阳相应，往必合志不忧咎也，是以征吉而无咎。

●疏“六二巳日”至“无咎”。

○正义曰：“巳日乃革之”者，阴道柔弱，每事顺从，不能自革，革巳日乃能从之，故曰“巳日乃革之”。“征吉，无咎”者，与五相应，“同处厥中，阴阳相应，往必合志，不忧咎也”，故曰“征吉，无咎”。二五虽是相应，而水火殊体，嫌有相克之过。故曰“无咎”。

《象》曰：“巳日革之”，行有嘉也。

●疏正义曰：“行有嘉”者，往应见纳，故行有嘉庆也。

九三：征凶，贞厉。革言三就，有孚。

已处火极，上卦三爻，虽体水性，皆“从革”者也。自四至上，从命而变，不敢自违，故曰“革言三就”。其言实诚，故曰“有孚”。“革言三就有孚”而犹征之，凶其宜也。

●疏正义曰：九三阳爻刚壮，又居火极，火性炎上，处革之时，欲征之使革。征之非道，则正之危也，故曰“征凶，贞厉”。所以征凶致危者，正以水火相息之物，既处于火极上之三爻，水在火上，皆“从革”者

也。“自四至上，从命而变”，不敢有违，则“从革”之言三爻并成就不虚，故曰“革言三就”，其言实诚，故曰“有孚”也。既“革言三就有孚”，“从革”已矣，而犹征之，则凶，所以“征凶”而“厉贞”。

《象》曰：“革言三就”，又何之矣。

疏 正义曰：“又何之矣”者，征之本为不从，既“革言三就”，更又何往征伐矣。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

初九处下卦之下，九四处上卦之下，故能变也。无应，悔也。与水火相比，能变者也，是以“悔亡”。处水火之际，居会变之始，能不固吝，不疑于下，信志改命，不失时愿，是以“吉”也，有孚则见信矣。见信以改命，则物安而无违，故曰“悔亡，有孚改命，吉”也。处上体之下，始宣命也。

疏 正义曰：九四与初，同处卦下。初九处下卦之下，革道未成，故未能变。九四处上卦之下，所以能变也。无应，悔也，能变，故“悔亡”也。处水火之际，“居会变之始，能不固吝，不疑于下”，信彼改命之志，而能从之，合于时愿，所以得吉，故曰“有孚改命，吉”也。

《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

“信志”而行。

疏 正义曰：“信志”者，信下之志而行其命也。

九五：大人虎变，未占有孚。

“未占而孚”，合时心也。

疏 正义曰：九五居中处尊，以大人之德为革之主，损益前王，创制立法，有文章之美，焕然可观，有似“虎变”，其文彪炳。则是汤、武革命，广大应人，不劳占决，信德自著，故曰“大人虎变，未占有孚”也。

《象》曰：“大人虎变”，其文炳也。

疏 正义曰：“其文炳”者，义取文章炳著也。

上六：君子豹变，小人革面。

居变之终，变道已成，君子处之，能成其文。小人乐成，则变面以顺上也。

疏 正义曰：上六居革之终，变道已成，君子处之，虽不能同九五革命创制，如虎文之彪炳，然亦润色鸿业，如豹文之蔚缛，故曰“君子豹变”也。“小人革面”者，小人处之，但能变其颜面，容色顺上而已，故曰“小人革面”也。

征凶，居贞吉。

改命创制，变道已成，功成则事损，事损则无为。

故居则得正而吉，征则躁扰而凶也。

䷖ 正义曰：革道已成，宜安静守正，更有所征则凶，居而守正则吉，故曰“征凶，居贞吉”也。

《象》曰：“君子豹变”，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顺以从君也。

䷖ 正义曰：“其文蔚”者，明其不能大变，故文炳而相映蔚也。“顺以从君”者，明其不能润色立制，但顺而从君也。

(鼎)



鼎，元吉，亨。

革去故而鼎取新，取新而当其人，易故而法制齐明，吉然后乃亨，故先“元吉”而后“亨”也。鼎者，成变之卦也。革既变矣，则制器立法以成之焉。变而无制，乱可待也。法制应时，然后乃吉；贤愚有别，尊卑有序，然后乃亨，故先“元吉”而后乃“亨”。

疏 正义曰：鼎者，器之名也。自火化之后铸金，而为此器以供烹饪之用，谓之为鼎。烹饪成新，能成新法。然则鼎之为器，且有二义：一有烹饪之用，二有物象之法，故《彖》曰“鼎，象也，明其有法象也”。《杂卦》曰“革去故”而“鼎取新”，明其烹饪有成新之用。此卦明圣人革命，示物法象，惟新其制，有“鼎”之义，“以木巽火”，有“鼎”之象，故名为鼎焉。变故成新，必须当理，故先元吉而后乃亨，故曰“鼎，元吉，

亨”也。

《彖》曰：鼎，象也。

法象也。

䷱ 正义曰：明鼎有亨饪成新之法象也。

以木巽火，亨饪也。

“亨饪”，鼎之用也。

䷱ 正义曰：此明上下二象有亨饪之用，此就用释卦名也。

圣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养圣贤。

亨者，鼎之所为也。“革去故”而鼎成新，故为亨饪调和之器也。去故取新，圣贤不可失也。饪，孰也。天下莫不用之，而圣人用之，乃上以享上帝，而下以“大亨”养圣贤也。

䷱ 正义曰：此明鼎用之美。亨饪所须，不出二种，一供祭祀，二当宾客。若祭祀则天神为大，宾客则圣贤为重，故举其重大，则轻小可知。享帝直言“亨”，养人则言“大亨”者，享帝尚质，特牲而已，故直言“亨”。圣贤既多，养须饱饫，故“亨”上加“大”字也。

巽而耳目聪明。

圣贤获养，则己不为而成矣。故“巽而耳目聪明”

也。

正义曰：此明鼎用之益。言圣人既能谦巽大养圣贤，圣贤获养，则忧其事而助于己，明目达聪，不劳己之聪明，则“不为而成矣”。

柔进而上行，得中而应乎刚，是以元亨。

谓五也。有斯二德，故能成新，而获“大亨”也。

正义曰：此就六五释“元吉亨”，以柔进上行，体已获通，得中应刚，所通者大，故能制法成新，而获“大亨”也。

《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凝者，严整之貌也。鼎者，取新成变者也。“革去故”而鼎成新。“正位”者，明尊卑之序也。“凝命”者，以成教命之严也。

正义曰：“木上有火”，即是“以木巽火”，有亨饪之象，所以为鼎也。“君子以正位凝命”者，凝者，严整之貌也。鼎既成新，即须制法。制法之美，莫若上下有序，正尊卑之位，轻而难犯，布严凝之命，故君子象此以“正位凝命”也。

初六：鼎颠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

凡阳为实而阴为虚，鼎之为物，下实而上虚。而今

阴在下，则是为覆鼎也，鼎覆则趾倒矣。否谓不善之物也。取妾以为室主，亦“颠趾”之义也。处鼎之初，将在纳新，施颠以出秽，得妾以为子，故“无咎”也。

正义曰：“鼎颠趾”，趾，足也。凡阳为实而阴为虚，鼎之为物，下实而上虚。初六居鼎之始，以阴处下，则是下虚上实，而鼎足倒矣，故曰“鼎颠趾”也。“利出否”者，否者不善之物，鼎之倒趾，失其所利，鼎覆而不失其利，在于泻出否秽之物也，故曰“利出否也”。“得妾以其子，无咎”者，妾者侧媵，非正室也。施之于人，正室虽亡，妾犹不得为室主。妾为室主，亦犹鼎之颠趾，而有咎过。妾若有贤子，则母以子贵，以之继室，则得“无咎”，故曰“得妾以其子，无咎”也。

《象》曰：“鼎颠趾”，未悖也。

倒以写否，故未悖也。

正义曰：“未悖也”者，倒趾以出否，未为悖逆也。

“利出否”，以从贵也。

弃秽以纳新也。

正义曰：“以从贵”者，旧，秽也。新，贵也。弃秽纳新，所以“从贵”也。然是去妾之贱名而为室主，亦从子贵也。

九二：鼎有实，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

以阳之质，处鼎之中，有实者也。有实之物，不可复加，益之则溢，反伤其实。“我仇”，谓五也。困于乘刚之疾不能就我，则我不溢，得全其吉也。

●正义曰：实谓阳也。仇是匹也。即，就也。九二以阳之质，居鼎之中，“有实”者也，故曰“鼎有实”也。有实之物，不可复加也。加之则溢，而伤其实矣。六五我之仇匹，欲来应我，“困于乘刚之疾不能就我，则我不溢”而“全其吉”也，故曰“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

《象》曰：“鼎有实”，慎所之也。

有实之鼎，不可复有所取。才任已极，不可复有所加。

●正义曰：“慎所之”者，之，往也。自此已往，所宜慎之也。

“我仇有疾”，终无尤也。

●正义曰：“终无尤也”者，五既有乘刚之疾，不能加我，则我“终无尤也”。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亏悔，终吉。

“鼎”之为义，虚中以待物者也。而三处下体之上，

以阳居阳，守实无应，无所纳受。耳宜空以待铉，而反全其实塞，故曰“鼎耳革，其行塞”，虽有雉膏，而终不能食也。雨者，阴阳交和，不偏亢者也，虽体阳爻，而统属阴卦。若不全任刚亢，务在和通，“方雨”则悔亏，终则吉也。

疏 “九三鼎耳革”至“终吉”。

○正义曰：“鼎耳革，其行塞”者，“鼎”之为义，下实上虚，是空以待物者也。“鼎耳”之用，亦宜空以待铉。今九三处下体之上，当此鼎之耳，宜居空之地，而以阳居阳，是以实处实者也。既实而不虚，则变革鼎耳之常义也。常所纳物受铉之处，今则塞矣，故曰“鼎耳革，其行塞”也。“雉膏不食”者，非有体实不受，又上九不应于己，亦无所纳，虽有其器，而无所用，虽有雉膏，而不能见食也，故曰：“雉膏不食。”“方雨亏悔，终吉”者，“雨者，阴阳交和，不偏亢者也，虽体阳爻，而统属阴卦。若不全任刚亢，务在和通”，方欲为此和通，则悔亏而终获吉，故曰“方雨亏悔，终吉”也。

《象》曰：“鼎耳革”，失其义也。

疏 正义曰：“失其义也”者，失其虚中纳受之义也。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

处上体之下而又应初，既承且施，非己所堪，故曰“鼎折足”也。初已“出否”，至四所盛，则已洁矣，故曰“覆公餗”也。渥，沾濡之貌也。既“覆公餗”，体为渥沾，知小谋大，不堪其任，受其至辱，灾及其身，故曰“其形渥，凶”也。

●“九四鼎折足”至“其形渥凶”。

○正义曰“鼎折足，覆公餗”者，餗，糝也。八珍之膳，鼎之实也。初以“出否”，至四所盛，故当馨洁矣，故以“餗”言之。初处下体之下，九四处上体之下，上有所承而又应初，下有所施，既承且施，非己所堪，故曰“鼎折足”。鼎足既折，则“覆公餗”也。“渥，沾濡之貌也。既覆公餗”，体则渥沾也。施之于人，知小而谋大，力薄而任重，如此必受其至辱，灾及其身也，故曰“其形渥，凶”。

《象》曰：“覆公餗”，信如何也。

不量其力，果致凶灾，信之如何？

●正义曰：“信如何也”者，言不能治之于未乱，既败之后，乃责之云：不量其力，果致凶灾，灾既及矣，信如之何也？言信有此不可如何之事也。

六五：鼎黄耳金铉，利贞。

居中以柔，能以通理，纳乎刚正，故曰“黄耳金铉，利贞”也。耳黄，则能纳刚正以自举也。

●疏 正义曰：黄，中也。金，刚也。铉所以贯鼎而举之也。五为中位，故曰“黄耳”。应在九二，以柔纳刚，故曰“金铉”。所纳刚正，故曰“利贞”也。

《象》曰：“鼎黄耳”，中以为实也。

以中为实，所受不妄也。

●疏 正义曰：“中以为实也”者，言六五“以中为实，所受不妄也”。

上九：鼎玉铉，大吉，无不利。

处鼎之终，鼎道之成也。居鼎之成，体刚履柔，用劲施铉，以斯处上，高不诚亢，得夫刚柔之节，能举其任者也。应不在一，则应所不举，故曰“大吉，无不利”也。

●疏 正义曰：“鼎玉铉”者，玉者，坚刚而有润者也。上九居鼎之终，鼎道之成，体刚处柔，则是用玉铉以自举者也，故曰“鼎玉铉”也。“大吉，无不利”者，应不在一，即靡所不举，故得“大吉”而“无不利”。

《象》曰：玉铉在上，刚柔节也。

●疏 正义曰：“刚柔节”者，以刚履柔，虽复在上，不为乾之“亢龙”，故曰“刚柔节”也。

(震)



震，亨。

惧以成，则是以亨。

震 正义曰：震，动也。此象雷之卦，天之威动，故以“震”为名。震既威动，莫不惊惧。惊惧以威，则物皆整齐，由惧而获通，所以震有亨德，故曰“震亨”也。

震来虩虩，笑言哑哑。

震之为义，威至而后乃惧也，故曰“震来虩虩”，恐惧之貌也。震者，惊骇怠惰以肃解慢者也，故“震来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哑哑，后有则也”。

震 正义曰：“虩虩”，恐惧之貌也。“哑哑”，笑语之声也。“震”之为用，天之威怒，所以肃整怠慢，故迅雷风烈，君子为之变容，施之于人事，则是威严之教行于天下也。故震之来也，莫不恐惧，故曰“震来虩

競”也。物既恐惧，不敢为非，保安其福，遂至笑语之盛，故曰“笑言哑哑”也。

震惊百里，不丧匕鬯。

威震惊乎百里，则是可以不丧匕鬯矣。匕，所以载鼎实；鬯，香酒，奉宗庙之盛也。

●“震惊百里，不丧匕鬯”。

○正义曰：匕，所以载鼎实；鬯，香酒也。奉宗庙之盛者也。震卦施之于人，又为长子，长子则正体于上，将所传重，出则抚军，守则监国，威震惊于百里，可以奉承宗庙，彝器粢盛，守而不失也，故曰“震惊百里，不丧匕鬯”。

●注“威震惊乎百里”至“宗庙之盛也”。

○正义曰：先儒皆云：雷之发声，闻乎百里。故古帝王制国，公侯地方百里，故以象焉。窃谓天之震雷，不应止闻百里，盖以古之启土，百里为极。文王作《繇》在殷时，明长子威震于一国，故以“百里”言之也。“匕所以载鼎实，鬯香酒”者，陆绩云：“匕者棘匕，桡鼎之器。”先儒皆云：匕形似毕，但不两岐耳。以棘木为之，长三尺，刊柄与末。《诗》云“有捄棘匕”是也。用棘者，取其赤心之义。祭祀之礼，先烹牢于镬，既纳诸鼎而加幂焉。将荐乃举幂，而以匕出之，升

于俎上，故曰“匕所以载鼎实”也。鬯者，郑玄之义，则为秬黍之酒，其气调畅，故谓之“鬯”。《诗传》则为鬯是香草。案：王度《记》云：“天子鬯，诸侯薰，大夫兰。”以例而言之，则鬯是草明矣。今特言“匕鬯”者，郑玄云：“人君子祭祀之礼，尚牲荐鬯而已，其余不足观也。”

《彖》曰：“震，亨。”“震来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哑哑”，后有则也。“震惊百里”，惊远而惧迩也。

威灵惊乎百里，则惰者惧于近也。

疏 “《彖》曰震亨”至“惧迩也”。

○正义曰：“震亨”者，卦之名德。但举《经》而不释名德所由者，正明由惧得通，故曰“震亨”，更无他义。或本无此二字。“震来虩虩，恐致福也”者，威震之来，初虽恐惧，能因惧自修，所以致福也。“笑言哑哑，后有则也”者，因前恐惧自修，未敢宽逸，致福之后，方有“笑言”。以曾经戒惧，不敢失则，必时然后言，乐然后笑，故曰“笑言哑哑，后有则也”。“震惊百里，惊远而惧迩”者，言威震惊于百里之远，则惰者恐惧于近也。

出，可以守宗庙社稷，以为祭主也。

明所以堪长子之义也。“不丧匕鬯”，则己“出可以守宗庙”。

●疏 “出可以守宗庙”至“为祭主也”。

○正义曰：释“不丧匕鬯”之义也。出，谓君出巡狩等事也。君出，则长子留守宗庙社稷，摄祭主之礼事也。

●注 “己出”。

○正义曰：“己出”谓君也。

《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惧修省。

●疏 正义曰：洊者，重也，因仍也。雷相因仍，乃为威震也。此是重震之卦，故曰“洊雷震”也。“君子以恐惧修省”者，君子恒自战战兢兢，不敢懈惰，今见天之怒，畏雷之威，弥自修身省察己过，故曰“君子以恐惧修省”也。

初九：“震来虩虩”，后“笑言哑哑”，吉。

体夫刚德，为卦之先，能以恐惧修其德也。

●疏 正义曰：初九刚阳之德，为一卦之先，刚则不暗于几，先则能有前识。故处震惊之始，能以恐惧自修，而获其吉，故曰“震来虩虩，后笑言哑哑，吉”。此爻辞两句，既与卦同，《象》辞释之，又与《彖》不异者，盖卦主威震之功，令物恐惧致福，爻论遇震而

惧、修省致福之人，卦则自震言人，爻则据人威震，所说虽殊，其事一也。所以爻卦二辞，本末俱等，其犹《屯卦》初九，与卦俱称“利建侯”。然卦则凡举屯时，宜其有所卦建，爻则“以贵下贱”，则是堪建之人，此震之初九，亦其类也。

《象》曰：“震来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哑哑”，后有则也。

六二，震来厉，亿丧贝。跻于九陵，勿逐，七日得。

“震”之为义，威骇怠懈，肃整惰慢者也。初干其任而二乘之，“震来”则危，丧其资货，亡其所处矣，故曰“震来厉，亿丧贝”。亿，辞也。贝，资货、粮用之属也。犯逆受戮，无应而行，行无所舍。威严大行，物莫之纳，无粮而走。虽复超越陵险，必困于穷匮，不过七日，故曰“勿逐，七日得”也。

●“六二震来厉亿”至“勿逐七日得”。

○正义曰：“震来厉，亿丧贝”者，“亿，辞也。贝，资货粮用之属”。震之为用，本威惰慢者也。初九以刚处下，闻震而惧，恐而致福，即是有德之人。六二以阴贱之体，不能敬于刚阳，尊其有得，而反乘之，是傲尊陵贵，为天所诛。震来则有危亡，丧其资货，故曰

“震来厉，亿丧贝”也。“跻于九陵，勿逐，七日得”者，跻，升也。“犯逆受戮，无应而行，行无所舍。威严大行，物莫之纳”。既丧资货，“无粮而走，虽复超越陵险，必困于穷匮，不过七日”，为有司所获矣，故曰“跻于九陵，勿逐，七日得”。

《象》曰：“震来厉”，乘刚也。

疏 正义曰：“乘刚也”者，只为乘于刚阳，所以犯逆受戮也。

六三：震苏苏，震行无眚。

不当其位，位非所处，故惧“苏苏”也。而无乘刚之逆，故可以惧行而“无眚”也。

疏 “六三震苏苏，震行无眚”。

○正义曰：苏苏，畏惧不安之貌。六三居不当位，故震惧而“苏苏”然也。虽不当位，而无乘刚之逆，故可以惧行而无灾眚也，故曰“震苏苏，震行无眚”也。

●注“故惧”。

○正义曰：验《注》以训震为惧，盖惧不自为惧，由震故惧也。自下爻辞，皆以震言惧也。

《象》曰：“震苏苏”，位不当也。

疏 正义曰：“位不当”者，其犹窃位者，遇威严之世，不能自安也。

九四：震遂泥。

处四阴之中，居恐惧之时，为众阴之主，宜勇其身，以安于众。若其震也，遂困难矣。履夫不正不能除恐，使物安己，德未光也。

【疏】正义曰：九四处四阴之中，“为众阴之主”，当恐惧之时，“宜勇其身，以安于众”。若其自怀震惧，则遂滞溺而困难矣，故曰“震遂泥”也。然四失位违中，则是有罪自惧，遂沉泥者也。

《象》曰：“震遂泥”，未光也。

【疏】正义曰：“未光也”者，身既不正，不能除恐，使物安己，是道德未能光大也。

六五：震往来厉，亿无丧，有事。

往则无应，来则乘刚，恐而往来，不免于危。夫处震之时，而得尊位，斯乃有事之机也。而惧往来，将丧其事，故曰“亿无丧，有事也”。

【疏】正义曰：“震往来厉”者，六五“往则无应，来则乘刚，恐而往来，不免于咎”，故曰“震往来厉”也。“亿无丧有事”者，“夫处震之时，而得尊位，斯乃有事之机”，而惧以往来，“将丧其事”，故戒之曰“亿无丧，有事”也。

《象》曰：“震往来厉”，危行也。其事在中，

大无丧也。

大则无丧，往来乃危也。

疏 正义曰：“危行也”者，怀惧往来，是致危之行。“其事在中，大无丧也”者，六五居尊，当有其事，在于中位，得建大功。若守中建大，则“无丧有事”。若恐惧往来，则致危无功也。

上六：震索索，视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邻，无咎。婚媾有言。

处震之极，极震者也。居震之极，求中未得，故惧而“索索”，视而“矍矍”，无所安亲也。已处动极而复征焉，凶其宜也。若恐非己造，彼动故惧，惧邻而戒，合于备预，故“无咎”也。极惧相疑，故虽“婚媾”而“有言”也。

疏 “上六震索索”至“婚媾有言”。

○正义曰：“震索索，视矍矍”者，索索，心不安之貌，矍矍，视不专之容。上六处震之极，极震者也。既居震位，欲求中理以自安而未能得，“故惧而索索，视而矍矍，无所安亲”。“征凶”者，夫“处动惧之极而复征焉，凶其宜也”，故曰“征凶”也。“震不于其躬，于其邻，无咎”者，若恐非己造，彼动故惧，惧邻而戒，合于备豫，则得无咎，故曰“震不于其躬，于其

邻，无咎”也。“婚媾有言”者，居极惧之地，虽复婚媾相结，亦不能无相疑之言，故曰“婚媾有言”也。

《象》曰：“震索索”中未得也。虽凶无咎，畏邻戒也。

正义曰：“中未得也”者，犹言未得中也。“畏邻戒也”者，畏邻之动，惧而自戒，乃得“无咎”。

(艮)



艮其背，

目无患也。

疏 正义曰：目者，能见之物，施止于面，则抑割所见，强隔其欲，是目见之所患。今施止于背，则“目无患也”。

不获其身，

所止在后，故不得其身也。

行其庭，不见其人，相背故也。无咎。

凡物对面而不相通，“否”之道也。艮者，止而不相交通之卦也。各止而不相与，何得无咎？唯不相见乃可也。施止于背，不隔物欲，得其所止也。背者，不见之物也。不见则自然静止，静止而无见，则“不获其身”矣。“相背”者，虽近而不相见，故“行其庭，不见其人”也。夫施止不于不见，令物自然而止，而强止

之，则奸邪并兴，近而不相得则凶。其得“无咎”，“艮其背，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故也。

疏 “艮其背不获其身”至“无咎”。

○正义曰：“艮其背，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无咎”者，“艮，止也”，静止之义，此是象山之卦，其以“艮”为名。施之于人，则是止物之情，防其动欲，故谓之止。“艮其背”者，此明施止之所也。施止得所，则其道易成，施止不得其所，则其功难成，故《老子》曰：“不见可欲，使心不乱也。”“背者，未见之物也。”夫“未见则自然静止”。夫欲防止之法，宜防其未兆。既兆而止，则伤物情，故施止于未见之所，则不隔物欲，得其所止也。若“施止于面”，则“对面而不相通”，强止其情，则“奸邪并兴”，而有凶咎。止而未见，则所止在后，不与而相对。言有物对面而来，则情欲有私于己。既止在后，则是施止未见。所止未见，何见其身，故“不获其身”。既“不获其身”，则相背矣。相背者，虽近而不相见，故“行其庭，不见其人”。如此乃得“无咎”，故曰“艮其背，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无咎”也。又若能止于未兆，则是治之于未萌，若对面不相交通，则是“否”之道也。但止其背，可得“无咎”也。

《彖》曰：艮，止也。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

正道不可常用，必施于不可以行。适于其时，道乃光明也。

疏 “《彖》曰艮止也”至“其道光明”。

○正义曰：“艮，止也”者，训其名也。“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者，将释施止有所光明，施止有时，凡物之动息，自各有时运。用止之法，不可为常，必须应时行止，然后其道乃得光明也。

艮其止，止其所也。

易背曰止，以明背即止也。施止不可于面，施背乃可也。施止于止，不施止于行，得其所矣，故曰“艮其止，止其所”也。

疏 正义曰：此释施止之所也。“艮其止”者，叠《经》文“艮其背”也。“易背曰止，以明背”者，无见之物，即是可止之所也。既时止即宜止，时行则行，所以施止须是所。“艮”既训止，今言“艮其止”，是止其所止也，故曰“艮其止，止其所”也。

上下敌应，不相与也。是以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无咎”也。

䷋ 正义曰：“上下敌应，不相与也”者，此就六爻皆不相应，释艮卦之名，又释“不获其身”以下之义。凡应者，一阴一阳，二体不敌。今上下之位，虽复相当，而爻皆峙敌，不相交与，故曰“上下敌应，不相与”也。然八纯之卦皆六爻不应，何独于此言之者，谓此卦既止而不交，爻又峙而不应，与“止”义相协，故兼此以明之也。是以“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无咎也”者，此举《经》文以结之，明相与而止之，则“无咎”也。

《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各止其所，不侵官也。

䷋ 正义曰：“兼山艮”者，两山义重，谓之“兼山”也，直置一山，已能镇止。今两山重叠，止义弥大，故曰“兼山艮”也。“君子以思，不出其位”者，止之为义，各止其所。故君子于此之时，思虑所及，不出其已位也。

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贞。

处止之初，行无所之，故止其趾，乃得“无咎”；至静而定，故利永贞。

䷋ 正义曰：“艮其趾，无咎”者，趾，足也，初处体下，故谓之足。居止之初，行无所适，止其足而不

行，乃得无咎，故曰“艮其趾，无咎”也。“利永贞”者，静止之初，不可以躁动，故利在“永贞”也。

《象》曰：“艮其趾”，未失正也。

疏 正义曰：“未失正也”者，行则有咎，止则不失其正，释所以“利永贞”。

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随，其心不快。

随谓趾也。止其腓，故其趾不拯也。腓体躁而处止，而不得拯其随，又不能退听安静，故“其心不快”也。

疏 正义曰：“艮其腓，不拯其随”者，腓，肠也，在足之上。腓体或屈或伸，躁动之物，腓动则足随之，故谓足为随。拯，举也，今既施止于腓，腓不得动，则足无拯举，故曰“艮其腓，不拯其随”也。“其心不快”者，腓是躁动之物，而强止之，贪进而不得动，则情与质乖也，故曰“其心不快”。此爻明施止不得其所也。

《象》曰：“不拯其随”，未退听也。

疏 正义曰：“未退听也”者，听，从也，既不能拯动，又不能静退听从其见止之命，所以“其心不快”矣。

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厉熏心。

限，身之中也。三当两象之中，故曰“艮其限”。

夤，当中脊之肉也。止加其身，中体而分，故“列其夤”而忧危熏心也。“艮”之为义，各止于其所，上下不相与，至中则列矣。列加其夤，危莫甚焉。危亡之忧，乃熏灼其心也。施止体中，其体分焉。体分两主，大器丧矣。

䷳ “九三，艮其限”至“厉熏心”。

○正义曰：限，身之中，人是带之处，言三当两象之中，故谓之限。施止于限，故曰“艮其限”也。夤，当中脊之肉也。熏，烧灼也。既止加其身之中，则上下不通之义也，是分列其夤。夤既分列，身将丧亡，故忧危之切，熏灼其心矣。然则君臣共治，大体若身，大体不通，则君臣不接，君臣不接，则上下离心，列夤则身亡，离心则国丧，故曰“列其夤，厉熏心”。

●注“体分两主，大器丧矣”。

○正义曰：“体分两主大器丧矣”者，大器谓国与身也。此爻亦明施止不得其所也。

《象》曰：“艮其限”，危熏心也。

六四：艮其身，无咎。

中上称身，履得其位，止求诸身，得其所处，故不陷于咎也。

䷳ “六四，艮其身，无咎”。

○正义曰：“艮其身，无咎”者，“中上称身”。六四居止之时，已入上体，履得其位，止求诸身，不陷于咎，故曰“艮其身，无咎”也。求，责也。诸，之也。

《象》曰：“艮其身”，止诸躬也。

自止其躬，不分全体。

●疏 “《象》曰”至“止诸躬也”。

○正义曰：“止诸躬也”者，躬犹身也，明能静止其身，不为躁动也。

●注 “自止其躬不分全体”。

○正义曰：艮卦总其两体以为二身，两体不分，乃谓之全，全乃谓之身。以九三居两体之际，在于身中，未入上体，则是止于下体，不与上交，所以体分夤列。六四已入上体，则非上下不接，故能总止其身不分全体。然则身是总名，而言“中上称身”者何也？盖至中则体分而身丧，入上体则不分而身全。九三施止于分体，故谓之“限”，六四施止于全体，故谓之“身”。非中上独是其身，而中下非身也。

六五：艮其辅，言有序，悔亡。

施止于辅，以处于中，故口无择言，能亡其悔也。

●疏 正义曰：辅，颊车也，能止于辅颊也。以处其中，故“口无择言”也。言有伦序，能亡其悔，故曰

“艮其辅，言有序，悔亡”。

《象》曰：“艮其辅”，以中正也。

能用中正，故“言有序”也。

疏 正义曰：“以中正”者，位虽不正，以居得其中，故不失其正，故“言有序”也。

上九：敦艮，吉。

居止之极，极止者也。敦重在上，不陷非妄，宜其“吉”也。

疏 正义曰：敦，厚也。上九居艮之极，极止者也。在上能用敦厚以自止，不陷非妄，宜其吉也，故曰“敦艮，吉”也。

《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终也。

疏 正义曰：“以厚终”者，言上九能以敦厚自终，所以获“吉”也。

（渐）



渐，女归吉，利贞。

渐者，渐进之卦也。“止而巽”，以斯适进，渐进者也。以止巽为进，故“女归吉”也。进而用正，故“利贞”也。

疏 正义曰：“渐”者，不速之名也。凡物有变移，徐而不速，谓之渐也。“女归吉”者，归，嫁也，女人生有外成之义，以夫为家，故谓嫁曰“归”也。妇人之嫁，备礼乃动，故渐之所施，吉在女嫁，故曰“女归吉”也。“利贞”者，女归有渐，得礼之正，故曰“利贞”也。

《彖》曰：渐，之进也。

之于进也。

疏 正义曰：释卦名也。渐是徐动之名，不当进退，但卦所名“渐”，是“之于进”也。

“女归吉”也。进得位，往有功也。进以正，可以正邦也。其位，刚得中也。

以渐进得位也。

疏 “女归吉也”至“得中也”。

○正义曰：“女归吉也”者，渐渐而进之，施于人事，是女归之吉也。“进得位，往有功也，进以正，可以正邦也”者，此就九五得位刚中释“利贞”也。言进而得于贵位，是“往而有功”也。以六二适九五，是进而以正。身既得正，“可以正邦”也。“其位刚得中”者，此卦爻皆得位，上言进得位，嫌是兼二、三、四等，故特言“刚得中”，以明得位之言，唯是九五也。

止而巽，动不穷也。

疏 正义曰：此就二体广明渐进之美也。止不为暴，巽能用谦，以斯适进，物无违拒，故能渐而动，进不有困穷也。

《象》曰：山上有木，渐，君子以居贤德善俗。

贤德以止巽则居，风俗以止巽乃善。

疏 正义曰：“山上有木，渐”者，木生山上，因山而高，非是从下忽高，故是渐义也。“君子以居贤德善俗”者，夫止而巽者，渐之美也。君子求贤得使居

位，化风俗使清善，皆须文德谦下，渐以进之。若以卒暴威刑，物不从矣。

初六：鸿渐于干，小子厉，有言，无咎。

鸿，小鸟也。适进之义，始于下而升者也，故以鸿为喻之。又皆以进而履之为义焉，始进而位乎穷下，又无其应。若履于干，危不可以安也。始进而未得其位，则困于小子，穷于谤言，故曰“小子厉有言”也。困于小子谗谀之言，未伤君子之义，故曰“无咎”也。

疏 “初六，鸿渐”至“无咎”。

○正义曰：“鸿渐于干”者，鸿，水鸟也。干，水涯也。渐进之道，自下升高，故取譬。鸿飞，自下而上也。初之始进，未得禄位，上无应援，体又穷下，若鸿之进于河之干，不得安宁也，故曰“鸿渐于干”也。“小子厉有言，无咎”者，始进未得显位，易致陵辱，则是危于小子，而被毁于谤言，故曰“小子厉有言”。小人之言，“未伤君子之义”，故曰“无咎”也。

《象》曰：“小子”之厉，义无咎也。

正义曰：“义无咎”者，备如《经》释。

六二：鸿渐于磐，饮食衎衎，吉。

磐，山石之安者少。进而得位，居中而应，本无禄养，进而得之，其为欢乐，愿莫先焉。

●疏 “六二鸿渐”至“衎衎吉”。

○正义曰：磐，山石之安者也。衎衎，乐也。六二“进而得位，居中而应”，得可安之地，故曰“鸿渐于磐”。既得可安之地，所以“饮食衎衎”然，乐而获吉福也，故曰“鸿渐于磐，饮食衎衎，吉”也。

●注 “磐，山石之安者也”。

○正义曰：马季良云：“山中石磐纡，故称磐也。”鸿是水鸟，非是集于山石陵陆之禽，而爻辞以此言“鸿渐”者，盖渐之为义，渐渐之于高，故取山石陵陆，以应渐高之义，不复系水鸟也。

《象》曰：“饮食衎衎”，不素饱也。

●疏 正义曰：“不素饱”者，素，故也，故无禄养，今日得之，故“愿莫先焉”。

九三：鸿渐于陆。夫征不复，妇孕不育，凶。利御寇。

陆，高之顶也。进而之陆，与四相得，不能复反者也。“夫征不复”，乐于邪配，则妇亦不能执贞矣。非夫而孕，故“不育”也。三本艮体，而弃乎群丑，与四相得，遂乃不反，至使妇孕不育。见利忘义，贪进忘旧，凶之道也。异体合好，顺而相保，物莫能间，故“利御寇”也。

䷧ “九三鸿渐于陆”至“利御寇”。

○正义曰：“鸿渐于陆，夫征不复，妇孕不育，凶”者，陆，高之顶也。九三居下体之上，是进而得高之象，故曰“鸿渐于陆”也。进而之陆，无应于上，与四相比，四亦无应，近而相得。三本是艮体，与初二相同一家，弃其群类，而与四合好，即是夫征而不反复也。夫既乐于邪配，妻亦不能保其贞。非夫而孕，故“不育”也。“见利忘义，贪进忘旧，凶之道也”，故曰“夫征不复，妇孕不育，凶”也。“利御寇”者，异体合好，恐有寇难离间之者。然和比相顺，其相保安，物莫能间，故曰“利用御寇”也。

●注“陆，高之顶也”。

○正义曰：“陆，高之顶也”者，《尔雅》云“高平曰陆”，故曰“高之顶”也。

《象》曰：“夫征不复”，离群丑也。“妇孕不育”，失其道也。“利用御寇”，顺相保也。

䷧ 正义曰：“离群丑”者，丑，类也，言三与初二，虽有阴阳之殊，同体《艮卦》，故谓之“群丑”也。“失其道也”者，非夫而孕，孕而不育，失道故也。“顺相保也”者，谓四以阴乘阳，嫌其非顺，然好合相得，和比相安，故曰“顺相保也”。

六四：鸿渐于木。或得其桷，无咎。

鸟而之木，得其宜也。“或得其桷”，遇安栖也。虽乘于刚，志相得也。

疏 正义曰：“鸿渐于木”者，“鸟而之木，得其宜也”。六四进而得位，故曰“鸿渐于木”也。“或得其桷无咎”者，桷，榱也。之木而遇堪为桷之枝，取其易直可安也。六四与二相得，顺而相保，故曰“或得其桷”。既与相得，无乘刚之咎，故曰“无咎”。

《象》曰：“或得其桷”，顺以巽也。

疏 正义曰：“顺以巽也”者，言四虽乘三体，巽而附下，三虽被乘，上顺而相保，所以六四得其安栖，犹“顺以巽也”。

九五：鸿渐于陵。妇三岁不孕，终莫之胜，吉。

陵，次陆者也。进得中位，而隔乎三四，不得与其应合，故“妇三岁不孕”也。各履正而居中，三四不能久塞其涂者也。不过三岁，必得所愿矣。进以正邦，三年有成，成则道济，故不过三岁也。

疏 “九五鸿渐于陵”至“终莫之胜吉”。

○正义曰：“鸿渐于陵”者，陵，次陆者也。九五进于中位，处于尊高，故曰“鸿渐于陵”。“妇三岁不

孕”者，有应在二而隔乎三、四，不得与其应合，是二、五情意，徒相感说，而隔碍不交，故曰“妇三岁不孕”也。“终莫之胜，吉”者，然二与五合，各履正而居中，三、四不能久塞其路，终得遂其所怀，故曰“终莫之胜，吉”也。

●注“进以正邦”至“不过三岁”。

○正义曰：“进以正邦，三年有成”者，九五居尊得位，故曰“进以正邦”也。三年有成，则三、四不敢塞其路，故曰“不过三岁”也。

《象》曰：“终莫之胜，吉”，得所愿也。

●疏 正义曰：“得所愿也”者，所愿在于与三合好，既各履中正，无能胜之，故终得其所愿也。

上九：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吉。

进处高洁，不累于位，无物可以屈其心而乱其志。峨峨清远，仪可贵也，故曰“其羽可用为仪，吉”。

●疏 正义曰：“鸿渐于陆”者，上九与三皆处卦上，故并称“陆”。上九最居上极，是“进处高洁”，故曰“鸿渐于陆”也。“其羽可用为仪，吉”者，然居无位之地，是“不累于位”者也。处高而能不以位自累，则其羽可用为物之仪表，可贵可法也，故曰“其羽可用为仪，吉也”。必言“羽”者，既以鸿明渐，故用羽表仪

也。

《象》曰：“其羽可用为仪，吉”，不可乱也。

疏 正义曰：“不可乱也”者，“进处高洁，不累于位”，无物可以乱其志也。

(归妹)



震上

兑下

归妹，征凶，无攸利。

妹者，少女之称也。兑为少阴，震为长阳，少阴而承长阳，说以动，嫁妹之象也。

䷵ 正义曰：归妹者，卦名也。妇人谓嫁曰归，“归妹”犹言嫁妹也。然《易》论归妹得名不同，《泰卦》六五云：“帝乙归妹。”彼据兄嫁妹谓之“归妹”。此卦名归妹，以妹从娣而嫁，谓之“归妹”。故初九爻辞云“归妹以娣”是也。上咸卦明二少相感，恒卦明二长相承，今此卦以少承长，非是匹敌，明是妹从娣嫁，故谓之归妹焉。古者诸侯一取九女，嫡夫人及左右媵皆以侄娣从，故以此卦当之矣。不言归侄者，女娣是兄弟之行，亦举尊以包之也。“征凶，无攸利”者，归妹之戒也。征谓进有所往也。妹从娣嫁，本非正匹，唯须自守卑退以事元妃。若妄进求宠，则有并后凶咎之败，故

曰“征凶，无攸利”。

《彖》曰：归妹，天地之大义也。天地不交，而万物不兴。归妹，人之终始也。

阴阳既合，长少又交，“天地之大义”，人伦之终始。

疏 正义曰：“归妹，天地之大义也。天地不交，而万物不兴”者，此举天地交合，然后万物蕃兴，证美归妹之义。所以未及释卦名，先引证者，以归妹之义，非人情所欲，且违于匹对之理。盖以圣人制礼，令侄娣从其姑姊而充妾媵者，所以广其继嗣，以象天地以少阴少阳、长阴长阳之气共相交接，所以蕃兴万物也。“归妹，人之终始也”者，上既引天地交合为证，此又举人事“归妹”结合其义也。天地以阴阳相合而得生物不已，人伦以长少相交而得继嗣不绝，归妹岂非“天地之大义，人伦之终始”也？

说以动，所归妹也。

少女而与长男交，少女所不乐也。而今“说以动”，所归必妹也，虽与长男交，嫁而系娣，是以“说”也。

疏 正义曰：此就二体释归妹之义。少女而与长男交，少女所不乐也。而今“说以动”，所归必妹也，虽与长男交，嫁而系于娣，是以说也。系娣所以说者，既

系娣为媵，不得别适，若其不以备数，更有勤望之忧，故系娣而行合礼，“说以动”也。

“征凶”，位不当也。

履于不正，说动以进，妖邪之道也。

疏 正义曰：此因二、三、四、五，皆不当位，释“征凶”之义。位既不当，明非正嫡，因说动而更求进，妖邪之道也，所戒其“征凶”也。

“无攸利”，柔乘刚也。

以征则有不正之凶，以处则有乘刚之逆。

疏 “无攸利，柔乘刚也”。

○正义曰：此因六三、六五乘刚，释“无攸利”之义。夫阳贵而阴贱，以妾媵之贱，进求殊宠，即是以贱陵贵，故无施而利也。

●注“以征则”至“有乘刚之逆”也。

○正义曰：《彖》以失位释“征凶”，乘刚释“无攸利”，而《注》连引言之者，《略例》云：“去初、上而论位分，则三、五各在一卦之上，何得不谓之阳？三、四各在一卦之下，何得不谓之阴？然则二、四阴位也，三、五阳位也。”阳应在上，阴应在下，今二、三、四、五，并皆失位，其势自然柔皆乘刚，其犹妾媵求宠，其势自然以贱陵贵，以明柔之乘刚，缘于失正而进也。

《象》曰：泽上有雷，归妹。君子以永终知敝。

归妹，相终始之道也，故以“永终知敝”。

疏 正义曰：“泽上有雷”，“说以动”也，故曰“归妹”。“君子以永终知敝”者，“归妹相终始之道也”，故君子象此以永长其终，知应有不终之敝故也。

初九：归妹以娣，跛能履，征吉。

少女而与长男为耦，非敌之谓，是娣从之义也。妹，少女之称也。少女之行，善莫若娣。夫承嗣以君之子，虽幼而不妄行，少女以娣，虽“跛能履”，斯乃恒久之义，吉而相承之道也。以斯而进，吉其宜也。

疏 “初九”至“贞吉”。

○正义曰：“归妹以娣”者，少女谓之妹，从娣而行谓之归。初九以兑适震，非夫妇匹敌，是从娣之义也，故曰“归妹以娣”也。“跛能履”者，妹而继姊为娣，虽非正配，不失常道，譬犹跛人之足然。虽不正，不废能履，故曰“跛能履”也。“征吉”者，少长非偶，为妻而行则凶焉，为娣而行则吉，故曰“征吉”也。

●注“夫承嗣以君之子”至“吉其宜也”。

○正义曰：“夫承嗣以君之子，虽幼而不妄行”者，此为少女作此例也。言君之子宜为嗣承，以类妃之妹应

为娣也。立嗣宜取长，然君之子虽幼而立之，不为妄也。以言行嫁宜匹敌。然妃之妹虽至少，而为娣则可行也。

《象》曰：“归妹以娣”，以恒也。“跛能履”，吉相承也。

疏 正义曰：“以恒也”者，妹而为娣，恒久之道也。“吉相承也”者，行得其宜，是相承之道也。

九二：眇能视，利幽人之贞。

虽失其位，而居内处中，眇犹能视，足以保常也。在内履中，而能守其常，故“利幽人之贞”也。

疏 正义曰：九二不云归妹者，既在归妹之卦，归妹可知，故略不言也。然九二虽失其位，不废居内处中。以言归妹，虽非正配，不失交合之道，犹如眇目之人，视虽不正，不废能视耳，故曰“眇能视”也。“利幽人之贞”者，居内处中，能守其常，施之于人，是处幽而不失其贞正也，故曰“利幽人之贞也”。

《象》曰：“利幽人之贞”，未变常也。

疏 正义曰：“未变常也”者，贞正者人之常也，九三失位，嫌其变常不贞也，能以履中不偏，故云“未变常”也。

六三：归妹以须，反归以娣。

室主犹存，而求进焉。进未值时，故有须也。不可以进，故“反归”待时，“以娣”乃行也。

䷠ 正义曰：“归妹以须”者，六三在“归妹”之时，处下体之上，有欲求为室主之象，而居不当位，则是室主犹存。室主既存，而欲求进，为未值其时也。未当其时，则宜有待，故曰“归妹以须也”。“反归以娣”者，既而有须，不可以进，宜反归待时，以娣乃行，故曰“反归以娣”。

《象》曰：“归妹以须”，未当也。

䷠ 正义曰：“未当也”者，未当其时，故宜有待也。

九四：归妹愆期，迟归有时。

夫以不正无应而适人也，必须彼道穷尽，无所与交，然后乃可以往，故“愆期迟归”，以待时也。

䷠ 正义曰：九四居下得位，又无其应，以斯适人，“必待彼道穷尽，无所与交，然后乃可以往”，故曰“愆期迟归有时”也。

《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

䷠ 正义曰：嫁宜及时。今乃过期而迟归者，此嫁者之志，正欲有所待而后乃行也。

六五：帝乙归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

良。月几望，吉。

归妹之中，独处贵位，故谓之“帝乙归妹”也。袂，衣袖，所以为礼容者也。“其君之袂”，为帝乙所宠也，即五也。为帝乙所崇饰，故谓之“其君之袂”也。配在九二，兑少震长，以长从少，不若以少从长之为美也，故曰“不若其娣之袂良”也。位在乎中，以贵而行，极阴之盛，以斯适配，虽不若少，往亦必合，故曰“月几望，吉”也。

疏 “六五帝乙”至“几望吉”。

○正义曰：“帝乙归妹”者，六五居归妹之中，“独处贵位”，是帝王之所嫁妹也，故曰“帝乙归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者，六五虽处贵位，卦是长阳之卦，若以爻为人，即是妇人之道，故为帝乙之妹。既居长卦，乃是长女之象，其君即五也。袂，衣袖也，所举敛以为礼容，帝王嫁妹，为之崇饰，故曰“其君之袂”也。“配在九二，兑少震长，以长从少”者，可以从少，虽有其君崇饰之袂，犹不若以少从长之为美，故曰“不如其娣之袂良”也。“月几望吉”者，阴而贵盛，如月之近望，以斯适配，虽不如以少从长，然以贵而行，往必合志，故得吉也，故曰“月几望，吉”也。

《象》曰：“帝乙归妹，不如其娣之袂良”

也。其位在中，以贵行也。

䷗ “象曰”至“以贵行也”。

○正义曰：“帝乙归妹，不如其娣之袂良”者，释其六五虽所居贵位，言长不如少也，言不必少女而从于长男也。“其位在中，以贵行也”者，释“月几望，吉”也。既以长适少，非归妹之美而得吉者，其位在五之中，以贵盛而行，所往必得合，而获吉也。

上六：女承筐，无实；士刲羊，无血。无攸利。

羊谓三也。处卦之穷，仰无所承，下又无应，为女而承命，则筐虚而莫之与。为士而下命，则“刲羊”而“无血”。“刲羊”而“无血”，不应所命也。进退莫与，故曰“无攸利”也。

䷗ “上六”至“无攸利”。

○正义曰：女之为行，以上有承顺为美；士之为功，以下有应命为贵。上六处卦之穷，仰则无所承受，故为女承筐，则虚而无实。又下无其应，下命则无应之者，故为“士刲羊”，则干而“无和”。故曰“女承筐，无实，士刲羊无血”。则进退莫与，故无所利。

《象》曰：上六“无实”，承虚筐也。

䷗ 正义曰：“承虚筐”者，筐本盛币，以币为实。今之“无实”，正是承捧虚筐，空无所有也。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周易正义

作者=(魏) 王弼,(晋) 韩康伯注;(唐) 孔颖达疏 余培德点校

页数=506

SS号=11204830

出版日期=2004

出版社=北京市:九州出版社

SSLIB-JPG=http://png5.5read.com/image/ss2jpg.dll?did=b2&pid=9645082667DFA8630557DD743D00D277CE8F11B7D538CE21753A2AC19BE0D14D763BB73F091CA16493D8B9BEA2C1838A0C2400165290D48FA9B371A110621F2C4D550016BC54E5AE3817F69512A4461C19E2281997DD8678EAB5EE2F07607D0331DD1F102A54725CB10862A118FFE475DD93&jid=/!00001.jpg

第一论	“ 易 ” 之三名
第二论	重卦之人
第三论	三代《易》名
第四论	卦辞爻辞谁作
第五论	分上下二篇
第六论	夫子《十翼》
第七论	传《易》之人
第八论	谁加“ 经 ” 字
周易正义卷一乾	
坤	
屯	
蒙	
周易正义卷二需	
公	
师	
比	
小畜	
履	
泰	
否	
同人	
大有	
谦	
豫	
周易正义卷三随	
蛊	
临	
观	
噬嗑	
贲	
剥	
复	
无妄	
大畜	
颐	
大过	
坎	
离	
周易正义卷四咸	
恒	
遁	
大壮	
晋	
明夷	
家人	
睽	
蹇	
解	
损	
益	
周易正义卷五夬	
姤	
萃	
升	
困	
井	
革	
鼎	
震	
艮	
渐	
归妹	
周易正义卷六丰	
旅	
巽	
兑	
涣	
节	
中孚	
小过	
既济	
未济	
周易正义卷七周易系辞上传	
周易正义卷八周易系辞下传	
周易正义卷九周易说卦传	
周易序卦传	
周易杂卦传	
附录周易略例周易略例序	
总目	
周易略例	
明彖	
明爻通变	
明爻适变通爻	
明象	
辩位	
略例下	
卦略	
周易音义周易上经乾传第一	
周易上经泰传第二	
周易上经噬嗑传第三	
周易下经咸传第四	
周易下经夬传第五	
周易下经丰传第六	
周易系辞上第七	
周易系辞下第八	
周易说卦第九	
周易序卦第十	
周易杂卦第十一	